目录

[《九月鷹飛》古龍 2](#_Toc70090119)

[第一章 青城死士 2](#_Toc70090120)

[第二章 南海娘子 16](#_Toc70090121)

[第三章 攝魂大法 21](#_Toc70090122)

[第四章 紅顏薄命 34](#_Toc70090123)

[第五章 飛狐楊天 52](#_Toc70090124)

[第六章 七歲美人 66](#_Toc70090125)

[第七章 要命娃娃 74](#_Toc70090126)

[第八章 金錢幫主 85](#_Toc70090127)

[第九章 嵩陽鐵劍 92](#_Toc70090128)

[第十章 群鷹飛起 101](#_Toc70090129)

[第十一章 東海玉簫 111](#_Toc70090130)

[第十二章 冷夜離魂 122](#_Toc70090131)

[第十三章 海市蜃樓 130](#_Toc70090132)

[第十四章 奪命飛刀 139](#_Toc70090133)

[第十五章 惺惺相惜 147](#_Toc70090134)

[第十六章 虎穴嬌娃 160](#_Toc70090135)

[第十七章 柔情密意 165](#_Toc70090136)

[第十八章 相見恨晚 178](#_Toc70090137)

[第十九章 甘為情死 188](#_Toc70090138)

[第二十章 除夕之夜 199](#_Toc70090139)

[第二十一章 鴻賓客棧 204](#_Toc70090140)

[第二十二章 四大天王 215](#_Toc70090141)

[第二十三章 吹笛的人 223](#_Toc70090142)

[第二十四章 悲歡離合 233](#_Toc70090143)

[第二十五章 驚魂一刀 245](#_Toc70090144)

[第二十六章 風流寡婦 256](#_Toc70090145)

[第二十七章 寒夜黑星 263](#_Toc70090146)

[第二十八章 身外化身 271](#_Toc70090147)

[第二十九章 魔教血書 278](#_Toc70090148)

[第三十章 久別重逢 286](#_Toc70090149)

[第三十一章 漫天要價 293](#_Toc70090150)

[第三十二章 飛狐歸天 300](#_Toc70090151)

[第三十三章 情深似海 307](#_Toc70090152)

[第三十四章 雙重身份 312](#_Toc70090153)

[第三十五章 一決勝負 321](#_Toc70090154)

# 《九月鷹飛》古龍

《二○一五年十二月四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章 青城死士

晨。

久雪初晴，酷寒卻使得長街上的積雪都結成冰，屋簷下的冰柱如狼牙交錯，彷彿正等待著擇人而噬。

可是街上卻沒有人，家家戶戶的門窗都緊緊地關著，密雲低壓，天地間竟似充滿了一種足以凍結一切生命的殺氣。

沒有風，連風都似被凍死。

童銅山擁著貂裘，坐在長街近頭處的一張虎皮交椅上，面對著這條死寂的長街，心裏覺得很滿意。

因為他的命令早已被徹底執行。

他已將這條長街闢為戰場，不出半個時辰，他就要以西城老杜火燙的血，來洗清這條街上冰冷的積雪。

在那一刻到來之前，若有一個人敢走上這條長街，他就要砍斷這隻腳。

這是他的城市，無論誰都休想在他的地盤上插一腳。

西城老杜也休想。

除了衛八太爺外，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在他面前，擋住他的路。

數十條青衣勁裝的大漢，束手肅立在他身後。

他身旁卻還擺著兩張同樣的虎皮交椅，一個臉色慘白、滿面傲氣的年輕人，身上披著價值千金的紫貂，懶洋洋地靠在左面一張椅子上，用小指勾著柄鑲著寶石的烏鞘長劍，不停地甩來甩去。

對他說來，這件事根本就很無聊，很無趣。

因為他要殺的並不是西城老杜這種人，這種人還不配他出手。

右面的一個人年紀更輕，正在用一柄雪亮的雁翎刀，修自己的指甲。

他顯然盡量想作出從容鎮定的樣子來，但一張長滿了青春痘的臉，卻已因興奮而發紅。

童銅山很瞭解這年輕人的心懷。

他自己第一次被衛八太爺派出來執行任務時，也同樣緊張的。

但是他也知道，這年輕人既然能在衛八太爺門下的十三太保中名列十二，手上的一柄雁翎刀，就必定不會令人失望。

緊閉著的屋子裏，忽然傳出一陣孩子的哭聲，劃破了天地間的寂靜。

哭聲剛響起，就停止，孩子的嘴巴顯然已被大人們堵住。

一條皮毛已脫落的老狗，夾著尾巴，從牆角的狗洞裏鑽出來，竄過長街。

那臉上長著青春痘的少年，看著這條狗竄到街心，眼睛裏彷彿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左手慢慢的伸入衣襟裏，突又很快地揮出。

刀光一閃，狗已被釘死在街心，刀恰巧貫穿了它的咽喉，它的血流過雪地時，也同樣是鮮紅的。

童銅山精神一振，脫口而讚道：「好，十二弟好快的出手。」這少年顯然也對自己的出手很滿意，傲然道：「童老三既然已傳令下去，無論是人是狗，只要敢闖到這裏來，我段十二都要他的命。」

童銅山仰面大笑，說道：「有辛四弟和十二郎這樣的少年豪傑在這裏，莫說只有一個西城老杜，就算是十個，又何足懼？」

辛四卻冷冷道：「只怕今日是輪不到我來出手。」

他小指上勾著的長劍突然停止晃動，童銅山的笑聲也突然停頓。

古老而傾斜的長街另一頭，已有一行人很快地走了過來。

一行二十七八個人，全都是黑短襖、紮腳褲，腳上薄底快靴，踏在冰雪上，「沙沙」地發響。

為首的一個人，濃眉大眼，滿面精悍之色，正是西城第一條好漢，「大眼」老杜。

看到了這個人，童銅山的臉立刻繃緊，連瞳孔都似已收縮。

一個勁裝佩劍少年從後面竄出來，一步竄到他身後，扶劍而立。

只聽刀弦之聲急響，後面的數十條青衣大漢，一個個都已弓上弦，刀出鞘，嚴陣而待。

殺氣更濃，除了那一陣陣如刀鋒磨擦的腳步聲之外，天地間，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

眼見對面這一行人已越走越近，誰知就在這時，街道旁一扇窄門突然被推開，十三四個白衣人魚貫走了出來，迎上了西城老杜，其中一個人低低說了兩句話，西城老杜竟一言不發，原地站住。

這一行白衣人都向童銅山走了過來，童銅山這才看出他們身上竟只穿著件白麻單衣，背後背著捲草蓆，手上提著根短杖，赤足穿著草鞋。

在這種酷寒的天氣裏，這些人看來絲毫沒有寒冷畏縮之色，只不過手腳都已凍得發青，臉也是鐵青的，青中透白的臉上，完全沒有表情，竟像死人的臉一樣，顯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怕。

走過那死狗旁邊時，其中一人突然俯下身，解下背後的草蓆，捲起了這條死狗，用本來繫草蓆的長繩捆起，掛在木杖上，再大步追上他的同伴。

段十二的臉色已變了，左手又慢慢地伸入懷裏，似乎又要發刀。

童銅山卻用眼色止住了他，壓低聲音道：「這些人看來都透著點古怪，我們不如先摸清他們的來意再說。」

段十二冷笑道：「就算他們現在看來有點古怪，變成死人後也不會有甚麼古怪了。」

他嘴裏雖這麼樣說，畢竟還是沒有出手。

童銅山卻又沉聲喚道：「童揚！」

身後那勁裝佩劍的少年，立刻應聲道：「在。」

童銅山道：「等一會你先去估量他們的武功，一不對就趕緊回來，千萬莫死纏濫鬥。」

童揚的眼睛裏已發出了光，扶劍道：「弟子明白！」

只見剛才說話的那白衣人一擺手，一行人竟全都在一丈外站住。

這人青慘慘的一張馬臉，雙眼狹長，顴骨高聳，一張大嘴不合的時候都已將咧到耳下，裝束打扮雖然也跟別的人沒甚麼兩樣，但無論誰一眼就可看出，他必定是這些人之中的首領。

童銅山當然也已看出，一雙發亮的眼睛正盯在這人身上，突然問道：「尊姓大名？」

這人道：「墨白。」

童銅山道：「哪裏來的？」

墨白道：「青城。」

童銅山道：「來幹甚麼？」

墨白冷冷道：「但望能夠化干戈為玉帛。」

童銅山突然縱聲長笑，道：「原來朋友是想來勸架的。」

墨白道：「正是。」

童銅山道：「這場架就憑你也能勸得了麼？」

墨白臉上還是全無表情，連話都不說了。

童揚早已躍躍欲試，此刻一個箭步竄出去，厲聲道：「要勸架也容易，只不過先得問問我掌中這柄劍答不答應。」

他一反手，「嗆」的一聲，劍已出鞘。

墨白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後面卻有個最瘦最小的白衣人竄了出來，竟是個十四五歲的孩子。

童揚皺眉道：「你這小鬼幹甚麼？」

白衣童子的臉上居然也是冷冰冰的全無表情，淡淡道：「來問問你的這柄劍答不答應。」

童揚怒道：「就憑你？」

白衣童子道：「你是用劍的，我恰巧也是用劍的。」

童揚突然也縱聲狂笑，道：「好，我就先打發了你再說。」無聲中，他掌中的劍已毒蛇般刺出，直刺這白衣童子的心口。

白衣童子雙手一分，竟也從短棍中抽出了柄窄劍。

童揚一著「毒蛇吐信」刺過去，他居然不避不閃，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只聽「哧」的一聲，童揚手裏的劍，已刺入了他的心口。

鮮血紅花般飛濺而出時，他手裏的劍，竟也刺出一著「毒蛇吐信」，刺入了童揚的心口。

突然間，所有的動作全都停頓，連呼吸都似乎已完全停頓。

剎那間，這一戰已結束！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幾乎不能相信世上真有這麼樣的人，真有這麼樣的事。

鮮血雨一般落下，霧一般消散。

雪地上已多了點點血花，鮮艷如紅梅。

白衣童子的臉上，還是完全沒有表情，只不過一雙眼睛陰惻惻死魚般凸出，他還是看著童揚，眼睛裏竟似還帶著極冷酷的譏誚之意。

童揚的臉卻已完全扭曲變形，眼睛裏更充滿了驚訝、憤怒、恐懼。

他也不信世上竟真的有這種人，這種事。

他死也不信！

他們就這樣面面相對著站在那裏，突然間，兩個人的眼睛全都變得空洞、無神。

然後兩個人就全倒了下去。

一個白衣人從後面慢慢地走出來，解下了背後的草蓆，捲起了死者的屍體，用繫草蓆的長繩捆住，掛在短杖上，又慢慢地走了回去。

他臉上也仍然冷冰冰的全無表情，就和他的同伴剛才捲起那條死狗時完全一樣。

狂風突起，從遠方吹過來，風中還帶著遠山上的冰碴子。

童銅山身後的大漢們，卻只覺得掌心在冒汗。

墨白凝視著童銅山，淡淡道：「閣下是否已肯化干戈為玉帛？」

段十二突然縱出去，厲聲道：「你還得再問問我這柳刀──」

一個白衣人慢慢地從墨白身後走出來，道：「我來問。」

段十二道：「你也是用刀？」

這白衣人道：「正是。」

他的手一分，果然從短杖中抽出了一柄刀。

段十二這才看出，他們手裏的短杖，有寬有窄，有圓有扁，裏面藏的兵器顯然都不同。

別人用的若是劍，他們就用劍來對付，別人用的若是刀，他們就也用刀。

段十二冷笑一聲，道：「好，你先看這一刀。」

他身形半轉，雁翎刀已帶著勁風，急削這白衣人的左肩。

白衣人居然也不避不閃，掌中刀也以一著「立劈華山」，急削段十二的左肩。

但段十二的武功，卻顯然不是童揚能比得上的，他招式明明已用老，突然懸崖勒馬，轉身錯步，刀鋒反轉，由八方藏刀式，突然變為倒打金鐘，刀光如匹練般反撩白衣人的胸肋。

哪知白衣人也懸崖勒馬，由八方藏刀式，變為倒打金鐘！

他出手雖然慢了半著，但段十二若不變招，縱然能將對方立斃刀下，自己也萬萬避不開對方的這一刀！

白衣人不要命，他卻還是要命的。

他一刀削出時，已先防到了這一著，突然清嘯一聲，振臂而起，凌空翻身，揮刀刺向白衣人的左頸。

這一著他以上凌下，佔盡先機，白衣人全身都似已在他刀風籠罩下，非但無法變招，連閃避都無法閃避。

可怕的是，他根本也不想閃避。

段十二一刀砍在他頸上時，他的刀也已刺入了段十二的小腹！

三尺長的刀鋒，完全都刺了進去，只剩下一截刀柄。

段十二狂吼一聲，整個人就像是旗花火箭似的，直竄上兩丈！

鮮血雨點般地落下來，點點全都落在這白衣人的身上。

他的一身白衣突然已被染紅，但臉上卻還是冷冰冰全無表情，直等段十二從半空中跌下來，他才倒下去。

對他來說，死，就像是回家一樣，根本就不是件值得畏懼的事。

童銅山臉色已變了，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這算是甚麼武功？」

墨白淡淡道：「這本就不能算甚麼武功。」

童銅山怒道：「這算甚麼？」

墨白道：「這只能算一點教訓。」

童銅山道：「教訓？」

墨白道：「這教訓告訴我們，你若一定要殺別人，別人也同樣能殺你！」

辛四突然冷笑道：「只怕未必。」

他還是用小指勾著劍上的絲帶，慢慢地走了出來，劍鞘拖在冰雪上，發出一陣陣刺耳的磨擦聲。

可是他慘白的臉上，卻似已有了光，眼睛裏也在發著光，冷冷道：「我若要殺你時，你就休想殺得了我的。」

一個白衣人淡淡道：「只怕未必。」

他的話說完，人已到了辛四面前，身手顯然比剛才兩人快得多。

辛四道：「未必？」

白衣人道：「無論多辛辣狠毒的劍法，都有人可破的。」

辛四冷笑道：「殺人的劍法，就無人能破。」

白衣人道：「有一種人。」

辛四道：「哪種人？」

白衣人道：「不怕死的人！」

辛四道：「你就是不怕死的人？」

白衣人冷冷道：「生有何歡，死有何懼？」

辛四冷笑道：「你活著就是為了準備要死的麼？」

白衣人道：「也許是的！」

辛四道：「既然如此，我不如就成全了你。」

他的劍突然出鞘，剎那間已刺出七劍，劍風如破竹，劍光如閃電，只見滿天劍影如花雨繽紛，令人根本就無法分辨他的出手方位。

白衣人也根本不想分辨，也不想閃避，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裏，靜靜地等著。

他早已準備要死的，對方的劍從甚麼地方刺過來，他根本就不在乎。

辛四七劍刺出，這白衣人竟連動都沒有動，辛四的劍一發即收，七劍都被迫成了虛招，突然一滑步已到了白衣人背後。他已算準了這部位正是白衣人的死角，沒有人能在死角中出手。

他要殺這個人，絕不給一點機會給這個人殺他。

這一招刺出，虛招已變成實招，劍光閃電般刺向白衣人的背脊。

只聽「哧」的一聲，劍鋒已入肉！

他甚至可以感覺到劍鋒在磨擦著對方的骨頭，但就在這時，他赫然發現這一劍並沒有刺上對方背脊，卻刺上了對方胸膛。

就在他招式已用老的那一剎那間，白衣人竟突然轉身，以胸膛迎上了他的劍鋒。

沒有人能想到這一著，無論誰也不會用自己的血肉之軀來抵擋劍鋒。

但白衣人竟以他自己作武器。

辛四的臉色變了，用力拔劍，劍鋒顯然已被對方的肋骨夾住。

他想撒手時，白衣人的劍已無聲無息地刺了過來，就像是個溫柔的少女，將一朵鮮花慢慢地插入瓶中一樣，將劍鋒慢慢地刺入他的胸膛。

他甚至連痛苦都沒有感覺到，已覺得胸膛上一陣寒冷。

然後，他整個人就突然全部冷透。

鮮血紅花般濺射出來，他們面對面地站著，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白衣人臉上是全無表情，辛四的臉卻已因驚懼而扭曲變形。

他的劍法雖然比較高得多，出手雖然比白衣人快得多，但結果卻是同樣的。

這一戰突然已結束。

童銅山霍然站起，又坐下，臉上已全無血色。

他並不是沒有看過殺人，也不是沒看過人被殺，但他卻從未想到過，殺人竟是件如此慘烈、如此可怕的事。

殺人和被人殺都同樣慘烈，同樣可怕。

他突然覺得想吐。

墨白凝視著他，冷冷道：「你若要殺人，別人也同樣能殺你，這教訓你現在想必已該相信了。」

童銅山慢慢地點了點頭，甚麼話都沒有說，因為他根本已無話可說。

墨白道：「所以你也該明白，殺人和被殺，往往會同樣痛苦。」

童銅山承認，他已不能不承認。

墨白道：「那麼你為何還要殺人？」

童銅山的雙拳緊握，忽然道：「我只想明白，你們這麼樣做，究竟是為甚麼？」

墨白道：「不為甚麼！」

童銅山道：「你們不是老杜找來的？」

墨白道：「不是，我既不認得你，也不認得他！」

童銅山道：「但，你們卻不惜為他而死。」

墨白道：「我們也不是為他而死的，我們死，只不過是想要別人活著而已。」

他看了看血泊中的屍體，又道：「這些人雖已死了，但卻至少有三十個人可以因他們之死而活下去，何況，他們本來也不必死！」

童銅山吃驚地看著他道：「你們真是由青城來的？」

墨白道：「你不信？」

童銅山實在不信，他只覺得這些人本該是從地獄中來的。

世上本不該有這種人。

墨白道：「你已答應？」

童銅山道：「答應甚麼？」

墨白道：「化干戈為玉帛。」

童銅山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只可惜我就算答應也沒有用。」

墨白道：「為甚麼？」

童銅山道：「因為，還有個人絕不答應。」

墨白道：「誰？」

童銅山道：「衛八太爺！」

墨白道：「你不妨叫他來找我。」

童銅山道：「到哪裏去找？」

墨白冷淡的目光忽然眺望遠方，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長安城裏，冷香園中的梅花，現在想必已開了──」

※※※

衛八太爺心情好的時候，也會像普通人一樣，微笑著拍你的肩膀，說他自己認為得意的笑話。

但當他憤怒時，他卻會變得和你認得的任何人都不一樣了。

他那張通常總是紅光滿面的臉，突然就會變得像是隻飢餓而憤怒的獅子，眼睛裏也會射出一種獅子般凌厲而可怕的光芒。

他看來簡直已變成隻怒獅，隨時隨刻都會將任何一個觸怒他的人抓過來，撕成碎片，再一片片吞下去。現在正是他憤怒的時候。

童銅山皺著眉頭，站在他面前，這威鎮一方的武林大豪，現在卻像是突然變成了隻羔羊，連氣都不敢喘。

衛八太爺用一雙滿佈紅絲的眼睛瞪著他，咬著牙道：「你說那婊子養的混蛋叫墨白？」

童銅山道：「是。」

衛八太爺道：「你說，他是從青城來的？」

童銅山道：「是。」

衛八太爺道：「除此之外，你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童銅山的頭垂得更低，道：「是。」

衛八太爺喉嚨裏發出怒獅般的低吼：「那婊子養的殺了我兩個好徒弟，你卻連他的來歷都不知道，你還有臉來見我，我肏死你的親娘奶奶。」

他突然從椅子上跳起，衝過來，一把揪住了童銅山的衣襟，一下子就撕成兩半，接著又正正反反給了童銅山十七八個耳括子。

童銅山的嘴角已被打得不停地流血，但看來卻一點憤怒痛苦的表情都沒有，反而好像覺得很歡喜，很安心。

因為他知道衛八太爺打得越兇，罵得越兇，就表示還將他當做自己人。

只要衛八太爺還將他當做自己人，他這條命就算撿回來了。

衛八太爺若是對他客客氣氣，他今天就休想活著走出這屋子。

十七八個耳光打完，衛八太爺又給他肚子上添了一腳。

童銅山雖然已被打得一臉血，一頭冷汗，卻還是乖乖地站在那裏，連動都不敢動。

衛八太爺總算喘了口氣，瞪著他怒吼道：「你知不知道小四子他們是去幫你殺人的？」

童銅山道：「知道。」

衛八太爺道：「現在他們已被人弄死，你反而活蹦亂跳地回來了，你算是個甚麼東西？」

童銅山道：「我不是個東西，可是我也不敢不回來。」

衛八太爺道：「你個王八蛋，你不敢不回來？你難道不會夾著尾巴逃得遠遠的，也免得讓我老人家看見生氣。」

童銅山道：「我也知道你老人家會生氣，所以你老人家要打就打，要殺就殺，我都沒話說，但若要我背著你老人家逃走，我死也不肯。」

衛八太爺瞪著他，突然大笑道：「好，有種！」

他伸手擁住了童銅山的肩，大聲叫道：「你們大家看看，這才是我的好兒子，你們全都該學學他，做錯事怕甚麼？他奶奶的有誰這一輩子沒做過錯事，連我衛天鵬都做過錯事，何況別人。」

他一笑，大廳裏十來個人立刻全部鬆了一口氣。

衛八太爺道：「你們有誰知道墨白那婊子養的是個甚麼東西？」

這句話雖然是問大家的，但他的眼睛卻只盯在一個人身上。

這人白白的臉，留著兩撇小鬍子，看來很斯文，也很和氣。

不認得他的人，誰也看不出這斯斯文文的白面書生，就是衛八太爺門下第一號最可怕的人物、黑白兩道全都聞名喪膽的「鐵錐子韓貞」。

他這人的確就像是鐵錐子，無論你有多硬的殼，他都能把你鑽出個大洞來。

但看起來他卻絕對是個溫和友善的人，臉上總是帶著種安詳的微笑，說話的聲音緩慢而穩定。

他確定了沒有別人回答這句話之後，才緩緩道：「多年前，有一家姓墨的人，為了避禍而隱居到青城山，墨白也許就是這一家的人。」

衛天鵬又笑了，睥睨四顧，大笑道：「我早就說過，天下的事，這小子好像沒有一樣不知道的。」

韓貞微笑道：「但我卻也不知道他們的隱居處，只不過每隔三五年，他們自己卻要出山一次。」

衛天鵬道：「出來幹甚麼？」

韓貞道：「管閒事！」

衛八太爺的臉又沉了下去，他一向不喜歡多管閒事的人。

韓貞道：「他們不能不管閒事，因為他們自稱是墨翟的後代，墨家的後代，墨家的弟子，本就不能做一個獨善其身的隱士。」

衛天鵬皺眉道：「墨翟又是甚麼東西？」

韓貞淡淡一哂道：「他不是東西，是個人。」

衛天鵬反而笑了，敢在他面前頂撞他的人並不多。

就像是大多數被稱為「太爺」的人一樣，偶爾他也喜歡有人來頂撞他。

韓貞道：「墨翟就是墨子，墨家的精神，就在乎急人之難，甚至不惜摩頂放踵、赴湯蹈火的，所以墨家的弟子，絕不能做隱士，只能做義士。」

衛天鵬又沉下了臉，道：「難道墨白那個王八蛋也是個義士？」

韓貞笑了笑，道：「義士也有很多種的。」

衛天鵬道：「哦！」

韓貞道：「有種義士，做的事看來雖冠冕堂皇，其實暗地裏卻別有企圖。」

衛天鵬道：「這種義士好對付。」

韓貞道：「怎麼對付？」

衛天鵬道：「宰一個少一個。」

韓貞道：「宰不得。」

衛天鵬道：「為甚麼宰不得？」

韓貞道：「義士就跟君子一樣，無論真假，都宰不得的。」

衛天鵬居然大笑，道：「不錯，你若宰了他們，就一定會有人說你是個不仁不義的小人。」

韓貞道：「所以他們宰不得。」

衛天鵬瞪眼道：「當然宰不得，誰說要宰他們，我就先宰了他！」

韓貞道：「何況，要宰他們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衛天鵬道：「那王八蛋難道真有兩下子？」

韓貞道：「他本身也許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手下那些死士。」

韓貞又道：「死士的意思，就是說這些人隨時都在準備為他而死的。」

衛天鵬道：「那些人難道不要命？」

韓貞點點頭道：「不要命的人，就是最可怕的人，不要命的武功，就是最可怕的武功。」

衛天鵬在等著他解釋。

韓貞道：「因為你殺他一刀，他同樣可以殺你一刀。」衛天鵬顯然對這解釋還不滿意。

韓貞道：「你的出手縱然比他快，但你殺他時他還是可以殺了你，因為你一刀砍下，他根本不想閃避，所以在你刀鋒砍在他肉裏那一瞬間，他已有足夠的時間殺你！」

衛天鵬突然走過去，用力一拍他肩頭，道：「說得好！說得有理！」

韓貞看著他，已明白他的意思。

不是仇敵，就是朋友。

我若殺不了你，就交你這個朋友。

這不但是衛天鵬的原則，也是古往今來，所有武林大豪共同的原則，對他們這些人來說，這原則無疑是絕對正確的。

韓貞道：「童老大說過，他們要到長安城去。」

衛天鵬慢慢地點了點頭，道：「聽說冷香園是個好地方，我也早就想去看看了。」

韓貞道：「冷香園佔地千畝，種著萬千梅花，現在正是梅花開得最艷的時候，所以──」

衛天鵬道：「所以怎麼樣？」

韓貞道：「既然要去，不如就索性將那地方全包下來。」

衛天鵬道：「有理。」

韓貞道：「等墨白去了，我們就好好地請請他，讓他看看衛八太爺的場面，他若不是呆子，以後想必就不會跟我們作對了！」

衛天鵬道：「他是不是呆子？」

韓貞道：「當然不是！」

衛天鵬拊掌大笑，說道：「好，好主意。」

※※※

長廊裏很安靜，廊外也種著梅花。

童銅山和韓貞慢慢地走在長廊上，他們本就是老朋友，卻已有多年未見。

風很冷，冷風中充滿了梅花的香氣。

童銅山忽然停下來，凝視著韓貞道：「有件事我總覺得奇怪。」

韓貞道：「甚麼事？」

童銅山道：「為甚麼只要你說出來的話，老爺子就認為是好主意？」

韓貞笑了笑，道：「因為那早就是他的主意，我只不過替他說出來而已。」

童銅山道：「既然是他的主意，為甚麼要你說出來？」

韓貞沉吟道：「你跟著老爺子已有多久？」

童銅山道：「也有十多年了。」

韓貞道：「你看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童銅山遲疑著道：「你看呢？」

韓貞道：「我想你一定認為他是個很粗野、很暴躁，從來也不懂得用心機的人。」

童銅山道：「他難道不是？」

韓貞道：「昔年中原八傑縱橫天下，大家都認為最精明的就是劉三爺，最厲害的是李七爺，最糊塗的就是衛八爺。」

童銅山道：「我也聽說過。」

韓貞笑了笑，道：「但現在最精明的劉三爺和最厲害的李七爺都已死了，最糊塗的衛八爺卻還活著，而且過得很好。」

童銅山笑了，他忽然已明白韓貞的意思。

只有會裝糊塗、也肯裝糊塗的人，才是真正最精明、最厲害的。

童銅山忽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裝糊塗也不是容易事。」

韓貞道：「的確不是。」

童銅山道：「看來，你就是不會裝糊塗。」

韓貞苦笑道：「現在我就算真的糊塗，也不能露出糊塗的樣子來。」

童銅山道：「為甚麼？」

韓貞道：「因為糊塗人身旁，總得有個精明的人，現在我扮的就是這個精明的人。」

童銅山道：「所以只要你說出來的，老爺子就認為是好主意。」

韓貞道：「就算後來發現那並不是好主意，錯的也是我，不是老爺子。」

童銅山道：「所以別人恨的也是你，不是老爺子。」

韓貞嘆了口氣，道：「所以你現在也該明白，精明人為甚麼總是死得特別早了。」

童銅山忽然笑了笑，道：「但有種人一定死得比精明人還早。」

韓貞道：「哪種人？」

童銅山道：「跟老爺子作對的人。」

韓貞也笑了，道：「所以我一直都很同情這種人，他們要活著實在不容易。」

※※※

馮六慢慢地走過一條積雪的小徑，遠遠看過去，已看見冷香園中那片燦爛如火焰的梅花。

「去將冷香園包下來，把本來住在那裏的客人趕出去，無論是活著的，還是死的，全都趕出去。」

這是衛八太爺的命令，也是衛八太爺發令的典型方法。

他只派你去做一件事，而且要你非成功不可。

至於你怎樣去做，他就完全不管了，這件事有多少困難，他更不管。

所有的困難，都要你自己去克服，若你不能克服，就根本不配做衛八太爺門下的弟子。

馮六是受命而來的。

他一向是個謹慎的人，非常謹慎。

他已將所有可能發生的困難，全都仔細地想過一遍。

穿過這條積雪的小徑，就是冷香園的門房，當值的管事，通常都在門房裏，他希望這管事是個聰明人。

聰明人都知道，衛八太爺的要求是絕不容拒絕的。

※※※

冷香園今天當值的管事是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他看來雖不太聰明，卻也不笨。

「在下楊軒，公子無論是來賞花飲酒，還是想在這裏流連幾天，都只管吩咐。」

馮六的回答直接而簡短：「我們要將這裏全都包下來。」

楊軒顯得很意外，卻還是微笑著道：「這裏一共有二十一個院子，十四座樓，七間大廳，二十八間花廳，兩百多間客房，公子要全包下來？」

馮六道：「是的。」

楊軒沉吟著：「公子一共要來多少人？」

馮六道：「就算只來一個人，也要全包下來。」

楊軒沉下了臉，冷冷道：「那就得看來的是甚麼人了。」

馮六道：「是衛八太爺。」

楊軒動容道：「衛八太爺，保定府的衛八太爺？」

馮六點點頭，心裏覺得很滿意，衛八太爺的名頭，畢竟是很少有人不知道的。

楊軒看著他，眼睛裏忽然露出種狡猾的笑意，說道：「衛八太爺的吩咐，在下本來不敢違背的，只不過──」

馮六道：「不過怎麼樣？」

楊軒道：「剛才也有位客官要將這地方包下來，而且出了一千兩銀子一天的高價，在下還沒有答應，現在若是答應了公子，怎麼去向那位客官交代？」

馮六皺了皺眉頭，道：「那個人在哪裏？」

楊軒沒有回答，目光卻從他肩頭上看了過去。

馮六回過身，就看見了一張青中透白、完全沒有表情的臉。

一個人就站在他身後的屋角裏，身上穿著件很單薄的白麻衣衫，背後背著捲席，手裏提著根短杖。

馮六剛才進來時，並沒有看見這個人，現在這個人好像也沒有看見他，一雙冰冷冷、完全沒有表情的眼睛，彷彿正在凝視著遠方。

這世上所有的一切人，一切事，好像都沒有被他看在眼裏，他關心的彷彿只是遠方虛無縹緲處一個虛無縹緲的地方。只有在那裏，他才能獲得真正的平靜與安樂。

馮六只看了一眼，就轉回身，他已知道這個人是誰了，並不想看得太仔細，更不想跟這個人說話，他知道無論同這個人說甚麼，都是件非常愚蠢的事。

楊軒的眼睛裏，還帶著那種狡猾的笑意。

馮六微笑道：「你是做生意的？」

楊軒道：「在下本就是個生意人。」

馮六道：「做生意是為了甚麼？」

楊軒笑道：「當然是為了賺錢。」

馮六道：「好，我出一千五百兩銀子一天，再給你一千兩回扣。」

他知道和生意人談交易，遠比和一個不要命的人談交易容易得多。在衛八太爺手下多年，他已學會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

楊軒顯然已被打動了，卻聽那白衣人冷冷道：「我出一千五百兩，再加這個。」

馮六只覺得身後突然有冷森森的刀風掠過，忍不住回頭。

白衣人已從短杖裏抽出柄薄刀，反手一刀，竟在腿股間削下一片血淋淋的肉，慢慢地放在桌上，臉上還是全無表情，竟似完全不覺得痛苦。

馮六看著他，已可感覺到眼角在不停地跳，過了很久，才緩緩道：「這價錢我也出得起。」

白衣人一雙冷漠空洞的眼睛，只看了他一眼，又凝視著遠方。

馮六慢慢地抽出柄短刀，也在自己股間割下了一片。他割得很慢，很仔細，他無論做甚麼事，都一向很仔細，肉割下雖然很痛苦，但衛八太爺的命令若無法完成，就一定會更痛苦。這一次他的判斷和選擇也同樣正確，也許他根本就沒有甚麼選擇的餘地。

兩片血淋淋的肉放在桌上，楊軒已經軟了下去。

白衣人又看了馮六一眼，突然揮刀，割下了自己的一隻耳朵。

馮六只覺得自己的手臂已僵硬。他割過別人的耳朵，當時只覺得有種殘酷的快意，但割自己的耳朵卻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本可揮刀殺了這白衣人，可是韓貞的話他也沒有忘記。

──你出手縱然比他快，但你殺他時，他還是可以殺了你。

謹慎的人，大多數都珍惜自己的性命。馮六是個謹慎的人，他慢慢地抬起頭，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割得更慢，更仔細。

白衣人的肩上已被他自己的鮮血染紅，一雙冷漠空洞的眼睛裏，竟忽然露出殘酷快意的表情，馮六的這只耳朵，就好像是他割下來的一樣。

兩隻血淋淋的耳朵放在桌上，楊軒似乎連站都站不住了。

白衣人望望馮六耳畔流下的鮮血，冷冷道：「這價錢你也出得起？」

他突然揮刀，向自己左腕上砍了下去。

馮六的心也已隨他這一刀沉下。就在這時，他忽然感覺到一陣風吹過，風中彷彿帶著種奇異的香氣。然後他就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女人。

一眼看過去，馮六只覺得自己從來也沒看到過這麼美麗的女人，她就像是被這陣風吹進來的。

白衣人看見她時，立刻就發覺自己握刀的手已被她托著。

她也正在微笑著，看著他，多麼溫柔而甜蜜，說話的聲音同樣甜蜜，「刀砍在肉上，是會疼的。」

白衣人冷冷道：「這不是你的肉。」

這美麗的女人柔聲道：「雖然不是我的肉，我也一樣會心疼。」

她春筍般的纖纖手指輕輕一指，就好像在為他的情人從瓶中摘下一朵鮮花。

白衣人就發覺自己手裏的刀，忽然已到了她的手裏。

百煉精鋼的快刀，薄而鋒利。

她十指纖纖，輕輕一拗，又彷彿在拗斷花枝，只聽「卡」的一聲，這柄百煉精鋼的快刀，竟已被她拗斷了一截。

「何況，這地方我早已包下來了，你們又何必爭來爭去？」

她嘴裏說著話，竟將拗斷的那一截鋼刀，用兩根手指夾起，放在嘴裏，慢慢地吞了下去。然後她美麗的臉上就露出種滿意的表情，像是剛吞下一顆美味的糖果一樣。

馮六怔住，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連白衣人的眼睛裏也不禁露出驚嚇之色。

世上怎麼可能有這麼奇怪的事、這麼可怕的武功？她難道就不怕刀鋒割爛她的腸胃？

這美麗的女人卻又將鋼刀拗下一塊，吞了下去，輕輕嘆了口氣，微笑著道：「這把刀倒真不錯，非但鋼性很好，煉得也很純，比我昨天吃的那把刀滋味好多了。」

馮六忍不住道：「你天天吃刀？」

這美麗的女人道：「吃得並不多，每天只吃三柄，刀劍也同豬肉一樣，若是吃得太多了，腸胃會不舒服的。」

馮六直著眼睛看著她。他很少在美麗的女人面前失態，但現在他已完全沒法子控制自己。

這美麗的女人看著他，又道：「像你手裏這把刀，就不太好吃了。」

馮六又忍不住道：「為甚麼？」

她笑了笑，淡淡道：「你這把刀以前殺的人太多了，血腥味太重。」

白衣人看著她，突然轉過頭，大步走了出去。他不怕死，可要他將一柄鋼刀拗成一塊塊吞下去，他根本就做不到。沒有人能做得到，這根本就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她又笑了笑，道：「看來他已不想跟我爭了，你呢？」

馮六不開口，他根本無法開口。

這美麗的女人又道：「男子漢大丈夫，無論跟女人爭甚麼，就算爭贏了，也不是件光榮的事，你說對不對？」

馮六終於嘆了口氣，道：「請教尊姓大名，在下回去也好交代。」

她也嘆了口氣，道：「我只不過是個丫頭，你問出我的名字，也沒有用。」

這個風華絕代、美艷照人，武功更深不可測的女人，竟只不過是個丫頭。

她的主人又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你不妨回去轉告衛八太爺，就說這地方已被南海娘子包下來了，他老人家若是有空，隨時都可以請過來玩幾天。」

馮六道：「南海娘子？」

這美麗的女人點點頭，道：「南海娘子就是我的主人。回去告訴衛八太爺，他一定知道的。」

# 第二章 南海娘子

衛八太爺愉快時和憤怒時，若是變為不同的兩個人，那麼他現在的樣子，就是第三個人了。從來也沒有人看見過他像現在這麼樣緊張，這麼樣驚訝，甚至連他那張總是紅光滿面的臉，現在都已變成了鐵青色。

「南海娘子！難道她真還沒有死？」

他握緊雙拳，聲音裏也充滿了緊張和驚訝，甚至還彷彿帶有種說不出的恐懼。

沒有人敢出聲，誰也想不到這世上居然還有使衛八太爺緊張恐懼的人。

衛天鵬突又瞪起眼睛，大聲道：「你們知不知道南海娘子是甚麼人？」

這句話雖然是問大家的，但眼睛卻還是盯在韓貞一個人身上，但這次卻連韓貞也沒有開口。

衛天鵬已衝過來，一把揪住他衣襟，厲聲道：「你連南海娘子都不知道，你還知道甚麼？」

韓貞的臉忽然也變得像是那些白衣人一樣，完全沒有表情，一雙眼睛也彷彿在凝視著遠方。

衛天鵬瞪著他，臉上的怒容似在漸漸退了，抓住他衣襟的手也漸漸鬆開，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這也不能怪你，你年紀還輕，南海娘子顛倒眾生、縱橫天下時，你只怕還沒有生出來。」

他忽又挺起胸，大聲道：「但我卻見過她，普天之下，親眼見過她真面目的，除了我衛天鵬之外，絕不會再有第二個人。」

他的臉上又開始發出了紅光，能親眼見到南海娘子的真面目，竟好像是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

每個人心裏都想問。

「這南海娘子究竟是甚麼人，長得究竟是甚麼樣子？」

這句話當然並沒有人敢真的問出來，在衛八太爺面前，無論任何人都只能回答，不能發問，衛八太爺一向不喜歡多嘴的人。

世上又有誰喜歡多嘴的人。

衛天鵬突又大聲道：「南海娘子就是千面觀音，這意思就是說，她不但有千手千眼，還有一千張不同的臉。」

他忽然問馮六：「你遇見的那個女人，長得甚麼樣子？」

馮六訥訥道：「長得好像還不錯。」

衛天鵬道：「是長得不錯，還是非常漂亮？」

馮六垂下頭道：「是非常漂亮。」

衛天鵬道：「她看來有多大年紀？」

馮六的頭垂得更低，他忽然發現自己竟沒有看出那女人的年紀。

他第一眼看見她時，只覺得她雖然還很年輕，但至少也有二十五六。

但後來聽見她說話，他又覺得她好像只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但當他又多看了她兩眼時，就發現她眼角似已有了皺紋，應該已有三十多了。

現在想起來，以她手拗鋼刀、口吞刀鋒那種功夫，若沒有練過四五十年苦功，又怎會有那麼深的火候？

衛天鵬道：「你看不出她有多大的年紀？」

馮六垂下頭，垂得更低。

衛天鵬突然一拍巴掌，道：「這女人很可能就是千面觀音。」

馮六忍不住道：「她退隱若已有三四十年，現在豈非已應該是個老太婆？」

衛天鵬冷笑道：「她十七八歲時，就有人認為她是個老太婆，過了二三十年後，卻又有人說她只不過是個小姑娘。」

馮六怔住，他實在想不通。

衛天鵬道：「這個人化身千百，你看見過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她改扮的，據說有一次少林普法大師在泰山講經，聽經的人中還有幾位是普法大師的老朋友，聽了兩天兩夜後，忽然又有個普法大師來了，於是這才有人發現，先前講經的那普法大師，竟是南海娘子！」

這種事簡直像是神話，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每個人卻又知道，衛八太爺是從不說謊的。

衛天鵬道：「無論誰只要看過南海娘子真面目一眼都必死無疑，所以就算在她聲名最盛時，也沒有人知道她是個怎麼樣的人，只有我知道──只有我知道──」

他聲音越說越低，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她接放暗器和小巧擒拿的功夫，在當時已沒有人能比得上，易容術之精妙，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就在她聲名最盛時，卻忽然失蹤了，誰也不知道是為了甚麼，更不知道她去了哪裏，這三十年來，江湖中從來也沒有人再聽到過她的消息，連我都沒有聽到。」

大家面面相覷並不敢說話。

現在每個人都已看出來衛八太爺和南海娘子之間，必定有種神秘而不同尋常的關係。

但大家心裏卻更好奇。

這南海娘子既然已失蹤了三十年，為甚麼又突然出現了呢？

也不知過了多久，衛天鵬突然大聲道：「老么，你過來。」

一個穿著銀狐披肩、長身玉立的少年，應聲走了出來。

他的衣著很華麗，剪裁得也非常合身，一張非常漂亮的臉上，不笑時也彷彿帶著三分笑意，看來顯然很討女人歡喜，只不過眼睛裏還帶著些紅絲，經常顯得有點睡眠不足的樣子。

也許每一個能討女人歡心的少年，都難免有點睡眠不足的。

這少年正是衛八太爺門下十三太保中的老么「粉郎君」西門十三。

衛天鵬用一雙刀鋒般的眼睛盯著他，過了很久，才冷冷道：「八月中秋那天晚上，你是不是交了一個叫林挺的朋友？」

西門十三彷彿有點吃驚，卻終於還是垂頭承認：「是的。」

衛天鵬道：「自從你跟那婊子養的搭上了之後，這個月來，你做了些甚麼？」

西門十三的臉突然漲紅，似乎連話都說不出來。

衛天鵬冷笑道：「我也知道你不敢說，好！韓貞，你替他說。」

韓貞想也不想，立刻就慢慢地說：「八月二十日的那天晚上，他到官庫裏去借了三萬兩銀子。八月三十，他又去借了一次。」

衛天鵬冷笑道：「十天就花了三萬兩，這兩個王八蛋出手倒真大方。」

韓貞又接著說下去：「九月初六的晚上，他們在醉中和從關外來的崑崙弟子爭風，當時雖然忍了口氣，但等到崑崙三俠知道他們的來歷，連夜走了之後，他們卻追出八十里，將崑崙三俠全都殺得一個不留。」

衛八太爺冷冷道：「看來崑崙門下的子弟，自從龍道人死了後，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韓貞道：「殺了人之後，他們的興致反而更高，竟乘著酒興，闖入石家莊，將一雙才十四歲的孿生姐妹架出來，陪了他們一天一夜。」

說到這裏，西門十三的眼睛裏已露出乞憐之色，不停地悄悄向韓貞打眼色。但韓貞卻像是沒有看見，接著又道：「從此之後，他們的膽子更大，九月十三那天──」

西門十三不等他再說下去，已「噗」地跪了下去，直挺挺地跪在衛八太爺的面前，反手撕開了自己的衣襟，道：「弟子錯了，你老人家殺了我吧。」

衛天鵬瞪著他，望了半天，突然大笑，道：「好，有種，大丈夫敢做敢當，殺幾個不成材的小伙子，玩幾個生得美的小姑娘，他娘的算得了甚麼？」

西門十三吃驚地張大了眼睛，道：「你老人家不怪我？」

衛天鵬笑了笑道：「我怪你甚麼？那兩個小姑娘若是不喜歡你，難道不會一頭撞死？為甚麼要陪你一天一夜？若是喜歡你，又有誰管得著？小姑娘愛上了個小伙子，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連天王老子都管不著。」

西門十三忍不住笑了，道：「回稟你老人家，她們前幾天還偷偷地來找過我。」

衛天鵬又大笑，道：「男子漢活在世上，就得要有膽子殺人，有本事勾引小姑娘，否則還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他笑聲突然停頓，瞪著西門十三，道：「我既然不怪你，你知不知道我叫你出來幹甚麼？」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衛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那婊子養的林挺，本來是甚麼人？」

西門十三道：「不知道。」

衛天鵬突然飛起一腳，將他踢得滾出去一丈開外，又追過去，一把揪住他頭髮，把他整個人都拉了起來，正正反反給了他十七八個耳括子，然後才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要打你？」

西門十三吃吃道：「不知道。」

他的確不知道，他簡直已被打得怔住了。

衛天鵬厲聲道：「男子漢大丈夫，殺人放火都算不了甚麼，但若自己的朋友究竟是甚麼人都不知道，那才真是個活混蛋，砍頭一百次都不嫌多。」

這句話剛說完，忽然間，人影一閃，西門十三旁邊已多了一個人。

大廳裏二三十雙眼睛，竟全都沒有看清這個人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燈光照耀下，只見這個人白白淨淨一張臉，瘦瘦高高的身材，長得很秀氣，態度也很斯文，神情間還彷彿帶著幾分小姑娘的羞澀。

可是他倏忽而來落地無聲，輕功之高連十三太保中都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

他身子一站穩，就長揖到地，道：「晚輩丁麟，特來拜見衛八太爺。」

衛天鵬瞪著他，厲聲道：「你居然敢來？」

丁麟道：「晚輩不敢不來！」

衛天鵬突然大笑道：「好！有種，我老人家就喜歡你們這些有種的小伙子！」

他放開了西門十三，又道：「你這混蛋現在總算明白了吧，林挺就是丁麟，你能交得到他這種朋友，造化總算不錯！」

西門十三吃驚地看著他的朋友，每個人都在看著他這個朋友，丁麟這名字每個人都聽見過的，但卻沒有人能想得到，這斯斯文文的、像小姑娘一樣的少年，居然就是武林後起一代高手中，輕功最高的「風郎君」丁麟。

除了韓貞和衛八太爺外，的確沒有別人能想得到。

丁麟的臉卻已紅了。

衛天鵬道：「我揍這小混蛋，為的就是要把你揍出來。」

丁麟紅著臉道：「卻不知前輩有何吩咐？」

衛天鵬道：「我有件事要你替我去做，這件事也非要你去做不可。」

他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接著道：「可是我也不想要你去送死，所以我還想看看你的輕功究竟怎麼樣。」

丁麟還站著，他的肩沒有移，臂沒有舉，彷彿連指尖都沒有動。

但就在這時，他的人忽然像燕子般飛了起來，又像是一陣風似的，從眾人頭頂上吹過。

等到這陣風吹回來的時候，他的人竟又好好的站在原來的地方，手裏卻又多了盞燈籠。

這盞燈籠原來是高懸在廳外一根竹竿上的，這竹竿至少有三丈多高，距離他站著的地方，至少有五六丈遠。

可是他倏忽來去，連氣都沒有喘。

衛天鵬拊掌大笑，說道：「好！別人都說『風郎君』輕功之高，已可名列在天下五大高手之中，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他用力拍著丁麟的肩，又道：「你這樣的輕功，盡可去了。」

丁麟忍不住問道：「到哪裏去？」

衛天鵬道：「到冷香園去，看看那南海娘子究竟是真是假？」

丁麟的臉色突然蒼白。

衛天鵬道：「你知道南海娘子？」

丁麟點點頭。

衛天鵬道：「你也知道她的厲害？」

丁麟又點點頭。

衛天鵬又盯著他看了半天，突又問道：「你師父是甚麼人？」

丁麟為難著，忽然走上兩步，在他身旁輕輕說了個名字。

衛天鵬立刻動容，道：「這就難怪你知道了，昔年天山一戰，你師父也曾領教過她的手段。」

丁麟紅著臉，道：「晚輩雖不敢妄自菲薄，卻還有點自知之明。」

衛天鵬道：「但有件事卻是你不知道的。」

丁麟道：「請教！」

衛天鵬道：「南海娘子為了要駐顏長生，練了種邪門的內功，但也不知道為了甚麼，卻沒有練好，所以每天一到了子午正時，真氣就會突然走岔，至少有半盞茶的時間，全身僵木，連動都不能動。」

丁麟靜靜地聽著。

衛天鵬道：「可是她的行蹤素來很隱秘，真氣走岔的這一刻，時間又非常短，所以雖然有人知道她這唯一的弱點，也不敢去找她的！」

他慢慢地接著道：「現在我們既已知道她這幾天必定在冷香園，你的輕功又如此高明，只要能找得到她的練功處，就不妨在子午正時那一刻，想法子進去揭開她的面具來──」

丁麟忍不住問：「面具？是甚麼面具？」

衛天鵬道：「她平時臉上總是戴著個面具的，因為她沒有易容改扮時，也往往不願以真面目示人。」

丁麟道：「既然沒有人見過她的真面目，晚輩雖然能揭開她的面具，也同樣分不出她是真的還是假的。」

衛天鵬道：「我見過她的真面目，她有個很特別的標記，你只要看見，就一定能認出來。」

丁麟道：「甚麼標記？」衛天鵬也突然俯過身，在他耳旁輕輕說了兩句話。

丁麟的臉色變了變，又為難了很久，才試探著道：「前輩既然見過她面目，想必是她的朋友，為甚麼不自己去看看她是真是假。」

衛天鵬面上突又現出怒容，怒聲道：「我叫你去，你就得去，別的事你最好少管。」

丁麟不說話了，衛八太爺盛怒時，沒有人敢說話。衛天鵬瞪著他，厲聲問道：「你去不去？」

丁麟嘆了口氣，道：「晚輩既然已知道了這秘密，想不去只怕也不行了！」

衛天鵬突又大笑道：「好，你果然是個聰明人，我老人家一向喜歡聰明人！」

他用力拍著丁麟的肩，又道：「只要你去，別的無論甚麼事，我都答應。」

丁麟忽然也笑了笑，道：「現在晚輩只想求前輩答應一件事。」

衛天鵬道：「甚麼事？」

丁麟道：「晚輩想打一個人。」

衛天鵬道：「你要打誰？」

韓貞忽然嘆了口氣，道：「我。」

丁麟果然已轉過身來，慢慢地走到他面前，微笑著道：「不錯，我的確是想打你！」

他笑得還是很溫柔、很害羞的樣子，可是他的手卻已突然揮出，一拳打在韓貞的鼻樑上。

韓貞整個人都已被打得飛了出去。

丁麟這才轉回身，向衛八太爺一揖到地，微笑著道：「晚輩這就到冷香園去，五天之內，必有消息。」

「消息」兩個字說出來，他的人已不見了。

衛天鵬居然也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一代的年輕人，好像比我們那一代還不是東西，這倒真是件要命的事──」

# 第三章 攝魂大法

高牆，寒夜。

高牆下的角門裏，忽然有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來，非常英俊的一張臉，已被打腫了半邊，正是那風流成性的西門十三。

他一走出這條巷子，竟有輛發亮的黑漆馬車急馳而來，驟然在他身旁停下。

車門一開，他就跳了進去，車廂裏已有一杯酒在等著他。

一杯溫得恰到好處的陳年女兒紅，一雙比女兒紅更醉人的姐妹花。

姐姐看起來，就像是妹妹的影子，妹妹雖嬌憨，姐姐更動人。

一個少年人，擁著貂裘，端著酒杯，懶洋洋地倚在姐姐懷裏，卻將妹妹推給了西門十三，笑道：「這小子今天挨了揍，你趕快好好的安慰安慰他！」

妹妹已在輕吻著西門十三被打腫了的那半邊臉。

馬車又急馳而去，馳向長安！

※※※

寒風如刀，已是歲末，車廂裏卻溫暖如春天。

西門十三一口氣喝下那杯酒，才看了那坐擁貂裘的少年一眼，道：「你知道我會來？」

這少年人當然就是丁麟，只不過現在看來卻已不像是剛才那個人了。

剛才那個丁麟，是個很斯文、很害羞的少年，現在這個丁麟，卻是個放蕩不羈的風流浪子。

他用眼角瞟著西門十三，懶洋洋地微笑著，道：「我當然知道，那老王八蛋不叫你來等我的消息，還能叫誰來？」

西門十三也笑了，說道：「你既然很有種，剛才為甚麼不敢當著他的面，叫他老王八蛋？為甚麼要變成那種龜孫子的樣子！」

姐姐妹妹都吃吃的笑了。

她們的年紀都不大，可是看她們身材，就算是瞎子，也看得出她們都已不算是孩子。

西門十三又笑道：「不管怎麼樣，你剛才揍韓貞那一拳，揍得真痛快！」

丁麟道：「因為他說的話，全都是那老王八蛋叫他說的，他只不過是個活傀儡而已。」

他冷笑了一聲，又說道：「那老王八蛋，其實是個老狐狸，卻偏偏要裝成老虎的樣子，只可惜他能瞞得過別人，卻瞞不過我。」

西門十三嘆了口氣，道：「難怪老頭子說你厲害，他果然沒有看錯。」

丁麟冷冷道：「這一代的年輕人，能在江湖成名的，有哪個不厲害，真正厲害的，他只怕還沒有看見哩。」

西門十三道：「江湖中難道還有像你這麼厲害的人？」

丁麟道：「像我這樣的人，至少有十來個，只有你們這些龜孫子，整天躲在老頭子的褲襠裏，外面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你們連影子都摸不到。」

他冷笑著又道：「我看你們不是十三太保，是吃得太飽了，所以撐得頭暈腦脹，老頭子放個屁你們都以為是香的。」

西門十三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嘆了口氣，苦笑道：「近來他們的確吃得太飽，日子也過得太舒服了，所以一出了事，就死了兩個。」

丁麟道：「在你看來，那也算是件大事？」

西門十三道：「雖然不大，也不太小，至少連老頭子都已準備為這件事出手了。」

丁麟道：「哦？」

西門十三道：「就因為他已準備出手，所以才找你到冷香園去探聽消息。」

丁麟道：「你以為他真是為了對付墨白，才想到冷香園去的？」

西門十三道：「難道不是？」

丁麟道：「就算根本沒有墨白這個人，我保證他還是一樣要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目光閃動，說道：「如果他不找你，你也一樣要去探聽南海娘子的行蹤？」

丁麟道：「一點也不錯！」

西門十三道：「你們是為了什麼呢？」

丁麟道：「是為了另外一件事，那才是真正的大事？」

西門十三的眼睛亮了，道：「南海娘子莫非也是為了這件事才來的？」

丁麟嘆了口氣，道：「你總算變得聰明了些。」

西門十三道：「這件事不但能令老頭子找你出手，而且還把已經失蹤了三十年的南海娘子驚動出來，看來倒真是件大事！」

他的臉已因興奮而發紅，他顯然也是個不甘寂寞的少年。

丁麟的眼睛裏也在發光，道：「除了你所知道的這些人外，據我所知，五天之內，至少還有六七個人要趕到冷香園去！」

西門十三道：「六七個甚麼樣的人？」

丁麟說道：「當然都是很有兩下子的人。」

西門十三道：「他們也知道老頭子這次已準備出手？」

丁麟淡淡道：「這些人年紀雖然不大，但未必會將你們的老頭子看在眼裏。」

西門十三勉強笑了笑道：「老頭子也並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丁麟道：「可是江湖中後起一代的高手，卻沒有幾個人看得起他的，正如他也看不起這些年輕人一樣。」

西門十三忍不住道：「不管怎麼樣，年輕人的經驗總是比較差些。」

丁麟道：「經驗並不是決定勝負的最大關鍵！」

西門十三道：「哦？」

丁麟道：「據我所知，這次只要是敢到冷香園去的人，絕沒有一個人武功是在衛天鵬之下的，尤其是其中一個──」

西門十三道：「你？」

丁麟笑了笑，道：「我本來當然也有野心的，但自從知道這個人要來後，我已準備在旁邊看看熱鬧就算了。」

西門十三皺眉道：「連你也服他？」

丁麟又嘆了口氣，道：「我說過，我是個很有自知之明的人。」

西門十三顯得有點不服氣的樣子，道：「那個人究竟是誰？」

丁麟慢慢地喝了口酒，悠然道：「你有沒有聽說過小李飛刀？」

西門十三聳然動容，幾乎連手裏的酒杯都拿不穩了。

「小李飛刀！」

這四個字本身就彷彿有種懾人的魔力。

西門十三失聲說道：「小李飛刀也要來？」

丁麟又笑了笑，淡淡道：「小李飛刀若也要來，你們的老頭子和千面觀音，只怕都也要躲到八千里外去了。」

西門十三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李探花已有多年不問江湖中的事，有人甚至說，他也跟昔日的名俠沈浪那些人一樣，到了海外的仙山，嘯傲雲霞，成了地上的散仙。」

丁麟道：「我說的這個人雖不是小李飛刀，卻跟小李飛刀有極深的關係。」

西門十三道：「什麼關係？」

丁麟道：「他就是普天之下，唯一得到過小李飛刀真傳的人。」

西門十三又不禁聳然動容，道：「但江湖中為甚麼從來也沒有人聽說過小李飛刀有徒弟？」

丁麟道：「因為他並沒有真正拜在小李探花門下，他和小李探花的關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西門十三道：「我們怎麼還不知道？」

丁麟淡淡道，「這也許只因為你們都吃得太飽了。」

西門十三苦笑，卻還是忍不住問道：「這個人叫甚麼名字？」

丁麟又慢慢地喝了口酒，才緩緩道：「他姓葉，叫葉開。」

葉開！西門十三沉默著，眼睛裏閃閃發光，顯然已決定將這名字記在心裏。

丁麟又道：「葉開雖然了不起，另外那些年輕人也同樣很可怕。」

他忽又笑了笑，道：「你是粉郎君，我是風郎君，你知不知道另外還有幾個郎君？」

西門十三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有個木郎君，有個鐵郎君，好像還有個鬼郎君。」

丁麟悠然道：「這次你說不定也可見到他們的，只不過等你見到他們時，也許就會後悔了。」

西門十三道：「後悔？」

丁麟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緩緩道：「因為無論誰見到這些人，都不會好受的，所以你還是永遠莫要見到他們的好。」

※※※

夜，無雲無月。

馬車已停在冷香園後的一個草棚裏，這草棚竟好像是為他們準備好在這裏的。

那一雙可愛的孿生姐妹，卻已蜷曲著身子，靠在角落裏睡著了。

西門十三看著妹妹已完全成熟的胴體，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今天晚上，我們難道就歇在這裏？」

丁麟點了點頭，仰頭道：「你若已憋不住，不妨把我當做瞎子。」

西門十三也笑了，道：「我倒還沒有急成這樣子，只奇怪你今天怎麼會忽然變得如此安分的？」

丁麟道：「今天晚上我有約會。」

西門十三道：「有約會？跟甚麼人約會？」

丁麟笑了笑，道：「當然是一個女人。」

西門十三立刻急急問道：「她長得怎麼樣？」

丁麟笑得很神秘道：「長得很美。」

西門十三更急了，道：「難道你想一個人溜去，把我甩在這裏？」

丁麟道：「你要去也行。」

西門十三道：「我就知道你不是個重色輕友的人。」

丁麟忽然道：「只不過，我們這一去，未必能活著回來的。」

西門十三動容道：「你約的是誰？」

丁麟道：「千面觀音，南海娘子。」

西門十三怔住。

丁麟用眼角瞟著他，道：「你還想不想去？」

西門十三回答倒很乾脆：「不想。」

他又忍不住問道：「你真的準備今天晚上就去？」

丁麟說道：「我也急著想看看這位顛倒眾生的南海娘子究竟是個甚麼樣的美人。」

西門十三道：「那麼你現在還等甚麼？」

丁麟道：「等一個人。」

西門十三道：「等誰？」

這兩個字剛說出來，他就聽見外面那車伕在彈指作響。

丁麟的眼睛又發亮了，道：「來了！」

西門十三推開車窗，就看見遠處黑暗中有個人身披蓑衣，頭戴笠帽，手裏提著三丈長的竹竿，竹竿在地上一點，他的人已掠過五丈，輕飄飄地落在草棚外。

丁麟道：「你看他輕功如何？」

西門十三苦笑道：「這裏的人看來果然全都有兩下子。」

這時那個人已解下了蓑衣，掛在柱子上，微笑著道：「我這倒不是為了要炫耀輕功，只不過怕在雪地上留下足跡而已。」

丁麟接著說道：「想不到你做事這麼謹慎。」

這人道：「因為我還想多活兩年。」

他慢慢地走過來，又脫下了頭上的笠帽，西門十三這才看出他是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狐皮袍子外，還套著件藍布罩袍，看來就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只不過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裏，總是帶著極精明而狡猾的微笑。

丁麟也微笑著道：「這位就是冷香園裏的楊大總管楊軒。」

楊軒看了西門十三一眼，接著道：「這位想必就是衛八太爺門下的高足十三公子，幸會幸會。」

西門十三吃驚地看著他，忍不住接著問道：「你就是我六哥上次來見過的那個楊軒？」

楊軒道：「是的。」

西門十三苦笑道：「他居然說你只不過是個膽小的生意人，看來他的確吃得太飽了。」

楊軒淡淡道：「我本來就是個膽小的生意人，他沒有看錯。」

丁麟道：「我卻看錯了。」

楊軒道：「哦？」

丁麟笑道：「我還以為你就是『飛狐』楊天哩。」

楊軒皺了皺眉，西門十三也不禁為之動容。

「飛狐」楊天這名字他聽過。

事實上，江湖中沒有聽說過這名字的人還很少，他不但是近十年來江湖中最出名的獨行盜，也是近十年來輕功練得最好的一個，據說你就算用手銬腳鐐鎖住了他，再把他全身都用牛筋捆得緊緊的，關在一間只有一個小氣窗的牢房裏，他還是一樣能逃得出去。

像這麼樣一個人，居然肯到冷香園裏來做管事的，當然絕不會沒有企圖。

他所圖謀的，當然也決不會是件很普通的事。

西門十三忽然發覺這件事已變得越來越有趣，也同樣變得越來越可怕了。

丁麟好像也知道自己太多嘴，立刻改變話題，道：「那位南海娘子已來了？」

楊軒點點頭，道：「剛到。」

丁麟道：「你看見了她？」

楊軒搖搖頭，道：「我只看見她門下的一些家丁和丫頭。」

丁麟道：「她們一共有多少人？」

楊軒道：「三十七個。」

丁麟道：「那個會吃刀的女人，在不在？」

楊軒又點點頭，道：「她叫鐵姑，在那些人裏面，好像也是個管事的。」

丁麟笑道：「莫忘記你也是做管事的，你們兩個豈非是天生的一對。」

楊軒板著臉，不開口，看來他並不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

丁麟乾咳了兩聲，只好又改口問道：「他們住在哪個院子裏？」

楊軒道：「聽濤樓。」

丁麟道：「現在距離子時還有多少時候？」

楊軒道：「已不到半個時辰，裏面有敲更的人，你一進去就可以聽見。」

丁麟的眼睛又發出光，道：「看來我再喝杯酒，就可以動身了。」

楊軒看著他，過了很久，忽然說道：「我們這次合夥，因為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

丁麟笑了笑，道：「我們本來就是好夥伴。」

楊軒淡淡道：「但我們卻不是朋友，這一點你最好記住。」

他不讓丁麟再說話，就慢慢地轉過身，戴起笠帽，披上蓑衣，手裏的竹竿輕輕一點，人已在五丈外，然後就忽然看不見了。

丁麟目送他身影消失，微笑著道：「好身手，果然不愧是『飛狐』。」

西門十三忍不住問道：「他真的就是那個『飛狐』楊天？」

丁麟道：「飛狐只有他這一個。」

他忽然又嘆了口氣，苦笑道：「也幸好只有他這麼樣一個。」

脫下貂裘，裏面就是套緊身的夜行衣，是黑色的，黑得就像是這無邊無際的夜色一樣。

丁麟已脫下了貂裘，卻並沒有再喝他那最後的一杯酒。

他的眼睛閃閃發光，臉上已看不見笑容。漆黑的夜行衣，緊緊裹在他瘦削而靈敏的身子上。

忽然之間，他像是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現在他已不是剛才那個放蕩不羈的風流浪子，已變得非常沉著，非常可怕。

西門十三凝目看著他，眼睛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是羨慕，又彷彿是嫉妒。

丁麟道：「你最好就在這裏等著，一個時辰之內，我就會回來的。」

西門十三忽然笑了笑，道：「你若不回來呢？」

丁麟也笑了笑，淡淡道：「那麼你就可以把她們兩個全都帶走，你豈非早就這麼想了？──」

這句話說完時，他的人已消失在黑暗裏。

西門十三於是坐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他本來總以為他的武功絕不在別的年輕人之下，現在才知道自己想錯了。這一代的年輕人，遠比他想像中可怕得多。

他抬起手，輕撫著自己被打腫了的臉，眼睛裏又露出種很痛苦的表情。

姐姐本來好像已睡得很沉，這時她忽然翻了個身，抱住了他的腿。

西門十三還是沒有動。

姐姐不是他的，妹妹才是。

誰知姐姐又忽然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咬得很重，當然很痛。

但西門十三眼裏的痛苦之色卻忽然不見了。

他忽然發現一個人若想勝過別人，並不一定要靠武功的。

於是他臉上又露出微笑，微笑著將丁麟沒有喝的那杯酒一口氣喝下去──

聽濤樓聽的並不是海濤。

冷香園裏除了種著萬株梅花外，還有著幾百株蒼松，幾千竿修竹。

聽濤樓外，竹浪如海。

丁麟伏在竹林的黑暗處，打開了繫在腰上的一隻皮囊，拿出了一支噴筒。

噴筒裏裝滿了一種黑色的原油，是他從康藏那邊的牧人處，用鹽換來的。

他旋動了噴筒上的螺旋蓋子，有風吹過的時候，他就將筒中的原油，很仔細地噴了出去，噴得很細密。

那霧一般的油珠，就隨著風吹出，灑在聽濤樓的屋上。

然後他就藏起噴筒，又取出十餘粒比梧桐子略大些的彈丸，用食中兩指之力，彈了出去，也打在對面的屋簷上。

突然間，只聽「蓬」的一聲，聽濤樓的屋簷，已變成一片火海，鮮紅的火苗，竄起三丈開外。

遠處傳來更鼓，正是子時。

更鼓聲卻被驚叫聲淹沒。

「火！」

數十條人影，驚呼著從聽濤樓裏竄了出來，如此猛烈的火勢，就連最鎮靜的人也難免驚惶失措。

也就是這一剎那間，丁麟從樓後一扇半開的窗子裏，輕煙般掠了進去。

佈置得非常幽靜的小廳，靜悄無人。

丁麟突然大叫。

「火，失火了！」

沒有人來，沒有應聲。

丁麟已推開門竄出去，他並不知道南海娘子的練功處在哪裏，所以他的動作必須快。

他還得碰碰運氣。

他的運氣好像還不壞，第三扇門是從裏面閂起的，他抽刀挑起門閂，裏面是個佛堂。

案上的銅爐裏，燃著龍香，一縷縷香煙繚繞，使得幽靜的佛堂，更平添了幾分神秘。

香案後黃幔低垂，彷彿也沒有人。

但丁麟卻不信一間從裏面閂起門的屋子裏，會沒有人。

他毫不猶豫就竄了進去，一把掀起了低垂的神幔。

他怔住。

神幔後竟有四個人。

四個穿著紫緞長袍的人，一頭青絲高高挽起，臉上戴著個用檀木雕成的面具。

四個人的穿著打扮竟完全一樣，全都動也不動地盤膝而坐，樓外閃動的火光，照著他們臉上猙獰呆板的面具，更顯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這四個人全都可能是南海娘子，但南海娘子卻只有一個。

丁麟知道這種機會絕不會有第二次了，他決定冒一次險。

他竄過去，揭開了第一人的面具。

面具下是一張蒼白而美麗的臉，長長的睫毛，蓋在緊閉的眼簾上，無論誰都看得出她絕不會超過二十，南海娘子絕不會這麼年輕。

丁麟已揭起第二人的面具。

這人竟赫然是個男人，臉上還有青黲黲的鬍碴子。

南海娘子當然更不會是男人。

第三個人看來雖然也很年輕，但眼角上卻已有了魚尾般的皺紋。

第四個人是個滿面皺紋、連嘴都已癟了下去的老太婆。

丁麟又怔住。

他並沒有看見他想看到的那張臉，但這時他已無法再停留下去。

他轉身，人已隨著這轉身之勢躍起，就在這時，他彷彿看見那臉上帶著鬍碴子的男人的手動了動。

他知道不對了，想閃避，但這人的出手竟快得令人無法思議。

他剛看見這人的手一動，已覺得腰上一陣刺痛，就像是被尖針輕輕刺了一下。

然後他就跌了下去。

佛堂裏還是那麼幽雅，外面閃動的火光已滅了，銅爐中香煙繚繞，卻已換了種清淡的沉香木。

丁麟張開眼，忽然發現自己身上已換了件女人穿的繡裙。

他大驚之下，伸手摸了摸頭髮，他的頭髮竟已被梳成了一種當時女人最喜歡梳的楊妃墮馬髻，歪歪的髮髻，還插著根鳳頭釵。

「風郎君」丁麟從十六七歲的時候，就開始闖蕩江湖，不出三年，已博得很大的名聲。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他不但輕功極高，而且非常機警，也非常沉得住氣。

但現在他卻已忍不住要跳了起來。

他沒有跳起來，因為他從腰部以下，已完全是軟的，連一點力氣都使不出。

他整個人都軟了，心也沉了下去。

香案上一座三尺高的南海觀音菩薩，手拈著普渡眾生的楊柳枝，彷彿正在看著他微笑。

從繚繞的香煙中看過去，她的笑容看來也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詭秘之意。

丁麟忽然發現這觀音菩薩的臉，竟和剛才那戴著面具的美麗少女完全一樣。

難道那少女就是南海娘子？

但出手制住他的，卻是那臉上長著鬍碴子的男人，他本已認為這男人就是南海娘子改扮的。

但現在他卻已完全迷惑，甚至連想都不敢多想。

他怕想多了會發瘋。

幸好這時他就算要想，也沒法子再想下去了，佛堂的門已慢慢地被推開。

一個人慢慢地走了進來，臉上帶著種美麗而詭秘的微笑，就像神案中觀音菩薩的笑容一樣。

丁麟看看觀音神像，再看看她，忽然嘆了口氣，閉上眼睛──這少女的臉簡直就是這觀音菩薩的臉。

他也不想再看，他怕看多了會發瘋。

只可惜不看也同樣會發瘋的。

這少女己走到他面前，忽然笑道：「你今天頭髮梳得好漂亮，是誰替你梳的？」

丁麟忍不住張開眼，瞪著她，道：「我正想問你，是誰替我梳的？」

這少女卻彷彿很驚訝，道，「難道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丁麟道：「我怎麼會知道？」

這少女道：「你難道連一點都想不起來？」

丁麟苦笑道：「我怎麼會想起來，我根本連一點知覺都沒有，而且你就算打破我的頭，我也猜不出你們為甚麼要把我扮成個女人？」

這少女彷彿更吃驚，道：「你說甚麼？你說是我們把你扮成女人的？難道你已連你本來就是個女人都忘了？」

丁麟忍不住叫了起來，道：「誰說我本來就是個女人的？」

這少女吃驚地看著他，臉上的表情，就好像突然看見個瘋子一樣。

丁麟又忍不住道：「你若說我本來就是個女人，你一定瘋了！」

這少女嘆了口氣，道：「不是我瘋了，是你！」

她忽然回頭叫道：「你們大家全來看呀，丁小妹怎麼會忽然變成這樣子了？」

丁小妹？

「風郎君」丁麟竟變成了丁小妹！

丁麟想笑也笑不出，想哭也哭不出，只見門外已有四五個女人走了進來，其中有一個也正是剛才還戴著面具的中年美婦。

原來她就是鐵姑，因為那少女正在招呼她。

「鐵姑，你快來看看，丁小妹剛才還是好好的，現在怎麼忽然變成──變成這樣子？」

鐵姑也在看著丁麟，微笑著道：「她看來豈非還是好好的，而且頭髮梳得比平時都漂亮。」

這少女道：「可是──可是她居然不肯承認自己是個女人。」

丁麟已經盡量控制著自己，他知道現在非冷靜下來不可。

但他卻還是忍不住要分辯：「我本來就不是個女人！」

鐵姑看著他，忽然嘆了口氣，道：「我瞭解你的心情，有時連我也希望自己不是個女人，在這個世界裏，做女人的確太吃虧了。」

丁麟也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倒不反對做女人，可惜我一生下來就是個男的，一直到剛才還是個男的。」

他實在已用了最大的力量，來控制他自己。

鐵姑的臉上卻露出很驚訝的表情，忽然回頭問另一個女人：「你們幾時認得了小妹的？」

「也有兩三個月了。」

「她是個男人？還是個女人？」

「當然是個女人。」

所有女人都在吃吃地笑：「丁小妹若是個男人，我們家就全都是男人了。」

丁麟已覺得自己的臉在發青，卻還是忍耐著，道：「只可惜我也不是丁小妹。」

鐵姑帶著笑問道：「那麼你是誰？」

丁麟道：「我也姓丁，叫丁麟。」

鐵姑道：「我知道你叫丁靈琳。」

丁麟道：「不是丁靈琳，是丁麟。」

鐵姑道：「不是丁麟，是丁靈琳，你怎麼會連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那個長得跟觀音菩薩一樣的少女忽然笑了笑，道：「幸好她說話的聲音還沒有變，無論誰都聽得出那是女人的聲音。」

丁麟冷笑道：「無論誰都應該聽得出我是男──」

他的聲音忽然停頓，冷汗突然從背脊上冒出來。

他忽然發覺自己說話的聲音也變了，變得又尖又輕，竟真的和女人一樣。

──難道我真的已忽然變成女人？

他只覺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之意，像尖針般刺入了他的後腦。

他想試著運動一下他身上某部份肌肉，只可惜他從腰部以下，竟已完全麻木。

他甚至想伸手摸摸那部位，可是當著這麼多女人，他實在又沒有這種勇氣。

鐵姑看著他，眼睛裏彷彿充滿了同情和憐憫，柔聲道：「最近你心情不好，又喝了很多酒，難免會忘記一些事的，何況，以前的事，你本就不願意再想起。」

丁麟只有聽著。

鐵姑道：「但我們都可以提醒你，往事雖然悲傷，但若完全忘記了，對自己也不好。」

丁麟只好嘆了口氣，道：「好，你說吧，我在聽著。」

鐵姑道：「你叫丁靈琳，是個非常好看的女孩子，你本來有個很好的情人，後來卻為一個人鬧翻了，所以你跑到海邊要自殺，幸好心姑救了你。」

那微笑如觀音的少女原來叫心姑，她立刻接著道：「若不是我拉得快，那天你已跳下海去。」

丁麟咬著牙，不開口。

他忽然變得很怕聽見自己的聲音。

鐵姑道：「你那情人姓葉，叫葉開，他──」

葉開！

聽見這名字，丁麟只覺得自己腦子裏「轟」的一響。

忽然間，他甚麼都明白了。

他知道自己落入一個最惡毒、最詭譎、也最巧妙的圈套裏。

這圈套本是為葉開而準備的，他卻糊里糊塗地掉了下來。

鐵姑在說甚麼，他已完全聽不見，他正在拚命集中思想。

他一定要想法子從這圈套裏脫身出來，但他也知道這絕不是件容易的事。

非常不容易。

時間彷彿已過了很久，鐵姑的話卻還沒有停。

原來她已將這些話反反覆覆地說了很多次，好像在強迫丁麟接受這件事。

「你那情人姓葉，叫葉開，他本來是昔年『神刀堂』的堂主的兒子，後來過繼給葉家的！」

「你的父親叫丁乘風，你的姑姑叫丁白雲，本是葉家的仇人，但後來這件仇恨卻被葉開化解開了，你們的情感，反而因此而更加深厚。」

「你本來已非他不嫁，他本來也已非你不娶，但這時卻忽然出現了個叫上官小仙的女人。」

「這女人據說是昔年威鎮天下的『金錢幫』幫主上官金虹，和當時天下第一美人林仙兒所生的女兒。林仙兒雖然美麗如仙子，卻專門引誘男人下地獄。」

「她生的女兒，也一樣惡毒，你跟葉開，就是被她拆散的。」

「這件事你當然不會忘記，也絕不能忘記！」

丁麟聽著她說了一遍，又說一遍，忽然發現自己的思想非但已完全無法集中，而且似已感到被她說的話左右了。

忽然間，他竟已對這個叫上官小仙的女人，生出種說不出的痛恨之意。

他已幾乎快要承認自己就是丁靈琳，承認自己本來就是個女人。

爐中的香煙一陣陣飄過來，隨著他的呼吸，滲入他的腦子裏。

他竟似已將完全失去判斷是非的能力。

鐵姑看著他，臉上已露出一種詭秘而得意的微笑，慢慢地又接著道：「你叫丁靈琳，是個非常好看的女孩子，你──」

丁麟突然用盡所有的力氣咬了咬嘴唇，劇痛使得他突然清醒。

他立刻大吼道：「不要再說了，我已明白你的意思！」

鐵姑微笑道：「你真已明白？」

丁麟道：「我一定長得很像丁靈琳，所以你們想利用我來害葉開！」

鐵姑道：「你本來就是丁靈琳。」

丁麟道：「其實你用不著這麼樣做，你們要我做的事我可以答應。」

鐵姑道：「哦？」

丁麟說道：「但你們也得答應我幾件事。」

鐵姑道，「你說。」

丁麟道：「我要你先告訴我，你們究竟是恰巧發現我像丁靈琳，才定下這圈套的，還是早已算準了我要來？」

鐵姑忽然不開口了。

丁麟道：「然後你們至少還得解開我的穴道，讓我見見南海娘子，這件事成功之後，我至少還得要佔一份！」

鐵姑忽又笑了笑，道：「南海娘子本來一直都在這裏，你難道看不見？」

丁麟卻問道：「她在哪裏？」

只聽一個優雅而神秘的聲音緩緩道：「就在這裏！」

這聲音赫然竟是神案上那觀音神像發出來的。

丁麟霍然回頭，看了這神秘的雕像一眼，目光竟再也無法移開。

從縹緲氤氳的煙霞中看過去，他忽然發現雕像竟已換了一張臉。

本來帶著微笑的臉，現在竟已變得冷漠嚴厲，眉宇間竟似還帶著怒意。

這個沒有生命的雕像，忽然間竟似已變得有了生命。

「我就是你想見的人，所以你現在就應該看著我，我說的話，每個字你都不可不信！」

煙霧繚繞，這聲音竟真的是她發出來的。

丁麟只覺得全身都已冰冷，竟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心裏雖然不想再看，但目光卻偏偏無法從這神秘而妖異的雕像上移開。

「你就是丁靈琳，葉開本來是你的情人，你的丈夫，但上官小仙卻從你身邊搶走了他。」

「現在，他們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廝守在一起，你卻只剩下孤孤單單的一個人！」

丁麟看著她，臉上竟不由自主地露出一種痛苦而悲傷的表情。

「我知道你和她，這種仇恨本就是任何人都忘不了的，所以你一定要報復。」

丁麟臉上果然又露出怨毒仇恨之色，喃喃道：「我一定要報復──我一定要報復──」

「現在葉開很快就要帶著那可恨的女人到這裏來了，你正好有機會。」

丁麟在聽著，發亮的眼睛已漸漸變得迷惘而空洞，但臉上的怨毒之色卻更強烈。

「葉開絕對想不到你會在這裏，所以你的忽然出現，他一定會覺得很吃驚。」

「但他卻也絕不會對你有警戒之意，所以你就可乘機將那惡毒的女人從他身邊搶走，帶到這裏來，毀了她那張美麗的臉，叫她以後永遠也沒法子勾引別的男人。」

「我的意思現在你已明白了麼？」

丁麟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我已明白了。」

「你是不是肯照我的話去做？」

丁麟道：「是！」

「只要是我說的話，你全都相信？」

丁麟道：「是！」

「好，你現在就站起來，你的穴道已解開了，你已經可以站起來了。」丁麟果然慢慢地站起來。

他早已完全麻木軟癱的兩條腿，現在竟似已突然有了力量。

「好，你身上有把刀，現在我要你用這把刀去替我殺一個人。」

丁麟道：「甚麼人？」

「楊軒。」

丁麟慢慢地轉過身，慢慢地從心姑和鐵姑面前走了出去。

他的目光直視在前方，手裏緊握著懷中的刀，心裏只有一個念頭──

「用這把刀，去殺楊軒！」

門房裏雖然生了火，卻還是很寒冷。

楊軒靜靜地坐在火盆旁，看來已覺得有些焦急不安。

他在等丁麟的消息。

丁麟竟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就在這時，一個人慢慢地推開了門，慢慢地走了進來。

一個很美的女人，滿頭烏黑的青絲，挽著個時新的墮馬髻，髮髻上還插著鳳頭釵。楊軒站起來，微笑道：「姑娘有甚麼吩咐？」他顯然已將這女人當做南海娘子的門下，連看也不敢多看一眼。

這女人卻一直在盯著他，眼睛裏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

楊軒忍不住又抬頭看了他一眼，忽然發現他很像一個人。

這女人的眼睛仍然是在盯著他，一字字道：「你就是楊軒？」

楊軒點點頭，忽然失聲驚叫道：「你是丁麟！」

丁麟道：「我不是丁麟，是丁靈琳。」

楊軒吃驚地看著他，道：「你──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的？」

丁麟道：「我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本來就是個女人。」

楊軒的臉色也變了，道：「你莫非瘋了！」

丁麟道：「我沒有瘋，瘋的是你，所以我要殺了你。」

他忽然從懷中抽出柄短刀，一刀刺入楊軒的胸膛。楊軒做夢也想不到他會突然下這種毒手，根本就沒有提防，也來不及躲避。鮮血花雨般地從他胸膛上飛濺出來，一點點灑在丁麟衣服上。

丁麟的臉上卻全無表情，冷冷地看著楊軒倒下去，然後就慢慢地轉過身。

門外冷霧淒迷，夜更深了。

他慢慢地走入霧裏，黑暗中忽然又傳來那優美而神秘的聲音：「你做得很好，可是你已經太累了，已累得連眼睛都睜不開。」

丁麟道：「我的確太累了！」

他的眼睛果然慢慢地閉上。

「這裏就是張很舒服的床，現在你已可睡下去，等到葉開和那惡毒女人來到時，我們會叫醒你的！」

地上積著很厚的冰雪，但丁麟卻已躺下去。

就像是真的躺在一張很舒服的床上，忽然間就已睡著。

# 第四章 紅顏薄命

霧越來越濃了。

妹妹一直睡得都很熟，姐姐輕輕地喘息著，眼簾終於也閉起，臉上還帶著疲倦而滿足的甜笑。

西門十三看著她們，心裏忽然也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愉快和得意，就好像他已將丁麟擊敗了一樣。

「一個人總不能是每件事都得勝的，我也總有比你強的地方。」

他微笑著，正想喝杯酒，車廂外忽然有人在敲門。

是不是丁麟回來了。

車窗上的簾子已然拉了下來，他看不見門外是甚麼人。

「誰？」

沒有回應。西門十三遲疑著，終於忍不住推開車門。外面也沒有人。

外面一片黑暗，冷霧剛剛從地面上升起。

剛才是誰在敲門？

他拉緊了衣襟，再問，沒有回應，那個一直在外面望風的車伕呢？

天氣實在太冷，他本不想離開這溫暖的車廂，可是一個人做了虧心事後，總難免會疑神疑鬼的。

他終於穿上靴子，跳下車，四面一片黑暗，寒冷而寂靜。

那個穿著青布棉襖的車伕，躲在一堆稻草裏，頭枕著膝蓋，手抱著頭，似乎睡著了。

剛才敲門的人呢？難道他聽錯了？

他絕不會聽錯的。

他的年紀還輕，眼睛和耳朵一向都很靈。

這車伕也不知道是丁麟從甚麼地方找來的，剛才真有人來過，他終於聽見一些動靜。

西門十三走過去，正想推醒他問問。

車伕突然從草堆上彈起，凌空一個翻身，箭一般竄了出去，身手之快，雖然比不上丁麟，卻絕不在西門十三之下。

西門十三竟沒有看見他的面目，但稍微一遲疑間，這車伕的人影已消失在黑暗裏。

冷霧淒迷，寒風如刀。

他忽然激靈靈打了個寒噤，決定先到車廂裏等丁麟回來再說。

車廂的門竟又關了起來，也不知是否是他自己剛才隨手帶上的。

嵌在車頂下那盞製造得很精巧的銅燈，還是亮著，柔和的燈光從紫絨窗簾裏透出來。

西門十三實在很後悔，剛才本不該離開車廂的，他很快地走回去，拉開車廂門。

然後他的心就沉了下去，整個人都怔在車廂外，連動都不會動了。

車廂裏竟多了一個人。

一個禿頂鷹鼻、滿面紅光的錦袍老人，箕踞在他剛才坐的地方。

赫然正是衛八太爺。

那姐妹兩人還是蜷曲在角落裏，睡得更沉了。衛八太爺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刀鋒般瞪著他，冷冷道：「上來。」

西門十三垂下了頭，跨上車廂，眼睛忽然瞥見剛才那個車伕竟已回到草堆上打盹了，連姿勢都沒有改變，好像根本就沒有動過。

車廂很低，無論誰都站不直的。

西門十三卻不敢坐下來，只有垂著頭，彎著腰，站在那裏。

衛八太爺冷冷地看著他，道：「你那好朋友呢？」

西門十三道：「他已經進去了。」

西門十三頭垂得更低，他無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為他剛才根本就忘了時間。

剛才他簡直連甚麼都忘了。

衛八太爺瞪著他，厲聲道：「他走了之後，你在幹甚麼？」

西門十三更不敢回答。

他早已知道自己做的事很有點見不得人。

男子漢大丈夫，玩幾個生得賤的女人，雖然算不了甚麼，可是在荒地裏玩朋友的女人，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衛八太爺冷笑道：「看來你真是色膽包天，難道你就不怕丁麟知道？」

西門十三紅著臉，囁嚅著：「我們──我們是好朋友。」

衛八太爺怒道：「你們既然是好朋友，你怎麼能對好朋友做這樣的事，他若在背地裏搶了你的女人，你會怎麼樣？」

西門十三不敢搭腔。

衛八太爺道：「你若以為丁麟不會出手，你就錯了，這種事只要是男人就一定會出手的。」

西門十三只有承認。

衛八太爺道：「憑你這點本事，他一個人就可對付你八個，他知道了這件事後，若要對付你，你準備怎麼辦？」

西門十三鼓起勇氣，喃喃道：「我想他大概不會知道。」

衛八太爺冷笑道：「你想他大概不會知道，你憑哪點這麼想？」

西門十三苦笑道：「我自己當然絕不會告訴他的──」

衛八太爺打斷了他的話，道：「你雖然不會說，可是這女人呢？」

西門十三道：「是她自己要的，她怎麼會告訴別人？」

衛八太爺道：「你以為她真的看上你，所以才勾引你？」西門十三雖然不敢承認，卻不願否認。

衛八太爺道：「我問你，這兩個女人是不是你們從石家莊搶來的？」

西門十三點點頭。

衛八太爺道：「你難道以為她們很願意被你們搶走？」

世上絕沒有任何人願意被人半夜搶走的。

衛八太爺冷笑道：「你難道還看不出，這婊子勾引你，為的就是讓你跟丁麟爭風吃醋，她們才有報復的機會。」

西門十三顯然還有點不服氣，忍不住道：「她也許──」

衛八太爺怒道：「難道你還以為她是真的看上了你？你有哪點比丁麟強？而且，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就算生得再賤，也不會當著自己妹妹面前，做這種事的。」

西門十三不敢再辯了。

衛八太爺道：「何況，你們剛才在車廂玩的把戲，我遠遠就聽見了，她妹妹又不是豬，你們就在她旁邊，她難道還能真的睡得著？」

西門十三的臉色又變了，他忽然想到，這件事的確可能是她姐妹早已說好了的，所以丁麟才剛走，姐姐立刻就醒了，妹妹卻一直在酣睡，為的就是故意要使他們方便。

他忽然發現，薑畢竟還是老的辣。

衛八太爺忽又問道：「這兩個婊子是不是生長在石家莊的？」

西門十三道：「好像不是，我以前也到過石家莊去過，卻從未見過她們。」

衛八太爺冷笑道：「果然不出我們所料。」

他目光刀鋒般盯在這姐妹兩人身上，慢慢地接著道：「像這樣兩個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連我都實在不忍看著她們死在我面前。」

姐妹兩人還是垂著頭蜷伏在那裏，鼻息還是很均勻，居然還好像睡得很沉。

衛八太爺突又轉頭，瞪著西門十三，道：「所以你殺她們的時候，我完全閉上眼睛的。」

西門十三怔了怔，道：「我？」

衛天鵬沉聲道，「不錯，你。」

西門十三道：「我──我要殺她們？」

衛天鵬冷冷道：「你若捨不得殺她們，我也可以讓她們殺了你。」

西門十三臉色已發白，道：「但丁麟回來時，若看見她們已死了，豈非──」

衛八太爺打斷了他的話，道：「他看不見的。」

西門十三道：「為甚麼？」

衛八太爺道：「死人是甚麼都看不見的。」

西門十三失聲道：「丁麟也得死？」

衛八太爺道：「他不死，你就死。」

西門十三看著他，終於已明白他的意思。

他要丁麟到這裏來的時候，已沒有打算要丁麟活下去。

無論這件事是否發生，無論是否能探查出南海娘子的真相，他只要一回來，就得死！非死不可。

所以衛天鵬才會跟到這裏來，那車伕當然也早已換了他門下的人。

西門十三看著他臉上冷靜而殘酷的表情，幾乎不能相信他就是那個性如烈火、胸無城府、粗野而暴躁的老人。

他忽然間也像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得比丁麟更徹底。

西門十三忽然發現一個人若想在江湖中出人頭地，就好像都有幾種完全不同的面目，就連他們身邊最親近的人，都很難知道他們的真面目究竟是甚麼樣子。

衛天鵬刀鋒般的目光還是停在他臉上，淡淡道：「等死比死還痛苦，你若真的有憐香惜玉之心，就不如讓她們快死來得快樂。」

西門十三咬了咬牙，突然出手，中指指節凸起，以鷹喙拳擊向妹妹脊椎下的死穴，姐姐畢竟剛才還向他奉獻出火一般的熱情，他畢竟不是個心狠手辣的人。

誰知就在這時，一直像是死一般沉睡著的姐妹兩人，突然同時翻身，手裏已多了對形狀奇特碧光閃閃的彎刀。

她們本來溫柔得就像是對鴿子，但現在的出手，卻比毒蛇還毒，比豺狼還狠。

姐姐一翻身，腳已踢在他小腹上，手裏的彎刀，已閃電般去割衛八太爺的咽喉。

西門十三疼得眼淚鼻涕一起流出，捧著小腹彎下腰時，妹妹已揮刀急斬他的左頸。

衛八太爺臉上竟全無表情，竟似早已算準了她們有這一著。

姐妹兩人的刀剛揮出，只聽「叮，叮，叮，叮」四聲響，四柄刀的刀鋒都已被打斷。

衛八太爺手裏已忽然出現了根一尺三寸長的短棍。

短棍是漆黑的，暗無光華，也看不出有甚麼奇特的地方。

但那四柄寒光熠熠、百煉精鋼打造的彎刀，竟被它一敲而斷。

姐妹兩人吃驚地看著手裏的半截斷刀，幾乎還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然後她們才感覺到手臂上一陣酸痛，連半截斷刀都拿不穩了。

衛八太爺冷冷地看著她們，冷冷道：「你們的隨身雙寶，還有一件為甚麼不使出來？」

姐姐忽然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原來你早已看出了我們的來歷。」

衛天鵬道：「哼。」

姐姐道：「晚輩正是東海筷子島，珍珠城，歐陽城主的門下，特來拜見衛八太爺的。」

她看來並沒有驚惶恐懼的表情，只不過對衛八太爺這個人好像很是尊敬。

衛天鵬道：「你們是來拜訪我的？」

姐姐道：「歐陽城主也早已久聞衛八太爺的大名。」

衛天鵬道：「是他叫你們來的？」

姐姐道：「正是。」

衛天鵬道：「你們躲在石家莊，就是為要等著看我？」

姐姐道：「你老人家府上門禁森嚴，像我們姐妹這種人，想見到你老人家當然不是件容易事。」

衛天鵬冷笑道：「所以你們就故意讓我這好色膽小的登徒子看見你們，你們早就算準了他遲早一定會去找你們的。」

姐姐的臉居然紅了，紅著臉笑道：「不瞞你老人家，我們實在也沒有想到他會在半夜裏去找我們的，他用的法子雖然不好，卻很有效。」

衛天鵬突然大笑道：「久聞歐陽城主的門下，都是聰明美麗的姐妹花，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他仰面而笑，似已忘了她們的護身雙寶還有一件未使出來。

就在這時，姐妹兩人已又同時出手，只聽「錚」的一聲，已有數十點寒星，從她們衣袖中暴射而出，暴雨般急打衛天鵬的胸膛。

衛天鵬笑聲不絕，只不過將手裏的短棍很快地畫了個圓弧。

那數十點暴雨般的寒光，竟像是突然被一種奇異的力量吸引，投入了這圓弧，又是「叮叮叮」一連串輕響後，這數十點寒光就已全部被這短棍粘住，就像是一群蒼蠅釘在一根鐵柱上。

姐妹兩人又怔住。

衛天鵬淡淡道：「我早已知道你們若不將這一寶使出來，是絕不會罷手的。」

妹妹忽然也長長嘆息了一聲，苦笑道：「看來他們都看錯你了。」

衛天鵬道：「哦？」

妹妹道：「他們以為你已老了，以為今日之江湖，已是他們這一代年輕人的天下，但現在以我看來，你一個人就可以抵得上他們十個。」

她垂著頭，用眼角偷偷地瞟著衛天鵬，眼波中帶著種說不出的溫柔崇敬之色。

少女們只有在看著她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時，才會有這種眼色。

衛八太爺看來也彷彿忽然年輕了許多，微笑著道：「薑是老的辣，這句話年輕人都應該記著的。」

妹妹垂著頭道：「我們剛才出手，實在是不得已的，我們姐妹都是可憐人，別人叫我們做甚麼，我們就得做甚麼，既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

她說著說著，眼淚似已將流下。

衛八太爺面上已露出了同情之色，嘆息著道：「我不怪你們，歐陽城主對門下子弟的手段，江湖中人人知道的。」

姐姐恨聲道：「但除了你老人家這種大英雄外，可有誰會體諒我們的痛苦呢？」

衛八太爺的聲音也變得很溫柔，道：「只要你們說出你們的來意，我絕不會為難你們的。」

姐姐道：「在你老人家面前，我們也不敢說謊。」

妹妹道：「你老人家當然也已知道，我們是為了葉開和上官小仙來的。」

衛天鵬道：「為了這件事，珍珠城裏一共來了多少人？」

妹妹道：「只有我們姐妹兩個。」

姐姐道：「歐陽城主的意思，並不是真的想要那些東西，只不過要我們來看看，葉開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究竟有多厲害。」

衛天鵬道：「你們很快就會看得到的，他很快就會來了。」

姐姐道：「可是我們──」

衛天鵬微笑道：「你們已經可以走了，以後有機會，隨時都可以去看我，用不著再躲在石家莊等。」

姐姐也笑了，道：「以後我們一定會去拜訪你老人家。」

妹妹立刻接著道：「我們一定會去。」

姐妹兩人甜甜地笑著，轉身推開了車廂的門，跳了出去，就像是一雙剛飛出籠子的燕子。

一直垂頭喪氣站在那裏的西門十三，好像覺得很意外。

他想不到衛八太爺會讓她們走，就在這時，他忽然聽見兩聲很奇怪的聲音，就像是錐子刺入肉裏。

接著，他又聽見兩聲尖銳而短促的慘呼。

他忍不住回頭去看，就看見一個穿著青布棉襖的人，正站在車廂外，用一條雪白的手巾擦錐子上的血。

他手裏拿的，竟赫然真是一柄發亮的錐子。

韓貞！

西門十三直到現在才知道，把他們送到這裏來的車伕竟是韓貞。

韓貞的鼻子是歪著的，鼻樑已被丁麟一拳打碎，這歪斜碎裂的鼻子，使得他臉上看來總好像帶著種奇特而詭異的表情。

衛八太爺臉上卻無表情，忽然道：「兩個都死了？」

韓貞點點頭。

衛八太爺淡淡道：「看來你實在不是憐香惜玉的人。」

韓貞道：「我不是。」

衛八太爺目中露出笑意，道：「丁麟若知道你殺了她們，你的鼻子就更危險了。」

韓貞道：「他不會知道。」

衛天鵬道：「哦？」

韓貞道：「死人是甚麼事都不會知道的。」

衛天鵬笑了，他喜歡別人學他說話的口氣。

韓貞卻又道：「他走的時候，只要我們等他一個時辰。」

衛天鵬道：「他當然已將時間算得很準。」

韓貞道：「甚麼事他都算得很準。」

衛天鵬冷冷道：「他的確是個很厲害的人，唯一的缺點就是太年輕。」

韓貞道：「他永遠不會走的。」

衛天鵬道：「為甚麼？」

韓貞道：「死人是不會走的。」

衛天鵬又笑了。

韓貞道：「現在早已過了一個時辰，他還沒有回來。」

衛天鵬目光閃動，道：「所以他只怕已永遠不會回來了！」

韓貞點點頭。

衛天鵬冷笑著緩緩道：「所以這個南海娘子，絕不會是假的。」

韓貞同意道：「能讓丁麟留下的人並不多。」

衛天鵬的臉色忽又變得很陰沉，緩緩道：「青城山的墨白，珍珠城的歐陽，再加上南海娘子──這世上，本來已沒有甚麼事能打動他們的了，但現在他們都已出手。」

韓貞道：「葉開若知道，一定會覺得很愉快！」

衛天鵬道：「愉快？」

韓貞道：「能夠要這些人出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他之外，世上也許已沒有第二個人還能引動他們到這裏來！」

衛天鵬沉默著，居然也已承認。

西門十三當然更不敢開口，但心裏卻更好奇。

他忽然發覺每個人提起葉開這名字時，都會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無論是敬佩，是憎惡，還是畏懼，都表現得非常明顯強烈。

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這豈非令人不可思議？

西門十三只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他不是葉開，他忽然發覺做一個平凡庸俗的人，有時也是件很幸運的事。

衛天鵬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一年之前，我還沒聽見過葉開這名字。」

但現在他好像忽然已變成了江湖中最有名的人！

韓貞道：「這個人崛起江湖，的確是個奇蹟。」

衛天鵬道：「要造成奇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韓貞道：「絕不是。」

衛天鵬道：「他真有傳說中那麼可怕？」

韓貞道：「他並沒有殺過甚麼人，甚至根本就不出手，江湖中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淺。」

衛天鵬道：「也許這就是他的可怕之處。」

韓貞道：「但是最可怕的，還是他的刀！」

衛天鵬道：「甚麼刀？」

韓貞道：「飛刀！」

他臉上忽又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一字字接著道：「據說他的飛刀只要出手，也從未落空過一次。」

衛天鵬的臉色也變了，他忽然想起一句話：「小李飛刀，例不虛發！」

這句話本身就像是有種足以奪人魂魄的魔力。

數十年來，江湖中從沒有任何人對這句話有過絲毫懷疑，更沒有任何人敢去試一試。

甚至連昔年威震天下的少林四大高僧都不敢！

二十年前，小李探花獨上嵩山，竟將武林中從未有人敢輕越雷池一步的少林寺，當做了無人之地，少林寺上下數百高手，竟沒有一個敢出手的。

今日之葉開難道也有那樣的威風、那樣的豪氣？

就算他也有那樣的本事，珍珠城主和南海娘子的手段，也絕不是那些出家人能比得上的。

衛天鵬緩緩道：「珍珠城遠在天外，城主歐陽兄妹武功之奇絕，就連昔年的百曉生都莫測高深，所以才沒有將他們列在兵器譜上。」

韓貞道：「那也因為筷子島上的弟子，都是同胞雙生的兄弟姐妹，就像是筷子一樣，從來分不開的，所以兵器譜上不列。」

衛天鵬點點頭道：「兵器譜上不列魔教高手，但竟連百曉生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若以殺人制敵的武功而論，魔教中至少有七個人可排在兵器譜上的前二十人之內。」

韓貞道：「魔教中人，互相猜疑，互相殘殺，魔宮中的高手，據說早已快死光了！」

衛天鵬道：「但南海娘子千變萬化，魔功秘技，絕不在魔教七大天王之下。」

韓貞笑了笑，道：「你老人家手裏這根十方如意棒，只怕也可和昔年兵器譜上，排名第一的天機棒比一比高下了！」

衛天鵬突然縱聲大笑，道：「葉開若知道我們這些人在這裏等著他，他還敢來麼？」

突然一個人悠然道：「他一定會來的，因為他非來不可。」

這聲音優雅而神秘，說話的人彷彿就在他們身旁，又彷彿在很遠。

衛天鵬的笑聲突然停頓，臉色也變了，過了很久才試探著問道：「南海娘子？」

「多年的故人，你難道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那聲音彷彿更近，卻看不見人。

衛天鵬額上似已有了冷汗，勉強笑道：「既已來了為何不現身相見？」

「你真的想見我？」

「多年渴思，但求一見。」

「好，你跟我來。」

那聲音彷彿又已到了遠方的黑暗中，黑暗中忽然亮起一點燈光。

碧粼粼的燈火，就像是鬼火，在寒風中閃爍不停，卻還是看不見人。

衛天鵬遲疑著，忽然拍了拍韓貞的肩道：「你也跟我一起來。」

西門十三總算坐了下來，心裏卻比剛才彎腰站著的時候還要難受。

天地間彷彿已只剩下他一個人。

衛八太爺是他的師傅，卻帶著那個多嘴的韓貞走了，好像根本已忘了還有他這麼樣一個人在旁邊。

這世上竟似沒有一個人看重他，簡直就沒有一個人將他看在眼裏。

──一個人若已連自己都輕視自己，又怎能期望別人看重你。

他用力握緊了雙拳，心裏充滿了委屈和憤怒，他發誓要做幾件驚人的事，讓大家都知道他西門十三並不是個沒出息的人，讓大家都跪在他面前，吻他的腳。

只不過，要怎麼樣才能做出驚人的事呢？他根本連一點頭緒都沒有。

這使他又覺得很悲哀。

不如還是找個地方去痛痛快快地大喝一頓，等到喝醉了時，就會覺得自己是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大英雄了。只可惜這大英雄現在還是要自己去套馬趕車。

他嘆了口氣，沒精打采地站了起來，忽然聽到車廂外有人說：「你一個人坐在這裏，也不覺得寂寞？」

還是剛才那神秘而優雅的聲音，口氣卻比以前更慢。西門十三全身都已冰冷，就好像一下子跌入了個深不見底的冰洞裏。

他已看見了這個人，看得很清楚。

她的臉是死灰色的，輕柔的長袍上鮮血淋漓，咽喉上還有個血洞，赫然正是剛才已死在韓貞錐下的那個姐姐。

她死灰色的臉上，完全沒有任何表情，美麗的眼睛已死魚般凸出來，嘴角也帶著血漬，在黑暗中看來，更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西門十三的腿已軟了，冷汗已濕透了重衣。他實在不敢再看她，但也不知為了甚麼，目光竟偏偏無法從她臉上移開。

「你看著我──我知道你一定會看著我的！」

這本不是她生前說話的聲音，但這聲音卻的確是她發出來的。

「我本來是真心喜歡你的，本來已決心永遠陪著你，他們卻狠心殺了我，讓你孤單單的，沒有人陪伴。」

那聲音又變得淒涼而幽怨，那死魚般凸出的眼睛裏竟似有兩行眼淚流下。

西門十三只覺得自己的心已碎了，剛才的恐懼，忽然又變成了滿腔悲憤。

這世上畢竟還是有人看重他的，但這個人卻已死了，而且就死在他面前。

他卻只有在旁邊眼睜睜地看著。

「他們好狠的心，竟當著你的面殺了我，他們根本沒有把你當做人。」

她的聲音更幽怨。

「可是我知道你一定不會使我就這麼含冤而死的，你一定會替我報仇，讓他們知道，你並不是個膽小無用的懦夫！」

西門十三握緊雙拳，慢慢地點了點頭，恨恨道：「我會讓他們知道的，我一定會讓他們知道！」

「這裏有柄刀，你為甚麼不去殺了他們？」

半空中忽然有樣東西落下來，「叮」的一聲，落在地上，果然是柄鋒利的刀。

「你只要能殺了韓貞和衛天鵬，你就是江湖中最了不起的大英雄了，從此以後，絕沒有人敢再看不起你，我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聲音又漸漸飄忽，漸漸走遠。

「這是我最後的要求，你一定要答應我，一定要答應我──」聲音越來越遠，終於消失在淒迷的冷霧中。

然後她的人就倒下去。

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

西門十三突然衝出去，握起她的手。

她的手早已僵硬，顯然已死了很久很久，但剛才的確是她在說話，地上的確有柄閃動著寒光的短刀。

西門十三用他掌心已沁出冷汗的手，拾起了這柄刀。

「──你只要殺了衛天鵬，你就是江湖中最了不起的大英雄──」

他的臉已因興奮而扭曲，但一雙眼睛卻是空空洞洞的，就像死人一樣。

他握緊了這柄刀，藏在衣袖裏，慢慢地走了出去。

淒迷的冷霧，迷漫著大地。

風更冷了。

但他卻已完全不覺得寒冷，他心裏只剩下一個念頭：「用這柄刀去殺了衛天鵬！」

※※※

無風無雪，卻有一陣陣暗香浮動，香沁心脾。

一片片粼粼的鬼火在風中閃爍，衛天鵬和韓貞走在積雪的小徑上。

他們都知道現在已到了應該閉著嘴的時候，應該閉嘴的時候，他們絕不開口。

路很滑，雪已結成冰，遼闊的園林中，只有寥寥幾點燈火，疏若晨星。

小徑從一片梅林中穿出去，梅花上積著雪，雪也是香的。

忽然間，前面也出現了一點火，一行十餘個白衣人，幽靈般跟在鬼火後，忽然間又全部消失。

衛天鵬走出梅林，才看出前面有一排低簷的平房，建築的形式很奇特。

那些幽靈般的白衣人，想必已走了進去。就在這時，引路的鬼火也突然消失，風中卻又響起了那優雅而神秘的聲音。

這次她只說了兩個字：「請進。」

走進去之後，才發覺這屋子非但不低，而且顯得特別高闊。

地上鋪滿了嶄新的、一塵不染的草蓆，迎面一幅屏風上，畫著積雪的高山，鮮紅的花樹，看來不像是中原的風物。

再看畫上的題字，才知道畫的是海外扶桑島上的景色，那鮮紅的花樹，正是扶桑的名種櫻花。

櫻花雖也如梅花同樣鮮艷，卻少了梅花的幾分氣節，一身傲骨。

這一排平房，顯然也是依照扶桑島上的形式建的，屋子裏竟沒有桌椅，只擺著幾張矮几，几上的青錫燭台，燭暗火低，屋裏還燃著一爐香，香氣卻很濃郁。

正中的一張長几，擺著個三尺高的觀音佛像。手拈楊柳，面露微笑。

兩個白衣如雪的絕色麗人，垂眉斂目，肅立在旁，年紀較長的風華絕代，儀態萬千，年紀較輕的卻更美，美得超凡脫俗，美得令人不可思議。

她們當然就是鐵姑和心姑。

那些白衣人已盤膝坐在草蓆上，一個個臉上仍然全無表情，目光仍似凝視在遠方。

他們的人雖在這屋子裏，卻完全不像是這世界上的人。

香煙繚繞，屋子裏顯得說不出的神秘安靜。

現在還不是應該說話的時候。

衛天鵬也在草蓆上盤膝坐下，然後才看見屏風後有兩個劍眉星目、非常英俊的錦衣少年，傲然扶劍而立，劍鞘上還鑲滿了龍眼般大的明珠，每一粒都是價值連城、人間少有的寶物。

他們不但面貌極相似，眉宇間也同樣帶著種逼人的傲氣，竟似完全沒有將屋子裏這些人看在眼裏。

衛天鵬和韓貞對望了一眼，心裏已都知道，這兩個少年人一定是從珍珠城來的。

又沉默了很久，這兄弟兩人中，身材較高的一人突然問道：「南海夫人究竟在哪裏？既然叫我們來了，為甚麼還不出來相見？」

他的話剛說完，優雅而神秘的聲音又突然響了起來。

「我就在這裏，兩位難道看不見？」

聲音竟是那觀音佛像發出來的，鐵姑和心姑，連嘴唇都沒有動。

兄弟兩人臉色又變了變，一個冷冷道：「我們兄弟不遠千里而來，並不是來看木雕偶像的。」

「你們要看的人就是我。」

「你就是『千面觀音，南海娘子』？」

「我就是。」

兄弟兩人突然同時冷笑，同時拔劍，劍如匹練，向這觀音佛像刺了過去。

他們的出手、招式、身法，竟都完全一樣，一個人就像是另一個人的影子。

他們的劍法迅急輕靈，一劍刺出後，方向突然改變，劍光錯落，如花雨繽紛，突又「哧」的一響，兩道劍光竟似已合二為一，閃電般刺向觀音佛像的臉。

就在這一瞬間，他們忽然發現這觀音佛像臉上的表情竟已變了，變得嚴肅而冷漠，也就在這一瞬間，那風華絕代的中年美婦，已突然出手！

只聽「啪」的一聲，兩柄劍鋒已全部被夾在掌心，接著又是「蹦」的一響，那劍鋒竟硬生生被她打斷了一截。

珍珠兄弟顯然是因為觀音佛像表情的改變而震驚失手，此刻居然臨危不亂，腳步一滑，已同時後退了八尺，回到屏風後，兩柄斷劍又已入鞘。

他們應變雖快，但臉上卻還是忍不住露出了驚訝之色。

因為他們已看見這美麗的女人，竟將他們的斷劍吃了下去。

他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兩柄劍的鋒利，他們自己當然知道得很清楚。

這女子的腸胃難道真是鐵鑄的？

南海娘子那種神秘的聲音卻似在輕輕嘆息，道：「歐陽城主不該叫你們來的。」

珍珠兄弟現在已只有聽著。

南海娘子道：「就憑你們兄弟這樣的人，又怎麼能對付葉開。」

珍珠兄弟終於忍不住抗聲道：「葉開也只不過是個人。」

他們兄弟兩人，雖然只有一個人說話，另一人的嘴唇彷彿也在動。

南海娘子道：「不錯，葉開也是個人，但卻絕不是普通人。」

珍珠兄弟嘴角帶著冷笑，滿臉不服氣的樣子。

南海娘子淡淡地說道：「若論武功，我們這些人之中，也許沒有一個能比得上他的。」

珍珠兄弟冷笑道：「他若來了，我兄弟第一個先要去領教領教。」

南海娘子彷彿又嘆了口氣，道：「他現在說不定就已來了。」

這句話說出來，不但衛天鵬倏然動容，就連墨白冷淡如死人的臉上，也不禁露出種奇怪的表情。

珍珠兄弟變色道：「他現在真的已來了？」

南海娘子道：「就在你們到這裏來的時候，他的馬車，也駛入了冷香園。」

珍珠兄弟道：「上官小仙呢？」

南海娘子道：「上官小仙若不來，他又怎麼會來？」

原來葉開是為了上官小仙而來的。

珍珠兄弟道：「她就是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

南海娘子道：「是的。」

珍珠兄弟道：「上官金虹和小李探花活著時已勢不兩立，他的女兒又怎會跟著葉開？」

南海娘子道：「因為阿飛將她交給葉開，要葉開保護她到這裏來。」

珍珠兄弟道：「這事和飛劍客又有甚麼關係？」

南海娘子道：「林仙兒紅顏薄命，晚年潦倒，她這一生中，只有一個真正信任的人，就是阿飛，所以臨終時，就叫她的女兒去找阿飛。」

珍珠兄弟道：「她怎麼能證明自己就是林仙兒的女兒？」

南海娘子道：「她當然有很好的法子證明，否則阿飛又怎麼會相信？」

她忽又問道：「你們兄弟對這件事知道的好像並不多。」

珍珠兄弟道：「我們只知一件事。」

南海娘子道：「哦？」

珍珠兄弟道：「我知道城主要我們來將上官小仙帶回去的。」

南海娘子道：「所以你們就要將她帶回去？」

珍珠兄弟道：「是的。」

南海娘子道：「現在既已來了，你們為甚麼還不去？」

珍珠兄弟不再說話，突然凌空翻身，掠過屏風，一霎眼就不見了。

衛天鵬脫口而讚：「好身手！」

南海娘子的聲音卻忽然變得很冷淡，冷冷地說道：「送兩口棺材到飄香別院去，為他們兄弟準備後事。」

珍珠兄弟的劍鋒雖然被折斷，可是那出手一劍的變化，劍風破空的力量，和他們身法之輕靈，配合之佳妙，無疑已是當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尤其是那一著雙劍合璧，飛虹貫日，其威力之強，就連衛天鵬也未必有把握能抵擋。

但是在南海娘子看來，好像他們只要去找葉開交手，就已經是兩個死人了。

南海娘子當然絕不會看錯。

大廳中忽然變得靜寂如墳墓，大家竟似都在等待著別人將珍珠兄弟的屍體抬回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衛天鵬才沉吟著道：「上官金虹縱橫之時，神刀堂還未崛起，現在神刀堂的後代都已長大成人，上官小仙的年紀想必已有不小。」

南海娘子的聲音道：「她算來至少已應該有二十多了。」

衛天鵬道：「二十多歲的女人，難道一直沒有成親？」

南海娘子道：「她若已有了夫婿，又怎會要葉開來保護她。」

衛天鵬道：「林仙兒號稱天下第一美人，她女兒也應該長得不醜。」

南海娘子道：「非但不醜，而且也可以算是人間少有的美人。」

衛天鵬道：「既然是個美人，為甚麼還找不到婆家？」

南海娘子嘆了口氣，道：「只因她雖然美如天仙，但她的智力，卻連七八歲的孩子都比不上。」

衛天鵬皺眉道：「這麼樣的一個美人，難道竟是個白癡？」

南海娘子道：「她並不是個天生的低能兒，據說只不過是因為她在六歲的時候，受了一次重傷，腦力受損，所以智慧一直停頓在七歲。」

衛天鵬道：「哦。」

南海娘子道：「可是她的美麗，卻足以令任何男人動心。」

衛天鵬嘆了口氣，道：「天妒紅顏，造化弄人，看來她的命運，竟似比她的母親還要悲慘。」

南海娘子道：「這麼樣一個女人，若是沒有人保護她，也不知要被多少男人欺騙玩弄。」

衛天鵬道：「所以，林仙兒臨死時，她還是放心不下，才要找飛劍客來保護她。」

南海娘子道：「但阿飛一生流浪，到現在還沒有家，所以他在江南遇見葉開時，就將這副擔子交給了葉開。」

衛天鵬道：「他難道也能像林仙兒信任他一樣信任葉開？」

南海娘子道：「無論誰都可以信任葉開的，這個人灑脫不羈，不拘小節，但是朋友托他的事，他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墨白一直在靜靜地聽著，此刻突然道：「好，好男兒！好漢子！」

南海娘子道：「就為了他答應照顧上官小仙，他的情人丁靈琳才會跟他吵翻，一怒而去，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衛天鵬笑了笑道：「我也聽說過丁家這位姑娘，是個醋罈子。」南海娘子嘆道：「世上的女人，又有哪個是不吃醋的。」

直到現在，她說話才像是個女人，才有了些人類的感情。

衛天鵬沉吟著，又道：「昔年金錢幫威霸天下，南七北六十三省，全部在他們控制之下，幫中的財富，富可敵國，但上官金虹本身卻是個很節儉的人。」

南海娘子道：「他並不是節儉，只不過世上所有的奢華享受，都不能讓他動心而已。」

除了權力外，世上絕沒有任何事能讓上官金虹真的動心。

就連林仙兒那樣的絕代美人，在他看來，也只不過是個工具。

衛天鵬道：「據說上官金虹生前，已將金錢幫的財富和他的武功心法，全部收藏到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南海娘子道：「江湖中的確久已有了這種傳說。」

衛天鵬道：「但上官金虹去世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卻從未有人能找到這筆寶藏。」

南海娘子道：「的確從沒找到。」

衛天鵬眼睛裏閃著光，緩緩道：「但這寶藏的所在地，並不是沒有人知道。」

南海娘子道：「哦？」

衛天鵬道：「知道這秘密的，只有荊無命，但他也是個對任何事都絕不動心的人，所以多年來，從未對這筆寶藏有過野心。」

南海娘子道：「他本就是上官金虹的影子。」

衛天鵬道：「他劍法狠毒，出手無情，別人也不敢打他的主意，何況他的行蹤也一向飄忽不定，就算有人想找他，也找不到。」

南海娘子道：「就算找到了，也必定已死在他劍下。」

衛天鵬道：「他已將這秘密告訴了上官金虹唯一的骨肉！」

南海娘子道：「上官小仙？」

衛天鵬道：「不錯，正是上官小仙，所以她現在不但是世上最美麗的女人，也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再加上上官金虹留下的武功心法，無論誰只要能找到她，不但立刻可以富甲天下，而且必將縱橫武林，這誘惑實在不小。」

南海娘子道：「只可惜她自己並不知道，她只不過還是個七八歲的孩子。」

衛天鵬道：「所以無論誰要保護這麼樣一個人，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南海娘子道：「可能。」

衛天鵬道：「不可能！」

南海娘子道：「別人不能葉開能！」

衛天鵬冷笑道：「他就算是武林中的絕代奇才，武功就算已能無敵於天下，但只憑他一個人，難道就能抵抗得了天下武林中的數十高手？」

南海娘子說道：「他並不是只有一個人。」

衛天鵬道：「不是？」

南海娘子道：「一心想殺了他，奪走上官小仙的人，固然不少，但為了昔日的恩義，決定要全力保護他的人，也有好幾個。」

衛天鵬道：「昔日的恩義？」

南海娘子道：「莫忘記他是小李探花唯一的傳人，昔年受過小李探花恩惠的人也並不少。」

衛天鵬冷冷道：「事隔多年，那些人縱然還沒有死，只怕已將他的恩情忘了，恩情總是比仇恨忘得快的。」

南海娘子道：「至少還有一個人未曾忘記！」

衛天鵬道：「誰？」

南海娘子道：「我！」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不禁全部聳然動容。

南海娘子道：「你們若以為我也想來圖謀上官小仙的話，你們就錯了。」

衛天鵬目光閃動，道：「你找我們到這裏來，是為了甚麼？」

南海娘子道：「我只不過想要你們看在我的面上，打消這個主意。」

衛天鵬道：「你要我們放過葉開。」

南海娘子道：「是的。」

衛天鵬道：「我若不答應呢？」

南海娘子冷冷道：「那麼你們就不但是葉開的對頭，也是我的對頭，今日你們若想活著走出這屋子，只怕很不容易！」

衛天鵬突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總算明白了。」

南海娘子道：「你明白了甚麼？」

衛天鵬的笑聲突然停頓，道：「你要我們打消這主意只不過想一個人獨吞而已，你故意將葉開說得活靈活現，其實你想必已有了對付他的法子。」

南海娘子的聲音也變了，突然道：「衛八，你看著我。」

衛天鵬卻已轉過頭，去看門口的屏風，冷冷道：「你要是想用魔教中的勾魂攝心大法來對付我，你就找錯人了。」

南海娘子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三十年前我已放過你一次。」

衛天鵬道：「不，三十年前，我幾乎已死在你手裏。」

南海娘子道：「那時你發下重誓，只要我再看到你，我無論要你做甚麼你都絕不違背，否則就寧願被利刃穿胸而死。」

她的聲音突又變得陰森而可怖，冷冷地接著道：「這些話你還記不記得？」

衛天鵬道：「我當然記得，不過──」

南海娘子道：「不過怎麼樣？」

衛天鵬道：「這些話我是對南海娘子說的。」

南海娘子道：「我就是南海娘子。」

衛天鵬道：「你不是！」

他嘴角帶著種奇特的冷笑，一字字接著道：「南海娘子早已死了，你以為我還不知道？」

這句話說出來，連墨白也不禁動容！

衛天鵬道：「在後面那草寮中，你問我怎會聽不出你的聲音，那時我就已知道，你絕不是南海娘子，就知道她早已死了，否則我又怎麼敢來。」

那神秘的聲音沉寂了很久，才徐徐道：「你怎麼會知道？」

衛天鵬道：「因為你不該問這句話的。」

「為甚麼？」

「因為我根本就聽不出她說話的聲音，我雖然是唯一見過她真面目的人，卻從來也沒有聽見她說過一個字。」

衛天鵬笑得很奇怪，接著又道：「你雖然知道我是唯一見過她真面目還能活著的人，卻一定也不知道我們之間的事，因為她絕不會將這件事告訴你。」

那聲音又沉寂了很久，才忍不住問：「為甚麼？」

「因為那是個秘密，天下絕沒有別人會知道的秘密。」

這老人的臉上，忽然發出一種青春的光輝，就像是已回到多年前，他還充滿了夢想的少年時，然後他就說出了一段奇異而美麗的故事，美麗得就像說神話：「三十年前，我還是個喜歡惹是生非的年輕人，有一次在苗疆闖了禍，逃竄入深山，卻在深山裏迷了路。」

「苗山中不但到處都可能遇到毒蛇猛獸，而且瘴氣極重，我為了躲避每天黃昏時都會出現一次的桃花瘴，躲入了一個很深的山洞裏。」

「那山洞原是狐穴，我想殺條狐狸，烤來充飢，就為了去追這條狐狸，我才遇見了那件我這一生中永遠也無法忘記的事。」

他刀鋒般的眼睛也已變得非常溫柔，然後他接著又說了下去：「我將那條狐狸一直追到山洞最深處，才發現後面的山壁下，還有條秘密的出路。」

「我撥開枯藤走進去，沒多久之後，就聽見一陣陣流水聲，沿著水聲再往前走，天光豁然開朗，外面竟是個世外桃源的人間仙境。」

「那時正是暮春時節百花齊放，綠草如茵，山上有道泉水流下來，竟是滾熱的。」

「然後我就忽然發現那溫泉水池中，竟有個美麗的少女在沐浴。」

說到這裏，大家當然都已知道他說的這少女是甚麼人了。

衛天鵬目光溫柔地凝注在遠方，彷彿又看到了那錦繡的山谷，那沐浴在溫泉中的美人。

「那時她也很年輕，烏黑髮光的頭髮，又光滑，又柔軟，就像是緞子一樣，尤其是她的眼睛，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那麼美麗的眼睛。」

「我就像是個呆子般地看著她，已完全看得癡了。」

「她起先好像覺得很驚惶，很憤怒，但後來也慢慢地平靜下來，也在靜靜地看著我。」

「我們就這樣互相凝視著，也不知過了多久，她臉上忽然露出了一絲微笑，大地上所有的花朵，就彷彿已在那一瞬間全部開放。」

「我不由自主向她走了過去，竟忘了前面是個水池，也忘了身上還穿著衣裳鞋子，我簡直甚麼都忘了，只想走過去抱住她──」

聽到這時，每個人臉上都不禁露出溫柔之色，彷彿都在幻想著那一刻的溫馨和甜蜜。

又過了很久，衛天鵬才嘆息著，慢慢地說下去。

「我們始終沒有說過一個字，也沒問過對方的姓名和來歷。」

「所有一切事，都發生得很自然，一點也沒有勉強，就好像上天早已安排好我們這麼樣兩個人，在這地方見面的。」

「直到天色已完全黑暗，她已要走的時候，我才知道她是甚麼人。」

「因為直到那時，我才發現她額角上的頭髮覆蓋下，刺著一朵黑色的蓮花。」

「那正是南海娘子的標誌，我驚訝之中，做出了一件令我後悔終生的事。」

「我脫口叫出了她的名字。」

「就在那一瞬間，她的人突然變了，溫柔美麗的眼睛，突然出現了殺機，竟向我施出魔教中最可怕的武功──大天魔手，彷彿要將我的心摘出來。」

「我不想閃避，也不能閃避，那時我的確覺得，能死在她手裏，已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也許就因為這一點，她才不忍真的下手，我甚至又可感覺到她的手已插入我的胸膛，她那雙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竟像是忽然變成一柄鋒利的刀，我甚至已閉上眼睛，準備死了。」

「但是她卻忽然將手縮了回去，等我張開眼時，她的人已不見了。」

「夜色已籠罩著山谷，山谷還是同樣秀麗，但她卻似已忽然消失在春風裏。」

「我就好像剛做了場夢似的，若不是胸膛上還在流著血，我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件真的事。」

「我跪在地上，求她回來，再讓我見她一面，但我心裏知道她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

「所以，我又發誓，只要再見到她，無論她要我做甚麼，我都不會違背她的意思。」

「可是自從那一天之後，我就永遠再也沒有見著她，永遠也沒有──」

他聲音越說越低，終於變成了聲長長的嘆息。

這是個美麗、淒涼，而且充滿了夢幻的神秘的故事。

這故事美麗得就像是神話，你只要看見鐵姑和衛天鵬臉上的表情就知道這故事每個字都是真的。

鐵姑美麗而冷漠的臉，竟似已因悲痛和震驚而變形。

心姑的神色也變了。只有那木雕的觀音神像，還是手拈著楊柳枝，在繚繞的煙霧中微微含笑。

也不知過了多久，衛天鵬才恢復鎮靜，冷冷道：「所以我知道南海娘子已死了，我知道魔教中有種神秘的腹語術，你們利用這木偶就想把我嚇走，也未免想得太天真了。」

心姑忽然道：「不錯，那些話都是我借觀音神像的嘴說的，可是我說的話也一樣有效。」

衛天鵬道：「哦？」

心姑道：「你若一定還要打上官小仙的主意，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的。」

衛天鵬突然大笑，道：「我衛八自十三歲出道，在江湖中混了五六十年，至今還沒有為任何一件事後悔過。」

心姑道：「你一定不肯放過他們？」

衛天鵬道：「我只希望你們能將這碗飯分給大家吃，莫要一個人獨吞。」

心姑冷笑道：「好，念在你昔年和本門祖師爺的那一點情份，我現在可以讓你活著走出去。」

衛天鵬道：「然後呢？」

心姑道：「只要你一走出這間屋子，從此就是我南海門的對頭，你最好就趕快去準備後事，因為你隨時都說不定會死的。」

衛天鵬淡淡地說道：「念在我和南海娘子昔年那一點情分，現在我也不能以大欺小，向你們出手，只不過──」

心姑道：「不過怎麼樣？」

衛天鵬道：「你們若一定要跟我作對，也未必還能活多久的。」

他冷笑著，霍然長身而起，忽然又向墨白笑了笑，道：「我們以前的恩怨，也不妨一筆勾銷，從現在起，你我是友是敵，也就看你了。」

這句話一說完，他就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 第五章 飛狐楊天

門外冷霧淒迷，夜更深，風更冷。

衛天鵬迎著風長長吸了口氣，忽然道：「韓貞。」

韓貞已跟過來，道：「在。」

衛天鵬道：「你知不知道那飄香別院在哪裏？」

韓貞道：「我們現在就去？」

衛天鵬道：「先下手的為強，這句話你該聽說過的。」

韓貞道：「可是那葉開──」

衛天鵬道：「葉開怎麼樣？」

韓貞道：「葉開現在必定已有防備，我們現在若去跟他硬拚一場，不論誰勝誰負，雙方都難免要有傷損，豈非讓別人漁翁得利了。」

衛天鵬道：「誰說我們是要跟他去打架的？」

韓貞：「不是？」

衛天鵬道：「當然不是。」

他嘴角又露出了狐狸一樣的微笑，悠然道：「我們是好意去向他通風報信，是跟他交朋友去的。」

韓貞的眼睛亮了，微笑著道：「因為小李探花昔日也對我們有恩，我們這次來並不是為了要算計他，而是為了報恩。」

衛天鵬道：「一點也不錯。」

韓貞道：「南海娘子既然死了，別的人已不足為慮，我們一定要勸他乘這個好機會，先下手把那些對他有野心的人除去。」

衛天鵬道：「他是個聰明人，一定會明白的。」

韓貞道：「何況他還有我們做他的後盾，他無論要殺甚麼人，我們都可以幫他提刀。」

衛天鵬大笑道：「好，你果然越來越懂事了，也不枉我對你一番苦心。」

他們已走入了梅林，一陣陣春風吹過，迷霧中忽然出現了一個幽靈般的人影。

衛天鵬低喝道：「甚麼人？」

「是我！」

這人垂著頭走來，竟是西門十三。

衛天鵬沉下了臉，道：「誰叫你到這裏來的？」

西門十三頷首道：「弟子有件要緊的事，要稟報你老人家。」

衛天鵬道：「甚麼事？」

西門十三走近幾步，走得更近些，道：「我知道葉開──」

他聲音實在太低，衛天鵬只好把耳朵湊過去。

他一生殺人無數，隨時隨地都在提防著別人殺他，但此時他卻是做夢也想不到，他最寵愛的這個徒弟手裏，竟有把準備刺入他胸膛的刀。

兩個人身子已湊在一起。

衛天鵬道：「有甚麼話快說。」

西門十三道：「我要你死。」

聽到這個「死」字，衛天鵬才吃了一驚，但閃避已來不及了。

他已能感覺到冰冷的刀鋒，刺入了他的皮裘，刺在他胸膛上，他甚至已能感覺到死的滋味。

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西門十三突然慘呼著倒下。

他手裏那柄殺人的刀，在夜色中閃著碧光，刀鋒上已沾著血跡。

是衛天鵬的血。衛天鵬身子這才開始發抖，才真正感覺到死的恐慌。

西門十三仰面倒在雪地上，眼珠已突出，耳、鼻、眼、口中，突然同時有鮮血流出。

血竟是黑的。

衛天鵬轉頭去看韓貞，韓貞也已嚇得呆住。

西門十三顯然不是被他殺了的。

究竟是誰在暗中出手，救了衛天鵬這條命？

衛天鵬已沒空再想了，這梅林冷霧中，處處都彷彿隱藏著殺機。

他跺了跺腳，低聲道：「快退出去。」

突聽一人道：「你站著不能動，否則刀毒一發，就必死無疑了。」

聲音清脆嫵媚，一個人幽靈般地在霧中出現，赫然竟是鐵姑。

衛天鵬愕然道：「剛才是你救了我？」

鐵姑點點頭。

衛天鵬道：「叫他來殺我的也是你？」

鐵姑又點點頭。

只有被她攝心大法所迷的人，才會做得出這種事。

衛天鵬道：「你既然叫他來殺我，為甚麼又要來救我？」

鐵姑蒼白的臉上帶著種無法描述的表情，誰也猜不出她心裏在想甚麼，更猜不出她為甚麼要這樣做。

可是她看著衛天鵬的時候，眼睛裏卻彷彿有種很強烈的表情。

她本不是容易動感情的。

她幾乎已沒有感情。

衛天鵬看著她，眼睛忽然也露出種無法描述的感情。忽然道：「你──你是她的女兒？」

鐵姑點了點頭。

衛天鵬倒退了兩步，道：「那麼你──你──你難道也是我的──」

「女兒」這兩個字他並沒有說出來，他好像不敢說出來。

※※※

可是他不必說出來，別人也知道的。

鐵姑居然並沒有否認，目中的神色又變得很悲傷，忽然道：「她這一生中，只有你一個男人。」

衛天鵬後退了兩步，身子突然又開始發抖。

──南海娘子這一生中，居然只有他一個男人。

他心裏也不知道是感動，是驚訝，還是悲傷。

鐵姑的眼睛裏似已有淚光，道：「所以我不能看著你死。」

她當然不能。

世上絕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眼見著自己父親死在別人刀下的。

──難道她竟真的是我的親生女兒？

衛天鵬幾乎不相信，卻已不能不信。

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女兒，誰知到了垂暮的晚年，竟忽然有了個女兒。

如此美麗，如此值得驕傲的女兒。

他看著她，眼睛裏也不禁有了淚光，已完全忘了自己剛才還想叫人去殺了她的。

血濃於水。

就連野獸也有親情，何況是人！

衛天鵬顫抖著伸出手，似乎想去摸摸她的頭髮，摸摸她的臉。

可是他又不敢。

就在這時，梅林外忽然又有個人衝了進來，吃驚地看著他。

心姑也來了。

鐵姑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不該來的。」

心姑用力咬著嘴唇，忽然大聲道：「我為甚麼不該來──他既然是你的父親，就是我的祖父，為甚麼不能來看看他。」

衛天鵬又怔住。

原來他不但有了女兒，還有了孫女。

他只覺得全身的血都熱了，幾乎已忍不住要大叫起來。

誰知就在這時，心姑突然反身出手，閃電般點了他胸前七處穴道。

韓貞本來一直在旁邊看著，遇見這種事，他也只有在旁邊看著。

看見心姑出手時，他想救已來不及了，誰知心姑竟又扶住了衛天鵬，道：「刀上已見了血，他想必已中了毒，你快抱起他跟我來。」

原來她出手是為了救人，韓貞嘆了口氣，今天他看見的和聽見的這些事，他知道自己這輩子都永遠忘不了的。

他這一生中，也從來沒有遇見過這麼奇秘的事。

※※※

佛堂裏燃著香，香煙繚繞，彷彿梅林中的冷霧一樣。

韓貞將衛天鵬放了下來，放在一張軟榻上。

神案前擺著的幾個蒲團上，坐著個雲鬢高髻的錦衣少女，彷彿很美。

她重眉斂目，盤膝坐在那裏，竟像是老僧入定一樣。

這麼多人從外面走進來，她居然不聞不問，好像根本沒有看到。

但韓貞卻忍不住要去看看她。

放著這麼美的少女在面前，若是連看都不看，這個人一定不是個男人。

韓貞總算還是個男人。

他看了一眼，就忍不住要多看兩眼，他忽然發現這少女很像一個人，像丁麟。

縱橫江湖的「風郎君」，怎麼會忽然變成了個女人？

韓貞當然不會相信這種事，但越看越像，這少婦就算不是丁麟，也一定是丁麟的姐妹。

丁麟的人呢？

他若是已被鐵姑她們殺了，他的姐妹又怎麼能安心地坐在這裏？

韓貞並不是個很好奇的人，一向不太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可是現在他實在覺得很奇怪，每個人都多多少少難免有點好奇心的。

韓貞畢竟還是個人。

鐵姑和心姑已在為衛天鵬治傷療毒，好像並沒有注意到他。

韓貞忍不住慢慢走過去，悄悄喚道：「丁麟。」

錦衣少女果然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卻像是根本不認得這個人一樣，搖了搖頭道：「我不是丁麟。」

韓貞又忍不住問道：「你是誰？」

錦衣少女道：「我是丁靈琳。」

丁靈琳！

這名字韓貞是聽見過的──丁靈琳豈非就是葉開的情人？

她長得怎麼會跟丁麟一模一樣？她跟丁麟又有甚麼關係？

這錦衣少女又閉起了眼睛，連看都不再看他了。

鐵姑卻在看著他。

韓貞一回頭，就觸及了鐵姑的目光。

比刀光還亮的目光。

韓貞強笑了笑，道：「他老人家想必已脫險了吧？」

鐵姑點點頭，忽然問道：「你看他是丁麟，還是丁靈琳？」

韓貞道：「我看不出。」

這倒不是假話，他的確看不出，也分不出。

鐵姑道：「你應該看得出的，無論誰都該看得出她是個女人。」

韓貞道：「他現在的確是個女人。」

鐵姑道：「以前難道不是？」

韓貞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有點奇怪，丁麟怎麼會忽然不見了。」

鐵姑道：「你很關心他？」

韓貞摸了摸歪斜的鼻子，道：「他打歪了我的鼻子。」

鐵姑道：「你想報復？」

韓貞道：「沒有人能在打歪我鼻子之後，就一走了之的。」

鐵姑道：「他能不能死？」

韓貞道：「他也不像很快就會死的人。」

鐵姑道：「可是他偏偏已死了。」

韓貞道：「你是說，丁麟已死了？」

鐵姑道：「不錯。」

韓貞道：「但丁靈琳還活著。」

鐵姑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徐徐道：「你已看了出來？」

韓貞又笑了笑，道：「我看不出，我是猜出來的。」

鐵姑道：「你還猜出了甚麼？」

韓貞道：「葉開雖然是個很精明的人，但是對自己的老情人，總不會有甚麼戒備的。」

鐵姑道：「說得好。」

韓貞道：「假如這世上只有一個人能暗算葉開，再將上官小仙從他手裏搶過來，那麼這個人一定就是丁靈琳。」

鐵姑道：「說得好。」

韓貞道：「只可惜丁靈琳是絕不會暗算葉開的，所以──」

鐵姑道：「所以怎麼樣？」

韓貞道：「假如有個人長得跟丁靈琳很像，可以改扮成丁靈琳，那麼這個人豈非就正是對付葉開的最好武器。」

鐵姑道：「這個人若是男的呢？」

韓貞微笑道：「無論他是男是女都沒關係。」

鐵姑道：「哦？」

韓貞道：「據說南海娘子不但易容術妙絕天下，而且還有種手法能控制別人咽喉的肌肉，使他的聲音也改變。」

鐵姑冷冷道：「你知道的倒不少。」

韓貞道：「這個人若是不聽話，沒關係，因為南海門還有種能控制別人心靈的攝魂大法。」

鐵姑又盯著他看了半天，才徐徐道：「據說江湖中人都叫你錐子。」

韓貞道：「不敢。」

鐵姑道：「據說別人無論有多硬的殼，你都能把它錐開。」

韓貞道：「這只不過是傳言而已。」

鐵姑道：「可是這傳說看來好像並不假。」

韓貞道：「我縱然還有點名堂，也是衛八太爺一手教出來的。」

鐵姑冷笑道：「你用不著提醒我，我早就知道你是他最親信的人。」

韓貞鬆了口氣，道：「只要夫人明白這一點，我就放心了。」

鐵姑道：「我既然讓你到這裏來，就沒有再打算瞞著你。」

韓貞道：「多謝。」

鐵姑道：「這件事你現在是不是已完全明白了？」

韓貞道：「還有幾點不明白。」

鐵姑道：「你說。」

韓貞道：「夫人莫非早已算準了丁麟要到這裏來？」

鐵姑道：「不錯，所以我早已準備好了，在這裏等著他。」

韓貞道：「但夫人又怎知他一定會來？」

鐵姑道：「有人告訴了我。」

韓貞道：「這個人是誰？」

鐵姑道：「是個朋友。」

韓貞道：「是丁麟的朋友，還是夫人的朋友？」

鐵姑道：「若不是丁麟的朋友，又怎麼會知道他的行蹤。」

韓貞嘆了口氣，道：「有時候朋友的確比仇敵還可怕。」

他忽又問道：「夫人以前見過丁靈琳沒有？」

鐵姑道：「沒有。」

韓貞道：「那麼夫人又怎知丁麟跟她長得很像？」

鐵姑道：「據說他們本是雙生兄妹。」

韓貞道：「哦！」

鐵姑道：「他們那邊的習俗，雙胞胎生下來若是一男一女，其中一個就一定要送到外面去養。」

韓貞道：「這種習俗我們那邊也有。」

鐵姑道：「所以江湖中有很多人不知道，丁麟也是他們丁家的後代。」

韓貞道：「夫人又怎麼會知道的？」

鐵姑道：「是個朋友告訴我的。」

韓貞道：「還是剛才說的那個朋友？」

鐵姑道：「不錯。」

韓貞點了點頭，道：「他既然是丁麟的好朋友，當然知道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

鐵姑道：「你是不是很想知道這個人是誰？」

韓貞道：「是。」

鐵姑道：「為甚麼？」

韓貞淡淡地一笑，道：「因為我不想跟他交朋友。」

鐵姑目中也有了笑意，道：「你實在是個很精明的人。」

韓貞道：「而且是個錐子。」

鐵姑道：「而且是有眼光的錐子。」

韓貞道：「鼻子雖然已被打歪了，幸好也還很靈。」

鐵姑微笑道：「所以你若肯替我到一個地方去看看，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韓貞道：「但請吩咐。」

鐵姑道：「你肯去？」

韓貞道：「夫人就算要我去赴湯蹈火，我也一樣會去的。」

鐵姑嘆了口氣，道：「難怪衛八太爺信任你，看來你果然是個夠義氣的人。」

韓貞道：「能得到夫人一句誇獎，韓貞死而無怨。」

鐵姑嫣然一笑，道：「我並不想叫你去死，只不過要你到飄香別院去。」韓貞道：「順便也去看看那位只有七歲大的大美人。」

飄香別院飄著花香。

窗戶裏的燈還亮著，窗上有兩個人的影子，一個男人，一個女人。

看不見珍珠兄弟。

雪地上卻有柄折斷了的劍，劍柄上的劍鋒在燈下閃著光。

看來珍珠兄弟今天的運氣實在不好。

忽然間，窗戶開了。

一個非常美的女人，手裏抱著個泥娃娃，站在窗口。

她的臉白裏透紅，眼睛又圓又亮，紅紅的小嘴半張著，顯得說不出的嬌媚，說不出的天真。

她本身看來就像個泥娃娃。

可是她的身材卻不像是個泥娃娃。

她身上每一分、每一寸，都彷彿在發射著一種令人不可抗拒的熱力。

孩子的臉，婦人的身材，這雖然很不相稱，卻形成了一種奇妙的組合，組合成一種美妙的誘惑，一種足以令大多數男人犯罪的誘惑。

要保護這麼樣的一個女人，實在不容易。

她身後還有個男人，看起來很年輕，很英俊。

葉開顯然也是個非常好看的男人，只可惜他站得比較遠。

韓貞雖然也看見了他，卻看不清他的臉。

上官小仙手裏抱著泥娃娃，嘴裏輕輕地哼著首兒歌，聲音也甜得很。

只聽葉開道：「外面風很冷，你為甚麼還不關上窗子？」

上官小仙的嘴噘得更高，道：「寶寶太悶了，實在想透透風。」

葉開嘆了口氣，道：「寶寶已經睡了。」

上官小仙道：「可他偏偏不肯睡，寶寶精神還好得很。」

葉開苦笑道：「這麼晚了還不睡，寶寶是個壞孩子。」

上官小仙立刻叫起來：「寶寶不是壞孩子，寶寶乖得很。」

她伸出一隻又白又嫩的手，輕輕拍著懷裏的泥娃娃，柔聲道：「寶寶不要哭，他才是個壞人，寶寶不哭，媽媽餵奶給你吃。」

她竟真的要解開衣襟，餵奶給這泥娃娃吃了。

她的胸膛成熟而高聳。

韓貞遠遠地看著，心已跳了起來，跳得好快。

誰知就在這時，葉開卻忽然趕過去，「砰」地關起了窗子。

只聽上官小仙在窗子裏吃吃地笑道：「你拉我幹甚麼？你是不是也要吃奶？哼──」

佛堂裏的香已燃盡了。

衛八太爺閉著眼躺在軟榻上，臉色很紅潤，似已睡著。

鐵姑聽韓貞說完了，才說道：「窗子關上，你就回來了？」

韓貞苦笑道：「我總不能也進去搶著吃奶。」

鐵姑眼中又露出笑意，道：「看起來你好像很羨慕葉開。」

韓貞嘆了口氣，道：「我也很同情他。」

鐵姑道：「你同情他？」

韓貞道：「整天陪著這麼樣一個女人，實在不是件好受的事。」

心姑忽然道：「她是不是很美？」

韓貞偷偷瞟了她一眼，道：「還算過得去。」

這不是老實話，但卻是聰明話。

沒有任何女人，願意聽著男人在自己面前誇獎另一個女人的。

心姑冷冷道：「聽說白癡都長得很美的。」

韓貞道：「是。」

心姑忽又笑了，道：「幸好美人並非一定都是白癡。」

她自己當然也是個美人，非常美。

鐵姑忽又問道：「在飄香別院裏，是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韓貞道：「我前前後後都看過了，好像沒有別的人。」

鐵姑道：「是好像沒有，還是的確沒有？」

韓貞想了想道：「的確沒有。」

鐵姑道：「也許有別的人已睡了呢？」

韓貞道：「別的屋子裏都沒有起火，這麼冷的天，誰也不會在一個沒有起火的屋子睡覺的。」

鐵姑終於笑了笑，道：「看來你不但聰明，而且很細心。」

心姑忽然道：「只可惜鼻子歪了一點。」

鐵姑瞪了她一眼，道：「你又不想嫁給他，你管人家鼻子歪不歪。」

心姑道：「鼻子歪的男人，也並不一定就是嫁不得的。」

鐵姑又笑了，道：「小鬼，胡說八道的，也不怕人家聽了笑話。」

韓貞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又在跳，跳得很快。

這種可能他並不是沒有想到過，只是不敢想而已。

她們是不是又想出個難題讓他做了。

鐵姑果然又在問他：「你武功是不是跟衛八太爺學的？」

韓貞道：「不是。」

他並不是衛天鵬的弟子，也不是「十三太保」中的一個。

鐵姑道：「你用的兵刃就是錐子？」

韓貞道：「是。」

鐵姑道：「我還沒聽說過江湖中有人用錐子做兵刃的。」

韓貞笑道：「那本是我隨便找來用的。」

鐵姑道：「錐子也有獨門招式？」

韓貞道：「沒有，但無論哪種兵刃的招式，都可以用錐子使出來。」

鐵姑道：「聽你這麼說，你會的武功招式一定很不少。」

韓貞道：「只可惜雜而不精。」

心姑又「噗哧」一笑，道：「想不到你這個人居然也會假客氣。」

韓貞的心跳得又快了。

鐵姑道：「你跟著衛八太爺沒有幾年，就已成了他門下最得力的人，武功想必是不錯。」

韓貞只有承認：「還算過得去。」

鐵姑道：「所以我還想請你做一件事。」

韓貞道：「但請吩咐。」

鐵姑道：「這件事越快越好，今天晚上又正好是下手的好機會。」

韓貞道：「是。」

鐵姑道：「我想現在就要丁靈琳去動手。」

韓貞沉思著，道：「卻不知葉開會不會認出她來？」

鐵姑道：「絕不會的，就算她還有點破綻，在燈光下也看不出來。」

韓貞道：「但他們本是老情人，若是多看幾眼，也許就──」

鐵姑道：「我們怎麼會給機會讓他看清楚，只要他一讓丁靈琳近他的身，大功也就告成。」

心姑笑道：「他出手本來就很快的，否則又怎能一拳打歪你的鼻子。」

韓貞只有苦笑，心裏卻是甜的。

鐵姑道：「只不過，我們也不能不多加小心，以防萬一，所以我想要你陪著他去。」

韓貞怔了怔，道：「我怎麼能陪他去？」

鐵姑道：「為甚麼不能？」

韓貞道：「我──算甚麼人呢？」

鐵姑道：「算這裏的管事，帶他去找葉開，因為這地方丁靈琳沒來過，當然不認得路。」

韓貞忍不住嘆了口氣，道：「夫人想得真周到。」

鐵姑道：「若是想不周到，又怎麼敢出手動葉開？」

韓貞道：「現在我只擔心一件事了。」

鐵姑道：「擔心甚麼？」

韓貞道：「擔心葉開的飛刀。」

鐵姑道：「你怕？」

韓貞苦笑道：「我只怕這位丁靈琳姑娘不能一出手就制他的死命，只怕他還有機會出手。」

鐵姑冷冷道：「莫忘記我也有刀，在我的刀下，沒有人還能活得了。」

她忽然揮手，一柄刀「叮」的落在丁麟的面前。

一柄碧粼粼的刀。

丁麟立刻睜開了眼睛，直勾勾地看著這柄刀。

鐵姑道：「撿起這柄刀來，藏在衣袖裏。」

丁麟果然就撿起刀，藏入袖套。

鐵姑道：「現在你抬起頭看看這個人。」

她指著韓貞。

丁麟就抬起頭，眼睛直勾勾地看著韓貞。

鐵姑道：「你認得這個人麼？」

丁麟點點頭。

鐵姑道：「葉開是個無情無義的人，拋下了你，去找別的女人了，所以你看見他，就要用這柄刀殺了他，然後帶那個女人回來。」

丁麟道：「我一定要殺了他，然後帶那個女人回來。」

鐵姑道：「你現在就去吧。」

丁麟道：「我現在就去。」

他臉上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彷彿茫然無知，又彷彿很痛苦。

鐵姑道：「你為甚麼還不去？」

丁麟道：「我去。」

他嘴裏雖然說去，卻還是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心姑嘆了口氣，道：「看來他對葉開真不錯，到了這種時候，居然還不忍心去殺他。」

鐵姑冷笑道：「他會去的。」

她當然知道一個人的心靈縱然已受了控制，但你若要他去做一件他最不願意的事，他的理智還是會作最後一番掙扎的。

這本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她早已有了準備。

她忽然拍了拍掌。

旁邊的一扇門竟立刻無風自開，一個人慢慢地走了進來。

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身上穿著件狐皮袍子，外面還套著件藍布罩衫，看來就像是個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這個人赫然竟是飛狐楊天！

丁麟的臉忽然間已因恐懼而扭曲，身子也開始不停地發抖。

楊天冷冷地看著他，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胸口上竟赫然插著把刀，衣服上還帶著血跡。

鐵姑道：「你認得這個人麼？」

丁麟點點頭，臉上的表情更恐懼。

他當然認得這個人，他的記憶並沒有完全喪失。

鐵姑道：「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了，你還記不記得是誰殺了他的？」

丁麟道：「是──是我。」

鐵姑道：「他本來是你的好朋友，但你卻殺了他。」

丁麟道：「是你要我去殺的。」

鐵姑道：「現在我要你去殺葉開，你去不去？」

丁麟道：「我──我去。」

鐵姑道：「你現在就去。」

他果然站了起來，慢慢地走了出去，他的身子還在發抖。

鐵姑道：「在門外等著，等韓貞帶你去。」

丁麟道：「我在門外等著，等韓貞帶我去，我一定要殺了葉開。」

等他走出門，鐵姑才對韓貞笑笑，道：「現在你總該知道，他那好朋友是誰了吧？」

韓貞只有看著楊天苦笑。

鐵姑道：「你不認得他？」

楊天忽然冷冷道：「他不認得我，他不想交我這個朋友。」

他一反手，拔下了插在胸口的刀，卻只有刀柄。

只聽「噗」的一聲，一截刀鋒自刀柄裏彈了出來，用指尖一按，刀鋒就又退入刀柄。

原來竟是把殺不死人的刀。

韓貞嘆了口氣，道：「世上既然有這種刀，就難怪會有你這種朋友了。」

鐵姑道：「可是你最好記住，這種朋友，並不是沒有用處的。」

穿過幾百株梅花，又來到飄香別院。

丁麟一直靜靜地跟在韓貞身後，韓貞走一步，他就走一步。

韓貞忽然停下來。

丁麟也停了下來。

韓貞回過頭，盯著他道：「你的朋友西門十三已死了。」

丁麟道：「西門十三已死了？」

韓貞道：「你想不想知道他是死在甚麼人手上的？」

丁麟道：「我不想知道他是死在甚麼人手上的。」

韓貞道：「但你若真是他的好朋友，就應該替他報仇。」

丁麟道：「我若真是他的好朋友，就應該替他報仇。」

你說一句話，他就跟你說一遍，但你永遠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真的瞭解你的意思。

韓貞嘆了口氣，道：「像你這麼聰明的人，居然也受人控制，我簡直不相信。」

他用眼角瞟著丁麟，丁麟臉上卻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韓貞又嘆了口氣，道：「前面有燈光的地方，就是飄香別院。」

丁麟道：「是。」

韓貞道：「你真的能忍心下手？」

丁麟道：「是。」

韓貞道：「其實你本來不必真殺了他的。」

丁麟道：「我不必？」

韓貞道：「你可以抱住他，點住他的穴道，讓他動不了。」

韓貞又道：「那時我就會把那個壞女人帶走，帶得遠遠的，讓她永遠也看不見葉開。」

丁麟道：「讓她永遠也看不見葉開？」

韓貞道：「那麼你以後就可以永遠跟葉開廝守在一起了。」

他看著丁麟，丁麟迷惘的眼睛裏，果然像是發出了光。

韓貞道：「我說的這法子是不是很好？」

丁麟道：「以後我就可以永遠跟葉開廝守在一起了？」

韓貞道：「不錯，而且我還可以保證，以後永遠再也沒有人會來拆散你們。」

丁麟想了想，目中又露出恐懼之色，道：「可是我殺了楊天，他做鬼也不會放過我的。」

韓貞微笑道：「你並沒有殺死他，他並沒有死。」

丁麟道：「我明明殺了他。」

韓貞拿出了那柄他剛從地上撿起來的刀，道：「你是用這把刀殺了他的？」

丁麟道：「是。」

韓貞道：「但這柄刀卻是殺不死人的，你看──」

他微笑著，反手將這柄刀向自己胸上刺了下去。

他臉上的笑容突然僵硬。

剛才他輕輕一按，刀鋒就縮了回去。

但現在刀鋒竟不肯回去了。

他輕輕一刺，刀鋒竟已刺入了他的胸膛，刺得雖不深，卻已見了血。

「見血封喉，必死無救。」

韓貞只覺得全身都已冰冷，從心口一直冷到了腳底。突聽一人冷冷道：「你最好站著不要動，毒氣一動就發，你就死定了。」

韓貞當然站著不敢動，他已聽出了這是心姑的聲音。

心姑果然已從梅林外走了過來，後面還跟著一個人，竟是楊天。

韓貞連腿都軟了，勉強笑一笑，卻偏偏笑不出。

心姑冷冷地看著他，道：「這把刀是魔刀，雖然殺不死別人，卻殺得死你。」

楊天冷笑道：「世上既然有你這種人，就有這種刀。」

心姑嫣然道：「一點也不錯，這種刀本就是專門為了對付他這種人的。」

韓貞咳聲道：「我──我只不過──」

心姑沉下了臉，冷冷道：「你只不過是想出賣我們而已，所以你就得死。」

韓貞道：「但望姑娘看在衛八太爺面上，放過我這一次。」

心姑道：「你還想活下去？」

韓貞點點頭，冷汗已滾滾而下。

心姑道：「那麼你就乖乖地站在這裏，一動都不能動，連頭都不能點，等我高興的時候，也許會來救你的。」

韓貞苦著臉道：「卻不知姑娘甚麼時候會高興？」

心姑悠然道：「這就難說了，通常我總是很高興，可是一看見你這種人，我說不定又會忽然變得很生氣。」

韓貞咬著牙，只恨不得一拳打碎她的鼻子。

只可惜他就算真有這種本事，他也不敢動，連指尖都不敢動。

心姑忽然伸出手，輕撫著他的臉，柔聲道：「其實我本想嫁給你的，可惜你竟連一點考驗都經不起，真叫我失望得很。」

她嘆了口氣，在韓貞臉上擰了一把，又正正反反給了他十來個耳刮子。韓貞簡直已忍不住要吐血，卻又只有忍受著。

心姑好像這才覺得滿意了，回過頭對楊天一笑，道：「現在你已可帶這位丁姑娘走了。」

楊天道：「是。」

心姑微笑著，看著他，道：「我知道你決不會像他這麼沒良心的，是不是？」

楊天道：「我至少不會像他這麼笨。」

韓貞忽然覺得自己實在很笨，簡直恨不得自己一頭撞死，丁麟看著他，臉上還是一點表情也沒有。

楊天拍了拍他的肩，道：「跟我來。」

丁麟就跟著他走了。

楊天走一步，丁麟就走一步，兩個人很快地就已走出梅林。晚風中隱約傳來一陣歌聲，正是孩子們唱來哄娃娃的那種歌聲。

霧更濃了。

窗戶裏的燈還亮著，楊天敲門。

「誰？」

「在下楊軒，是這裏的管事的。」

「楊管事莫非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男人的聲音，並不太客氣。

無論誰聽見半夜有人來敲門，都不會太客氣的。

楊天道：「在下也知道時已不早，可是有位客人，一定急著要來見葉公子。」

「要來找我？」

「是位姓丁的姑娘，丁靈琳姑娘。」

「開門的一定就是葉開。」楊天已告訴丁麟，丁麟正站在門口。

門裏的燈光照出來，剛好照在他身上，一個穿著很隨便、長得卻很好看的年輕人剛拉開門，就怔往，臉上的表情又是驚訝，又是歡喜。

「真的是你。」

丁麟垂下了頭道：「真的是我。」

葉開大笑，大笑著跳出來，一把抱住了她：「你不生我氣了？」

他也抱住了葉開，他的手已點上了葉開腦後的「太枕穴」。葉開驚呼，放手，吃驚地瞪著丁麟。

丁麟道：「你不該為了那個壞女人離開我的。」

葉開嘆了口氣，倒下。

# 第六章 七歲美人

葉開倒在地上。

這個大家認為江湖中最難對付的一個人，忽然就已倒下，動也動不了。

忽然間，這件事就已結束。

楊天在旁邊看著，也顯得很吃驚，他好像也想不到這件事竟結束得如此容易。

看來大家以前根本就不必那麼緊張的。

丁麟垂首看著地上的葉開，臉上帶著種迷惘的表情。

就在這時，一個人從屋裏衝出來，一個非常美的人，手裏抱著個泥娃娃。

她看到了地上的葉開，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憤怒和驚訝，忽然大叫：「你們打死了他，他是個好人，你們為甚麼要打死他？」

楊天忍不住問道：「你就是上官小仙？」

上官小仙點點頭：「你打死了他，你一定是個壞人。」

丁麟忽然大叫：「你才是壞女人──」

他大叫著撲過去，彷彿要去掐斷這女人的咽喉。

可是他的手卻被拉住──被鐵姑拉住。

「你的事已做完了，現在一定很累，為甚麼不去躺下睡一覺？」

聲音還是那麼神秘而優雅。

丁麟眼睛又發直，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我累了，我要睡了。」

他竟真的躺了下去，就躺在門外的雪地上，就好像躺在張最舒服的床上一樣。

上官小仙又吃驚地看著他，忽又大叫：「我不是壞女人，我是個乖孩子，你才是壞女人，所以你現在死了。」

鐵姑柔聲道：「不錯，他才是個壞女人，葉開也是個壞男人。」

上官小仙道：「葉開是好人。」

鐵姑道：「他不是好人，他一直不肯讓你餵奶給寶寶吃，對不對？」

上官小仙想了想，道：「對，他一直不肯讓我餵奶給寶寶吃。」

鐵姑盯著她的眼睛道：「寶寶現在一定餓得要命。」

上官小仙道：「對，寶寶早就餓了，寶寶不哭，媽媽餵奶給你吃。」

她竟真的拉開了衣襟，露出了堅挺雪白的乳房。

楊天呼吸立刻停止，心跳卻加快了三倍。

鐵姑嘆了口氣，目中卻有了笑意，道：「看來她簡直連七歲都不到。」

心姑冷笑道：「那得看你看的是甚麼地方了。」

鐵姑笑了。

心姑道：「你看她這對胸脯，我就不信她還沒有碰過男人。」

她咬著嘴唇，眼睛裏充滿了嫉妒。

無論哪個女人，看見上官小仙的胸膛，都一定會嫉妒的。

鐵姑已走到上官小仙身旁，摟住了她的肩，道：「你的寶寶好漂亮。」

上官小仙臉上立刻露出純真甜美的笑容，道：「他本來就是個乖寶寶。」

鐵姑道：「你讓我抱抱好不好？」

上官小仙遲疑著，道：「可是你一定要小心點，不能抱得太緊，寶寶怕疼。」

鐵姑笑道：「我知道，我也有個寶寶。」

上官小仙又遲疑了半晌，終於將泥娃娃交給了她。

鐵姑接過泥娃娃，忽然轉身就跑。

上官小仙立刻大叫：「你為甚麼要搶走我的寶寶──你是個壞女人。」

鐵姑在前面跑，她就在後面追。

兩個人一前一後，很快就跑出去了。楊天還是呆呆地站在那裏，好像很驚奇，又好像很同情。

心姑瞪了她一眼，冷冷道：「餵奶的大姑娘已走了，你還在發甚麼呆？」

楊天勉強笑了笑，道：「我──我只不過覺得這件事好像太簡單了。」

心姑道：「無論多困難的事，你只要事先計劃好，動手時都會很簡單的。」

楊天嘆了口氣，他不能不承認：「這件事計劃得實在很好。」

心姑看著他，忽又嫣然一笑，道：「我的胸脯比她還好看得多，你信不信？」

楊天怔了怔，臉已漲紅了，吃吃道：「我──我──」

心姑媚笑道：「以後我會讓你看看的，那時你就相信了。」

楊天心跳得更快。

心姑道：「現在你先把這姓葉的弄回去。」

楊天道：「這丁──丁姑娘呢？」

心姑道：「他會跟我走的。」

她用力踢了丁麟一腳，又回頭向楊天一笑，柔聲道：「只要你肯做個乖孩子，媽媽以後也會餵奶給你吃。」

※※※

鐵姑跑進了佛堂。

上官小仙也跟著追了進來：「把寶寶還給我，快還給我。」

鐵姑道：「你乖乖地坐下來，我就還給你。」

上官小仙立刻在蒲團上坐了下來。

鐵姑道：「我還有幾句話問你，你也要乖乖跟我說。」

上官小仙點點頭。

鐵姑道：「你叫甚麼名字？」

「上官小仙。」

鐵姑道：「你爸爸是甚麼人？」

上官小仙道：「我爸爸是個神仙，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他。」

鐵姑道：「你媽媽呢？」

上官小仙道：「媽媽在睡覺。」

鐵姑道：「在甚麼地方睡覺？」

上官小仙道：「在一個長長的木頭盒子裏睡覺，已睡了很久很久了。」

她臉上露出了悲哀之色，又道：「她說她很快就會醒的，可是她一直都沒有醒。」

鐵姑道：「你媽媽睡著了後，你就跟著誰了？」

上官小仙道：「我就跟一個會飛的叔叔，媽媽要我叫他飛叔叔。」

鐵姑道：「然後呢？」

上官小仙道：「後來飛叔叔就去找葉開，叫我跟著他。」

鐵姑目中露出滿意之色，道：「那個飛叔叔一定對你很好。」

上官小仙道：「他很喜歡我，他對我很好，很好。」

鐵姑道：「他是不是送了很多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道：「他替我買新衣服穿，又替我買好東西吃哩。」

鐵姑道：「還有一隻手的叔叔呢，是不是也送了很多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皺眉道：「一隻手的叔叔？」

鐵姑道：「你難道不記得他了？他身上穿著件黃衣服，樣子看起來很兇的。」

上官小仙突然拍手笑道：「我想起來了，有一天他去找飛叔叔，看見了我，還帶我去捉蝴蝶。」

鐵姑道：「他沒有送東西給你？」

上官小仙道：「沒有。」

鐵姑沉下了臉，道：「真的沒有？」

上官小仙道：「真的。」

鐵姑目光閃動，道：「他有沒有告訴你甚麼話？」

上官小仙道：「有。」

鐵姑立刻追問道：「他告訴你甚麼？」

上官小仙道：「他說有個地方，有好多好多好玩的東西，要我長大了去拿。」

鐵姑的眼睛又亮了，道：「他有沒有告訴你，那個地方在哪裏？」

上官小仙點點頭。

鐵姑道：「你記住了麼？」

上官小仙道：「他跟我說了好多好多遍，一定要我記住。」

鐵姑笑了，柔聲道：「我知道你是個又聰明、又聽話的乖孩子，只要你把他說的話告訴我，我就把寶寶還給你。」

上官小仙道：「可是那個叔叔說，叫我千萬不能告訴別人的。」

鐵姑道：「你告訴我沒關係，我是他很好很好的朋友，他不會怪你的。」

上官小仙遲疑著道：「可是他說，只要我把這件事告訴別人，我媽媽就永遠不會醒了。」

鐵姑又沉下臉，道：「你若不告訴我，我就把寶寶摔死。」

上官小仙的臉色變了，大叫道：「你不能摔死我的寶寶，他是個乖寶寶。」

鐵姑冷冷道：「我知道他又乖又聽話，可是只要我往地上一摔，你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他了，也沒有人陪你玩了。」

上官小仙已經快哭了出來，流著淚道：「求求你──求求你──」

鐵姑道：「求我也沒有用的，除非你能把那地方告訴我。」

上官小仙道：「只要我告訴你，你就把寶寶還給我？」

鐵姑道：「而且還幫你買好多好多新衣服穿，好多好多東西吃。」

上官小仙道：「好，我告訴你，那地方就在──」

她還沒有說出來，鐵姑突又大聲道：「等一等再說。」

上官小仙道：「為甚麼？」

鐵姑冷笑，道：「因為這件事你只能告訴我一個人，千萬不能讓別人聽見。」

只聽門外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楊天已抱著葉開走進來。

心姑也同時走了進來，丁麟跟在後面。

鐵姑沉著臉，厲聲道：「誰叫你把他們帶回來的？」

心姑道：「不帶回來怎麼辦？」

鐵姑道：「你難道不會殺了他們？」

心姑道：「兩個人都殺？」

鐵姑道：「你還想留下誰？」

心姑道：「現在就殺？」

鐵姑道：「現在就殺！」

葉開蜷曲在地上，看來已經像是個死人，丁麟雖然還能站著，可是兩眼發直，別人說要殺他，他卻好像聽不見。

心姑嘆了口氣，道：「這麼好看的男人，我實在捨不得下手。」

楊天冷冷道：「我捨得。」

心姑瞟了他一眼，嬌笑道：「你在吃醋。」

心姑道：「好，我給你刀。」

「噹」的一聲，一柄刀落在地上。

楊天彎腰撿了起來，看著丁麟，冷笑道：「你殺了我一次，現在我也要殺你一次、這筆帳現在就可以結清了，用不著等到後來。」

丁麟看著他手裏的刀，還是一點反應也沒有。

楊天目中露出殺機，一刀刺了過去。

突聽一人大喝道：「等一等。」

楊天縮回手，皺著眉回過頭，才發現叫他等一等的人是衛天鵬。

衛天鵬不知甚麼時候已醒了，從軟榻上慢慢地坐了起來。

鐵姑皺眉道：「你為甚麼要他等一等？」

衛天鵬道：「這兩人你一定要殺？」

鐵姑道：「非殺不可。」

衛天鵬道：「就在這裏殺？」

鐵姑道：「就在這裏。」

衛天鵬道：「佛堂裏也能殺人？」

鐵姑道：「我們供的佛，本就是殺人的佛。」

衛天鵬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你絕不會留下葉開的，可是這姓丁的──」

鐵姑道：「你想留下他？」

衛天鵬道：「現在他已無異是個廢人，又何必還要他的命。」

楊天冷冷道：「衛八太爺莫非動了憐香惜玉之心，想回去收房再養個兒子？」

衛天鵬怒道：「你是甚麼人，怎敢在我面前如此無禮？」

楊天道：「我只不過提醒你一聲，也免得你失望。」

衛天鵬道：「失望？」

楊天道：「這位丁姑娘是不會養兒子的。」

衛天鵬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楊天道：「既然知道，為甚麼還要留下他的命？」

衛天鵬道：「等你到了我這種年紀，你就會知道，能不殺的人，還是不殺的好。」

他嘆息著，慢慢道：「少年時殺人太多，等到老年時，就難免要後悔了。」

楊天冷笑道：「衛八太爺的心，幾時變得這麼軟的？」

衛天鵬道：「剛才。」

楊天道：「剛才？」

衛天鵬嘆道：「一個人知道自己有了兒女時，心情就會跟以前不同了。」

鐵姑突然冷笑，道：「你有了兒女，你以為我真是你的女兒？」

衛天鵬愕然道：「你不是？」

鐵姑冷笑道：「南海娘子這一生中，男人也不知有過多少個，兒女卻偏偏連半個也沒有。」

衛天鵬道：「你呢？」

鐵姑道：「我不是你的女兒，也不是她的女兒。」

衛天鵬道：「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鐵姑道：「天魔無相，萬妙無方，上天入地，唯我獨尊。」

衛天鵬突然變色，道：「你是魔教門下？」

心姑悠然道：「好叫衛八太爺得知，她就是四大公主中的三公主。」

衛天鵬面上已無血色，連話都已說不出了。

鐵姑道：「南海娘子是本教的叛徒，自認為已可與本教教主分庭抗禮，所以我就故意入她門下，先學她的魔功，用她教給我的功夫殺了她。」

心姑道：「這是本教中的『以牙還牙，神龍無相大法』。」

衛天鵬臉如死灰，喃喃道：「原來你不是我的女兒──原來我沒有女兒──」

他反反覆覆地說著這兩句話，竟似已變得癡呆了，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實在比砍他一刀還要令他痛苦。

心姑卻又道：「我們剛才故意救你，只不過因為那時殺了你，對我們並沒有好處。」

鐵姑道：「但現在韓貞已知道我是你的女兒，父親死了，家財自然是由女兒繼承的。」

鐵姑又道：「本教近年來人材輩出，重振雄風、唯我獨尊的時候，也又快到了，所缺少的只不過是一些財力而已。」

心姑道：「但有了你和上官金虹的財富後，我們就已萬事俱備了。」

衛天鵬嘴裏還是在反反覆覆地說著那兩句話，突然大喝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然後他就倒了下去。

鐵姑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冷冷道：「楊天，現在你還不動手？」

楊天也已面無人色，魔教的可怕，他以前只不過聽說而已，現在卻已親身體會到。

他手裏緊緊握著那柄碧綠碧綠的魔刀，第二次刺了出去。

※※※

丁麟動也不動地站著，既不知道躲避，也不知道閃避。

就在這時，突聽外面一聲慘呼，淒厲的叫聲，竟似好幾個人同時發出來的。又像是無數條餓狼同時被人割斷了咽喉，淒厲的呼聲突然響起，又突然停止。

楊天的手一鬆，似已連刀都拿不穩了，心姑驀地轉身，拉開了門。

一個白衣人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外，雪白的長袍上，濺滿了梅花般的鮮血。背後背著捲草蓆，手裏拿著根短棍。

墨白來了。

心姑非但面不改色，反而嫣然一笑，道：「你既然來了，為甚麼站在門口呢？快請進來坐。」

墨白道：「站著就很好。」

心姑道：「你到這裏來，難道就是為了站在這裏看門的？」

墨白道：「我到這裏來，也不是為了上官小仙。」

心姑道：「真的不是？」

墨白道：「不是。」

心姑道：「聽說在青城山裏那地方，開銷也很大，也很缺錢用。」

墨白道：「我們有來路。」

心姑眨了眨眼，媚笑道：「那麼，難道是為了我來的？」

她本來一直冷如秋霜，彷彿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但現在卻已變了，變成了任何男人都想侵犯一下的女人。

誰知墨白卻是無動於衷，冷冷道：「我不是為了女人來的。」

心姑笑道：「不是為了女人，你──你喜歡男人？」

墨白道：「我是為了葉開來的。」

心姑道：「你喜歡他？」

墨白道：「我喜歡殺了他。」

心姑道：「你跟他有仇？」

墨白道：「有。」

心姑道：「他殺了你老子？還是搶了你老婆？」

墨白沉下臉，道：「我只希望你們能把他交給我帶回去。」

心姑道：「我們本來就要殺了他的，你要動手，也無所謂，只不過──」

墨白道：「只不過怎樣？」

心姑道：「我又怎知你是要殺他？說不定你是想救他呢？」

墨白沉吟著，道：「我可以當你們的面殺了他。」

鐵姑道：「好，給他刀，讓他下手。」

楊天一揮手，拋出手裏的刀，「叮」的一聲，落在墨白腳下。

墨白用腳尖勾起，伸手抄住，慢慢地走了進未，眼睛盯著地上的葉開，突然一刀刺出。

他的出手好快。

但這一刀卻不是刺向葉開的，刀尖閃電般向鐵姑刺了過去，鐵姑彷彿完全想不到他這一著，竟來不及閃避，墨白刀已刺上她心口，鐵姑的臉色沒有變，他的臉色反而變了。

他已感覺到這柄刀鋒竟是活的，一刀刺中，刀鋒竟縮了回來。

就在這時，只聽「叮」的一響，刀柄裏竟射出三點寒星，打在墨白自己胸膛上。

他身子一震，眼珠子卻似已凸了出來，冷冰冰的一張臉也已因驚訝恐懼而扭曲變形。

鐵姑冷冷地看著他，道：「這是柄魔刀，魔刀不殺主人。」

原來刀丟在地上時，那「叮」的一聲響，刀柄中的機簧已變了。

墨白的臉由白變紅，忽然又變成死灰色，咬著牙道：「你殺了我無妨，我主人不會放過你的。」

鐵姑皺眉道：「你還有主人──你的主人是誰？」

墨白喉嚨裏格格發響，卻已說不出話來，忽然狂吼一聲，向鐵姑撲了過去。

鐵姑動也不動。

墨白的手已掐上了她的咽喉，可是他自己卻已先倒了下去。

鐵姑嘆了口氣，道：「這裏的人好像快要死光了吧？」

心姑道：「只剩下葉開和丁靈琳兩個。」

楊天道：「我們為甚麼不讓他們作一對同命鴛鴦？」

心姑道：「你出手若是快些，他們現在也不能再活著受罪了。」

楊天忽然從自己袖子裏抽出柄刀，一刀向葉開刺出：「這次我先殺他。」

突然間，又有一個人喝道：「等一等。」

這次叫他等一等的人，竟是鐵姑。

楊天忍不住叫道：「為甚麼還要等一等？」

鐵姑道：「墨白是為了他而來的，而且不惜冒著生命之險，要帶他回去。」

心姑道：「他若真的跟葉開有仇，本來是可以在這裏動手的。」

鐵姑道：「只不過，看來他好像一定要將葉開帶回去。」

心姑道：「他為甚麼要這麼做呢？」

鐵姑道：「墨白不是呆子，他這樣做當然有用意。」

心姑眼珠子轉動著，道：「莫非葉開身上有甚麼秘密？」

鐵姑道：「很可能。」

心姑笑道：「好，我先來搜一搜他。」

楊天道：「他是個男人，不如還是讓我來動手的好。」

心姑瞪眼道：「男人為甚麼我就搜不得？我就喜歡搜男人的身，尤其是漂亮的男人。」

楊天咬了咬牙，閉上了嘴。

心姑又笑了笑，道：「你若吃醋，等會兒我也可以搜一搜你。」

她媚笑著，蹲下身，伸手去解葉開的衣襟。

可是她的手剛伸出去，突然驚呼了一聲，縮回了手，就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

鐵姑皺眉道：「甚麼事大驚小怪的，難道你從來沒碰過男人？」

心姑滿面驚訝之色，道：「但他卻是個女人。」

鐵姑動容道：「女人？你說葉開是個女人？」

心姑道：「是個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女人，胸脯好像比上官小仙還大。」

鐵姑目光閃動，冷笑道：「丁靈琳是個男人，葉開反而是個女人，這件事情真有趣。」

心姑道：「簡直越來越有趣了。」

鐵姑沉著臉，道：「不管他是男是女先砍下他兩隻手再說。」

心姑一把奪過楊天手裏的刀，一刀砍下。

# 第七章 要命娃娃

這把刀寒光四射，顯然很鋒利，要砍下一個人的手來，實在比刀切豆腐還容易。

誰知就在這時，本來連動也不能動的葉開，突然翻身，一腳踢向心姑的肚子。

心姑大驚，後退，恰好退在楊天面前。

楊天早已等著她了，右手閃電般點了她背後五處穴道，左手攔腰一把將她抱住。

鐵姑的臉色變了。

楊天冷冷道：「你最好不要動，否則我就先殺了你這寶貝女兒。」

鐵姑沒有動。

她當然絕不是輕舉妄動的人。

這時葉開已笑嘻嘻地從地上站了起來，笑得又美又甜。

鐵姑忍不住道：「──你真的是個女人？」

葉開嫣然道：「是個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女人。」

鐵姑道：「你不是葉開？」

這個「葉開」笑道：「葉開是個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男人，我怎麼會是葉開。」

鐵姑道：「你是誰？」

「丁靈琳。」

鐵姑愕然道：「你是丁靈琳？」

「是個不折不扣、貨真價實的丁靈琳。」

鐵姑怔住。

她臉上的表情，像是忽然被人咬了一口。

那個丁靈琳還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丁靈琳過去看他，笑道：「你一點也不像我嘛，我總要比你漂亮多了。」

她們實在一點也不像。

鐵姑忍不住問道：「你若是丁靈琳，葉開呢？」

丁靈琳道：「葉開早就來了。」

鐵姑愕然道：「他早就來了？」

丁靈琳道：「不但早就來了，而且一直都在你面前。」

鐵姑道：「莫非是楊天？」

楊天笑道：「楊天就是楊天，不是葉開。」

鐵姑幾乎要瘋了，忍不住大叫道：「葉開究竟是誰？」

只聽一個人悠然道：「是我。」

「究竟誰是葉開？」

丁麟道：「是我，我就是葉開。」

他臉上那種迷惘癡呆的表情，忽然完全不見了，眼睛也不再發直。

忽然間，他已完全變了個人。

鐵姑看著他，臉上連吃驚的表情都沒有了，甚麼表情都沒有了。

她整個人都已發硬，硬得像是塊木頭──她自己也覺得自己像是塊木頭。

她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這麼吃驚過。

丁靈琳吃吃地笑著，從懷裏掏塊雪白的絲巾，拋給葉開，道：「快把你臉上這些胭脂擦乾淨，免得我看著噁心。」

葉開微笑道：「你噁心？但卻偏偏有很多人認為我美極了。」

丁靈琳道：「美個屁。」

葉開道：「若是不美，怎麼會有人認為我像丁靈琳。」

丁靈琳忍不住笑道：「我若真的像你這樣子，我早就一頭撞死了。」

葉開道：「我若真的像你這樣子，你知道我會怎麼樣？」

丁靈琳挺起胸道：「我這樣又有哪點不好。」

葉開道：「也沒甚麼不好，只不過胸挺得太高了些，所以才會被人家看破。」

丁靈琳的臉紅了，忽然伸手去解心姑的衣襟。

心姑本來一直垂著頭，好像奄奄一息的樣子，此刻才忍不住大叫道：「你想幹甚麼？」

丁靈琳道：「也不想幹甚麼，只不過你剛才要搜我的身，我現在也要搜搜你的身，我這人一向不吃虧的。」

楊天道：「要搜也該輪到我搜了。」

丁靈琳道：「但她是個女人。」

楊天道：「女人為甚麼我就搜不得，我就喜歡搜女人的身，尤其是漂亮女人。」

丁靈琳大笑，楊天也大笑。

他們有資格笑，因為他們做的這件事，實在是精彩絕倫。

鐵姑看來卻似已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上官小仙已從她手裏搶回了泥娃娃：「寶寶乖，乖寶寶，媽媽再也不會讓壞人搶走你了。」

這泥娃娃才是她關心的，別的人無論發生了甚麼事，她都不管，她也不能管。

孩子們豈非總以為自己的幻想是真實的。

但鐵姑的幻想卻已成了泡影。

她本來以為所有的人都已入了她的圈套裏，現在才知道原來她自己一直都在葉開的圈套裏，她的幻想豈非也正如這白癡手裏的泥娃娃一樣？

她看著葉開，忍不住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現在才相信了。」

葉開道：「相信了甚麼？」

鐵姑苦笑道：「相信你是天下最難纏、最可怕的一個人。」

葉開也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承認，我的確不能算是個君子。」

鐵姑道：「能承認自己不是個君子，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葉開道：「肯自己認輸更不容易。」

鐵姑道：「你早已知道我們這些人會在這裏等著你了？」

葉開點點頭。

鐵姑道：「所以你就跟楊天商量好，叫他故意來投靠我，讓我以為丁麟就是丁靈琳的兄弟，再幫著我出主意，要我將丁麟扮成丁靈琳？」

葉開笑道：「這本來就是個好主意，我知道你一定會接受的。」

鐵姑道：「然後你再以丁麟的身份出現，故意讓我抓住你？」

葉開道：「我本來就是丁麟。」

鐵姑不懂，道：「你究竟是葉開？還是丁麟？」

葉開道：「葉開也就是丁麟。」

鐵姑更不懂了。

葉開道：「丁麟只不過是我以前闖江湖的時候，用過的一個名字。」

鐵姑終於懂了，苦笑道：「你一共究竟用過幾個名字？」

葉開道：「不多。」

鐵姑道：「你用過的名字，全都出名。」

葉開笑道：「我運氣一向不錯。」

鐵姑嘆了口氣，道：「看來我實在不該選中你這麼樣的一個人做對手的。」

丁靈琳嫣然道：「你選錯了，我卻沒有選錯。」

她看著葉開，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愛慕和尊敬。

鐵姑道：「你難道根本就沒有跟他吵翻？」

丁靈琳道：「誰說我沒有，我跟他不知吵翻過多少次。」

她紅著臉一笑，又道：「可是我們每次吵翻之後，不出三天，我就又想去找他了。」

鐵姑嘆道：「我本該早就想到的。」

丁靈琳道：「想到甚麼？」

鐵姑道：「像他這樣的男人並不多，我若是你，我也絕不會真的不理他。」

丁靈琳道：「所以我一定會好好地看著他，不讓別人來打他的主意。」

她的笑容看來也變得有點像狐狸了。

鐵姑又嘆道：「不管怎麼樣，我連做夢都想不到你會扮成葉開。」

丁靈琳道：「葉開既然不在，總得有個人保護小仙的，用我來保護她，豈非再安全也沒有了。」

她悠然接著道：「由你看著她，非但別人動不了她，葉開也動不了了。」

丁靈琳道：「葉開根本就不會打她的主意。」

鐵姑道：「你好像很自信？」

丁靈琳道：「我一直都有自信，所以誰也休想來挑撥離間。」

鐵姑只有苦笑著轉向葉開：「我也想不到我的攝魂大法，對你好像連一點用也沒有。」

葉開道：「的確用處不大。」

鐵姑道：「其實我早就該想到的。」

葉開道：「想到甚麼？」

鐵姑道：「聽說你的母親，以前也是本教中的人，可是為了一個姓白的，二十年前就已叛教了。」

葉開目中露出痛苦之色，他顯然不願聽別人提起這回事。

所以鐵姑就偏偏要提：「魔教中有四大天王，四大公主，你母親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你本該叫我一聲姑姑才對。」

葉開沉著臉，道：「你們要殺我，這當然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鐵姑也沉下臉，道：「我不否認，本教的叛徒，沒有一個能逃脫門規處治的。」

葉開道：「哦。」

鐵姑道：「不但她本身要受門規處分，她的後代也一樣。」

葉開道：「我只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鐵姑道：「你說。」

葉開道：「家母早已不是你們魔教中人，和你們再也沒有半點關係。」

鐵姑冷冷道：「無論誰只要入了本教一天，就終生都是本教的人，這種關係永遠也斬不斷的。」

葉開淡淡道：「你既然是個聰明人，現在就不該說這種話的。」

鐵姑道：「為甚麼？」

葉開道：「現在你好像只有等著我來處治你。」

鐵姑道：「我說這些話不過要你明白，你的血裏也有我們的血，只要你願意回來，我們隨時都歡迎你。」

葉開道：「我會記著的。」

丁靈琳道：「可是他絕不會回去的。」

鐵姑道：「那麼你們兩個人都要後悔的。」

葉開道：「哦？」

鐵姑道：「本教這次在神山絕頂，重立宗王，再開教門，四大天王和四大公主的三項決議中，其中有一樣就是要處治叛徒。」

葉開道：「所以你要我小心些？」

鐵姑冷冷道：「五十年來，本教一共只有五個叛徒，如今已死了四個。」

葉開道：「再加上我就是五個。」

鐵姑道：「不錯。」

葉開道：「只可惜我好像已死了。」

鐵姑道：「你逃過了第一次，未必還能逃過第二次，就算又逃過了第二次，還有第三次、第四次，只要你不死，你就得時時刻刻地提防著，所以你就算活著也休想過一天安穩的日子。」

葉開道：「我知道了。」

鐵姑道：「你不在乎？」

葉開道：「我很在乎，也很怕。」

鐵姑道：「那麼你現在就帶著上官小仙跟我回去，將功抵罪。」

葉開笑了。

鐵姑道：「我說的話並不好笑。」

葉開微笑著，道：「我也很怕狗咬我，難道我就該跟著狗去吃屎？」

丁靈琳吃吃地笑了，笑得彎下了腰。

鐵姑的臉色卻已鐵青。

葉開道：「我早就知道你們要來對付我了，可是我這麼樣，卻不是為了要對付你們。」

鐵姑道：「哦？」

葉開淡淡笑道：「若是為了對付你們，我根本就不必費這麼多事。」

鐵姑冷笑道：「你當然知道衛天鵬和墨白也要來對付你，所以你故意先讓我們得手，好教他們跟我火拚，等我們先自相殘殺，你才好暗算於我。」

葉開嘆了口氣，道：「若是為對付衛天鵬和墨白，我更不必費這麼大的事了。」

丁靈琳笑道：「要他情願扮成個女人，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鐵姑忍不住道：「你這麼樣做，究竟是為了要對付誰？」

葉開道：「是另外一個人，這個人比你們加起來還要可怕得多。」

鐵姑不住冷笑。

葉開道：「我們要到這裏來，你們本來不會知道的。」

這一點鐵姑倒不能不承認。

葉開道：「可是這個人卻知道了，所以他故意將消息散佈出去，讓你們到這裏來找我。」

鐵姑道：「他也想讓我們先跟你拼一場，他才漁翁得利。」

葉開道：「不錯。」

鐵姑顯然也已被打動，沉吟著道：「好幾個月前，我們的確曾經接到一封無頭信，信上說的，是你跟上官小仙的秘密，若不是這封信，我們根本就不會想到來打你的主意。」

葉開道：「你們接到了這麼樣一封信，難道一點也不覺得奇怪？」

鐵姑道：「因為他在那信上說，他是你的仇人，寄這封信給我們，為的只不過是要借我們的手，替他報仇。」

葉開嘆道：「這倒也不能算不合理。」

鐵姑道：「經過我們查證後，發現他說的並不假，所以我們才決定動手。」

葉開道：「墨白、衛八太爺和歐陽城主，想必也因為接到了一封同樣的信，所以才出手的。」

鐵姑道：「現在我才想到，他寫這封信，為的可能真是要利用我們來先跟你拼一場，然後他再來撿便宜。」

葉開苦笑道：「你總算想通了。」

鐵姑道：「你也不知道是誰寫的這封信？」

葉開道：「我連猜都猜不出。」

鐵姑道：「你們的行動，他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你們卻連他是誰都不知道。」

葉開道：「正因為如此，所以我才覺得他可怕。」

鐵姑嘆了口氣，悠然道：「這麼說來，我們也實在很想見見他了。」

葉開道：「我本來已算準你們得手之後，他一定就會出現的。」

鐵姑道：「所以你一直在等著。」

葉開道：「我也很想看看他。」

鐵姑道：「只可惜我們竟在無意中揭穿了你的秘密，所以你也等不下去了。」

葉開嘆道：「你認為他現在已不肯來了？」

鐵姑道：「看來是這樣。」

葉開嘆了口氣，道：「他好像不願當面見我，否則又何必等到現在。」

鐵姑道：「所以你現在就算再等下去，也沒有用了。」

葉開承認。鐵姑忽然笑了笑，道：「那麼，你現在為甚麼還不走？」

葉開道：「遲早我總會走的。」

鐵姑道：「你最好快走。」

葉開道：「哦！」

鐵姑道：「帶著你的兩個女人一起走，我保證以後絕不再找你們。」

葉開也笑了，道：「你難道就叫我這麼樣一走了之？」

鐵姑冷笑道：「你不走又能怎麼樣？難道還能殺了我？」

葉開微笑道：「魔教中的人，是不是殺不得的？」

鐵姑冷笑道：「你若一定要和本教作對，我也並無所謂，只不過我也可以保證，無論誰和本教作對，都絕不會有甚麼好下場。」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這倒不假。」

鐵姑道：「你若殺了本教中的一個人，我保證你們從此以後，再也休想過一天太平日子。」

葉開道：「我若放了你呢？」

鐵姑道：「我剛才已答應過你，從此以後，你們無論到哪裏去，本教中的人都絕不會再去找你。」

葉開沉吟著，道：「這條件好像還不壞。」

鐵姑道：「所以你應該考慮考慮。」

葉開道：「可是你剛才還要我們跟著你回去的。」

鐵姑道：「現在我已改變了主意。」

葉開道：「你的主意既然隨時都會改變，我又怎麼能相信你的話？」

鐵姑道：「你只好相信。」

葉開又笑了。

鐵姑道：「我提醒你，連李尋歡都不願和本教作對，何況你。」

她冷笑著，又道：「莫忘記你還帶著個只有七歲大的孩子，就算你能照顧自己，她若萬一有個甚麼意外，你也一樣不好交代的。」

葉開忍不住看了上官小仙一眼。

上官小仙正在輕輕抱著懷裏的泥娃娃，抬起頭來，向他嫣然一笑，道：「寶寶已睡覺了，剛才你救了他，現在我可以讓你抱他一下。」

葉開眨了眨眼，道：「他會不會把尿撒在我身上？」

上官小仙笑道：「寶寶不會的，寶寶又乖又聽話。」

她竟然真的走過來，將泥娃娃交給了葉開。

葉開只有接過來，苦笑道：「我只抱一下就夠了，我一向很容易知足。」

上官小仙拉起了丁靈琳的手，笑道：「等他抱過了，你也可以抱一下。」

丁靈琳趕緊搖頭，道：「我昨天已經抱過他了，這麼開心的事，不能天天做的，就像吃糖一樣，若是天天吃，就──」

她的聲音突然停頓，臉色已變了，吃驚地瞪著上官小仙，失聲道：「你──」

一個「你」剛說出來，她人已倒了下去。

就在這時，只聽那泥娃娃肚子裏「波」的一響，葉開的臉色也變了，突然彎下腰去，就像是被人在肚子上重重打了一拳。

他的手已鬆開，手裏泥娃娃跌在地上，「噗」的一聲，跌得粉碎。

一件亮亮的東西從粉碎的泥娃娃肚子裏滾出來，竟是個打造得極精巧的機簧暗器鋼筒。

葉開雙手接著肚子，滿臉冷汗滾滾而落，想說話，卻連一個字也說不出。

上官小仙噘著小嘴道：「你看你，摔破了我的寶寶，難怪你肚子要痛了。」

葉開看著他，眼睛裏充滿了恐懼和驚訝，突然大吼一聲：「你──」

這個字沒說完，他人也已倒下。

鐵姑的臉色也變了，這變化實在連她都覺得大吃一驚。

只有楊天卻還是面帶著微笑，用一隻手摟著心姑的腰。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得又甜蜜，又嬌媚，臉上那種癡癡呆呆的表情，已完全不見了。

鐵姑忍不住嘆了口氣，苦笑道：「是你，原來是你。」

上官小仙嬌笑道：「連你也想不到。」

鐵姑道：「我實在連做夢都想不到。」

上官小仙道：「你也佩服我。」

鐵姑苦笑道：「看來我想不佩服都很難。」

上官小仙拍手笑道：「想不到居然也有人佩服我，我簡直開心死了。」

鐵姑道：「葉開一定更佩服你。」

上官小仙道：「哦？」

鐵姑道：「他一心一意地保護你，想不到你根本竟用不著他來保護，他一心想找出那個主謀要害你的人，想不到這個人就是你自己。」

她又嘆了口氣，道：「葉開呀葉開，你自以為聰明絕頂，自以為了不起，其實你連人家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

上官小仙笑道：「你難道忘了我是甚麼人的女兒？」

鐵姑笑道：「我早就該想到的。」

她的確早就該想到的。

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又怎麼會是個白癡。

※※※

曙色剛剛降臨，燈光已暗淡下來。

上官小仙的眼睛卻更亮，現在無論誰都已看得出，她絕不是個白癡。

鐵姑道：「他們都以為你是呆子，是白癡，卻不知真正的白癡並不是你，在你眼睛裏看來，他們才是真正的白癡。」

上官小仙道：「不是白癡的男人還不多。」

鐵姑道：「楊天不是。」

上官小仙道：「他當然不是。」

鐵姑道：「只有他知道你的秘密。」

上官小仙用眼瞟著楊天，媚笑道：「一個女人至少總得找一個能使她依靠的男人，否則她豈不太寂寞了。」

鐵姑冷笑道：「看來你並沒有找錯人，像他這樣的男人，實在不多。」

上官小仙笑得更甜，道：「我的眼光一向都不錯。」

鐵姑道：「那封信是你寫的？還是他寫的？」

上官小仙道：「當然是他，他寫的字比我漂亮多了。」

鐵姑道：「你要我們到這裏來，為了你找葉開拚命，等我們兩敗俱傷，你才好坐享其成。」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總覺得這世上的人太擠了，多死幾個也沒關係。」

鐵姑嘆道：「看來你這計劃實在是天衣無縫，神出鬼沒，難怪葉開上了你的當。」

上官小仙道：「要他上當，的確並不是件容易事。」

鐵姑突然冷笑道：「只可惜你還是做錯了一件事。」

上官小仙道：「甚麼事？」

鐵姑冷冷道：「你不該把我們也拉進這圈渾水裏的。」

上官小仙道：「哦？」

鐵姑道：「我說過，無論誰要跟本教作對，都絕沒有甚麼好處，你也不例外。」

上官小仙瞪著眼，道：「誰說我要跟你們作對的？我根本就沒有這意思。」

鐵姑道：「你真的沒有？」

上官小仙道：「我當然沒有。」

鐵姑道：「可是你──」

上官小仙打斷了她的話，道：「你知不知道你們的魔教最近跟一個人有了密約？」

鐵姑的臉色又變了。

她當然知道，但她卻想不出上官小仙怎麼會知道的，這本是個極大的秘密。

上官小仙點了點頭，又道：「你知不知道跟你們魔教訂約的那個人是誰？」

鐵姑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這個人難道就是你？」

上官小仙嫣然道：「其實你早就該想到的。」

鐵姑苦笑道：「我還是連做夢都想不到。」

上官小仙道：「你至少總該知道，你們的魔教四大天王是多精明、多厲害的人。」

鐵姑承認。

上官小仙道：「不是我們早已有了密約，他們又怎麼會為了一封無頭信而勞師動眾！」

鐵姑道：「他們難道早已知道那封信是你寫的？」

上官小仙正色道：「這件事正是我們早就商量好了的，他怎麼會不知道？」

鐵姑也笑了，道：「你做的事，好像每件都是別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上官小仙嫣然道：「我若不是這樣一個人，你們的魔教又怎麼肯跟我訂攻守同盟的密約。」

心姑忍不住道：「我們既然是朋友，你為甚麼還不放了我？」

上官小仙笑道：「你看我，竟差點把你忘了。」

心姑也笑道：「只要你現在能想起來，就好。」

上官小仙道：「楊天，你為甚麼還不拍開這位姑娘的穴道？」

楊天道：「是。」

他微笑著，一掌拍了下去。

心姑突然一聲慘呼，一口鮮血隨著驚呼聲噴了出來。

身子突然軟軟地彎了下來，脊椎竟已被他一掌生生地拍斷。

上官小仙皺眉道：「我只不過要你拍開她的穴道，誰叫你用這麼大力氣的。」

楊天道：「我豈非已經拍開了她的穴道？」

上官小仙道：「可是她也被你拍死了。」

楊天淡淡道：「我只管拍開她的穴道，她是死是活，我管不著。」

上官小仙嫣然一笑，道：「這話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鐵姑突然凌空翻身，想衝出去。

可是她的去路已被上官小仙擋住。

她咬了咬牙，一把拉下了自己的頭髮，抬腕抽出柄彎刀。刀光一閃，竟不是刺向上官小仙，反而向她自己的肩頭刺了下去。

誰知上官小仙的衣袖裏也飛出了條緞帶，忽然間就像毒蛇般纏住了她的手。

「我想死也不行？」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你當然可以死，但我卻不想死在你手裏。」

鐵姑道：「我並沒有要殺你。」

上官小仙淡淡道：「我知道，你只不過想用神刀化血、魔血大法來對付我而已，你的血潑出來，我只要沾上一點，還不如被你一刀殺了反而痛快些。」

鐵姑變色道：「你也知道魔血大法？」

上官小仙道：「你們魔教的十大神功，我不知道的倒還不多。」

鐵姑突然張嘴，像是要咬斷自己的舌頭。

可是她的下巴忽然也被纏住。

上官小仙的出手，竟彷彿比她的思想動得還快。

鐵姑的全身都已冷透。

上官小仙嘆道：「我說過，你們的十大魔功，在我面前是連一點用都沒有的，我甚至可以表演一兩種給你看看。」

她忽然放開了鐵姑的下巴，奪下了那柄彎刀，送到自己嘴裏，竟像是吃甘蔗一樣，將這柄刀一截截咬斷，吞了下去。

她又微笑著道：「你看，你們的嚼鐵大法，我豈非也一樣能用。」

鐵姑連眼珠子都似已因恐懼而凸出，驚聲道：「你──你究竟想怎麼樣？」

上官小仙道：「你自己應該知道的，為甚麼還要問我？」

鐵姑道：「你既然是魔教的盟友，為甚麼要對我們下毒手？」

上官小仙柔聲道：「就因為我是魔教的盟友，所以才想不到我會對你們下毒手，所以我才可以放心殺了你們。」

她微笑著又道：「你自己也說過，我們的事，都是別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突然出手，手裏的半截彎刀，已刺入了鐵姑的咽喉。

鐵姑眼珠子立刻凸出，連一個字都沒有再說出來，就已倒下。

上官小仙看著她倒下去，輕輕嘆息道：「我從來也不覺得殺人是件愉快的事，為甚麼偏偏有很多人喜歡殺人呢？」

楊天微笑道：「因為這世上的人已太多了。」

上官小仙嫣然道：「看來這世上也只有你才是我的知己。」

楊天道：「我本來就是條狐狸，會飛的狐狸。」

上官小仙笑道：「這外號起得倒真不錯。」

楊天道：「一個人的名字會起錯，外號卻是絕不會錯的。」

上官小仙道：「可是那兄弟兩個人卻並不像珍珠，最多也只不過像兩個土豆而已。」

楊天大笑。

上官小仙道：「現在他們人呢？」

楊天道：「剛才他們要我帶他們到飄香別院去，我就將他們帶進了棺材。」

上官小仙嘆道：「可惜了兩口棺材。」

楊天道：「然後我就把他們的斷劍，放在飄香別院外的雪地上，故意讓韓貞看見，別人才會認為他們是被葉開殺了的。」

上官小仙又笑道：「你果然是條狐狸。」

楊天道：「他們若是真到了飄香別院，硬逼著冒牌葉開、丁靈琳出手，把戲豈非早就揭穿了？」

上官小仙道：「你千萬莫小看了這位丁姑娘，她的功夫很不錯。」

楊天笑了笑，道：「我從來也不敢小看任何女人的。」

上官小仙又問：「韓貞呢？」

楊天道：「他想必還站在那梅林裏，等著心姑去救他。」

上官小仙道：「他想必已等得急死了。」

楊天笑道：「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站在雪地裏，那滋味的確不好受。」

上官小仙眼波流動，道：「你為甚麼還不去解除他的痛苦？」

楊天道：「用不著我去，他自己遲早會替自己解決的。」

上官小仙道：「可是你為甚麼不去讓他少受點罪呢？一個人總該再做一兩件好事的。」

楊天道：「你要我去？」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要你去，我喜歡常常做好事的人。」

楊天嘆了口氣，道：「我本來規定自己，一天最多只殺一個人的，今天看樣子卻要破例了。」

# 第八章 金錢幫主

楊天走了，曙色已照進窗戶。

上官小仙看著倒在地上的墨白、衛天鵬、心姑和鐵姑，臉上又露出甜柔的微笑，喃喃道：「這地方看來的確寬敞多了──」

曙色照進窗戶，這一夜雖然長，總算已過去。

上官小仙俯下身，輕輕搖著葉開的身子，柔聲道：「天早已亮了，你這懶蟲還不起來？」

葉開呻吟了一聲，竟真的張開眼睛，茫然四下望了一眼，彷彿想掙扎著站起來，又跌倒，他全身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

上官小仙看著他，眼睛裏充滿了關懷，道：「你不舒服？」

葉開點點頭，苦笑道：「我好像病了。」

上官小仙道：「甚麼病？」

葉開道：「笨病。」

上官小仙笑道：「笨也是病？」

葉開道：「不但是病，而且是種很厲害的病。」

上官小仙道：「嗯。」

葉開道：「你知不知狗熊他奶奶是怎麼死的？」

上官小仙道：「不知道。」

葉開道：「是笨死的。」

上官小仙笑道：「怎麼會有笨死的人？」

葉開嘆道：「我本來也不相信，現在才知道，這世上笨死的人好像並不少。」

上官小仙道：「你怕你自己也會笨死。」

葉開道：「我已經病得很厲害了。」

上官小仙嘆道：「其實你並不笨，只不過心太軟了一點而已。」

葉開苦笑道：「若是心不軟，我怎麼會替人家抱泥娃娃？」

上官小仙道：「那不是泥娃娃，那是我的好寶寶，乖寶寶。」

葉開道：「他好像並不乖，他會咬人。」

上官小仙也笑了，道：「但是他並不想真的咬死你，否則你用不著等到笨死已經被毒死了。」

葉開道：「你把它交給我的時候，已扭開了它肚子裏的機簧？」

上官小仙道：「並沒有完全扭開，只開了一半。」

葉開道：「等我看見丁靈琳倒下去，手上一用力，機簧完全開了。」

上官小仙笑道：「他雖然叮了你一下，可是你也報了仇。」

她指著地上破碎的泥娃娃道：「你看，它現在豈非已經被你摔死了。」

葉開沒有看這泥娃娃。

若有好幾個死人在旁邊時，誰也不會去看泥娃娃的。

看著地上的屍身，葉開忍不住長嘆道：「看來你果然不愧是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林仙兒的心毒，上官金虹的手狠，這兩種優點你一個人就佔全了。」

上官小仙微笑道：「你慢慢就會發現，我別的優點還很多。」

葉開道：「現在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上官小仙道：「你問。」

葉開道：「你是不是人？」

上官小仙還是面不改色，微笑道：「當然是人，是個女人，而且還是個很好看的女人。」

葉開道：「只可惜我看你並不像是個人，人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的。」

上官小仙道：「甚麼事？」

葉開道：「你要害我，我明白，因為你要報仇，因為我恰巧是小李探花的弟子。」

上官小仙笑道：「這真是巧得很。」

葉開道：「但這些人卻跟你完全無冤無仇，你為甚麼要殺了她們？」

上官小仙道：「因為一樣東西。」

葉開道：「甚麼東西？」

上官小仙道：「你看這是甚麼？」

她果然拿出了一樣東西，黃澄澄的，閃著金光。

葉開道：「這是一文錢。」

上官小仙道：「甚麼錢？」

葉開道：「金錢。」

上官小仙道：「你看不看得出錢上的字？」

葉開當然看得出，錢上有四個字。

※※※

「役鬼通神。」

第一縷陽光從窗外照進來，恰巧照在這枚金錢上。

上官小仙的眼睛裏也在閃著光，道：「錢能役鬼，也能通神，你慢慢也會發現，這世上絕沒有比錢再好的東西了。」

葉開已聳然動容，道：「這就是昔年金錢幫的標誌？」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金錢幫是上官金虹創立的，我恰巧是上官金虹的女兒。」

葉開嘆道：「真是太巧了。」

上官小仙道：「上官金虹雖然死了，我卻還沒有死。」

葉開道：「所以你要重振金錢幫？」

上官小仙道：「我至少總不能眼看著金錢幫就此毀滅。」

葉開道：「這件事你已計劃了很久？」

上官小仙道：「不但已計劃了很久，而且計劃得很好。」

葉開道：「連楊天都被你收買了？」

上官小仙道：「他本就是條狐狸，會飛的狐狸。」

葉開道：「不但會飛，而且還會咬人，專咬朋友。」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幸好我並不是他的朋友。」

葉開道：「你是他的甚麼人？」

上官小仙道：「是他的老闆，是他的幫主。」

葉開動容道：「你已經是金錢幫的幫主？」

上官小仙悠然道：「父親的事業，豈非總是由子女繼承的？」

葉開忍不住問道：「除了楊天外，你的夥計還有多少？」

上官小仙道：「夥計不計其數，大夥計卻只有六個。」

葉開道：「六個？」

上官小仙道：「金錢幫的規矩，本幫有兩位護法，四大堂主。」

葉開道：「這規矩我以前怎麼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因為這是剛訂的規矩。」

葉開道：「是誰訂的？」

上官小仙道：「我。」

葉開只有苦笑。

上官小仙道：「現在四大堂主我已找全了，楊天就是之一。」

葉開道：「還有三個是甚麼人？」

上官小仙笑得很神秘，道：「你以後總會慢慢知道的。」

葉開道：「現在我猜不出？」

上官小仙道：「你連做夢都想不到。」

葉開嘆了口氣，道：「兩大護法呢？」

上官小仙道：「兩大護法等於是我的左右手，我當然不能馬虎。」

葉開道：「所以你只找到一個。」

上官小仙笑得更神秘，道：「現在我正在找第二個。」

葉開道：「找誰？」

上官小仙道：「你。」

葉開大笑。

上官小仙道：「我並不是在說笑話，只要你答應，你就是金錢幫的第一護法。」

葉開笑道：「我若答應，你肯相信？」

上官小仙也嘆了口氣，道：「我不相信。」

她凝視著葉開，嘆息著又道：「你看來實在不像是個能讓女人相信的男人。」

葉開道：「那麼我們這交易豈非根本就談不成？」

上官小仙嘆著：「所以這實在是件很遺憾的事。」

葉開道：「所以你只好殺了我。」

上官小仙道：「我並不著急。」

葉開道：「我著急。」

上官小仙道：「你急甚麼？」

葉開道：「萬一我忽然又有了力氣，一下子跳起來把你抓住，糊里糊塗把你當泥娃娃摔破了，豈非很不好意思？」

上官小仙笑道：「那實在很不好意思，幸好你不會忽然有力氣的。」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你中的針上雖然沒有毒，卻有迷藥。」

葉開道：「迷藥？」

上官小仙道：「一種能讓人渾身軟綿綿的迷藥，只有一口氣喝下五斤酒去，才能解得開。」

葉開笑道：「這種藥一定是酒鬼做出來的，恰巧我也是個酒鬼。」

上官小仙道：「不巧的是，這附近連一兩酒都沒有。」

葉開的笑又變成苦笑，道：「你實在不是個好主人，酒也不為客人準備一點。」

上官小仙眼波流動，媚笑道：「你應該知道，我一向只餵奶給別人吃的。」

葉開道：「可惜我不是泥娃娃。」

上官小仙笑道：「誰說你不是？我以後就要把你當做我的泥娃娃。」

她笑得雖甜，葉開心裏卻已發冷。

要是真做了這個女人的泥娃娃，那種滋味一定比死還難受。

就在這時，他看見楊天走了進來。

※※※

楊天的臉色很難看，看來就像是個嫉妒的丈夫。

上官小仙皺著眉回過頭，立刻又嫣然一笑，道：「你看來並不像剛殺過人的樣子，你殺過人之後，總是很開心的。」

楊天沉著臉，道：「我實在沒法子開心。」

上官小仙：「為甚麼？」

楊天道：「因為我沒有人可殺。」

上官小仙道：「人呢？」

楊天道：「人不見了。」

人不見了！

上官小仙又皺起了眉道：「你是說，韓貞不見了？」

楊天道：「是。」

上官小仙道：「他整個人都不見了？」

楊天道：「完完全全的不見了，連一根骨頭都沒有留下來。」

上官小仙道：「難道他忽然被個大怪物吞了下去？」

楊天道：「他是自己走的。」

上官小仙道：「你查過了雪地上的腳印？」

楊天道：「查過三遍。」

上官小仙道：「腳印是往甚麼地方去的？」

楊天道：「出了梅林，腳印忽然不見了。」

上官小仙道：「你沒有到附近找過？」

楊天道：「找過三遍。」

上官小仙道：「你找不到？」

楊天道：「連一根骨頭都找不到。」

上官小仙道：「地上有沒有別人的腳印？」

楊天道：「還是只有剛才幾個人的腳印。」

上官小仙道：「只有心姑、丁麟、我們的腳印？」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所以他也不可能是被別人殺了再架走的？」

楊天道：「絕不可能。」

在地上留下腳印的人，現在都絕不可能到那裏去殺人。上官小仙沉吟著道：「他中了毒，只要一走動，立刻就可毒發致命。」

楊天道：「這不錯。」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們本來都以為他絕不敢走動的。」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可是他現在卻已走了。」

楊天道：「不錯。」

上官小仙忽然嘆了口氣，道：「但我們卻錯了，我們全都看錯了他。」

楊天同意。

上官小仙嘆道：「原來他才是所有的這些人裏面，最不好對付的一個。」

楊天也同意。

上官小仙目光閃動，道：「他想必早已看穿這件事有蹊蹺，所以故意假裝中毒，讓別人不防備他，他才好全身而退。」

楊天道：「他的外號叫錐子。」

上官小仙道：「一個人的外號，是絕不會錯的。」

楊天道：「所以無論你外面有多麼厚的殼，他都能錐出洞來。」

上官小仙沉吟著，徐徐道：「對付這種人，只有兩個法子。」

楊天在聽著。

上官小仙道：「若不能把他拉過來做我們的朋友，就得趕快殺了他。」

楊天道：「可惜他現在已走了。」

上官小仙道：「世上絕沒有一個人，能突然一下子完全消失的。」

楊天道：「但是我卻找不到他。」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找不到他，並不表示別人也找不到他。」

她走過去拍了拍楊天的肩，微笑著道：「莫忘記還有我哩。」

楊天道：「你要去找？」

上官小仙柔聲道：「你乖乖地陪小葉在這裏等著，我帶糖糖回來給你們吃。」

楊天坐下來，坐在葉開對面。

他規規矩矩地坐在那裏，看來真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葉開看著他，忽然嘆了口氣，道：「她說她要帶糖回來給我們吃。」

楊天道：「嗯。」

葉開苦笑道：「自從三歲以後，我就沒有吃過糖了。」

楊天道：「哦。」

葉開道：「現在我只想喝點酒。」

楊天道：「你若不喝酒，那才是怪事。」

葉開笑道：「你的確很瞭解我，我們畢竟是老朋友了。」

楊天冷冷道：「像我這樣的朋友，你幸好還有幾個。」

葉開道：「不管你怎麼樣對我，我們畢竟還是老朋友，朋友跟酒一樣，都是老的好。」

楊天道：「你真的這麼想喝酒？」

葉開嘆道：「你知道，我現在的心情很不好。」

楊天承認：「無論誰遇著你這種事，心情都不會好的。」

葉開道：「心情不好的人，總是想喝點酒的。」

楊天也同意：「除了喝酒外，你的確已沒甚麼事好做的了。」

葉開道：「所以你若看在我們是老朋友的份上，就該弄點酒給我。」

楊天考慮著忽然站起來，道：「好，我去替你找酒，你最好乖乖地在這裏等著，莫要想逃走。」

葉開看著他走出去，眼睛已亮了起來。

人，總是有人性的。

他對這人性忽然又充滿了希望，又覺得楊天這個人並不能算太壞。

楊天居然很快就回來了，手裏提著個大銅壺，份量好像很重。

壺裏的酒就算沒有裝滿，至少也有五六斤。

葉開喝酒一向很快的，他已決定，等自己的力氣恢復了之後，也絕不向楊天報復。

一個人若是還肯去替他的老朋友找酒喝，這個人總算還不是無可救藥的。

楊天道：「你沒有逃。」

葉開笑道：「因為我知道逃不了的。」

楊天道：「很好。」

他把銅壺擺在地上。

葉開連站都站不起來，道：「你不能送過來？」

「我跟你還是距離遠一點好。」

葉開嘆了口氣，只好掙扎著爬過來，湊著嘴去喝了一口。

只喝了一口。

他的臉色忽然變了：「這不是酒。」

楊天冷冷地看著他，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冷冷道：「我們也不是朋友。」

葉開道：「你──你為甚麼騙我？」

楊天道：「因為我想看看你在地上爬的時候，是甚麼樣子。」

葉開連指尖都已冷透，簡直恨不得一下子撲過去，把這壺冷水，全都灌在他脖子裏。

楊天冷笑道：「這只不過是壺水而已，我沒有灌一壺尿來給你喝，已經是你的運氣了。」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我實在不懂，你為甚麼會如此恨我？」

楊天道：「我一向不喜歡泥娃娃。」

葉開忽然明白了，道：「你在吃醋？」

他吃驚地看著楊天：「你難道真的喜歡上官小仙？你難道還不明白她是個甚麼樣的女人？」

楊天眼內的肌肉在跳動，緊握著雙拳，一字字道：「我只明白一件事。」

葉開道：「你說。」

楊天的臉發青，厲聲道：「只要你再開口說一個字，我就打掉你的滿嘴牙齒。」

嘴裏若是沒有牙齒，那滋味也不好受的。

葉開只有嘆息。

他忽然發現，無論多聰明的男人若是真喜歡上一個女人時，他在這個女人面前立刻就會變成呆子。

現在該怎麼辦呢？一點辦法也沒有，無論誰到了這種時候，都只有等著。

等死？

葉開只覺滿嘴發苦，他現在真的想喝酒了。

楊天慢慢地站起來，推開窗子。窗外的風好冷。

楊天長長地吸了口氣，突聽一個人在身後冷冷道：「你在找我？」

# 第九章 嵩陽鐵劍

韓貞！

錐子竟已到了他的身後。

楊天沒有回頭，身子陡然拔起，凌空翻身，貼在屋頂上。

他沒有看見韓貞。

門外卻又有一個人的聲音傳進來：「好輕功，果然不愧是飛狐。」

這又是韓貞的聲音。

楊天一翻腕，從腰畔拿下了條銀光閃閃的練子槍，在屋頂上滑出一丈，貼著牆壁滑下，滑到門後，突然揮槍衝出。

門外也沒有人。

只聽身後一個人道：「我在這裏。」

韓貞竟已從外面繞過來，自窗外一掠而入，又到了他身後。

楊天反手揮槍，一條軟兵刃竟被他抖得筆直，直刺韓貞咽喉。

無論誰都看得出，他在這條練子槍上至少已有二十年的功夫。

誰知韓貞的武功，竟遠比他想像中的還可怕十倍。

突然出手，就已抄住了他的槍尖。

楊天想不到這人的出手竟如此快，猛一挫腕，全力奪槍。

韓貞的手竟又突然鬆開。

楊天重心驟失，踉蹌後退。

韓貞已閃電般地撲了過來，一伸手，就已點了他前胸的大穴。

葉開嘆了口氣，他也實在想不到，這個被他一拳打扁了鼻子的人，竟有這麼高的武功。

「砰」的，楊天已重重地跌在地上，韓貞連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回身拉住葉開，沉聲道：「你還能不能站起來？」

葉開搖搖頭，苦笑道：「你真是來救我的？」

韓貞沉著臉沒開口，攔腰把他抄了起來，道：「你先跟我走。」

葉開道：「還有丁靈琳。」

韓貞皺了皺眉道：「你還要帶她走？」

葉開嘆了口氣，道：「剛才還有人說，我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太軟。」

韓貞冷冷道：「現在你的腿也很軟。」

葉開道：「幸好小丁只不過是被點了穴道，你只要拍開她的穴道就行了。」

他趕緊又笑了笑，接著道：「只不過你出手千萬不能像楊天那麼重，我並不想要個死老婆。」

※※※

地室裏陰暗潮濕，而且冷得要命。

幸好屋角還有張木板床，床上居然還有條棉被。

葉開倒在床上，才長長吐出口氣，他知道自己不必做人家的泥娃娃了。

丁靈琳用力搓著手，道：「這地方好冷。」

韓貞道：「冷比不冷好。」

丁靈琳忍不住問道：「為甚麼？」

韓貞道：「因為你總算還活著，死人就不會覺得冷了。」

丁靈琳嘆了口氣，淒然笑道：「不管怎麼樣，能活著總是不壞的。」

葉開也嘆了口氣，道：「實在不壞。」

他看著韓貞，忽然問道：「你的鼻子怎麼樣了？」

韓貞道：「還在疼。」

葉開苦笑道：「我的鼻子若還在痛時，我就絕不會去救那個打扁我鼻子的人。」

韓貞道：「也許我的心比你還軟。」

葉開道：「幸好你的心並不壞。」

他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韓貞道：「甚麼事？」

葉開道：「我見過很多當地的武林高手，都可以算是一等一的高手，那其中武功最高的一個你知不知道是誰？」

韓貞道：「是我！」

葉開又笑了，道：「你好像並不太謙虛。」

韓貞道：「我一向很坦白。」

葉開道：「所以我奇怪。」

葉開搖搖頭，又道：「奇怪的事很多。」

韓貞道：「你可以一件件地說。」

丁靈琳已走過去，依偎在葉開身旁，握著葉開的手，她也在聽著。

葉開笑了笑，道：「聽說你中了一動就死的毒，現在你動了，卻還活著。」

韓貞道：「無論甚麼毒，都有解藥。」

葉開道：「連魔教的毒你也能解？」

韓貞道：「我還活著。」

葉開道：「所以我在奇怪。」

韓貞道：「奇怪我還能活著？」

葉開道：「奇怪你活得並不好。」

韓貞道：「我活得為甚麼不好？」

葉開道：「像你這樣的人，本該活得更好些的。」

韓貞沉吟著，道：「你是說，我本不該在衛天鵬門下討飯吃的？」

葉開道：「不錯。」

他微笑著，又道：「衛天鵬並不是個很好的主人，你本不該如此委屈自己，更不應該站在那裏挨我一拳的。」

韓貞沉默著，似在考慮有些話他是不是應該說出來。

葉開道：「你挨我那一拳，顯然是因為你不願在別人面前顯露你的武功。」

韓貞終於嘆息了一聲，道：「我有原因。」

葉開道：「我知道其中一定有原因。」

韓貞道：「我在避仇。」

葉開道：「避仇？」

韓貞道：「我的仇家絕對想不到我會避在衛天鵬家裏做食客。」

葉開道：「你本來的名字不是韓貞？」

韓貞道：「不是。」

葉開道：「你的仇家是誰？」

韓貞道：「是個很可怕的人。」

葉開嘆道：「我想得到，連你這種人都在躲避他，他當然可怕。」

韓貞道：「那麼你也該想到，我為甚麼要救你了。」

葉開道：「你想要我助你一臂之力，對付你的仇家。」

韓貞道：「我知道你是個很有用的朋友，也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葉開笑了笑，道：「我也不想太謙虛。」

韓貞道：「一個恩怨分明的人，為了報那救命之恩，往往甚麼事都肯做的。」

葉開道：「那麼你現在至少應該告訴我，你究竟要我做甚麼。」

韓貞道：「以後我當然會告訴你，現在──」

他突然改變話題，道：「你受的傷好像並不重，怎麼連站都站不起來？」

葉開道：「因為我還沒有喝酒。」

韓貞道：「現在你想喝酒？」

葉開微笑道：「喝了酒之後，我的心也許會更軟，腿卻絕不會軟了。」

韓貞道：「酒能治你的傷？」

葉開笑道：「我受的傷很特別。」

丁靈琳忍不住插口笑道：「我相信有很多人，一定都願意受你這種傷的。」

韓貞道：「好，我去替你找。」

葉開道：「酒不能少。」

丁靈琳笑道：「下酒菜也不能少，最好再找套男人衣服來，我實在看不慣他這種不男不女的樣子。」

韓貞掃了她一眼，淡淡道：「你的樣子好像也跟他差不多。」

丁靈琳臉紅了，她忽然想起自己身上穿的是套男人衣服。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只能看得見別人的錯，卻忘了自己的。

韓貞已走了，這地方只有一扇門，上面也是冷香園裏的一處別院，韓貞認為上官小仙絕對想不到他們還在冷香園，葉開也同意。

越是明顯的地方，人們反而越不會留意，這也正是人類的弱點之一。

丁靈琳嘆道：「除了我們兩個人外，只有上官小仙知道我們的行動，我們本該想到消息是她故意洩漏出去的，這本是件很明顯的事。」

葉開苦笑：「也許就因為太明顯了，所以我們才想不到。」

丁靈琳道：「我們也應該想到，上官金虹和林仙兒的女兒若是白癡，天下的人都應該是白癡了。」

葉開道：「她一定把我們看成白癡。」

丁靈琳道：「看來她好像比她爹娘還厲害。」

葉開嘆道：「上官金虹太專橫，林仙兒太軟弱，這兩種毛病她卻沒有。」

丁靈琳道：「但她還有弱點的。」

葉開道：「哦？」

丁靈琳道：「她若沒有弱點我們怎麼能到這裏來。」

葉開道：「她唯一做錯的事，就是低估了韓貞。」

丁靈琳道：「我不喜歡這個人。」

葉開道：「不喜歡韓貞？」

丁靈琳道：「嗯。」

葉開笑了笑，道：「他也並沒要你喜歡他。」

丁靈琳眨了眨眼睛，道：「這也許只因為他知道我快要做你老婆了。」

葉開好像吃了一驚：「你說甚麼。」

丁靈琳笑道：「你說你不想要個死老婆，我現在並沒有死。」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這個人的耳朵倒還真長。」

丁靈琳道：「我當時雖然不能動，也不能說話，但你們說的話，我每句都聽得清清楚楚。」

葉開道：「哦。」

丁靈琳嘟起嘴，道：「那個人要餵你吃奶的時候，我真恨不得咬她一口。」

葉開嘆道：「老實說，我也很想咬她一口。」

丁靈琳又笑了，忽然抱住了葉開的脖子，輕輕道：「老實說，你準備在甚麼時候娶我？」

葉開道：「在你不吃醋的時候。」

丁靈琳笑道：「傻瓜，女人若不吃醋，就不是女人了，這道理你都不懂。」

突聽一人冷冷道：「他不懂，他只會殺人。」

地室的門在上面，聲音就是從上面傳下來的。

韓貞走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將這扇門從裏面拴起，現在再想去拴，已來不及了。

這句話剛說完，已有個人走了下來。

丁靈琳先吃了一驚，又嘆了口氣，來的不是上官小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來的是個男人。

是個無論誰都不願見到的那種男人──無論誰都不願遇見殭屍的。

這個人看來就像是個殭屍，臉是死灰色的，顴骨高聳，鷹鼻闊口，好像連一絲肉都沒有，眼睛裏卻閃動著一種慘碧的光。

他的身材很高，身上穿著件繡滿了黑牡丹的鮮紅長袍。袖子也很長，蓋住了一雙手。

無論誰看見這麼樣一個人，都難免要大吃一驚的，丁靈琳卻反而鬆了口氣。

她想說這個人至少還比上官小仙好看些。

在她眼中，這世上簡直已沒有比上官小仙更可怕的人了。

葉開看著這個人走下來，心也跟著沉了下去。

他看到這個人走路的姿態，就知道丁靈琳絕不是這個人的對手。

他自己現在卻連丁靈琳都比不上，就算是個十來歲的孩子，也可以一拳把他打倒。

丁靈琳卻已跳起來，大聲道：「你憑甚麼不問青紅皂白就闖進了人家屋裏來，你懂不懂規矩？」

這人冷冷道：「我不懂，我也只懂殺人，但我卻比不上你。」

葉開苦笑道：「你太客氣了。」

這人道：「剛才我已數了一遍，這地方前前後後、裏裏外外，一共死了八十三個人。」

墨家的弟子，鐵姑的門下和冷香園中的管事們，竟已沒有一個活的。

這人陰惻惻地笑道：「一夜中就殺了八十三個人，好大的手筆，好大的氣魄。」

葉開道：「你以為人都是我殺的？」

這人道：「我只知道他們都死了，你卻還活著。」

葉開道：「活著的並不止我一個。」

這人道：「只有你一個。」

葉開道：「你沒有看見別的人？」

這人道：「沒有。」

丁靈琳忍不住問道：「上官小仙呢？」

這人道：「我正想問你們，她在哪裏？」

丁靈琳道：「我們怎麼會知道她在哪裏？我們也在躲著她。」

這人笑了。

丁靈琳不喜歡這種笑，沒有人喜歡這種笑。

這人陰惻惻地笑道：「她本是跟著你們的，你們卻在躲著她？」

葉開的心在往下沉，他已知道這件事的確很難解釋。

丁靈琳卻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大聲道：「不錯，她是跟我們來的，那只不過因為我們上了她的當。」

這人冷笑。

丁靈琳道：「人都是她殺的。」

這人冷笑著打斷她的話，道：「她為甚麼不連你們也一起殺了？」

丁靈琳道：「因為韓貞將我們救了出來。」

這人道：「韓貞呢？」

丁靈琳道：「找酒去了。」

這人道：「這種時候，你們還想喝酒，他還肯去替你找酒？」

丁靈琳道：「你不信？」

這人道：「上官小仙殺人的時候，你們都在旁邊看著？」

丁靈琳道：「因為我也被她點了穴道。」

這人道：「你呢？」

他問的是葉開，丁靈琳卻搖頭道：「他也中了暗算，全身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怎麼──」

說到這裏，她才發現自己說錯了話。

這人的眼睛裏已發出了光，瞪著葉開，陰森森地道：「你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

葉開只有苦笑。

他忽然發現，要女人不多嘴，簡直要比駱駝穿過針眼還困難。

這人盯著他，一字字道：「你若真的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我就殺了你。」

丁靈琳大喝一聲，撲了過來。

她的武功並不弱，此刻奪命金鈴雖不在身上，但這全力一擊，也不是別人能輕易招架的。

誰知這人長袖一揮，竟將她人揮了過去，「砰」的一聲，撞在牆上。

這人的手已從長袖中伸出，閃電般向葉開的咽喉抓了過去。

這隻手竟是紅的。血紅！

紅魔手！

無論誰只要被紅魔手一抓，都必死無疑。葉開並不想死，也不敢招架，只有用盡全身力氣，想往後退。

忽然間，他居然已凌空飛起。

他的力氣竟又忽然來了，往後一退，人已飛起，貼著牆壁滑了上去。

紅魔手並沒有乘勢追擊，只冷冷地看著他，冷笑道：「你說你已連一點力氣都沒有，這力氣是從哪裏來的？」

葉開苦笑道：「我也不懂。」

這是實話，是句沒有人會相信的實話。

只聽門外一個人冷冷道：「你是不是只懂得殺人？」

這次來的人也不是上官小仙，而是個高大的黑衣人，身後背著柄長劍。

劍是黑的，衣服是黑的，臉也是黯黑的，一雙漆黑的眸子閃閃發光。

他本來是個很高大的人，卻並不顯得臃腫。

他整個看來就像是一隻黑色的鷹，矯健、剽悍，充滿了野性的動力。

紅魔手抬起頭，看見了他背後的長劍，瞳孔突然收縮。

黑衣人發亮的眼睛，也正在盯著那隻血紅的手──彷彿那並不是只有血有肉的手。

你只有在噩夢中才能看見這麼樣一隻手。

黑衣人的瞳孔也在收縮，一字字道：「你是伊夜哭？」

伊夜哭點點頭，緩緩道：「青魔日哭，赤魔夜哭，天地皆哭，日月不出。」

伊夜哭淡淡道：「我知道你。」

黑衣人道：「哦？」

伊夜哭道：「你是嵩陽郭家的人。」

黑衣人道：「郭定。」

伊夜哭冷冷道：「嵩陽鐵劍，殺人無算，只怕還比不上這個人。」

郭定道：「葉開？」

伊夜哭道：「想不到你也知道他。」

郭定冷冷道：「一夜之間，連傷八十三條人命，這並不容易。」

伊夜哭道：「但他一口否認。」

郭定冷笑。

伊夜哭道：「據他說殺人的兇手是上官小仙。」

郭定道：「上官小仙是個白癡，世上沒有殺人的白癡。」

伊夜哭道：「你不信？」

郭定道：「不信。」

伊夜哭道：「他說他自己險些死在上官小仙手裏，只怕他已全無絲毫力氣。」

郭定道：「他看來並不像中了暗算的人。」

伊夜哭道：「你不信？」

郭定道：「不信。」

伊夜哭道：「他說他現在還活著，只不過因為韓貞救了他。」

郭定道：「據我所知，韓貞才是中了暗算的人。」

伊夜哭道：「他說韓貞此刻不在這裏，是替他打酒去了。」

郭定道：「現在好像並不是喝酒的時候。」

伊夜哭道：「他說的話你完全不信？」

郭定道：「完全不信。」

伊夜哭道：「我也不信。」

葉開嘆了口氣，連他自己也覺得這些話實在很難令人相信。

丁靈琳忽然道：「你們知道韓貞受了暗算，知道上官小仙是跟我們來的？」

郭定凝視著她，慢慢地點了點頭。

丁靈琳道：「這些事是誰告訴你們的？」

郭定道：「一個僥倖未死的人。」

丁靈琳道：「楊天？」

郭定默認。

丁靈琳道：「你怎麼知道他說的是真話？」

郭定道：「他是我的朋友。」

丁靈琳忍不住冷笑，道：「你有這麼樣的朋友，真是走運了。」

伊夜哭道：「他雖然不是我的朋友，他的話我也相信。」

丁靈琳道：「為甚麼？」

伊夜哭道：「事實俱在，我不能不信。」

丁靈琳道：「甚麼事實？」

伊夜哭道：「你們殺了所有知道內情的人，藏起了上官小仙，準備以後嫁禍給別人，金錢幫的寶藏豈非就已穩穩地落入你們手裏？」

丁靈琳臉色變了。

她忽然也發覺，這推測實在不能算不合理。

郭定還在凝視著她，深深道：「你說的話若有人證明，我也相信。」

丁靈琳眼睛亮了，道：「我們說的話，幸好還有一個人可以證明。」

郭定道：「韓貞？」

了靈琳道：「不錯。」

郭定道：「他去替你們找酒去了？」

丁靈琳道：「不錯。」

郭定道：「既然只不過是去找酒，當然很快就會回來。」

丁靈琳道：「你最好等他回來。」

郭定道：「好，我們等。」

伊夜哭道：「你真的要等？」

郭定道：「我已說過。」

伊夜哭道：「等他們的幫手來，將我們也一起殺了？」

郭定沉下了臉，冷冷道：「你是你，我是我，並不是我們。」

伊夜哭盯著他，目光陰森如鬼火，冷冷道：「你莫非還不願與我為伍？」

郭定冷笑，冷笑的意思也是默認。

伊夜哭道：「昔年嵩陽鐵劍在兵器譜中排名第四，的確可以算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只可惜──」

他沉著臉道：「只可惜你並不是郭嵩陽，郭嵩陽的屍首只怕早已化成灰了。」

郭定黑黝黝的臉，忽然變得鐵青。

伊夜哭冷冷道：「死人就是死人，所有的死人都一樣，莫忘記大劍客死了，屍身也跟別人一樣會腐爛發臭的。」

郭定緊握雙拳，一字字道：「你最好莫要忘記一件事。」

伊夜哭道：「甚麼事？」

郭定厲聲道：「郭嵩陽雖死了，嵩陽鐵劍卻沒有死。」

伊夜哭冷笑道：「嵩陽鐵劍難道還想帶著這殺人的兇手來對付我？」

郭定不說話了。

伊夜哭道：「郭嵩陽是死在荊無命劍下的，荊無命的劍法，傳自上官金虹。」

郭定的拳又握緊。

伊夜哭道：「你若是郭家的好子孫，就該與我聯手，除了葉開，找出上官小仙，再從上官金虹手上的武功秘笈中，找出他們劍法中的瑕疵，與荊無命決一勝負，為郭嵩陽死後的英靈出一口氣。」

他看來雖然孤僻古怪，但說出來的話卻極有煽動力。

郭定已不禁聳然動容。

伊夜哭看著他臉上的表情，悠然道：「你的意思如何？」

郭定道：「很好。」

伊夜哭道：「你已答應？」

郭定道：「嗯。」

伊夜哭大笑道：「只要你我聯手，別說區區一個葉開，放眼天下，又有誰能與我們較一日之短長？」

郭定一翻手腕，又握住了劍柄。

伊夜哭的笑聲驟然停頓，盯著葉開陰惻惻地道：「這地方別無退路，看來今日你已死定了。」

# 第十章 群鷹飛起

清晨，晴。

風卻比昨夜更冷，雪融的時候，總是比下雪時還冷的。

現在雪已將融，東方已有陽光照射，照著燦爛的梅林。

地室中卻仍是陰沉的。

丁靈琳已走過來，依偎在葉開身旁。

葉開靜靜地站著，既沒有開口，也沒有動，眼睛裏竟似還帶著種奇怪的笑意。

伊夜哭盯著他的手，沉聲道：「你對付他，我殺了這女人再來助你。」

郭定道：「嗯。」

伊夜哭道：「小心他的飛刀。」

郭定道：「你也得小心，小心我的劍。」

伊夜哭愕然道：「小心你的劍？」

郭定道：「嗯！」

突然間，劍光一閃，他的劍已出手，閃電般向伊夜哭刺了過去。

劍光並不像閃電。劍是烏黑的，並沒有甚麼光華，但森寒的劍氣卻比閃電更懾人。

這就是嵩陽鐵劍。

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嵩陽鐵劍。

劍一出鞘，伊夜哭就覺得有股懾人的劍氣，逼到了他的眉睫。

他大驚，暴怒，狂吼一聲，紅魔手已血箭般飛了出去。

昔年青魔手在兵器譜中排名第九，其實它的威力並不在排名第六的鞭神蛇鞭、排名第七的金剛鐵拐之下，只不過因為這件兵器太邪，所以百曉生故意抑低了它。

紅魔手製作得比青魔手更精巧，招式也更怪異毒辣。

兵器也如世上很多別的事一樣，總是在不停地進化著的。

只見一道鮮紅色的光芒閃動，夾帶著種令人作嘔的血腥氣。

郭定冷笑，後退兩步，突然長嘯一聲，衝天飛起，鐵劍竟已化做了一道烏黑的長虹。

他的人帶劍竟似已合而為一。

這正是嵩陽鐵劍的殺手，幾乎已接近無堅不摧。

只聽「叮」的一響，紅魔手已被這一劍擊碎，碎成了無數片，看來就如滿天血雨。

郭定長嘯不絕，凌空倒翻，長虹一劍化做無數點光影。

滿天血雨立刻被壓了下去，伊夜哭也已在劍氣籠罩下。

他無論向任何方向閃避，都已避不開了。

就在這時，嘯聲突絕，劍氣頓收，郭定身形落下時，鐵劍已入鞘。

伊夜哭的手垂落，整個人都似已呆住了，陰森怪異的臉上，汗落如雨。

郭定冷冷地看著他，一字字道：「你要和我聯手，你還不配。」

伊夜哭咬了咬牙：「你為何不索性一劍殺了我？」

郭定道：「你也不配。」

伊夜哭道：「你要怎麼樣？」

郭定道：「要你滾。」

伊夜哭突又陰惻惻地笑了，道：「我若走了，總有一天你要後悔的。」

他並沒有逃。

他慢慢地走過郭定面前，慢慢地走了出去。

碎裂了的紅魔手落在地上，也像是一滴滴鮮血。

郭定轉過身面對葉開。

葉開在微笑。

郭定沉著臉道：「你很沉得住氣。」

葉開點點頭。

郭定道：「你不怕我跟他聯手對付你？」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道：「知道甚麼？」

葉開笑了笑，道：「我知道嵩陽鐵劍是好人，絕不會跟那種人聯手做任何事的。」

郭定凝視著他，但眼睛裏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徐徐道：「郭嵩陽是我的長兄。」

葉開微笑道：「果然是有其兄，必有其弟。」

郭定道：「他英雄一世，竟不幸死在荊無命手裏。」

葉開嘆了口氣道：「那也正是小李探花生平最大的憾事。」

嵩陽鐵劍與小李飛刀惺惺相惜，由互相尊重的敵人，變成了互相尊重的朋友，他們一生互相尊重，郭嵩陽為了替李尋歡赴約，才死在荊無命的劍下，那雖然是一段恨事，卻也是一段佳話。

郭定道：「伊夜哭並沒有說錯，我此來的確是為了上官金虹的秘笈。」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道：「所以我還是要等韓貞。」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道：「你的話，我本不該相信，我姑且相信你，只因為你是李尋歡唯一的傳人。」

葉開嘆道：「他老人家並沒有真的將我收為弟子，他的武功我也未得十一。」

郭定道：「但他卻將他的飛刀絕技傳給了你。」

葉開沒有否認。

郭定道：「家兄在世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找小李飛刀一較高下。」

葉開道：「我知道。」

郭定黯然道：「興雲莊外，楓林一戰，他終於敗在小李飛刀之下。」

葉開道：「他並沒有敗。」

郭定又嘆道：「他敗了，敗就是敗。」

葉開道：「但那一戰卻被天下武林中人認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戰。」

那一戰李尋歡本有三次機會可致郭嵩陽死命，卻都未出手。到後來李尋歡刀鈍刃折，郭嵩陽說不定已可致他於死地，但郭嵩陽非但也未出手，反而心甘情願的認敗服輸了。

葉開道：「像他們那樣，才真正是男子漢大丈夫，才真正無愧於英雄本色。」

郭定道：「只不過無論如何，嵩陽鐵劍總算是敗在小李飛刀之下。」

葉開只有沉默，他已不能再說甚麼。

郭定看著他，目中突然又有精光暴射，冷笑道：「據說近日來又有人重作兵器譜，已將你的飛刀，評為天下第一。」

葉開苦笑，他也聽過這句話。

自從他聽到這句話的那一天，他就已知道他有麻煩要來了，武林好漢們，絕沒有任何人會心甘情願被列在別人之下的。

就憑這一句話，已足夠引起無數凶殺，無數血戰。

郭定道：「所以無論你說的話是真是假，此事過後我還是要一較勝負，看一看今日的嵩陽鐵劍，是不是不在飛刀之下。」

葉開還是只有苦笑。

丁靈琳卻忍不住道：「你最好明白一件事。」

郭定在聽著。

丁靈琳道：「他的刀被評為天下第一，是因為他的刀救過很多人，並不是因為殺人。」

郭定道：「我也聽說過。」

丁靈琳道：「所以你若要勝過他，就該去救人，不該去殺人。」

郭定沉著臉，冷冷道：「我若殺了他，就已勝過他。」

丁靈琳嘆道：「你錯了，你就算真的能殺了他，也不能勝過他的。」

郭定冷笑。

冷笑的意思，有時也是否認。

丁靈琳也忍不住笑道：「你莫以為你勝了紅魔手，就已很了不起，紅魔手雖然比青魔手更要惡毒靈巧，卻還是比不上青魔手的。」

郭定道：「哦？」

丁靈琳道：「因為伊夜哭這個人既沒有氣魄，也沒有人性。」

郭定道：「哦？」

丁靈琳道：「他看來雖然是孤高驕傲，其實卻是個花言巧語、偷機取巧的人，就憑這一點他已經比不上青魔手了。」

郭定看著她，眼睛裏也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丁靈琳道：「古往今來，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特立獨行，不受影響的人，一個人若連自己獨特的個性都沒有，又怎麼能練得出獨特的武功來？」

郭定忽然冷冷道：「你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只可惜你的話太多了。」

他背轉身，面對著牆，竟連看都不再看丁靈琳一眼。

丁靈琳卻笑了，道：「看來這人倒真是有個性的人。」

葉開微笑道：「他的確是的。」

丁靈琳眨著眼道：「只可惜他卻有點不明是非，不知好歹，居然將楊天那種人當作了朋友。」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以前豈不也曾將楊天當做朋友？」

丁靈琳道：「所以你現在才會這麼倒霉。」

郭定本來似已決心不聽他們說的話，此刻忽又回過頭，道：「楊天不是個好朋友？」

葉開不能不承認：「他不是。」

郭定道：「他出賣了你們？」

葉開也不能否認。

郭定道：「他和上官小仙串通，出賣了你們？」

丁靈琳道：「他好像已被上官小仙迷住了。」

郭定道：「但你們本來也是要保護上官小仙的，除去你們，對上官小仙也沒有好處。」

丁靈琳道：「她要重振金錢幫，楊天已做了金錢幫的堂主。」

郭定道：「所以她要除去所有可能跟金錢幫作對的人。」

丁靈琳嘆道：「你總算明白了。」

郭定道：「金錢幫要是再度興起，我也一定會跟他們作對的。」

丁靈琳道：「所以他約你來，恐怕也不會有甚麼好意。」

郭定道：「現在我已來了，他們為甚麼不對我下手？難道她早已知道你們會被韓貞救走？故意要我來對付你們？難道韓貞也是金錢幫的人，故意將你們救出來對付我？」

丁靈琳說不出來了。

她想的並沒有這麼多，現在才想到，這並非沒有可能。

葉開忽然嘆了口氣，道：「無論如何，韓貞總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郭定道：「他有理由救你們？」

葉開道：「有。」

郭定道：「他是不是也有理由出賣你們？」

葉開道：「我不願這麼樣想。」

郭定道：「你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葉開苦笑道：「有人這麼說過。」

郭定道：「韓貞若是你們的朋友，現在就早已該回來的。」

葉開道：「並不是每個地方都能找到酒的。」

郭定道：「據我所知，這地方應該有個酒窖。」

葉開道：「也許上官小仙已將那酒窖毀了。」

郭定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只有酒才可以解我的毒。」

郭定道：「你現在並沒有喝酒，但你中的毒也已解了。」

葉開也說不出話來了。

郭定冷冷地說道：「用酒來解毒，不但荒謬透頂，而且處處矛盾，就連三歲的孩子，只怕都不會相信的。」

葉開不想辯白，也不能辯白。

郭定看著他，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但也不知為了甚麼，我居然相信了。」

丁靈琳的眼睛亮了起來，笑道：「我就知道你是個明白人。」

郭定又沉下了臉，道：「也許就因為我不是個明白人，所以我才會相信。」

丁靈琳道：「你放心，我們絕不會讓你後悔的。」

郭定冷冷道：「但你若找不到上官小仙、楊天和韓貞，我卻一定會要你們後悔的。」

丁靈琳道：「用不著你說，我們也一定要找到他們。」

郭定道：「我給你們三十六個時辰去找。」

他不讓丁靈琳開口，接著又道：「三天之後我還會回到這裏來找你們，為了你們自己好，我希望你們能找到那些人。」

丁靈琳道：「有三天功夫，想必已足夠了。」

郭定已走出去，忽又回頭道：「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們。」

丁靈琳道：「我們在聽。」

郭定道：「要找你們算帳的人，並不只我一個，就算我相信你們的話，別人也絕不會相信的，所以這兩天你們最好小心。」

葉開忍不住問道：「除了你和伊夜哭外，還有些甚麼人？」

郭定沉吟著，忽然問道：「你有沒有去獵過狐？」

葉開點點頭。

郭定目光似已到了遙遠處，徐徐道：「獵狐最好的時候，通常是在九月。」

丁靈琳道：「九月？」

郭定道：「那時秋高氣爽，遼闊的原野上，只要有一隻狐狸出現，就會有無數隻蒼鷹飛起，只要有鷹飛起，那隻狐狸就死定了。」

丁靈琳道：「你現在為甚麼要說這些話？現在並不是九月。」

郭定徐徐道：「但現在卻是獵狐的時候，已有群鷹飛起──」

他眼睛裏閃著光，彷彿已看到無數隻矯健的蒼鷹，在長安城上的天空中飛翔。

丁靈琳終於明白：「難道我們就是那隻狐狸？」

郭定沒有再說話。

他頭也不回地走上石階，走了出去。

丁靈琳目送著他走出去，癡癡地怔了半晌，喃喃道：「這人究竟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仇敵？」

葉開沒有回答，他彷彿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

丁靈琳嘆了口氣，道：「不管怎麼樣，這個人卻不能算是個壞人。」

葉開道：「的確不能。」

丁靈琳道：「他不但很正直，而且還很有趣。」

葉開笑了笑，道：「他看來也很喜歡你。」

丁靈琳道：「他喜歡我？」

葉開道：「我看得出。」

丁靈琳道：「哦？」

葉開道：「男人若是喜歡上一個女人，他看到這個女人時，眼睛裏的表情都會不一樣的。」

丁靈琳忽然笑了：「你在吃醋了。」

她笑得就像是第一朵在春風中開放的百合：「我喜歡吃醋的男人，想不到你居然也會吃醋了。」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現在並不想吃醋，只想吃一隻燉得很爛的大蹄膀。」

丁靈琳看著他，眼睛裏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咬著嘴唇道：「還有呢？」

葉開道：「還有一大盆水，一張又軟又乾淨的床──」

他看著她，眼睛裏也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

丁靈琳呻吟般嘆了口氣，輕輕道：「你想的事為甚麼會跟我一樣？」

葉開微笑道：「因為我們已很久沒有見面了，是不是？」

丁靈琳的臉突然紅了，忽然跳起來咬了他一口：「你實在不是好東西，我咬死你──」

床很軟，也很乾淨。

葉開躺在床上，他還沒有被咬死，可是看起來也並不像很快活的樣子。

丁靈琳伏在他胸膛上。

他的胸膛寬闊而堅實。

屋子裏很溫暖，就像是春天一樣，盆裏的火還很旺。

在這麼溫暖的屋子裏，一個人是不必穿太多衣服的。

兩個人更不必。

丁靈琳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輕輕道：「我們還沒有成親，本不該這樣子的。」

葉開道：「嗯。」

丁靈琳夢囈般低語道：「我總覺得這樣子是不道德的，我總覺得我們好像犯了罪一樣，但也不知道為了甚麼，我每次都沒法子拒絕你。」

葉開道：「我知道。」

丁靈琳道：「你知道？」

葉開看著她，眼睛裏充滿了愛憐的笑意，深深道：「你沒有拒絕我，只因為你比我更喜歡做這種犯罪的事。」

丁靈琳的臉又紅了，用力咬著他的耳朵，恨恨道：「你這個壞人，你還知道甚麼？」

突聽一人道：「他還知道殺人。」

這聲音清脆嬌美，而且還彷彿帶著種孩子般的天真。

是上官小仙。

「我們沒有去找她，她反而找上門來了。」

丁靈琳爬了起來。

她當然沒有真的爬起來，她想爬起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身上少了點東西。

就在這時，從裏面拴著的門，忽然開了，上官小仙甜甜地微笑著，姍姍地走了進來，手裏居然又抱著個泥娃娃，一雙眼睛不停地在兩個人臉上打轉。

這次丁靈琳實在是真的想將這雙眼珠子挖出來了。

上官小仙搖著頭，吃吃地笑道：「你們做這種事的時候，本該用張桌子把門頂上的，你們總該知道，要從外面挑開裏面的門閂，並不困難。」

丁靈琳恨聲道：「誰想到會有這麼不要臉的人闖進來。」

上官小仙笑道：「我不要臉，你們呢？天還沒黑就這樣子了，你們羞不羞？」

丁靈琳的臉紅了，趕緊改變話題，大聲道：「你來得正好，我們正要去找你。」

上官小仙道：「是你們偷偷溜了，為甚麼又要找我？」

丁靈琳道：「你自己做事，為甚麼要賴在我們頭上？」

上官小仙悠然道：「又不是我賴你們的，人家要認為是，我又有甚麼法子。」

丁靈琳道：「你承認是你殺的。」

上官小仙道：「我承認。」她笑了笑又道：「不過我只在你們面前承認，若有別人在，我就不承認了。」

丁靈琳怒道：「不承認就殺了你。」

上官小仙笑道：「你若真的殺了我，就更糟了，這件事就更變得死無對證，你們就算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了。」

丁靈琳咬了咬牙，冷笑道：「我們總有法子叫你承認的。」

上官小仙道：「哦？我想聽聽你們有甚麼法子？」

丁靈琳道：「你若不承認，我就挖出你這雙眼珠子來，看你還敢不敢賴。」

上官小仙道：「你是準備現在挖，還是在別人面前挖呢？」

她微笑著，悠然道：「現在我根本就承認了，你們根本不必逼我，若是等到別人在旁邊時，每個人都知道我只不過是個白癡，只會抱著泥娃娃餵奶，你們就算真的忍心對我下這種毒手，別人也不會答應的。」

丁靈琳氣得臉都青了，卻偏偏想不出法子來對付她。

上官小仙柔聲道：「所以你們既不能殺我，也不能逼我，就算把我抓住，也一樣連半點用都沒有。」

丁靈琳恨恨道：「你考慮得很周到。」

上官小仙道：「若是沒有考慮周到，又怎麼會敢來。」

丁靈琳已氣得快瘋了，忍不住打了葉開一拳，道：「你怎麼不說話？」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沒有話說。」

上官小仙嫣然道：「畢竟還是你聰明，還是你想得開。」

葉開道：「而且我也很放心。」

上官小仙道：「放心？」

葉開道：「現在我們雖然沒法子對付你，你也不會對付我們的。」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因為你還要逼著我們跟別人拚命。」

上官小仙笑道：「一點也不錯，郭定、伊夜哭他們，都是很難對付的人，我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你這樣的好幫手，幫著我去對付他們，我又怎捨得讓你死。」

丁靈琳又忍不住道：「所以你才故意讓韓貞救我們走？」

上官小仙眨了眨眼道：「你猜呢？」

丁靈琳道：「難道韓貞也是你手下的人？」

上官小仙道：「很可能。」

丁靈琳冷笑道：「你這麼樣說，我反而知道他不是了。」

上官小仙道：「隨便你怎樣想都行。」

丁靈琳道：「所以只要我們找到他，就可以證明你是個怎麼樣的人了。」

上官小仙道：「別人會相信那樣的話？」

她嘆了口氣，搖著頭道：「我看你才真的只不過是個七歲大的孩子，韓貞若是真能揭穿我的秘密，我又怎麼會讓你們找到他。」

丁靈琳變色道：「莫非你也把他殺了？」

上官小仙並沒有否認，悠然道：「不管怎麼樣，這件事除非我自己肯在別人面前承認，否則你們就只有背著這冤名了。」

丁靈琳咬著牙，恨恨道：「好狠毒的女人。」

上官小仙淡淡道：「背著這樣的冤名，實在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現在長安城裏，至少有十七八個人想要你們的腦袋，所以──」

葉開終於開口道：「所以怎麼樣？」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就趕快想個法子，讓我承認呀。」

葉開道：「你肯？」

上官小仙道：「別人反正遲早總要知道金錢幫主是誰的。」

葉開嘆道：「只可惜他們大概要等我死了之後才會知道。」

上官小仙道：「很可能。」

葉開道：「難道你肯先告訴他們？」

上官小仙道：「只要你肯答應我一件事，我先死也無妨。」

葉開道：「你要我答應甚麼？」

上官小仙道：「答應嫁給我。」

葉開怔了怔，道：「你要誰嫁給你？」

上官小仙道：「要你。」

葉開笑了。

上官小仙道：「你笑甚麼，男人可以娶老婆，女人難道就不能娶個老公？」

她居然沒有笑，板著臉又說道：「何況，我是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以我的身份就算娶個十個八個老公，也是天經地義的事。」

葉開好像已有點笑不出了。

上官小仙道：「我本來是想要你做第一護法的，卻又不能信任你，所以只好勉強要你做老公了，老公我總可以管得你的。」

丁靈琳臉已氣得通紅，冷笑道：「你不必勉強，他已經嫁給了我，根本就輪不到你。」

上官小仙笑了笑，悠然道：「莫忘記男人也一樣可以改嫁的。」

丁靈琳終於忍不住叫了起來：「我死也不會讓他嫁給你。」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冷冷道：「那麼你就只好去死了。」

丁靈琳又用力打了葉開一拳，恨恨道：「你怎麼又不說話了，難道忽然變成了啞巴？」

葉開道：「我正在考慮。」

丁靈琳又叫了起來：「你在考慮，考慮甚麼？」

葉開道：「我在考慮應該怎樣把她扔出去。」

丁靈琳的悶氣立刻平了，展顏笑道：「你的確應該再考慮考慮。」

上官小仙嘆道：「生意不成仁義在，你就是不答應，也不該這樣對我的，我至少總是你的客人。」

丁靈琳道：「我們並沒有請你來。」

上官小仙道：「但我卻已經來了。」

丁靈琳道：「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這裏不但有最好的廚子，還有最舒服的床，我恰巧又知道你們都是喜歡享受的人。」

丁靈琳眼珠子轉了轉，道：「你既然是客人，就該做些客人的樣子出來。」

上官小仙道：「客人應該是甚麼樣子的？」

丁靈琳道：「你至少應該先出去，讓我們好好來迎接你。」

她現在火氣已消了，忽然又變得機靈了起來。

上官小仙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丁靈琳道：「你應該明白了。」

上官小仙道：「我轉過身去，不看你們行不行？」

丁靈琳恨得牙癢癢的，但人家硬是不肯出去，她也沒法子。

幸好上官小仙已真的轉過了身，面對著牆，悠然道：「我真奇怪，在這種天氣裏，你們居然好像一點也不怕冷。」

丁靈琳沒有開口，也沒空開口。

上官小仙道：「聽說你以前身上總是掛著很多鐵鈴鐺的，若是不摘下來，豈非更好玩。」

丁靈琳本就在後悔，她身上若戴著那些要命的金鈴，早已將上官小仙頭上打出好幾個洞來了。

就在這時，上官小仙突然大叫了一聲，就好像忽然見到了鬼一樣，撞破窗戶，竄了出去，手裏的泥娃娃也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丁靈琳也叫了起來，道：「不管怎麼樣，也不能讓她走。」

這句話還沒有說完，葉開也已竄出窗子。

女人穿衣服總是慢些的，等她穿好衣服時，上官小仙早已連影子都看不見了。

葉開是個很奇怪的人，他本來並不想太出名，所以他初入江湖時，用好幾個名字。

但世界上的事往往也很奇怪，不想出名的人，反而偏偏會出名。

他用過的名字幾乎都已很有名了，其中最有名的一個，當然還是風郎君。因為他的輕功實在很高，有人甚至認為他的飛刀還比不上小李探花，但輕功卻已不在任何人之下。

還有的人甚至認為，近八十年來，武林中輕功最高的一個人就是他。

可是他居然沒有追到上官小仙。

上官小仙一出了那屋子，就好像忽然奇蹟般消失了。

葉開追出了很遠，卻連她的影子都沒有看見。

現在已是黃昏。

黃昏的風更冷，葉開並不想像傻子一樣站在露天裏喝西北風。

既然迫不到，就只有先回去再說。

也不知為了甚麼，他近來對丁靈琳已越來越熱心。

他從原來的路退回去，剛才被撞破的窗戶，被冷風吹得「噗嚕噗嚕」的直響。

他正想接近窗戶，忽然怔住了，這屋子裏竟然變得熱鬧起來了。

# 第十一章 東海玉簫

小小的一間屋子，當中竟有了八九個人，幾乎全都是女人，而且全都是很年輕、很美艷的少女，卻又偏偏全部穿著道裝。

哪裏來的這麼多女道士？

葉開幾乎已認為自己走錯了地方，但丁靈琳卻還在屋子裏。

她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眼裏充滿了驚訝之色，不但驚訝，竟然還有些恐懼。

她身後站著兩個女道人，前面還有五個，但她的眼睛，卻盯在一個男人身上。

一個老人，一個老道人。

他就坐在靠窗的一張椅子上，身上穿著件錦衣道袍，銀絲般的頭髮，挽成了個道士髻，斜插著根碧玉簪，杏黃色的腰帶上，也斜插著根晶瑩圓潤的玉簫。

他的年紀至少也應該在六十以上，但臉色卻是紅潤的，連一條皺紋都找不到，一雙眼睛也仍然黑白分明，炯炯有光。

縱然是坐在那裏，她也看得出他身材仍然是筆挺的，絕沒有絲毫龍鍾老態，頦下銀絲般的長髯飄拂，修得乾淨而整齊。

葉開從來也沒有看過裝飾如此艷麗、如此注意儀表的道人。

丁靈琳已看見他，她彷彿想叫，卻沒有叫出來。

她竟然已被人點住了穴道。

葉開嘆了口氣道：「看來這個屋子的風水真不錯，客人剛走了一個，又來了八個。」

這錦袍銀鬚的老道人也正在盯著他，沉聲道：「你就是葉開？」

葉開點點頭，道：「樹葉的葉，開心的開。」

道人道：「風郎君也是你？」

葉開道：「有時候是的。」

道人沉著臉冷冷道：「近年來，江湖中果然是人才輩出，一夜間連傷八十三條人命的好漢，昔日貧道連一個都未曾遇見過。」

葉開道：「我也沒見過。」

道人厲聲道：「你在貧道面前，說話也敢如此輕薄。」

葉開笑了笑道：「道長若是看不慣輕薄的人，為何要到輕薄人的屋裏來？」

道人道：「你不知道我是誰？」

葉開道：「不知道。」

道人道：「貧道玉簫。」

葉開道：「東海玉簫？」

道人道：「正是。」

葉開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本來實在應該大吃一驚的，只可惜我今天吃驚的次數已太多了。」

東海玉簫！

無論誰聽見這名字，本都該大吃一驚。

昔日百曉生作兵器譜，東海玉簫名列第十，這玉簫道人，也正是當年武林十大高手中，除了小李探花外碩果僅存的一個人。

據說他遊蹤常在海外，葉開實在想不到他居然也到了這裏。

玉簫道人沉聲道：「貧道是為了甚麼而來的，你想必也該知道。」

葉開道：「我不知道。」

玉簫道人道：「看來你並不像如此愚蠢的人。」

葉開道：「可是我會裝傻。」

那些年輕女道人們，本已在偷偷地看著他，現在又忍不住偷偷地笑了。

玉簫道人臉色又變了，冷冷道：「你本該裝死的。」

葉開道：「為甚麼？」

玉簫道人道：「貧道不殺死人。」

葉開道：「活的你都殺了？」

玉簫道人道：「只殺想死的人。」

葉開道：「幸好我並不想死。」

玉簫道人道：「一個人若想好好地活著，在貧道面前就該說實話。」

葉開道：「我說的本就是實話。」

玉簫道人道：「這泥娃娃是誰的？」

葉開道：「是上官小仙的。」

玉簫道人：「她本在這屋子裏？」

葉開道：「她是我第一個客人。」

玉簫道人道：「現在她人呢？」

葉開道：「不知道。」

玉簫道人冷冷道：「她剛才還在這裏，現在你就不知道她到哪裏去了？」

葉開道：「現在你還在這裏，等一會你要到哪裏去，我也不會知道。」

玉簫道人忽然嘆息了一聲，道：「生命如此可貴，為甚麼偏偏有人一定想死？」

他忽然抽出了腰帶上那根晶瑩圓潤的白玉簫。

昔年的兵器譜上東海玉簫名列第十，玉簫道人武功淵博，據說身兼十三家之長，掌中這根玉簫，既可打穴，也可作劍用，簫管中還藏著極厲害的暗器。

葉開本以為他已準備出手了。

誰知玉簫道人還是坐著沒動，反而輕撫簫管，吹奏了起來。

他的簫聲開始時很輕柔，就彷彿自雲下、青山上，一縷清泉緩緩流過，令人心裏充滿了寧靜和歡樂。

然後他簫聲漸漸低沉，將人引入了另一個更美麗的夢境中。

在這個夢境裏既沒有憂慮和痛苦，更沒有憤怒與爭殺。無論誰聽到簫聲，都絕不會再想到那種卑鄙險惡的事。

但就在這時，玉簫道人自己卻做了件很卑鄙險惡的事。

他的簫管中竟突然飛出了三點寒星，急打葉開的前胸。

是喪門釘一類的暗器，來勢急如閃電。

在這種優美和平的樂聲中，又有誰會提防別人惡毒的暗算？

可是葉開卻好像早就在防備著。

無論多惡毒的暗器，到了他面前，就好像已變得連一點用都沒有。

因為他有一種奇特的方法來接暗器，他手上竟似有種奇異的吸引力。

他的手一招，三點寒星就無影無蹤。

難道這就是武林中早已絕傳的內功「萬流歸宗」？

玉簫道人臉色已有些變了。

葉開卻微笑著道：「再吹下去，莫要停，我喜歡聽吹簫。」

玉簫道人果然沒有停，可是簫聲卻變了，變得充滿了一種原始的挑逗力，就像是有個思春的少女在春閨裏輾轉反側，不斷呻吟。

男人心裏最原始的一種慾望是甚麼？兩個距離葉開最近的女道人，正在看著他媚笑，笑容中也充滿了挑逗力。

葉開不能不去看她們，他發現自己竟好像忽然變成了個第一次看見赤裸女人的少年。

在他想像中，她們竟似已變成完全赤裸的──雪白的胸膛，纖細的腰，修長的腿。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身體竟已不由自主在開始變化，這種慾望本就是任何男人都無法控制的。

她們笑得更媚，媚眼如絲。

她們的腰肢扭動，彷彿正在邀請。

又有誰還能離開她們正在扭曲炫耀著的地方？

又有誰還能注意到別的事？

另兩個女道人，竟已架起了丁靈琳，在向外退。

此時此刻，若是別的男人，一定不會注意到她們的。

但葉開不是別的男人。

葉開就是葉開！

他的眼睛彷彿還在盯著那扭動的腰肢，他人卻已掠起。

忽然間，簫聲停頓。

一根晶瑩圓潤的玉簫，已斜斜點了過來，急打他腰上的麻腰穴。

這是判官筆的招式，認穴、打穴快。

這時判官筆已變成了劍，劍走輕靈，已將葉開的身形圍住。

葉開眼看著丁靈琳被人帶走，竟偏偏無法脫身。

他突然發現自己遇著的這對手，竟是他平生未遇的高手。

他若是再去為丁靈琳憂慮擔心，他自己就隨時都可能被擊倒。

他的身形突然停頓，完全停頓，竟像是一隻旋轉不息的陀螺，突然被釘死在地上。

高手決戰中，絕沒有任何人會做這種事的。

玉簫道人身經百戰，各式各樣的對手都遇見過，卻也從未見過這種事。

他的玉簫一著擊出，也突然停頓。

他猜不透葉開的用意。

但他卻已看出葉開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聰明的人絕不會突然做出太愚蠢的事，這其中難道又有陰謀？

玉簫道人冷笑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葉開道：「沒有意思。」

玉簫道人道：「沒有意思是甚麼意思？」

葉開道：「沒有意思就是沒有意思。」

玉簫道人道：「你想死？」

葉開道：「不想。」

玉簫道人道：「你莫非不知剛才那一瞬間，我已可讓你死十次。」

葉開道：「我知道。」

他笑了笑，淡淡道：「可是我也知道，我一停下，你也會停下來的。」

玉簫道人：「我若不停呢？」

葉開道：「那麼我現在就已死了十次。」

玉簫道人的臉色突然蒼白，他顯然已在後悔，只可惜現在後悔已遲，這種機會一錯過，是永遠不會再來的。

葉開道：「我停下來，也因為我現在沒有把握能勝你。」

玉簫道人冷笑。

葉開道：「因為現在我的心已亂，你身旁又有這麼多漂亮的幫手，無論誰看見自己心愛的女人被人架走，心都會亂的。」

玉簫道人冷笑道：「你倒很坦白。」

葉開道：「我不想騙你，也騙不過你，你當然也知道我的心已亂了。」

玉簫道人道：「心亂了就得死。」

葉開道：「你真的有把握殺我？」

玉簫道人沒有開口，他沒有把握，因為這少年武功之精奇超脫，應變之機警奇詭，竟是他生平所遇的對手中，最令人難測的一個。

何況他還有刀，飛刀！

葉開的飛刀還沒有出手，玉簫道人當然並不想逼著他出手。

葉開淡淡道：「你我遲早總難免要一戰的，但卻不在今夜。」

玉簫道人道：「在甚麼時候？」

葉開道：「在我心不亂的時候，在我有把握勝你的時候。」

玉簫道人冷笑道：「就算真有那麼一天，我為甚麼要等到那天？」

葉開道：「因為你非等不可。」

玉簫道人道：「哦？」

葉開道：「現在你就算能殺我，也不會出手的，因為你真正想要的是上官小仙。」

玉簫道人不能否認。

葉開道：「現在你就算殺了我，也得不到上官小仙。所以你綁走了丁靈琳，想要我用上官小仙來換她的生命。」

玉簫道人突然長長嘆息道：「你果然不笨。」

葉開道：「我也不說謊。」

玉簫道人道：「哦？」

葉開道：「現在我真的不知道上官小仙在哪裏。」

玉簫道人冷冷道：「那麼我也不知道丁靈琳在哪裏。」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可以想法子去找。」

玉簫道人道：「十二個時辰？」

葉開道：「可以。」

玉簫道人點點頭，道：「明天此刻，你若還不把上官小仙交給我、你今生就再也休想見到丁靈琳。」

他慢慢地接著道：「金環無情，飛刀有情，鐵劍好名，玉簫好色，這句話你總聽說過。」

葉開當然聽說過。

玉簫道人道：「丁靈琳是個好看的女人，我是個好色的男人，所以你最好趕快找到上官小仙，否則──」

他沒有再說下去。

他的意思無論誰都可以聽得出來。玉簫道人已走了，帶著他年輕而美麗的女弟子們一起走了。

「明日此刻我再來。」

十二個時辰。

誰能有把握在十二個時辰中找到上官小仙？誰能有把握在短短的一天中找到狐狸般狡猾、蝮蛇般陰毒的女人？

葉開也沒有把握。

可是，鐵劍好名，玉簫好色。又有誰能放心讓自己心愛的女人，呆在一個好色的男人身旁？

夜色降臨，葉開靜靜地坐在黑暗裏，他沒有燃燈，他連動都懶得動。

屋子裏彷彿還留著丁靈琳身上的香氣，黑暗中彷彿又出現了她那雙充滿了恐懼的眼睛。

要怎麼樣才能救出她？要怎麼樣才能找到上官小仙？

葉開竟連一點頭緒都沒有。

這裏很靜，是很適於思索的地方，他的反應本極快，思想本極靈活。

但現在他的頭腦似乎變成了塊木頭。

這時外面靜悄悄的院子裏，忽然傳來了一陣囂鬧的人聲，好像一下子有很多人擁了進來。

大家議論紛紛，談論的竟是郭定。

「嵩陽鐵劍的兄弟，果然是名不虛傳。」

「南宮兄弟本不該找他比劍的。」

「可是南官兄弟也是赫赫有名的武林世家子弟，怎麼受得了他那種輕視。」

「尤其是南官遠，不但有一身家傳的武功，而且還是嘯雲劍客的入室弟子，劍法之高，據說已可算是當今江湖中的七大高手之一。」

「所以這一戰大家本來都看好南官遠的，郭定畢竟是個初出道的人。」

「據我所知，吉祥茶館裏卻有很多人以十博一，賭南宮勝。」

「早知如此，我也該賭一下子的。」

「那時你敢賭郭定勝？」

「有誰想得到，像南宮遠這麼有名的劍客，竟連郭定十招都接不住。」

「嵩陽鐵劍，果然真霸道，尤其是他那最後一招『天地俱焚』，我敢打賭，江湖中能接得下他這一招的人，絕不會超過五個。」

「這一下嵩陽鐵劍郭定可真是出足了風頭，連那幾個平日眼高於頂的鏢局老總，都搶著要作東，請他去喝酒。」

「現在他已經是城裏最出風頭的人，莫說鏢局裏的人要請他喝酒，連我都想請請他，能跟這種人喝杯酒，我面子也有光采。」

「現在他若想去找女人，我敢保證，一定有很多女人情願倒貼。」

「他雖然不能算是個小白臉，倒真有點黑裏俏。」

「聽說皮膚黑的人，對女人都有一手。」

「皮膚黑的女人，那地方也──」

下面說的話竟越來越不像話了。

葉開沒有再聽下去。

剛才外面那麼靜，原來是因為人們都趕著去看郭定和南宮遠的決戰了。若是在平時，葉開也會去看看。

他知道南宮遠這個人，也確實知道這個人劍法得過真傳。

近年來，他一直都是在江湖中很露鋒芒的人，但現在他的光芒顯然已被郭定搶盡。

郭定現在想必一定很愉快。

少年成名，本就是人生中最令人愉快的幾件事之一。

葉開瞭解這種感覺，可是他並不羨慕。

他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靜靜地喝兩杯酒，酒雖然會麻痺人的頭腦，一時也可以令人的頭腦清醒。

他站了起來，慢慢地走了出去。

沒有人注意他，甚至沒有人看他一眼，只有贏家才是人們注意的對象。

他現在卻是個輸家。

窄巷的盡頭，有家小小的酒鋪，連招牌都已被油煙燻黑。

屋子裏燈光昏暗，一個沒精打采的夥計，正坐在小炭爐旁烤火。

客人也只有一個，背對著門，坐在最陰暗的一個角落裏，獨自喝著悶酒。

他想必也跟葉開一樣，是個輸家，是個失意的人。

若是在平時，葉開說不定會過去，找他喝兩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但現在他卻寧願孤獨。

夥計沒精打采地走過來，替他擺了雙筷子，上面還帶著霉點的竹筷子。

可是葉開不在乎。

「要點甚麼？」

「酒，五斤酒，隨便甚麼酒都行。」

「不切點滷菜？」

「有現成的，就給我來一點。」

這客人看來並不挑剔，夥計嘴角終於露出了一絲笑容：「那位客人切了個小拼盤，我就給你照樣來一碟怎麼樣？」

「行。」

那位客人顯然也不挑剔。

一個失意的人，又還能挑剔甚麼呢？

※※※

酒還沒有來，葉開就靜靜地等著，他本不期望這種地方會有甚麼殷勤的招待。

那邊的客人一直沒有回過頭來看看他，此刻卻突然道：「我這裏有酒，為甚麼不過來先喝一杯？」

這聲音很熟，這人是誰？

葉開回過頭，這人淡淡地又道：「其實你應該過來敬我一杯的，你欠我的情。」

「是你。」

葉開終於聽出了他的聲音。

這個在小酒鋪裏獨自喝著悶酒的失意者，竟是現在這城裏的風雲人物郭定。

郭定終於回過頭，淡淡地一笑，道：「你想不到是我？」

葉開的確想不到。

他走過去，坐下，看著郭定，道：「你本不該在這裏的。」

郭定道：「為甚麼？」

葉開道：「這種地方，本只有我這種人才會來。」

郭定道：「哦？」

葉開笑了笑，道：「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已成了這裏最出風頭的人？」

郭定冷冷道：「就因為我刺了南官遠一劍？」

葉開道：「能戰勝南官遠，並不是件容易事。」

郭定冷笑。

葉開看著他，道：「現在城裏也不知有多少大人物在搶著要請你喝酒，你為甚麼反而一個人跑到這種地方來？」

郭定沒有回答，卻替他倒了杯酒，道：「你說得太多，喝得太少。」

葉開舉杯一飲而盡。

郭定也在看著他，忽然道：「你以前有沒有戰勝過？」

「當然有。」

郭定道：「你戰勝的時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大人物要搶著請你喝酒？」

葉開道：「是。」

郭定道：「你不去？」

葉開道：「不去。」

郭定笑了，笑容中卻帶著種說不出的寂寞之意，又喝了杯酒，才徐徐道：「以前我總是想戰勝別人，壓倒別人，可是現在──」

葉開道：「現在怎麼樣？」

郭定凝視著手裏的空杯，道：「現在我才知道，勝利的滋味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好。」

他忽然將手裏的空杯重重地放在桌上，道：「你看這是甚麼？」

葉開道：「這是個空酒杯。」

郭定道：「一個人戰勝了之後，有時也會忽然變得像這空酒杯中的酒一樣，突然變空了。」

這種感覺他雖然沒有說出來，可是葉開能瞭解這種無法形容的空虛和寂寞，他也曾體驗過。

他沒有再說甚麼，替郭定倒滿了空杯，微笑道：「你也說得太多，喝得太少。」

郭定舉杯。

葉開微笑著，又道：「無論如何，勝利的滋味至少總比失敗好。」

寒風在窗外呼嘯。

小炭爐裏的火將熄滅，那沒精打采的夥計，將脖子縮在破棉襖裏，似已快睡著了。

在如此寒夜裏，只有家才是溫暖的。

流浪在天涯的浪子們，你們的家在哪裏？你們為甚麼還不回去？

混濁的酒，冷得發苦，可是冷酒喝下肚子裏後，也會變成一團火。

已喝了幾杯？誰去記它？誰記得清？

葉開滿滿地倒了一杯，很快地喝了下去。

他想醉？想逃避？

若是遇見了一些無法解決、無可奈何的事，又有誰不想大醉一場？

郭定看著他，道：「我本來只想一個人在這裏大醉一場，卻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你。」

葉開道：「你想不到我會到這種地方來喝酒？」

郭定道：「我想不到你會一個人來。」

葉開又乾了一杯，忽然笑了笑，道：「我自己也想不到。」

他笑得很苦。

郭定不懂：「你自己也想不到？」

葉開沉默著，過了很久，才問道：「你知不知道東海玉簫？」

郭定當然知道，說道：「可是我沒有見過他。」

葉開道：「我見過。」

東海玉簫已有很多年未曾在江湖中出現過，郭定忍不住問：「你幾時見過他？」

葉開道：「剛才。」

郭定的眼睛裏突然發出光：「你們已交過手？」

葉開點點頭。

郭定道：「你也勝了他？所以你才到這裏來喝酒？」

葉開道：「我沒有勝，也沒有敗。」

郭定又不懂。

在他的思想中兩人只要一交上手，就一定要分出勝負。

葉開道：「我們雖然已交手，卻沒有繼續下去。」

郭定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我不想敗給他。」

郭定道：「你沒有把握勝他？」

葉開道：「沒有。」

郭定道：「你已看出他的武功比你高？」

葉開笑了笑道：「他的武功很淵博，也許正因為如此，所以不能精純。」

郭定道：「你本來可以勝他的？」

葉開並不否認。

郭定道：「可是今天你卻沒有把握勝他？」

葉開道：「完全沒有。」

郭定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我的心很亂。」

郭定道：「你看來並不像時常會心亂的人。」

葉開道：「我本來就不是時常會心亂的人，可是今天──」

郭定突然明白：「難道那位丁姑娘已落入玉簫手裏？」

葉開點點頭，再次舉杯，一飲而盡。

郭定也乾了一杯，又一杯，「鐵劍好名，玉簫好色。」

這句話他當然聽說過。

他突然奪過葉開的酒杯，大聲道：「今天你絕不能喝醉。」

葉開苦笑。

郭定道：「你一定要想法子趕快將她救出來。」

葉開道：「我想不出法子。」

郭定道：「玉簫想怎麼樣？」

葉開道：「他要我用上官小仙去將她換回來。」

郭定道：「你不肯？」

葉開道：「我肯，可是我找不到上官小仙。」

郭定道：「你也不知道她在哪裏？」

葉開道：「沒有人知道。」

郭定道：「她真的不是傳說中那樣的白癡？」

葉開苦笑道：「我本來也被她騙過了，我這一生中從來也沒有遇見過比她更狡猾、更可怕的人。」

郭定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徐徐道：「這些話本不能相信的。」

葉開道：「我明白。」

郭定道：「可是現在我相信了。」

葉開也沉默了很久，才徐徐道：「我本不願將這件事告訴你，可是現在我卻說了出來。」

他並沒有去看郭定。

郭定也不再看他。

他們竟彷彿在盡量避免接觸到對方的目光。

他們都不是那種喜歡將自己情感流露出來，讓別人知道的人。

難道他們都生怕自己的情感一時激動，會流下淚來？

但友情這件事，本就不是用眼睛看的。他們雖然不去看，友情卻已在他們心裏撒下了種籽生出了根。

這的確是件很奇怪的事。

一個人往往會在最奇怪的時候，最奇怪的地方，和一個最想不到的人交成朋友，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這種情感是怎麼來的。

也不知過了多久，郭定忽然道：「上官小仙雖然找不到，但東海玉簫卻一定可以找到。」

葉開在聽著。

郭定道：「他是個喜歡享受的人，這城裏的好地方卻不多。」

葉開道：「最好的地方本來是冷香園，但現在卻已只冷不香了。」

郭定道：「但他還是很可能會住在那裏，據說他無論到哪裏，都一向有很多隨從的人。」

葉開笑道：「就算他在那裏又如何？」

「他在那裏，丁姑娘也就在那裏。」

葉開道：「你要我去救她？」

郭定道：「你不去。」

葉開苦笑道：「我現在的心更亂，更沒有把握勝他。」

郭定道：「我難道不是人？」

葉開霍然抬起頭，凝視著他，道：「你──」

郭定道：「我難道不能跟你一起去？」

葉開道：「可是──可是丁靈琳還在他手裏。」

郭定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投鼠忌器，怕他用丁姑娘來對付你，怕他傷害了丁姑娘。」

葉開點點頭。

郭定道：「但你卻忘了一點。」

葉開道：「哦？」

郭定道：「他一定以為你現在正急著找上官小仙，一定想不到你會去找他的，所以他就一定不會有警戒。」

葉開道：「不錯。」

郭定道：「何況，他更不會想到我們已成了朋友。」

朋友！

這是多麼溫暖、多麼神聖的兩個字。

這兩個字竟真的從這個驕傲冷酷的年輕人嘴裏說了出來。

葉開還能說甚麼？還需要說甚麼？

他甚麼都不再說，他已站了起來，猛然用力握住了郭定的肩。

「我們走。」

「走！」

# 第十二章 冷夜離魂

冷香園。

夜冷，梅香，人蹤已杳。

梅林裏簌簌的響，是風？還是昨天在死在這裏的冤魂？

「你一直都沒有再見到韓貞？」

「沒有。」

「那麼他說不定還在這裏。」

葉開嘆道：「我只希望找到的不是他的屍體。」

那些人的屍體呢？

找不到。

聽濤樓上下，連血跡都被洗得乾乾淨淨。

是誰替他們收屍的呢？

「衛天鵬他們的屍體昨夜還在這裏。」

「是誰替他們收了屍？」

沒有回答，沒有人能回答。

剛隔夜的冰雹，晚上又結成了冰。

風刮在臉上，已不像是風，而像是刀。

寒梅在冷香中卻更香。

「你看見燈火沒有？」

「沒有。」

「玉簫難道不在這裏？」

突然間，結了冰的小徑上，竟似響起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

如此寒夜，有誰會在雪徑上獨行？莫非是那些人的鬼魂？

鬼魂又如何有腳步聲？

還是沒有燈光，無星，無月。

黑暗中彷彿出現了條人影，正慢慢地走出了梅林中的小徑。

他走得很慢，還不時在東張西望，竟似在尋找著甚麼。

如此寒冷的深夜裏，在這無人的梅林中，他尋找的是甚麼？

走得近了，才聽出他嘴裏竟一直在喃喃自語：「酒呢──甚麼地方有酒──」

葉開幾乎忍不住叫了出來：「韓貞！」

※※※

這個人竟赫然真的是韓貞。

難道他居然還在替葉開找酒？

雪光反映，照上了他的臉，他的臉上竟赫然全是血，且也結成了冰。

葉開只覺得胸中一陣氣血上湧，立刻從他隱藏的小石後衝了出去，衝到韓貞面前，一把握住了韓貞的肩。

韓貞看了他一眼，忽然道：「酒呢？──你知不知道甚麼地方有酒？」

他竟已不認得葉開，可還在為葉開找酒。

他的臉竟已幾乎完全破碎扭曲，竟像是個已被人一腳踩爛了的硬殼果。

葉開不忍再看：「你──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這是誰下的毒手？」

韓貞似乎想笑，卻笑不出，嘴裏還是喃喃地在問：「酒呢？甚麼地方有酒？」

葉開的心，也好像被人重重踩了一腳。

郭定就在身後，忍不住道：「他就是韓貞？」

葉開點點頭。

郭定也不禁嘆息，道：「看來他是在替你找酒的時候，被人痛毆了一頓，打得他連記憶都喪失。」

葉開用力握緊雙拳，黯然道：「不過他還記得替我找酒。」

郭定嘆道：「看來他也是個好朋友。」

葉開恨聲道：「只可惜我不知道這是誰下的毒手，否則──」

郭定道：「我想這絕不是上官小仙。」

葉開道：「哦？」

郭定道：「一個女人，絕不會有這麼重的手。」

韓貞實在被打得太慘，不但臉已破碎扭曲，連肋骨都已陷落下去，至少斷了六七根。他怎麼能活到現在的？

在這種冰天雪地裏他怎麼還沒有凍死？

葉開想問，但韓貞卻已甩脫他的手：「放開我，我要去找酒。」

除了這件事外，他已記不得別的。

葉開嘆了口氣，柔聲道：「好，我帶你去找酒。」

這句話說完，他已點了韓貞的睡穴，將韓貞攔腰托了起來。

郭定道：「只要能安安靜靜地睡一天，他也許會清醒的。」

葉開嘆道：「但願如此。」

屋子裏有床，也有燈。

葉開將韓貞放在床上，道：「你有沒有火熠子？」

郭定已燃起燈，燈光照在韓貞臉上，更慘不忍睹。

葉開雖不忍看，卻不能不看，他一定要查出這是誰下的毒手。

他雖然是個不願記住別人仇恨的人，但這次的情況卻不同。

若不是為了替他找酒，韓貞又怎麼會落得這麼慘。

為了這樣的朋友，無論甚麼事他都應該做。

郭定也在凝視著韓貞的臉，道：「這不是鐵器打的。」

葉開點點頭，若是被鐵器打傷，傷痕也可以看得出。

郭定道：「難道有這麼重的手法？」

葉開道：「韓貞的武功並不弱，能一拳打到他的臉，這樣的人並不多。」

他忽然想起自己也曾一拳打在韓貞臉上，但是那次的傷痕卻比現在輕得多，顯然這人的手不但比他重，手上一定還有別的功夫。

解開衣襟，肋骨斷了五根。

如此寒天，韓貞穿的衣服當然也很厚。

郭定皺眉道：「隔著這麼厚的衣服，還能一拳打斷他五根肋骨，這種人實在不多。」

葉開道：「而且這只是硬傷，並沒有內傷。」

若不是衣服上沒有鐵器的痕跡，無論誰都會認為這是被一柄鐵錘打傷的。

郭定道：「難道這人的手竟跟鐵錘一樣硬？」

葉開道：「看他的傷痕，也不像是被鐵砂掌一類的功夫打傷的。」

郭定點點頭道：「若是那一類的掌力，必定會震傷內腑。」

葉開嘆了口氣，道：「所以我實在不明白，這究竟是種甚麼樣的功夫？」

郭定道：「你遲早──」

他的聲音突然停頓，無言的寒風中，竟突然傳來了一陣淒涼的簫聲。

東海玉簫！

郭定一翻手，已搧滅了燈光：「他果然在這裏。」

葉開道：「你能不能在這裏替我──」

郭定立刻打斷他的話：「韓貞已睡著，用不著我在這裏看守，你卻不能一個人去。」

這就是友情，友情就是瞭解和關切。

葉開看著韓貞道：「可是他──」

郭定又打斷了他的話道：「現在他的死活對別人已沒有影響，所以他才能活到現在，可是你──」

他沒有再說下去，也不必說下去。

葉開只覺得胸中的血又熱了，也不能不承認他說的話有道理。

「好，我們走。」

淒涼的簫聲，在寒夜中聽來，令人的心都碎了。

簫聲是從梅林外傳來的。

梅林外的假山旁，有個小小的八角亭，亭子裏有條朦朧的人影，那人正在吹簫。

葉開他們從後面悄悄地繞了過去，他們的行動當然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吹簫的人還在吹簫，簫聲似在顫抖。

葉開忽然發現這並不是「東海玉簫」的簫聲，再走近些，又發現這人身上雖穿著道袍，腰肢卻很纖細，竟是個女道人。

就在這時，簫聲突然停頓，吹簫的女道人，竟似在低低哭泣。

葉開遲疑著，終於走過去，輕輕咳嗽了一聲，這女道人卻似突然被抽了一鞭子，全身都顫抖起來，哀聲道：「我吹──我絕不敢再停下來了。」

葉開道：「可是我並沒有要你不停地吹下去。」

女道人回過頭，看見他，雖然也吃了一驚，卻又彷彿鬆了口氣道：「是你。」

她認得葉開，葉開也認得她。

她就是玉簫道人的女弟子中，長得最媚的一個。

葉開忍不住問：「你怎麼會一個人到這裏吹簫？」

女道人道：「是──是別人逼我來的。」

「是誰？」

「是個蒙著臉的人。」

「他為甚麼要逼你到這裏吹簫？」

「我也不知道，他逼我到這裏來，叫我一直吹，否則他就要脫光我的衣服，把我吊在這裏。」

「你怎麼會落在他手裏的？」

「那時我正──正在後面，只有我一個人，想不到他竟突然闖了進來。」

葉開當然知道「後面」是甚麼意思，女孩子方便時，當然也只有一個人，這種事她當然不好意思說出口。

但葉開卻又問道：「那時你究竟在甚麼地方？」

「就在鴻賓客棧後面那院子。」

鴻賓客棧就是葉開住的那客棧，那裏不但有最好的廚子，也有最舒服的床。

喜歡享受的人當然會住在那裏。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原來你們就在我後面的院子裏，我卻到這裏來找。」

女道人緊緊閉著嘴，死也不開口了，她知道自己已說漏了嘴，現在就算不開口，也已來不及。

葉開道：「有句話我要問你，你也可以不說。」

女道人閉著嘴。

葉開道：「但你若不說，我就將你留在這裏讓那個蒙面人再來找你。」

女道人臉上立刻露出恐懼之色，搶著道：「我說。」

葉開道：「你們帶走的那丁姑娘，是不是也在那院子裏？」

女道人雖然還是不開口，卻已等於默認。

葉開道：「喂，我們不妨做個交易，你帶我去找她，我就送你回去。」

女道人沒有拒絕，她對那蒙面人的恐懼，已遠比她對任何事的恐懼都深。

她死也不願留在這裏。

※※※

那蒙面人是誰？為甚麼要逼著她到這裏來吹簫？

難道他已知道葉開到這裏來找玉簫，所以特地用這法子來指點葉開一條明路。

他為甚麼要這樣做？他是不是另有目的？

這些問題，葉開當然都不能解釋，他忍不住又問：「那蒙面人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

「他不是人，簡直是個鬼，惡鬼。」想起了這個人，她的身子又開始發抖。

顯然這個人一出手就制住了她，她已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

可是東海玉簫的女弟子，武功也絕不會太差。

葉開看著郭定，長長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現在雖不是九月，但卻已有群鷹飛起，而且全都飛到了這裏。」

※※※

被褥還是凌亂的，枕上也許還有著丁靈琳的髮絲。

一回到這裏，葉開的心就開始隱隱發痛──她現在怎麼樣了，東海玉簫會不會──

葉開連想都不敢想。郭定看著床上凌亂的被褥，眼裏又露出種奇怪的表情。

他沒有再看第二眼，他的心彷彿也在隱隱發痛。

現在他總算已完全明白了葉開和丁靈琳的關係。

韓貞已被放到床上，睡得仍很沉。睡覺實在是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女道人低垂著頭，站在屋角，蒼白的臉上，總算已有了些血色。

東海玉簫的女弟子都很美，她尤其美。

她美得和丁靈琳不同，不但美，而且媚，她已是個完全成熟的女人。

無論誰看見她黃昏時在簫聲中款擺腰肢、媚眼如絲的神情都難免會心動的。

葉開看了她一眼道：「坐。」

女道人慢慢地搖了搖頭，忽然道：「現在我可不可以回去？」

葉開道：「不可以。」

女道人垂下頭，咬著嘴唇，道：「你們若想利用我來挾脅玉簫道人，你們就錯了。」

葉開道：「哦？」

女道人道：「你們就算當著他的面前殺了我，他也不會關心的。」

她眉眼彷彿帶著種幽怨之色，輕輕地接著道：「我從來也沒有看見他關心過任何人。」

郭定凝視著她，忽然道：「我們若在你面前殺了他呢？」

女道人道：「我也不會掉一滴眼淚。」

她說得很乾脆，連考慮都沒有考慮。

郭定道：「那麼你為甚麼要回去？」

女道人道：「因為我──我──」

葉開明白她的意思。

她一定要回去，只因根本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葉開並不是個心腸很硬的人，忽然問：「貴姓？」

「我姓崔。」

「崔？」

「崔──崔玉真。」

葉開笑了笑，道：「你為甚麼不坐下來，難道怕這椅子會咬人？」

崔玉真也忍不住笑了，她發現自己在笑的時候，美麗的臉上立刻露出紅霞。

葉開看見她隨著簫聲扭動腰肢的時候，本以為她是個忘記了羞恥的女人。

現在他才發現她還是保留著一份少女的嬌羞和純真。

只不過，無論誰在不得已的時候，都難免會作出一些令別人覺得可恥、自己也會後悔的事。

有時人就像是一隻被蒙著眼睛推磨的驢子，生活就像是一條鞭子。

當鞭子抽到你背上時，你只有往前走，雖然連你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到甚麼時候為止。

葉開輕輕嘆息了一聲，道：「你若不願回去，就可以不必回去。」

崔玉真又垂下頭：「可是我──」

葉開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這世界很大，你慢慢就會發現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的。」

崔玉真也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忍不住抬起頭看了他一眼，眼睛裏充滿了感激。

葉開道：「你也不必幫我們去找丁姑娘，只要告訴我們她在哪裏就行了。」

崔玉真遲疑著，終於道：「就在後面的那個院子裏。」

葉開等著她說下去。

崔玉真道：「那個院子很大，一共好像有十三四間房，丁姑娘就被鎖在最後面的一間偏房裏，窗台的外面擺著三盆臘梅。」

葉開道：「有沒有人在那裏看守她？」

崔玉真道：「只有一個人在裏面陪她，因為她還不能走動，玉簫道人也不怕她會跑。」

葉開道：「玉簫道人睡在哪裏？」

崔玉真道：「他晚上很少睡的。」

葉開道：「不睡在幹甚麼？」

崔玉真咬緊牙，沒有回答，但臉上又露出那種悲憤幽怨之色。

她不必再說了。

「玉簫好色」，他現在應該已有七十歲，看起來卻遠比實際的年紀輕。

他有很多美麗而年輕的女弟子。

他晚上在幹甚麼，葉開當然已可猜得出來。

郭定面上已現出怒容，忽然道：「你們是不是被他所逼，才跟著他的？」

崔玉真搖搖頭，悵然道：「我們本來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女。」

郭定道：「你們都是被他買來的？」

崔玉真頭垂得更低，眼淚已流下面頰。

郭定突然用力一拍桌子，冷冷道：「就算沒有丁姑娘這件事，我也絕不會放過他的。」

葉開道：「可是現在──」

郭定道：「我知道，現在我們當然要先救出丁姑娘再說。」

崔玉真忽然又道：「他晚上雖然不睡，可是到了天快亮的時候，一定要睡三個時辰。」

現在距離天亮至少還有半個多時辰，冬天的夜總是比較長。

葉開看了看天色道：「好，我們等。」

床上韓貞忽然翻了個身，發出夢囈──葉開點了他穴道，用的力量並不大。

他彷彿還在說：「酒呢──甚麼地方有酒──」

反反覆覆說了幾遍後，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大叫道：「姓呂的我認得你，你好狠。」

這句話說完，他又倒下，滿頭都是冷汗。

葉開動容道：「姓呂的？」

郭定道：「看來打傷他的那個人一定姓呂。」

葉開沉思著，道：「你知不知道江湖中有甚麼姓呂的高手？」

郭定道：「近年來好像只有一個。」

葉開道：「呂迪？」

郭定道：「不錯，『白衣劍客』呂迪。」

葉開道：「你見過他出手？」

郭定搖搖頭，道：「我只知道他雖然是『銀戟溫侯』呂鳳先的堂侄。練的卻是武當劍法，武當是內家正宗，絕不會──」

葉開突然打斷了他的話，道：「你說他是誰的侄子？」

郭定道：「呂鳳先銀戟溫侯，昔年兵器譜上排名第五。」葉開的眼睛裏突然發出了光，道：「呂鳳先，我怎會忘了這個人。」

郭定道：「你認為是他麼？」

葉開道：「銀戟溫侯在兵器譜上排名第五，在別人已是件很值得榮耀的事，可是在他看來，卻是種恥辱。」

郭定瞭解這種心情，有很多人都不能忍受屈居人下的。

葉開道：「但他也知道百曉生絕不會錯，所以他毀了自己的銀戟，練成了另一種可怕的武功。」

郭定道：「甚麼武功？」

葉開道：「他的手！」

郭定的眼睛也亮了。

葉開道：「據說他已將他的手練成鋼鐵般堅硬鋒利。」

郭定道：「你是聽誰說的？」

葉開道：「一個曾經親眼看過他那隻手的人，一個絕不會看錯的人。」

郭定道：「小李探花？」

葉開點點頭，道：「世上若有一個人能赤手將韓貞打成這樣子，這個人就一定是呂鳳先。」郭定道：「可是他多年前就已失蹤了。」葉開冷笑道：「連死了的人都可能復活，何況是失蹤了的人。」郭定道：「你認為他也已到了這裏？」

葉開道：「你說過，現在雖不是九月，卻是獵狐的時候。」

郭定的眼睛裏閃著光道：「呂鳳先無疑也是隻鷹。」

葉開道：「也許他已可算是群鷹中最可怕的一隻鷹。」

郭定道：「他若真的來了，你要找他？」

葉開望著床上的韓貞，緊緊閉住了嘴。

他已不必再開口。

郭定的眼睛更亮，卻彷彿凝視著遠方，喃喃道：「能與昔年兵器譜上排名第五的人決一勝負，倒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葉開道：「但這卻不是你的事。」

郭定道：「不是？」

葉開的表情很嚴肅，道：「絕不是。」

郭定笑了笑，接著道：「不必怕我搶你的生意，韓貞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

葉開終於也笑了笑，道：「這句話我希望你最好莫要忘記。」

郭定的表情也變得很嚴肅，道：「你最好也莫要忘記一件事。」

他凝視著葉開，慢慢地接著道：「我不想看見你被人打得像韓貞這樣子。」

葉開忽然轉過身，推開了窗戶。

窗外冷風如刀，但他的心卻是熱的，就像是剛喝下滿滿一杯醇酒。

遠方的空谷，本是一片黑暗，此刻卻已剛剛變成了灰白色。

然後他就聽到了一聲雞啼。

「是最後面靠左的一間屋子，窗台外面還擺著三盆臘梅。」

# 第十三章 海市蜃樓

後面的院子果然很大，東方雖已現出曙色，窗子卻還亮著燈。

屋裏有人在大笑：「貧道此番重入紅塵，就是要看看今日之江湖，究竟是誰家的天下？」這是玉簫道人的聲音。

屋子裏居然還有另外一個人。

「晚輩當然不敢和道長爭一日之短長，只可惜江湖中卻偏偏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無知小輩。」

這不是玉簫道人的聲音，聽來卻很熟。

伊夜哭。

他果然是個很會投機取巧的諂媚小人。

看來他竟已投靠了玉簫道人。

葉開的心沉了下去。

玉簫道人不但沒有睡，而且還多了個幫手。只聽玉簫道人在問：「你知道這種無知的小輩有些甚麼人？」

「嵩陽郭定、武當呂迪、錐子韓貞、飛狐楊天、南海珍珠、青城墨氏──據我所知道的已有這些人到長安來了。」

他顯然還沒有忘記兵器被毀的仇恨，第一個提到的名字就是郭定。

他實在很希望看著玉簫道人殺了郭定。

玉簫道人問：「還有沒有別人要來？」

「當然有，至少還有個葉開。」

伊夜哭冷笑道：「葉開不足懼。」

「哦？」玉簫道人顯得很驚訝，葉開的武功，他已領教過，「因為這個人已等於是個死人。」

「哦？」

「現在長安城裏，要殺他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他簡直已死定了。」

玉簫道人大笑道：「玉容，還不為伊先生斟酒。」

看來他竟打算作長夜之飲，連一點睡覺的意思都沒有。

但葉開現在卻只剩下兩個時辰，此刻若不出手，以後的機會更少，郭定附在他耳邊，慢慢道：「我在這裏牽制住他們，你去救人。」

葉開堅決搖頭：「不行。」

「為甚麼不行？」

葉開冷冷道：「我不想替你收屍。」他的聲音雖冷，但這種情感卻遠比醇酒更能令人發熱。

郭定解開了衣襟，也冷冷道：「你難道想收丁靈琳的屍？」

葉開道：「我有法子，一定有法子的──」

其實他一點法子也沒有，他的心又亂了，為了丁靈琳的安全，他絕不能冒一點險。

郭定知道，他已準備衝進去，他並不是個很冷靜的人。

他認為只要自己一衝進去，葉開就只好到後面去救人的。

可是他錯了。

他若衝進去，葉開絕不會拋下他，他們雖然可以對付伊夜哭和玉簫道人，可是丁靈琳還在玉簫道人手裏。

玉簫道人若用丁靈琳來要挾葉開，葉開就非死不可。

他的身子已騰起──

突然間，窗子裏一聲驚呼，是伊夜哭的驚呼聲。

「你──你這是幹甚麼？」

玉簫道人的聲音冰冷：「我要殺了你。」

「我好意前來，你竟要殺我？」

玉簫道人冷笑道：「你將我看成甚麼人？竟想來利用我，你才是無知的鼠輩，我不殺你殺甚麼人？」

屋裏已響起了一陣桌椅碰倒聲、杯盤跌碎聲──郭定的身子雖已跳起，卻已變了方向，貼著牆竄了過去。

葉開也沒有落後。

他們都已看出，現在正是救人的好機會，伊夜哭最少可以抵擋玉簫道人二三十招。

這時間雖然不長，但只要他們的行動夠快，就已足夠。

所以他們已連一剎那都耽誤不得。

幸好窗台上擺著臘梅，是個很明顯的標誌，他們連找都不必找。

窗子裏也亮著燈。

窗上有兩條人影，一個是梳著道髻的女道人，一個正是丁靈琳。

看她們的姿態，彷彿正在對坐著下棋。

郭定已撞破窗戶，衝了進去，他無論做甚麼事都乾脆得很。

葉開的心卻沉了下去，他知道裏面的那人影絕不是丁靈琳。

丁靈琳絕不會下棋的，她的大哥丁靈鶴雖然是此道的高手，她卻連子都不會擺。

她一向認為兩個人坐在那裏，將一些黑白的石頭往一塊木板上擺來擺去，是件很無聊的事。

「這難道又是個陷阱？」

可是郭定既然已闖了進去，葉開也只好硬著頭皮往下跳。

一闖進屋子，郭定也立刻就發現丁靈琳並不在這屋子裏。

坐在女道人對面的這少女，雖然穿著丁靈琳的衣服，梳著和丁靈琳一樣的髮式，卻不是丁靈琳。

若是換了別人，一定會吃驚、發怔。

但郭定做事卻有他自己獨特的方式，他的手一翻，劍已出鞘，劍柄已打在那女道人的咽喉上。

她連驚呼都沒有發出，就已倒下。

另一個少女也沒有過來，因為郭定的劍鋒已逼住她的咽喉。

「丁姑娘在哪裏？」

這少女臉色雖已嚇得發青，但卻擺出寧死也不說的神情。

郭定也沒有再問，左手已伸出，抓住了她的衣襟，一把就將她裏裏外外五六件衣服全部撕成了兩半，露出了她雪白的身子，高聳的胸膛，纖細的腰。

這少女的臉似已嚇得發綠。

郭定道：「你再不說，我就將你撕成兩半！」這少女已嚇得連聲音都發不出來，只是指了指角落裏的衣櫃。

衣櫃很大。

葉開衝過去，拉開，裏面果然有一個人，一個穿著道裝的女人，似已被點了睡穴，卻正是丁靈琳。

郭定道：「在不在？」

葉開道：「在！」

兩句話一共只有四個字，葉開已抱起了丁靈琳，竄出了窗戶。

郭定輕輕拍了拍這少女微微凸起的小腹，微笑道：「你已快發胖了，以後記住千萬不能吃肉。」

燈已吹熄，曙色剛染上窗紙。

崔玉真正在用一塊布巾替韓貞擦冷汗，她果然沒有走。

看見葉開抱著丁靈琳回來，她居然笑了。

床上的韓貞猶在沉睡，葉開只有將丁靈琳放在椅子上。

他總算鬆了口氣。

崔玉真道：「後面沒有人在追？」

葉開搖搖頭，微笑道：「玉簫道人就算發現她已被救走，也絕不會想到我們的人還在這裏。」

郭定也已回來，冷冷道：「現在我們希望他追到這裏來，就算他不來，我也會去找他的。」

葉開笑道：「若不是你，我真不知道怎麼樣才能讓那女孩子說實話。」

郭定道：「要女人說實話並不難。」

葉開道：「哦？」

郭定道：「一個女人的衣服若突然被撕光，很少還有敢不說實話的。」

葉開道：「看不出你對付女人也很有經驗。」

郭定笑了笑，道：「我練的並不是童子功。」

葉開也笑了：「像你這樣的男人，想練童子功只怕都很難。」

郭定看了丁靈琳一眼，立刻就轉過眼睛，道：「她是不是被人點了啞穴？」

葉開道：「嗯！」

郭定道：「現在她已不必再啞下去。」

葉開微笑著，拍開了丁靈琳的穴道，看到了丁靈琳那雙美麗的眼睛又已張開來看著他，他實在覺得愉快極了。

丁靈琳卻似還沒有睡醒，眼皮朦朧，看了他兩眼，遲疑著道：「葉開！」

葉開笑道：「你難道不認得我了？」

丁靈琳道：「我認得你。」

她突然伸出手。她的手裏竟有把刀，一刀刺入了葉開的胸膛。

鮮血箭一般噴出來，直噴在丁靈琳臉上，她蒼白的臉，立刻被鮮血染紅。

葉開的臉上卻已全無血色，吃驚地看著她。

每個人都在吃驚地看著她，無論誰都做夢也想不到她會向葉開下這種毒手。

丁靈琳卻在大笑，瘋狂地大笑，立刻跳起來，突然竄了出去。

葉開一隻手按住胸膛上的創口，想追，人已倒下，顫聲道：「追──追她回來。」

不等他說，郭定已追出。

葉開想過去看看他們是往哪邊走的，可是腿已發軟，眼前突然變成了一片黑暗。

絕望的黑暗。

他最後看見的，是崔玉真那雙充滿了驚懼和關切的眼睛。

他最後聽見的，是他自己的頭撞在桌子上的聲音。

凌晨。

天空還是灰暗的，人都還在沉睡。

丁靈琳像是隻羚羊，在一重重屋脊上跳躍著，還不時發出瘋狂的笑聲。

「我已殺了葉開，我已殺了葉開──」

她竟似覺得這是件非常值得高興的事。

「她瘋了。」

郭定已將自己的輕功施展到極限，還是追出了很遠，才追上她。

「丁姑娘，跟我回去。」

丁靈琳瞪了他一眼，竟已完全不認得他，突然一刀向他刺了過去。

刀上還有血，葉開的血。

郭定咬了咬牙，回身反手，去奪她的刀。

他並沒有奪下她的刀，可是他另一隻手已閃電般地扣在她左頸後。

丁靈琳的眼睛突然發直，人已倒下。

四面無人，屋脊上的霜白如銀。

丁靈琳的呼叫，居然並沒有將玉簫道人驚動出來。

郭定已抱起了丁靈琳，他急著要趕回去看看葉開的傷勢，已顧不得男女之嫌。

可是那屋子裏已沒有人了──已沒有活人了。

一直沉睡昏迷著的韓貞，已被一柄長劍釘死在床上。

地上的血跡已凝結，是葉開的血。

桌角上也有血跡，也是葉開的血。

但葉開卻已不見了，崔玉真也已不見了。

※※※

是誰的長劍？是誰下的毒手？為甚麼要對一個半死不活的人下毒手？

葉開到哪裏去了，難道已被崔玉真帶回去獻給了玉簫道人？

無論如何，他實在已凶多吉少。

屋子很小，但卻收拾得很乾淨。

屋角裏有個小小的木櫃，是鎖著的，旁邊的妝台上，擺著面銅鏡。

冷風吹得窗紙簌簌的一響，門上掛著布簾，門外傳來一陣陣的藥香。

葉開並沒有死。

他已醒了過來，他醒來時，就發現自己是在這麼樣一個地方。

然後他才發現自己是赤裸裸地躺在床上，蓋著三條很厚的棉被。

他胸膛上的傷口已被人用白布包紮了起來，包紮得很好。

是誰替他包紮的？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

他想坐起來，但胸膛上彷彿還插著一把刀，只要一動，就疼得全身都彷彿要撕裂。

他想呼喊，但這時門簾已掀起，已有個人端著碗藥慢慢地走了進來。

崔玉真。

她已脫下了她的道袍，身上是套青布衣裙，蛾眉淡掃，不施脂粉，眉目間卻帶著濃濃的憂思。

看見葉開已醒，她的眉也已舒展開了。

「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葉開問出了這句話，立刻就發覺這是句廢話，當然是崔玉真將他救到這裏來的。

崔玉真已走過來，將藥碗輕輕地放在床畔的小几上。

她每一個動作看來都那麼溫柔，已完全不是那個隨著簫聲扭動腰肢的女道人。

葉開看著她，忽然有了種很安全的感覺，心也已定了下來。

但他卻還是忍不住要問：「這裏是甚麼地方？」

崔玉真垂著頭，輕輕地吹著藥，過了很久才回答：「是別人的家。」

「是誰的家？」

「是個做茶葉買賣的生意人。」

葉開道：「你認得他？」

崔玉真沒有回答這句話，卻輕輕道：「你受的傷很重，我怕玉簫道人他們找來，只好帶你趕快走。」

她是個很細心的女人，想得很周到。

葉開若是留在那屋子裏，說不定也早已被一柄長劍釘死在床上。

崔玉真又道：「可是我第一次到長安城，一個人也不認得，那時天剛亮，我實在不知道應該帶你到甚麼地方去。」

葉開道：「所以你就闖到這人家裏？」

崔玉真點頭道：「這是個很平凡的小戶人家，絕對沒有人想到你會在這裏。」

葉開道：「這裏的主人你當然也不認得？」

崔玉真只好承認：「我不認得。」

她說過，在長安城裏她一個人都不認得。

葉開道：「現在他們的人呢？」

崔玉真遲疑著，又過了很久，才輕輕道：「已被我殺了。」

她垂著頭，不敢去看葉開，她怕葉開會罵她。

可是葉開連一個字也沒有說。

他並不是那種道貌岸然的道學君子，他知道若不是崔玉真，現在他已不知死在誰的手下。

長安城裏要殺他的人實在不少。

一個半生不熟的女人，冒著生命的危險救了他，又在全心全意地照顧著他，為了他的安全，竟不惜殺人。

你叫他怎麼還忍心責備她，怎麼還能罵得出口。

崔玉真道：「我闖進來的時候，有兩個人睡在床上，我本來以為他們是夫婦。」

葉開終於忍不住問：「難道他們不是？」

崔玉真搖搖頭，道：「那女的已有三十多歲，男的卻最多只有十七八歲，我逼著他們一問，這孩子就說了實話。」

原來丈夫到外地買茶去了，妻子就勾引了在他們家裏打雜的學徒。

崔玉真的臉似已有些發紅，接著道：「這兩人一個背叛了自己的丈夫，一個背叛了自己的師傅，所以我才會殺了他們，我──我只希望你不要認為我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

葉開看著她，心裏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她為他做了這些事，為他冒了這麼大的危險，可是她並不要他感激，更不要他報答。

她唯一希望的，竟只不過是希望他不要看輕她。

他的看法對她竟如此重要。

葉開忍不住嘆了口氣，柔聲道：「我也希望你明白一件事。」

「甚麼事？」

葉開道：「若有人認為你這樣做得不對，認為你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那人一定是個偽君子，是個大混蛋。」

他微笑著，接著道：「我希望你相信我，我絕不是這種混蛋。」

崔玉真笑了，她笑的時候，就彷彿寒冬已經過去，春天已經到來。

「藥可以入口了，你喝下去好不好？」

她扶起葉開，就像是母親哄孩子一樣，將這碗藥一口口餵他喝了下去。

「這是我自己配的藥，我不敢找大夫，我怕別人會從大夫嘴裏查出你的行蹤。」

她實在是個非常細心的女人，每一點都想得非常周到。

葉開看著她，心裏充滿了溫暖和感激，微笑道：「我遇見你，真的是運氣，無論甚麼事你好像都能想得到。」

崔玉真遲疑著，忽然道：「但我卻還是想不通她為甚麼要殺你？」

葉開的笑容黯淡了下來。

崔玉真道：「我知道我本不該提起這件事的，可是我實在想不通，你不顧一切地去救她，她為甚麼要對你下這種毒手？」

葉開卻又笑了笑，道：「我想──她一定有原因的。」

崔玉真道：「甚麼原因？」

葉開道：「江湖中有很多邪門歪道的事，我說給你聽你也未必知道。」

崔玉真道：「你難道一點都不怪她？」

葉開搖了搖頭，道：「她這麼做，一定是被攝心術一類的邪法所迷，等她甦醒後，她一定會比我更痛苦，我怎麼還能怪她。」

他的聲音裏充滿了關懷。

別人幾乎一刀將他殺死，他卻還在關心著那個人清醒後的感覺。

至於他自己的痛苦，他卻連一點都不在乎。

崔玉真看著他，美麗的眼睛裏突然淚珠一連串流下。

「你在哭？」

「你為甚麼忽然傷心？」

崔玉真慢慢地拭了拭淚痕，勉強笑道：「我並不是傷心，我只不過在想，假如有一天，能有個人會這樣對我，處處都替我想，那麼我──」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她的淚又已流下，因為她知道自己是永遠也不會遇著這麼樣一個人的。因為她知道這個人現在雖然在她懷抱裏，但心裏卻在想著別人，而且很快就會離開她。

她並不是嫉妒，也不是痛苦，只不過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感傷。

她已是個成熟的女人，她這一生都很寂寞。

寂寞，多麼可怕的寂寞──

冰冷的淚珠，一滴滴落在葉開臉上，但葉開的心裏卻在發熱，熱得發疼。

他並不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也不是塊木頭。

可是他又能怎麼樣？

※※※

屋子裏漸漸暗了，黃昏又無聲無息地悄悄來臨。

黃昏總是美的，美得今人心疼。

崔玉真將早上煮的冷飯，用醬油拌著吃了一碗，卻替葉開熬了鍋稀粥。

她紅著臉道：「我本來想買點人參來熬湯的，可是我──」

她沒有錢，葉開也沒有，他忽然注意到她本來頭上的一根碧玉簪已不見了。

「我本來想打開那櫃子，看看裏面是不是有銀子的，可是我又不敢。」

她實在是個本性很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有一種真正的女性溫柔。

葉開慢慢地啜著粥，心裏忽然有了種奇妙的感覺，假如他只不過是個做小買賣的生意人，假如他們是夫妻，假如他們都沒有過去那些往事，他們是不是會活得更幸福？

可是現在──假如現在他也能拋開一切，假如她也願意陪伴他，假如──

葉開沒有再想下去，他不能想下去，寧靜的生活，對他永遠是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可是他這人卻偏偏好像生來就不能過這種日子，世上又有幾個人能隨心所欲，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夜色漸漸深了，他們都沒有說話，彷彿在全心全意地享受這片刻寧靜，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日子是很快就會結束的，葉開甚麼都不願去想，只覺得眼皮漸漸沉重，他流了很多血，覺得很疲倦，而且很冷。

朦朦朧朧中，他覺得自己彷彿在漸漸地沉入一個冰窖裏，他冷得全身都在發抖，冷得嘴唇都發了青。可是她已將這裏所有的棉被都替他蓋上了──現在怎麼辦呢？

他的臉色越來越可怕，抖得就像是一片寒風中的葉子，有甚麼法子才能使他溫暖？只要能讓他溫暖，無論要她做甚麼，她都心甘情願的，她的臉忽然紅了。她已想到了一個法子，一種人類最原始的互相取暖方法。

葉開不再發抖，臉上也漸漸有了血色，然後他就發現，有個人正赤裸裸地睡在他身旁用力抱住了他，她的身子光滑而柔軟，熱得就像是一團火。

發現葉開眼睛在看著她，她臉上彷彿也燃燒了起來，嚶嚀一聲，將頭縮入了被裏。

葉開心裏是甚麼滋味？那絕不是感激兩個字所能形容的，那已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形容的，他感覺到她的身子也在輕輕發抖，但那也當然不是因為冷。

窗外一片黑暗，冷風在黑暗中呼嘯，可是黑暗與寒冷都已距離他們很遠，他們竟忽然有了一個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這世界裏充滿了幸福和寧靜。只可惜這種幸福就像是海市蜃樓，雖美麗，卻虛幻，又像是野花的開放，雖美麗卻短暫。突然間，門被推開，一個人闖了進來。

一個他們永遠也想不到的人。

燈還沒有滅。

燈光照在這人臉上，這人的臉色是鐵青的，眼睛裏也充滿了憤怒的殺氣，恨恨地瞪著他們，彷彿恨不得一刀將他們殺死在床上，他們卻不認得這個人，連見都沒有見過。

崔玉真已失聲大叫：「你是甚麼人，為甚麼闖到這裏來？」

這人恨恨地瞪著她，突然冷笑道：「這是我的家，我為甚麼不能來？」

崔玉真怔住，葉開也怔住。

這一家主人竟突然回來了。一個男人回到自己家裏時，若發現有兩個陌生男女睡在自己床上，無論怎麼憤怒，都是值得同情的，崔玉真本來也很吃驚，很憤怒，現在卻像是隻洩了氣的皮球，連話都說不出了。

這人咬牙瞪住她，怒吼道：「我出去才兩個月，你就敢在家裏偷人了，你難道不怕我宰了你？」

崔玉真又吃了一驚：「你──你說甚麼？」

「我問你，你為甚麼要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這野男人是誰？」

難道這人的眼睛有毛病，竟將她看成了自己的妻子？

崔玉真道：「你──你是不是看錯人了？」

這人更憤怒：「我看錯了人？你十六歲就嫁給了我，就算燒成了灰，我也認得你。」

崔玉真忍不住大叫：「你瘋了，我連見都沒有見過你。」

「你難道還敢不承認是我的老婆？」

「當然不是。」

「你若不是我的老婆，為甚麼睡在我的床上？」

崔玉真又說不出話來。

這人又瞪著葉開，狠狠道：「你又是甚麼東西？為甚麼和我老婆睡在床上？」

葉開也不知該說甚麼，他忽然發現又遇著了件又荒唐又荒謬的事，他實在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人道：「幸好我是個寬大為懷的人，不管你們做了甚麼事，我都原諒了你們，但現在我既然已回來了，你總該起來把這熱被窩讓給我了吧？」

他居然真的走過來，好像已準備脫衣上床睡覺。

崔玉真又大叫，用力攔住葉開：「我不是他的老婆，我根本不認得他，你千萬不能起來讓他。」

葉開當然不會起來，可是他該怎麼辦呢？

一個人赤裸裸地躺在別人床上，遇見這種事，你說他怎麼辦？就在這時，突然門外傳入了一陣大笑聲，一個人捧著肚子，大笑著走了進來。看見了這個人，葉開更笑不出來。

上官小仙！這個要命的人，竟偏偏又在這種要命的時候出現了。

# 第十四章 奪命飛刀

有種人你想找他的時候，打破頭也找不到，你不想見他的時候，他卻偏偏會忽然出現在你的眼前。

上官小仙好像就是這種人。

她一隻手捧著肚子，一隻手指著葉開，吃吃地笑道：「你佔了人家的屋子，又佔了人家的床，人家回來，甚麼話都不說，只不過叫你讓開，你都不肯，這未免太不像話了吧。」

話沒有說完，她已笑出了眼淚，笑彎了腰。

葉開反而沉住了氣。現在他總算已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這女人不但是條狐狸，簡直是個鬼，簡直甚麼事都做得出，甚麼花樣都想得出來。

崔玉真吃驚地看著她，忍不住問道：「她是甚麼人？」

葉開道：「她不是人。」

上官小仙笑道：「對了，我本來就不是人，我是個活神仙，無論你藏到甚麼地方去，我還是一找就找到。」

葉開並沒有問她是怎麼找到的。

她顯然一直都在暗中盯著葉開，就像是個鬼影子一樣。

上官小仙道：「可是我倒真沒有想到，道士姑娘會把你弄到這麼樣一個地方，要不是她急著替你去抓藥，這次我真的差點找不到你了。」

她走過去，拿起床頭的空藥碗嗅了嗅，又笑道：「只可惜她實在不能算是個好大夫，這種藥你就算喝八百斤下去，也一樣沒有用。」

崔玉真已氣得滿臉通紅，卻還是忍不住要問：「你能治好他的傷？」

上官小仙道：「我也不是個好大夫，可是我卻替他請了一個最好的大夫來。」

剛才那個憤怒的丈夫，現在已連一點火氣都沒有了，正看著他們微笑。

上官小仙道：「這位就是昔年妙手神醫的唯一傳人『妙手郎中』華子清，你見多識廣，想必一定知道他的。」

葉開的確知道。

華家父子的確都是江湖中有名的神醫，醫治外傷，更有獨門的傳授。

可是這父子兩人都有同樣的毛病，偷病人。

他們根本不需要去偷的，可是他們天生的喜歡偷，無論甚麼都偷。

去找他們治傷醫病的人，往往會被他們偷得乾乾淨淨。「妙手」這兩個字，就是這樣來的。

葉開笑了笑，道：「想不到閣下非但醫道高明，而且還很會做戲。」

華子清也笑了笑，道：「這點你就不懂了，要學偷，就一定要學會做戲。」

「為甚麼？」

華子清道：「因為你一定要學會扮成各式各樣的人，才能到各地方去偷各式各樣的東西。」他微笑著又道：「譬如說，你若要到廟裏去偷經，就一定得扮成和尚，若要去偷窯子，就一定要扮成嫖客。」

葉開道：「你若要到大字號的店家去偷，就一定得先扮成大老闆的樣子去踩道。」

華子清撫掌道：「閣下當真是舉一反三，一點就透，若要學這一行，我敢保證不出三個月，就可以成為專家。」

上官小仙嫣然道：「他現在就已經是個專家，所以你去替他治傷的時候，最好小心點，否則你說不定反而會被他給偷得乾乾淨淨。」

華子清笑道：「我偷人家已偷了幾十年，能被別人偷一次，倒也有趣。」他微笑著走過去，又道：「只要刀上沒有毒，我也敢保證，不出三天，閣下就又可以去殺人了。」

崔玉真忽然大聲道：「等一等。」

華子清道：「還等甚麼？」

崔玉真道：「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來替他治傷的？」

上官小仙打斷她的話，冷冷道：「現在我若要殺他，簡直比吃豆腐還容易，我何必費這麼大的事？」

崔玉真冷笑。

上官小仙道：「你不信？」

崔玉真還是在冷笑。

上官小仙身子突然輕飄飄飛起，就像是一朵雲一樣，飄過了他們的頭頂，崔玉真只覺得突然有隻冰冷的手伸進了被窩，在她的胸膛上輕輕捏了一把，再看上官小仙又已輕飄飄地飛了回去，站在原來的地方，笑嘻嘻地看著她：「聽說東海玉簫會採補，可是你身上倒還很結實，看來你對付男人想必也很有一套。」

崔玉真臉上一陣紅，一陣青，氣得幾乎已經快哭了出來。

上官小仙悠然道：「這本是女人值得驕傲的事，有甚麼好難為情的，幾時有空，說不定我也要跟你學兩手。」

崔玉真的臉色已發白，她知道這女人是在存心侮辱她，可是她只有忍受。為甚麼人們總是要為已經過去了的事，付出痛苦的代價呢？

為甚麼有些人一定要讓別人覺得痛苦，自己才感覺到快樂？崔玉真淚已流下，上官小仙臉上卻露出了勝利的微笑。

葉開忽然道：「滾出去。」

上官小仙好像吃了一驚：「你叫誰滾出去？」

葉開道：「你！」

上官小仙道：「我好心好意請了人來替你治傷，你卻叫我滾出去。」

葉開寒著臉，道：「不錯，我叫你滾出去？」

上官小仙臉色也有點變了，冷笑道：「你難道不怕我殺了你？」

葉開道：「你以為你真的能殺我？」

上官小仙道：「你也不信？」

葉開道：「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

上官小仙道：「甚麼事？」

葉開道：「這件事。」

他的手慢慢地從被下伸出，手裏赫然有柄刀，三寸七分長的刀，飛刀！

薄而利的刀鋒，在燈下閃閃發光。上官小仙的臉似已被刀光映成了鐵青色，華子清的臉似已發綠。小李飛刀！這就是從小李探花一脈相傳下來的飛刀！這就是「例不虛發」的飛刀，江湖中無論多可怕的高手，都從來也沒有人能躲過這出手一刀。葉開冷冷道：「我本來不願殺人的，可是你最好莫要逼我。」

上官小仙冷笑道：「你現在還能殺人？」

葉開道：「你想試試？」

上官小仙也不敢去試。

沒有人敢！沒有人敢用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來作這幾乎已輸定了的孤注一擲。

上官小仙長長吸了口氣，勉強笑道：「難道你不想你的傷快好？」

葉開道：「我只想要你滾出去。」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我不會滾，我走出去行不行？」

她真的說走就走，華子清當然走得更快，走到門口，她卻突又回頭，道：「有件事，差點忘了告訴你。」

葉開道：「甚麼事？」

上官小仙道：「你想不想知道那位丁姑娘現在的下落？」

葉開不說話了，他當然想知道。

上官小仙道：「她現在正和郭定在一起，和你們一樣，也睡在一張床上。」

葉開冷笑道：「你為甚麼要在我面前說這種話，你明知沒有用的。」

上官小仙悠然道：「你不信他們會做這種事？」

葉開當然不信。

上官小仙悠然道：「他們本來也許會對你很忠實的，可是，假如丁姑娘也冷得要命，郭定也像這位道士姑娘一樣好心呢？假如丁姑娘身上有個見不得人的地方，中了甚麼毒，郭定為了救她，是不是會替她吮出來呢？」

葉開的臉色也變了。

上官小仙又露出勝利的微笑，挽起華子清的手，笑道：「他對我雖然無情，我卻不能對他無義，留下一包藥給他，我們走。」

這次她總算真的走了。

葉開本已坐起來，現在忽然倒了下去。

崔玉真出聲道：「你──你怎樣了？」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幸好你將我的刀放在枕下，幸好她沒有試。」

崔玉真道：「你剛才根本無力傷她。」

葉開看著手裏的刀，臉上表情變得很嚴肅，道：「這把刀並不是只用手就可以發出去的。要用全身所有的精神和力量，才能發出一刀，可是我現在──」

他現在已連說話都覺得很吃力。

崔玉真看著他，淚又流下：「我知道你是為了我，才趕她走的，可是你何必為了我冒這種險──我本就是個活該受侮辱的人。」

葉開柔聲道：「沒有人應該受侮辱；也沒有人有權侮辱別人。」

他的聲音雖溫柔，卻很堅決：「他老人家傳授我這柄刀，只是為了要我讓天下的人都明白這道理，而且莫要忘記。」

崔玉真的眼睛也亮了，緩緩道：「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

葉開目光遙視在遠方，帶著種說不出的孤寂之色：「他自己常說他只不過是個很平凡的人，可是他做的事，卻是絕沒有任何人能做得到的。」

這也正是李尋歡的偉大之處，所以不管他在甚麼地方，都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燈光已漸漸微弱，燈油似已將枯。

崔玉真忽然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現在我只擔心一件事。」

葉開道：「你擔心她會將我的下落告訴別人，你擔心她還會再回來？」

崔玉真道：「嗯！」

葉開道：「她不會這樣做的，她只希望我的傷快好。」

崔玉真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她要我去替她對付別人。」

崔玉真還是不懂。

葉開道：「那天她故意將玉簫引去找我，為的就是要我跟他火併，她還希望我去替她殺郭定，殺伊夜哭，殺所有可能會擋住路的人。」

崔玉真道：「可是，她也無法知道，你絕不會去替她殺人的。」

葉開苦笑道：「只要我們拼起來，無論誰勝誰負，她都可以漁翁得利。」

葉開點點頭又道：「所以她並不希望我受傷，更不希望這麼快就死。」

崔玉真只覺得手腳冰冷，她實在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陰險惡毒的女人。

葉開目中帶著深思之色，忽然又道：「所以有件事我更想不通。」

崔玉真道：「甚麼事？」

葉開沉吟著，道：「逼著你到冷香院去吹簫的那個人，可能就是玉簫派去的。」

崔玉真愕然道：「他為甚麼要做這種事？」

葉開道：「因為他早已知道你是個本性很善良的人，早已知道你對他不滿，已經想離開他了。」

崔玉真垂下頭，輕輕道：「最近我的確總在想法子避著他。」

葉開道：「他也知道我一定會到冷香院去找，所以他故意要你在那裏等，故意讓你將丁靈琳的下落透露給我。」

崔玉真又不懂了：「難道他故意想要你去將丁姑娘救出來？」

葉開點點頭，道：「因為他已用攝心術一類的邪法，控制了丁靈琳，叫丁靈琳一看見我就殺了我。」

崔玉真動容道：「不錯，所以他故意在那屋子的窗外，擺了三盆臘梅，為的就是讓你容易找到。」

葉開道：「但他為了怕我疑心，所以也不能讓我有容易得手的機會。」

崔玉真道：「所以他又故意弄了那麼多玄虛，讓你永遠想不到這一點。」

葉開道：「他將丁靈琳劫走，根本就不是為了上官小仙，而是為了要我的命。」

崔玉真咬著牙恨恨道：「我以前實在不知道他也是個這麼陰險惡毒的人。」

葉開道：「但他卻絕不是金錢幫的人，因為上官小仙並不想要我死，也並不知道他用的這一著，所以我有些想不通。」

崔玉真道：「想不通甚麼？」

葉開道：「想不通他怎麼也會攝心術這一類邪法的。」

崔玉真道：「會這種邪術的人很少？」

葉開道：「會的人並不少，可是真正精通的人卻沒有幾個，其中大多數是魔教中的人。」

崔玉真動容道：「魔教？」

葉開道：「你也聽說過？」

崔玉真道：「我始終以為那只不過是傳說而已，想不到這世上竟真的有魔教。」

葉開道：「你沒有聽玉簫談起過魔教？」

崔玉真道：「沒有。」

葉開道：「你跟著他已有多久？」

崔玉真垂下眼簾，道：「快兩年了。」

她臉上又露出種說不出的悲痛憎惡之色，這兩年來她想必就像生活在地獄裏一樣。

葉開等她情緒剛剛平定，才問：「這兩年來他平時都在甚麼地方？」

崔玉真道：「他有條很大的海船，平時他都在船上，但每隔一兩個月，都會找個海口停泊，補充糧食和清水。」

她想了想，接著道：「可是幾個月前，他卻在一個沒有人的荒島上停留了六七天，卻沒有帶別的人去，也不許我們下船。」

葉開的眼睛亮了，他忽然想起鐵姑說的話：「──這次本教在神山聚合，另選教宗，重開教門，新任的四大天王和公主──」

崔玉真道：「你在想甚麼？」

葉開長長嘆了口氣，道：「我本就在懷疑，卻一直不敢相信。」

崔玉真道：「懷疑甚麼？」

葉開道：「懷疑玉簫也入了魔教，而且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崔玉真的臉色蒼白，忽然握住他的手，道：「你的傷口疼不疼？」

葉開點點頭。

崔玉真道：「據說魔教用的刀都有毒。」

葉開道：「不錯！」

崔玉真道：「刀上若有毒，你的傷口竟只有痛？」

刀上若有毒，就不會覺得痛苦，只會覺得麻木。

葉開笑道：「刀上就是有毒，也毒不死我。」

崔玉真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我是個奇怪的人，我的血裏有種抗毒之力，尤其可以消減魔教的毒。」

崔玉真吃驚地瞪大了眼睛，道：「這是天生的？」

葉開搖搖頭，道：「是最近才有的。」

崔玉真道：「怎麼會有的？」

葉開道：「我的母親，昔年本是魔教中的大公主。」

崔玉真更吃驚，忍不住問：「現在呢？」

葉開笑了笑，道：「現在她只不過是個很平凡的老婦人，正在一個寧靜的地方，安享她的餘年，希望她的兒子能時常回去看看她。」

崔玉真道：「可是你卻很少回去？」

葉開道：「因為她還有個兒子在陪著她。」他的目光彷彿又在慈祥地凝視著遠方，徐徐道：「這個兒子雖不是她親生的，卻比我這個親生的兒子更孝順。」

崔玉真道：「他長得也跟你一樣？」

葉開微笑道：「他跟我不一樣，他是個很奇怪的人，但卻比我好看，廢話也沒有我這麼多，我希望以後能常見到他。」

崔玉真嫣然道：「我也希望能見到他，他既然是你的兄弟，那麼一定也是個很好的人。」

她心裏忽然充滿了對未來幸福的憧憬，忍不住又問：「他叫甚麼名字？」

葉開說出了他的名字：「傅紅雪！」

華子清留下的藥有兩包，一包內服，一包外敷。內服的藥性很平和，彷彿還有鎮靜的功效，所以葉開睡得很沉，他醒來覺得很愉快，因為他傷口的痛苦似已減輕了很多，而且門外又飄來了熬粥的香氣。

崔玉真想必正在廚房裏替他熬粥，陽光照在窗戶上，風很輕，今天想必是個很好的天氣。

葉開幾乎已將所有的煩惱全都忘了，大聲道：「粥煮好了沒有，快添三大碗給我。」

「來了。」

門簾忽然掀起，一大碗粥平空飛了進來，「砰」的打在牆上，葉開怔住，滿滿的雞粥慢慢流下，有個人冷笑著，忽然在門口出現。

伊夜哭。

他身上還穿著那件繡滿了黑牡丹的鮮紅長袍，看來還是像個殭屍。

葉開忽然對他笑了笑，道：「早。」

伊夜哭冷冷道：「你醒得雖不早，倒真巧。」

葉開道：「哦？」

伊夜哭道：「你若再遲醒片刻，只怕就永遠也不會醒了。」

葉開又笑了笑，道：「你來得雖不巧，倒真早。」

伊夜哭冷冷道：「早起的雀兒吃食，晚起的雀兒吃屎，我若非起得早，又怎麼會湊巧看見那個背叛了師門的女叛徒。」

葉開嘆道：「看來起得太早也不是好事，她若非起得早，又怎麼會撞見鬼？」

伊夜哭道：「那只怪你。」

葉開道：「怪我？」

伊夜哭道：「她若非已被你迷住了，又怎麼會一大早就起來，溜回那客棧去替你打聽韓貞的消息？」

葉開的心沉了下來，昨天晚上，他問過崔玉真。她當真不知道韓貞怎麼樣了，她看見葉開受傷，只顧著帶葉開趕快逃走，哪裏還顧得了別人。

葉開雖沒再問，也沒有責備她，可是心裏卻不免有點慚愧，有點難受，他覺得自己對不起韓貞。

所以崔玉真心裏也很難受。葉開看得出，卻想不到他說一句話，她就會不顧一切，去為他做任何事。

伊夜哭道：「她算準玉簫一定已走了，卻想不到我居然還留在那裏。」

葉開忍不住問道：「那天晚上他沒有殺了你？」

伊夜哭道：「你以為他真要殺了我？」

葉開道：「不是真的？」

伊夜哭道：「我們只不過是在做戲，特地做給你看的，好讓你有機會去救人。」

葉開道：「那時你們已發現我在外面？」

伊夜哭道：「你們一進了那院子，他就已知道。」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我倒低估了他。」

伊夜哭道：「他也低估了你，他認為你已死定了。」

葉開道：「你呢？」

伊夜哭道：「我知道要你這種人死，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葉開道：「這次你總算沒有看錯。」

伊夜哭道：「但現在你若不將上官小仙交出來，還是死定了。」

葉開嘆道：「這次你看錯了。」

伊夜哭道：「你最好明白一件事。」

葉開道：「你說。」

伊夜哭道：「我喜歡殺人。」

葉開道：「這是實話。」

伊夜哭道：「我最想殺的就是你！」

葉開道：「這也是實話。」

伊夜哭道：「所以你若不趕快將上官小仙交出來，我絕不會再等的，我寧可不要她，也要殺了你。」

葉開道：「你最好也明白一件事。」

伊夜哭道：「我也讓你說。」

葉開道：「我不喜歡殺人，但你這種人卻是例外。」

伊夜哭冷笑道：「現在你能殺得了我？」

葉開道：「我不能，它能。」

他的手一翻，刀已在手。三寸七分長的刀，飛刀。伊夜哭看著這柄刀，瞳孔立刻收縮。

他當然知道這就是小李探花一脈相傳的飛刀，例不虛發的飛刀。

葉開道：「我只希望你莫要逼我殺你。」

他每次出手之前，都要說這句話。

因為這柄刀並非是用手發出來的，要發這柄刀，就得使出全身的精神和力量，刀一發出，就連他自己也無法控制。

伊夜哭道盯著這柄刀，徐徐道：「我認得這柄刀。」

葉開道：「認得最好。」

伊夜哭道：「只可惜你不是小李探花。」

葉開道：「我不是。」

伊夜哭道：「你現在只不過是個受了傷的廢物，你這把刀連條狗都殺不死。」

葉開道：「這柄刀不殺狗，只殺人。」

伊夜哭大笑道：「我倒要試試它能不能殺得死我。」

他人已掠起，向葉開撲了過去。他原有一雙專破暗器的手，但這柄刀不是暗器。

這柄刀幾乎也已不是刀，而是一種無堅不摧、不可抗拒的力量。

刀光一閃，伊夜哭的身子突然在空中扭曲、跌下。他沒有呼喊，也沒有掙扎，突然間就像是空麻袋般軟癱在地上。

他的咽喉上已多了一柄刀。

飛刀！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飛刀。

# 第十五章 惺惺相惜

葉開靜靜地坐在那裏，眼睛裏帶著種無法描述的表情，彷彿是憐憫，又彷彿突然覺得很寂寞。

殺人，並不是件愉快的事。

但窗外卻傳來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是上官小仙的笑聲。

「好快的刀。」

笑聲還在窗外，她人卻已從門外掠進來，輕盈像是隻燕子。

葉開還是靜靜地坐在那裏，甚至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

現在她無論甚麼時候出現，葉開都已不會覺得驚異。

上官小仙拍手笑道：「我果然沒有看錯你，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快的刀。」

葉開突然冷笑道：「你還想再看看？」

上官小仙道：「我不想，我也知道你不會殺我的，用這種刀來殺一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小李探花知道了，一定會很生氣。」她嬌笑著又道：「何況，你本該感激我才是，若不是我昨天叫華子清留下那兩包藥，你今天也未必能殺得了他的。」

葉開不能否認。

上官小仙嫣然道：「可是我也很感激你，你總算已為我殺了一個人了。」

這句話就像是條鞭子，一鞭子抽在葉開臉上。

明知要被人利用，還是被人利用了，這的確不是件好受的事。

葉開冷冷道：「我既已殺了一個，就還能殺第二個。」

上官小仙道：「我相信。」

葉開道：「所以你最好趕快走。」

上官小仙道：「你又要趕我走？」

葉開道：「是！」

上官小仙輕輕嘆息道：「我長得難道比那女道士難看？我難道就不能像她一樣的侍候你？」

床頭的几上，已擺著套洗得乾乾淨淨、疊得整整齊齊的衣服。

這當然也是崔玉真替他準備的。

可是她人呢？

丁靈琳呢？

葉開拿起了衣服，他已沒有法子再躺下去，上官小仙道：「你要走了？到哪裏去？」

葉開還是不開口。

上官小仙悠然道：「你若是找她，我勸你不如躺下去養養神，因為你一定找不到她的。」

葉開想開口，又閉住。

他已很瞭解上官小仙，她若不想說的事，沒有人能問得出來，她若想說，就根本不必問。

上官小仙道：「你若想去找丁靈琳，就不如陪我在這裏談談心，因為你就算找到了她，也只有覺得更難受。」

葉開不聽。

上官小仙道：「也許你現在還能找一個人。」

葉開已在穿靴。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唯一可以找得到的人就是韓貞，而且一找就可找到，你知道為甚麼？」

葉開不問。

上官小仙道：「因為他已躺在棺材裏，連動都不會動了。」

葉開霍然站了起來，目光火炬般瞪著她。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明知道他不是我殺的，瞪著我幹甚麼？你想替他報仇就該先找出他的仇人來。」

她淡淡地接著道：「可是我勸你不要去，你現在唯一應該做的事，就是躺下去好好睡一覺。」

葉開沒有聽她說完這句話，人已衝了出去。

※※※

棺已蓋，卻還沒有上釘，薄薄的棺材，短短的人生。

韓貞的臉，看來彷彿還在沉睡，他本是在沉睡中死的。

「我們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無救了，只好先買口棺材，暫時將他收殮，但我們卻連他姓甚麼都不知道，只希望他還有親戚朋友來收他的屍。」

這客棧的掌櫃，倒不是個刻薄的人。

棺材雖薄，至少總比草蓆強。

「謝謝你。」

葉開真的很感激，但卻更內疚、悔恨，若不是為了他，韓貞就不會受傷，若不是他的疏忽大意，韓貞的傷本可治好的，可是現在韓貞已死他卻還活著。

「他怎麼死的？」

「是被一柄劍釘死在床上的。」

「劍呢？」

「劍還在。」

劍在閃著光。

是一柄形式很古雅的長劍，精鋼百煉，非常鋒利，劍背上帶著松紋。

血跡已洗淨，用黃布包著。

「我們店裏的兩個夥計，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將這劍拔出來。」

掌櫃的在討好邀功。

他雖然並不是刻薄的人，但也希望能得到點好處，能得到些補償時，他也不想錯過。

葉開卻好像聽不懂這意思。

他心裏卻在思索著別的事：「這一劍莫非從窗外擲入，刺入了韓貞的臉，再釘在床上的？」

「這一擲之力實在不小。」

掌櫃的又道：「跟大爺你一起住店的那位姑娘，前天晚上也回來過一次，她好像也病了，是被那位擊敗了南宮遠的郭大俠抱回來的。」

「他們到哪裏去了？」

「不知道，他們只出現了一下子。」

一個夥計補充著道：「那天晚上是我當值，我剛進了院子，就看見屋裏有道光芒一閃，就像閃電一樣。」

「等我趕過去時，大爺你的這位朋友已被釘死在床上。」

「然後郭大俠就抱著那位姑娘回來了，郭大俠和南宮遠比劍時，我也抽空去看了，所以我認得他。」

「等我去報告了掌櫃，再回去看時，郭大俠和那位姑娘又不見了。」

葉開猜得不錯。

這一劍果然是從窗外擲進去的，所以這店夥才會看見那閃電般的劍光。

等這兇手想取回他兇器時，郭定已回來。

他是乘崔玉真已將葉開帶走後，郭定還沒有帶丁靈琳回來前，在那片刻間下手的。

那時間並不長，也許他根本沒時間取回這柄劍，也許他急切間沒有將劍拔出來，兩個夥計費了很大的力，才將這柄劍拔出來的。

「郭定又將丁靈琳帶到哪裏去了？」

「他們為甚麼不在這裏等？又沒有去找他？」

這些問題，葉開不願去想，現在他心裏只想著一件事──絕不能讓韓貞白死。

他心裏的歉疚悔恨，已將變為憤怒。

「這柄劍你能不能讓我帶走？」

「當然可以──」

葉開說走就走。

掌櫃的急了：「大爺你難道不準備收你這位朋友的屍？」

「我會來的，明後天我一定來。」

葉開並不是不明白這掌櫃的意思，只不過一個人囊空如洗、身無分文的時候，就只好裝裝傻了。

※※※

陽光燦爛。

十天來，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燦爛的陽光。

街上的積雪已融，泥濘滿路。

但街上的人卻還是很多，大家都想乘著這難得的好天氣，出去走走。

「八方鏢局」的金字招牌，在陽光下看來，氣派更不凡。

一個穿著青布棉襖的老人，正在門前打掃著積雪和泥濘。

葉開大步走了過去。

他只要走得稍微快些，胸口的傷就會發疼，但他卻還是走得很快。肉體上的痛苦，他一點也不在乎。

他走進院子的時候，正有兩個人從前面的大廳裏出來。

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衣著很華麗，相貌很威武，手裏捏著雙鐵膽，「叮叮噹噹」的響。

另一個年紀較輕，卻留著很整齊的小鬍子，白生生的臉，乾乾淨淨的手。

葉開迎過去。

他心情好的時候，本是個很有禮貌的人，很客氣的人，可是他現在心情並不好。

他連抱拳都沒有抱拳，就問道：「這裏的總鏢頭是誰？」

捏著鐵膽的中年人上上下下看他兩眼，沉著臉道：「這裏的總鏢頭就是我。」

對一個無禮的人，他當然也不會太客氣。

鐵膽鎮八方戴高崗，並不是好惹的人。

「你又是甚麼人，來找誰的？」

葉開道：「我就是來找你的。」

戴高崗道：「有何見教？」

葉開道：「有兩件事。」

戴高崗道：「你不妨先說一件。」

葉開道：「我要來借五百兩銀子，三天之內就還給你。」

戴高崗笑了，眼睛裏全無笑意，冷冷地盯著葉開的胸膛道：「你受了傷。」

葉開的傷口又已崩裂，血漬已滲過衣裳。

戴高崗冷冷道：「你若不想再受一次傷，就最好趕快從你來的那條路滾回去！」

葉開凝視著他，徐徐道：「我久已聽說鐵膽鎮八方是個橫行霸道的人，看來果然沒有說錯。」

戴高崗冷笑。

葉開道：「我向你借五百兩銀子，你可以不借，又何必再要我受一次傷？又何必要我滾回去？」

戴高崗怒道：「我就要你滾。」

他突然出手，抓葉開的衣襟，像是想將葉開一把抓起來，摔出去。

他的手堅硬粗糙，青筋暴露，顯然練過鷹爪功一類的功夫。

葉開沒有動。

可是他這一抓，並沒有抓住葉開的衣襟。

他抓住了葉開的手。

葉開的手已迎上去，兩個人十指互勾，戴高崗冷笑著輕叱一聲：「斷！」

他自恃鷹爪功已練到八九成火候，竟想將葉開的五指折斷。

葉開的手指當然沒有斷。

戴高崗忽然覺得對方手指上的力量竟遠比他更強十倍。只要一用力，他的五根手指反而就要被折斷。

──飛刀本是用指力發出的，若沒有強勁的指力，怎麼能發得出那無堅不摧的飛刀。

戴高崗臉色變了，額上已冒出黃豆般的冷汗。

可是葉開也沒有用力，只是冷冷地看著他，淡淡道：「你拗斷過幾個人的手指了？」

戴高崗咬著牙，不敢開口。

葉開道：「你下次要拗別人的手指時，最好想想此時此刻。」

他突然鬆開手，扭頭就走。

那一直背負著雙手，在旁邊冷眼旁觀的年輕人道：「請留步。」

葉開停下：「你有五百兩銀子借？」

這年輕人笑了笑，反問道：「朋友尊姓？」

葉開道：「葉。」

年輕人道：「樹葉的葉？」

葉開點了點頭。

年輕人凝視著他，道：「葉開？」

葉開又點點頭，道：「不錯，開心的開。」

戴高崗聳然動容道：「閣下就是葉開？」

葉開道：「正是。」

戴高崗長長吐出口氣，苦笑道：「閣下為何不早說？」

葉開淡淡道：「我並不是來打秋風的，只不過是來借而已，而且只借三天。」

戴高崗道：「五百兩已夠？」

葉開道：「我只不過想買兩口棺材。」

戴高崗不敢再問，後面已有個機警的帳房送來了五百兩銀票。

「請收下。」

葉開並不客氣，韓貞的喪事固然要辦，伊夜哭的屍體也要收殮。

他並不是那種殺了人後就不管的人，他需要這筆錢。

前倨後恭的戴高崗又在問：「閣下剛才是說有兩件事的。」

葉開道：「我還要打聽一個人。」

戴高崗道：「誰？」

葉開道：「呂迪，白衣劍客呂迪。」

戴高崗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葉開道：「據說他已到長安，你知不知道他在哪裏？」

那留著小鬍子的年輕人忽然笑了笑，道：「就在這裏。」

這年輕人態度很斯文，長得很秀氣，身上果然穿著件雪白長袍，目光閃動間，帶著種說不出的冷漠高傲之意。

葉開終於看清了他。

「你就是呂迪？」

「是！」

葉開解開了左手提著的黃布包袱，取出了那柄劍，反手捏住劍尖，遞了過去。

「你認不認得這柄劍？」

呂迪只看了一眼：「這是武當的松紋劍。」

葉開道：「是不是只有武當弟子才能用這柄劍？」

呂迪道：「是。」

葉開道：「這是不是你的劍？」

呂迪道：「不是。」

葉開道：「你的劍呢？」

呂迪傲然道：「我近年已不用劍。」

葉開道：「用手？」

呂迪一直背著雙手，冷冷道：「不錯，有些人的手，也一樣是利器。」

葉開道：「可是你若要從窗外殺人，還是得用劍。」

呂迪皺了皺眉，好像聽不懂這句話。

葉開道：「因為你的手不夠長。」

呂迪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葉開道：「我的意思你應該明白。」

呂迪道：「你是說，我用這柄劍殺了人？」

葉開道：「你不承認？」

呂迪道：「我殺了誰？」

葉開道：「你殺人從不問對方的名字？」

呂迪道：「現在我正在問。」

葉開道：「他姓韓，叫韓貞。」

「韓貞？」呂迪回過頭來問戴高崗：「你知不知道這個人？」

戴高崗點點頭，道：「他是衛天鵬的智囊，別人都叫他錐子。」

呂迪目中露出了輕蔑之色，問葉開：「這錐子是你甚麼人？」

葉開道：「是我朋友。」

呂迪道：「你想替他復仇？」

葉開道：「不錯。」

「你認為是我殺了他的？」

葉開道：「是不是？」

呂迪傲然道：「就算是我殺的又如何？這種人莫說只殺了一個，就算殺了十個八個，也不妨一起算在我的帳上。」

葉開冷笑道：「你以為你是甚麼人？」

呂迪道：「是個不怕別人來找我麻煩的人，等你的傷好了，隨時都可以來找我復仇。」

葉開道：「那倒不必。」

呂迪道：「不必？」

葉開道：「不必等。」

呂迪道：「你現在就想動手？」

葉開道：「今天的天氣不錯，這地方也不錯。」

呂迪看了看他，忽然問道：「你剛才說要買兩口棺材，一口就是給韓貞的？」

葉開點點頭。

呂迪道：「還有一口呢？」

葉開道：「給伊夜哭。」

呂迪道：「紅魔手？」

葉開道：「是的。」

呂迪道：「他已死在你手下？」

葉開道：「我殺人後絕不會忘了替人收屍。」

呂迪道：「好，你若死了，這兩口棺材我就替你買。你的棺材我也買。」

葉開道：「用不著，我若死了，你不妨將我的屍體拿去餵狗。」

呂迪突然大笑，仰面笑道：「好！好極了。」

葉開道：「你若死了呢？」

呂迪道：「我若死了，你不妨將我的屍體一塊塊割下來，供在韓貞的靈位前，吃一塊肉，下一口酒。」

葉開也大笑，道：「好，好極了，男子漢要替朋友復仇，正當如此。」

他忽然轉過身，背朝著呂迪。

因為他的傷口又被他的大笑崩裂，又迸出了血。

陽光燦爛。

有很多人都喜歡在這種天氣殺人，因為血乾得快。

他自己若被殺，血也乾得快。

呂迪站在太陽下，還是背負著雙手。

他對自己這雙手的珍惜，就像守財奴珍惜自己的財富一樣，連看都不願被人看。

葉開緩緩地走過去，第二次將劍遞給他。

「這是你的劍。」

呂迪冷笑著接過來，突然揮手，長劍脫手飛出，「奪」地釘在五丈外的一棵樹上。

劍鋒入木，幾乎已沒到劍柄。

這一擲之力，已足夠穿過任何人的身子，將人釘在床上。

葉開的瞳孔收縮，冷笑道：「好，果然是殺人的劍。」

呂迪又背負雙手，傲然道：「我說過，我已不用劍。」

葉開道：「我聽說過了。」

呂迪道：「你殺人自然也不用劍。」

葉開道：「從來不用。」

呂迪盯著他的手，忽然問道：「你的刀呢？」

他當然知道葉開的刀。

江湖中人幾乎已沒有人不知道葉開的刀。

葉開凝視著他，等了很久，才冷冷道：「刀在。」

他的手一翻，刀已在手，雪亮的刀，刀鋒薄而利，在陽下閃動著足以奪人魂魄的寒光。

若是在別人手上，這柄刀並不能算利刃，但此刻刀在葉開手上。

葉開的手乾燥而穩定，就如同遠山之巔。

呂迪的瞳孔也突然收縮，遠在五丈外的戴高崗，卻已連呼吸都已停頓。

他忽然感覺到一種從來也沒有體驗過的殺氣。

呂迪脫口道：「好！果然是殺人的刀。」

葉開笑了笑，突然揮刀。

刀光一閃不見。

這柄刀就似已突然消失在風中，突然無影無蹤。

就算眼睛最利的人，也只看見刀在遠處閃了閃，就看不見了。

這一刀的力量和速度，絕沒有任何人能形容。

呂迪已不禁聳然動容，失聲問：「你這是甚麼意思？」

葉開淡淡道：「你既不用劍，我為何要用刀？」

呂迪凝視著他，眼睛裏已露出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忽然伸出手：「你看看我的手。」

在別人看來，這並不能算是隻很奇特的手。

手指是纖長的，指甲剪得很短，永遠保持著乾淨，正配合一個有修養的年輕人。

但葉開卻已看出了這隻手的奇特之處。

這隻手看來竟似完全沒有筋絡血脈，光滑細密的皮膚，帶著股金屬般的光澤。

這隻手不像是骨骼血肉組成，看來就像是一種奇特的金屬，不是黃金，卻比黃金更貴重，不是鋼鐵，卻比鋼鐵更堅硬。

呂迪凝視著自己的這隻手，徐徐道：「你看清了，這不是手，這是殺人的利器。」

葉開不能不承認。

呂迪道：「你知道家叔？」

他說的就是「溫侯銀戟」呂鳳先。

葉開當然知道。

呂迪道：「這就是他昔日練的功夫，我的運氣卻比他好，因為我七歲時就開始練這種功夫。」

呂鳳先是成名後才開始練的，只練成了三根手指。

呂迪道：「他練這種功夫，只因他一向不願屈居人下。」

兵器譜上排名，溫侯銀戟在天機神棒、龍鳳雙環、小李飛刀和嵩陽鐵劍之下。

呂迪道：「百曉生作兵器譜後，家叔苦練十年，再出江湖，要以這隻手，和排名在他之上的那些人爭一日之短長。」

他沒有再說下去。

因為呂鳳先敗了，敗在一個女人手下。

一個美麗如仙子，卻專引男人下地獄的女人──林仙兒。

呂迪道：「家叔也說過，這已不是手，而是殺人的利器，已可列名在兵器譜上。」

葉開一直在靜靜地聽著，他知道呂迪說的每個字都是真實的。

他從不打斷別人的實話。

呂迪已抬起頭，凝視著他，道：「你怎麼能以一雙空手，來對付這種殺人的利器？」

葉開道：「我試試。」

呂迪不再問，葉開也不再說。現在無論再說甚麼，都已是多餘的。

陽光燦爛。

可是這陽光燦爛的院子，現在卻忽然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肅殺之意。

戴高崗忽然覺得很冷。

陽光也很溫暖，可是他忽然覺得百般寒意，也不知從哪裏鑽了出來，鑽入了他衣領，鑽入了他的心。

刀已飛入雲深處，劍已沒入樹裏。

這既不是刀寒，也不是劍氣，但比刀鋒劍刃更冷，更逼人。

戴高崗幾乎已不願再留在這院子裏，可是他當然也捨不得走。

無論誰都可以想像得到，這一戰必是近年來最驚心動魄的一戰，必將永垂武林。

能親眼在旁看著這一戰，也是一個人一生中難得的機遇。

無論誰都不願錯過機會的。

戴高崗只希望他們快些開始，快些結束。

可是葉開並沒有出手。

呂迪也沒有。

連戴高崗這旁觀者，都已受不了這種無形的可怕的壓力，但他們卻像是根本無動於衷。

是不是因為這壓力本就是他們自己發出來的，所以他們才感覺不到？

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已變成了一塊鋼，一塊岩石，世上已沒有任何一種壓力能動搖他們？

戴高崗看不出。

他只能看得出，葉開的神態還是很鎮定，很冷靜，剛才因仇恨而生出的怒火，現在已完全平息。

他當然知道，在這種時候，憤怒和激動並不能致勝，卻能致命。

呂迪的傲氣也已不見了，在這種絕不能有絲毫疏忽的生死決戰中，驕傲也同樣是種致命的錯誤。

驕傲、憤怒、頹喪、憂慮、膽怯──都同樣可以令人作出致死的錯誤判斷。

戴高崗也曾看見不少高手決戰，這些錯誤，正是任何人都無法完全避免的。

可是現在，他忽然發現這兩個年輕人竟似連一點錯誤也沒有。

他們的心情，他們的神態，他們站著的姿勢，都是絕對完美的。

這一戰究竟是誰能勝？

戴高崗也看不出。他只知道有很多人都認為葉開已是當今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個敵手。

他已知道有人說過，現在若是重作兵器譜，葉開的刀，已可名列第一。

可是他現在沒有刀。

雖然沒有刀，卻偏偏還是有種刀鋒般的銳氣、殺氣。

葉開能勝嗎？戴高崗並不能確定。

他也不知道呂迪是否能勝。戴高崗也不能確定。

葉開看來實在太鎮定，大有把握，除了刀之外，他一定還有種更可怕的武功，一種任何人都無法思議也想不到的武功。

現在若有人來跟戴高崗打賭，他也可能會說葉開勝的。他認為葉開勝的機會，至少比呂迪多兩成。

可是他錯了。

因為他看不出葉開此刻的心情，也看不出葉開已看出的一些事。

一些已足夠令葉開胃裏流出苦水來的事。

自從呂迪的劍擲出後，葉開已對這個驕傲的年輕人起了種惺惺相惜的好感。

可是他聽過兩句話：「仇敵和朋友間的分別，就正如生與死之間的分別。」

「若有人想要你死，你就得要他死，這其間絕無選擇。」

這是阿飛對他說過的話。

阿飛是在弱肉強食的原野中生長的，這正是原野上的法則，也是生死法則。在這種生死一瞬間的決戰中，絕不能對敵人存友情，更不能有愛心。

葉開明白這道理。他知道現在他致勝的因素，並不是快與狠，而是穩與準。

因為呂迪很可能比他更快、更狠。

因為現在他的胸膛，正如火焰燃燒般痛苦，他的傷口不但已迸裂，竟已在潰爛。

「妙手郎中」給他的，並不是靈丹，也不會造成奇蹟。

痛苦有時雖能令人清醒，只可惜他的體力，已無法和他的精神配合，所以他一出手，就得制對方的死命，至少要有七成把握時，他才能出手。

他所以必需等，等對方露出破綻，等對方已衰弱，崩潰，等對方給他機會。

可是他已失望。直到現在，他還是無法從呂迪身上找出一點破綻來。

呂迪看來只不過是隨隨便便地站著，全身上下，每一處看來都彷彿是空門。

葉開無論要從甚麼地方下手，看來好像都很容易。

可是他忽又想到了小李探花對他說過的話，昔年阿飛與呂鳳先的那一戰，只有李尋歡是在旁邊親眼看著的。

那時的呂鳳先，正如此刻的呂迪。

「那時阿飛的劍，彷彿可以隨便刺入他身上任何部位。」

「但空門太多，反而變成了沒有空門。」

「他整個的人都似已變成了一片空靈。」

「這空靈二字，也正是武學中至高至深的境界。」

「我的飛刀出手，至少有九成把握。」

「但那時我若是阿飛，我的飛刀就未必敢向呂鳳先出手。」

只要是李尋歡說過的話，葉開就永遠都不會忘記。

現在呂迪其人是不是也已成了一片空靈？

葉開忽然發覺自己低估了這個年輕人，這個人才真正是他平生未曾遇見的高手。

他雖然並沒有犯任何致命的錯誤，可是他卻已失去一點最重要的致勝因素。

他已失去了致勝的信心。

呂迪冷冷地看著他，眼睛越來越亮，越來越冷酷，忽然又說出了三字：「你輸了。」

「你輸了。」

葉開還未出手，呂迪就已說他輸了。

這三個字並不是多餘的，卻像是一柄劍，又刺傷了葉開的信心。

葉開居然沒有反駁。

因為他忽然發現呂迪終於給了他一點機會──一個人在開口說話時，精神和肌肉部會鬆弛。

他面上露出痛苦之色，因為他知道若是表現得越痛苦，呂迪就越不會放過他的。

在這種生死決戰中，若有法子能折磨自己的對手，無論誰都不會放過的。

呂迪果然又冷冷地接著道：「你的體力已無法再支持下去，遲早一定會崩潰，所以你不必出手，我已知道你輸了。」

就在他說出最後一個字的時候，葉開已出手。

這已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好機會。

呂迪剛說完了這句話，正是精神和肌肉最鬆弛的時候。

他的身形雖然還是沒有破綻，但葉開已有機會將破綻找出來。

葉開沒有用刀。

可是他出手的速度，並不比他的刀慢。

他的左手虛捏如豹爪、鷹爪，右手五指屈伸，誰也看不出他是要用拳？用掌？是要用鷹爪功？還是要用鐵指功？

他的出手變化錯落，也沒有人能看得出他攻擊的部位。

他必需先引動呂迪的身法，只要一動，空門就可能變實，就一定會有破綻露出。

呂迪果然動了，他露出的空門是在頭頂。葉開雙拳齊出，急攻他的頭頂，這是致命的攻擊。可是他自己的心卻已沉了下去。因為他已發覺，自己這一招露出，前胸的空門也露了出來。

胸膛上是他全身最脆弱的一環，因他胸膛上本已有了傷口。

無論誰知道自己身上最脆弱的部位可能受人攻擊時，心都會虛，手都會軟了。

葉開的攻勢已遠不及他平時之強，速度已遠不如他平時快。

他忽然發覺，這破綻本是呂迪故意露出來的。

呂迪先故意給他出手的機會，再故意露出個破綻，為的只不過是要他將自己身上最脆弱的部位暴露。

這正是個致命的陷阱，但是他竟已像瞎子般落了下去。

他再想補救，已來不及了。

呂迪的手，忽然已到了他的胸膛。

這不是手，這本就是殺人的利器。

戴高崗已聳然變色。

現在他才知道自己剛才看錯了，他已看出這是無法閃避的致命攻擊。

誰知就在這時，葉開的身子忽然憑空掠起，就像是忽然被一陣風吹起來的，沒有人能在這種時候、這種姿態中飛身躍起，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葉開的輕功，竟已達到了不可能的境界。

戴高崗忍不住失聲大呼：「好輕功！」

呂迪也不禁脫口讚道：「好輕功。」

這兩句話他們同時說出，最後一個字還沒有說完，葉開已憑空跌下。

呂迪的手，已打在他胯骨上。

葉開使出那救命的一掌時，知道自己躲過了呂迪第一招，第二招竟是再也躲不過的了。

他身子凌空翻起時，下半身的空門已大破，他只有這麼樣做，他的胸膛已絕對受不了呂迪那一擊。

可是胯骨上這一擊也同樣不好受。

他只覺得呂迪的手，就像是一柄鋼錐，錐入了他的骨縫裏。

他甚至可以聽得見自己骨頭碎裂的聲音。

地也是硬的。

葉開從沒有想到，這滿是泥濘的土地，也是硬得像鐵板一樣。

因為他跌下來時，最先著地的一部份，正是他的骨頭已碎裂的那一部份。

他幾乎已疼得要暈了過去。

他忽又警醒，因為他發現呂迪的手，又已到了他的胸膛，這一來他才是真正無法閃避的，也無法伸手去招架。

他的手是手，呂迪的手卻是殺人的利器。

死是甚麼滋味？

葉開還沒有開始想，就聽戴高崗大呼：「手下留情。」

呂迪的手已停頓，冷冷道：「你不要我在這時殺他？」

戴高崗嘆了口氣道：「你何必一定要殺他？」

呂迪道：「誰說我要殺他？」

戴高崗道：「可是你──」

呂迪冷笑道：「我若真的要殺他，憑你一句話就能攔得住？」

戴高崗苦笑，他知道自己攔不住，世上也許根本沒有人能攔得住。

呂迪道：「我若真的要殺他，他已死了十次。」

這並不是大話。

葉開看著這驕傲的年輕人，痛苦雖已令他的臉收縮，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卻變得出奇的平靜，甚至還帶著笑意。

他為甚麼笑？

被人擊敗，難道是件很有趣的事？

呂迪已轉過頭，盯著他，忽然問道：「你可知道我為甚麼不殺你？」

葉開搖搖頭。

呂迪道：「因為你本已受傷，否則以你輕功之高，縱然不能勝我，我也無法追上你。」

葉開笑了：「你根本用不著追，因為我縱然不能勝你，也不會逃的。」

呂迪又盯著他，過了很久，才慢慢地點了點頭：「我相信。」

他眼睛裏也露出種和葉開同樣的表情，接著道：「我相信你絕不是那種人，所以我更不能殺你，因為我還要等你的傷好了以後，再與我一決勝負。」

葉開道：「你──」

呂迪打斷了他的話，道：「就因為我相信你不會逃，所以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葉開道：「到了那一天，我還是敗在你手下，你就要殺我了？」

呂迪點點頭：「到了那一天，你若勝了我，我也情願死在你手下。」

葉開嘆了口氣，道：「世事如棋，變化無常，你又怎知我們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呂迪道：「我知道。」

突然牆外一人嘆息道：「但有件事你卻不知道。」

呂迪沒有問，也沒有追出來看看。

他在聽。

牆外的人徐徐道：「今日你若真的想殺他，現在你也已是個死人了，他身上並不止一把刀。」

呂迪的瞳孔突然收縮。

就在他瞳孔收縮的一剎那間，他人已竄出牆外。

戴高崗沒有跟出去，卻趕過來，扶起了葉開，嘆息著道：「我實在想不到你居然會敗。」

葉開卻在微笑：「我也想不到你居然會救我。」

戴高崗苦笑道：「並不是我救你的，我也救不了你。」

葉開道：「只要你有這意思，就已足夠。」

戴高崗勉強笑了笑，忽然站起來，大聲吩咐：「套馬備車。」

# 第十六章 虎穴嬌娃

車廂寬大，很舒服。

這本是借給託運鏢貨的客商們，走遠路時坐的。

八方鏢局不但信用極好，為客人們想得也很周到。

葉開想不到戴高崗居然是個很周到的人。

他先在車廂裏墊起了很厚的棉被，又自己扶著葉開坐上車。

「你的傷不輕，一定要趕快去找個好大夫。」

他的周到和關心，已使得葉開不能不感激。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你本不該這麼樣對我的，我對你的態度並不好。」

戴高崗道：「無論誰在你當時那種心情下，態度都不會好的。」

葉開嘆道：「看來我不但低估了呂迪，也看錯了你。」

戴高崗也嘆了口氣，道：「他的確是我生平未見的高手，但卻還是未必能比得上你。」

葉開道：「我已敗了。」

戴高崗道：「可是他若真的要殺你，現在已死在你手下。」

葉開道：「你也相信這句話？」

戴高崗點點頭。

葉開凝視著他，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在牆外說這句話的人是誰？」

戴高崗搖搖頭：「我正想問你，你一定知道他是誰的。」

葉開道：「哦？」

戴高崗道：「因為他不但說出了你不願說的話，而且生怕呂迪再下毒手，所以故意將他引開。」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你想得的確很周到，卻想錯了。」

戴高崗道：「這個人不是你的朋友？」

葉開苦笑道：「我本來以為他是我的朋友。」

戴高崗道：「現在呢？」

葉開道：「現在只希望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以後也永遠不要見到他。」

戴高崗道：「你知道他是甚麼人？」

葉開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反問道：「你要帶我去找的大夫是誰？」

戴高崗道：「那個大夫也是個很古怪的人，醫道卻很高。」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醫道高明的大夫，脾氣好像都有些古怪的，就正如真正的武林高手，脾氣也都有些古怪一樣。」

葉開微笑著，道：「你的脾氣並不古怪。」

戴高崗道：「我怎麼能算武林高手？」

葉開道：「但我卻知道，近年來八方鏢局保的鏢，從來也沒有出過一次岔子。」

戴高崗笑道：「那只不過因為我這兩年來的運氣不錯，而且有很多很好的朋友照顧。」

葉開慢慢地點了點頭，道：「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好朋友。」

戴高崗還想說甚麼，但葉開卻已閉上了眼睛。

他看來的確很疲倦，他並不是鐵打的。

戴高崗又拉過條棉被，輕輕地蓋在他身上，臉上卻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

看他這種表情，就好像恨不得用這條棉被蒙起葉開的頭，活活地悶死這個人。

但他卻只不過將棉被蓋到葉開身上。

葉開似已睡著。

現在就算真的有人要用棉被悶死他，他也不會知道，他更不能反抗。

所以他真的睡著了。

※※※

日正當中，正午。

馬車還在繼續前走，旅程彷彿還有很長。

「你一定要趕快找個好大夫──」

可是戴高崗要找的這好大夫，卻未免住得太遠了些。

他看著沉睡中的葉開，嘴裏正在嚼著一條雞腿。

他早已有準備，準備要走很長的路，所以連午飯都準備在車上。

他本來就是個很周到的人，但卻只有一個人吃的午飯，只有一條雞腿，一塊牛肉，一張餅，一瓶酒。

他好似早已算準了葉開要睡著，因為臨上車之前，他給葉開喝了一碗保養元氣的參湯。

牛肉滷得不錯，雞腿的滋味也很好，雖然比不上他平時吃的午飯，可是在執行任務時，一切事都不能不將就些的。

他雖然是個很講究飲食的人，現在也已覺得很滿意了。

何況，現在他的任務眼看著就已將完成，再過一個多時辰，就可以將葉開交出去，他還來得及趕回去享受一頓豐富的晚餐。

喝完了最後一口酒，他忽然也覺得很疲倦。

他本沒有睡午覺的習慣，可是現在能乘機小睡半個時辰也不錯，精神養足了，晚餐後還可以安排一兩個有趣的節目。

車子在搖動，就像是搖籃一樣。

他閉上了眼睛，心裏已開始在計劃著晚上應該去找誰？是那個最會撒嬌的小妖精？還是那個功夫特別好的老妖精？

這些節目都是很費錢的，但他卻已有兩年不必再為金錢煩惱。

「也許應該把兩個都找來，比較比較。」

所以現在必需養足精神。

他嘴角帶著微笑，終於睡著。

他好像只睡了一下子，可是他醒來的時候，葉開竟也不見了。

車門還是關著的，馬車還在繼續前行。

葉開卻已無影無蹤。

戴高崗的臉色突然蒼白，大聲吩咐：「停車！」

他衝下去，拉住了那個趕車的：「你有沒有看見那姓葉的下車？」

「沒有。」

「他人呢？」

趕車的冷笑：「你跟他一起在車裏你不知道，我怎麼知道。」

這趕車的顯然不是他的屬下，對他的態度並不尊敬。

戴高崗忽然覺得胃部收縮，忍不住要將剛吃下去的雞腿和牛肉全吐出來。

趕車的一雙眼睛卻在盯著他，冷冷道：「你最好還是趕快上車，跟我一起去交差。」

戴高崗並沒有想逃，他知道無論逃到甚麼地方去，都沒有用的。

馬車開始往前走的時候，他就伏在車窗上，不停地嘔吐。

恐懼就像是臭魚一樣，總是令人嘔吐。

馬車轉過一個山坳後，前面竟是一條街道。

一條和城裏一樣非常熱鬧的街道，兩旁有各式各樣的店舖，街上有各式各樣的人。

你若仔細去看，就會發現這條街道和城裏最熱鬧的街道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連街道兩旁的店舖，招牌都完全一樣。

到了這裏，無論誰都會以為自己忽然又回到了長安城裏。

可是走過這條街，前面就又是一片荒山。

現在馬車的速度已緩了下來，街上的行人，神情彷彿都很悠閒，好像並沒有特別注意這輛大車。

因為他們認得這輛車，也認得這個趕車的人。

若是個陌生的人，趕著車走入這條街道，無論他是誰，不出一剎那，他就會死在街頭。

這條街當然不會有猛虎，卻有個比猛虎更可怕的人。

馬車已駛入了一家客棧的院子。

這家客棧的字號是鴻賓，也正和葉開在城裏投宿的那一家，完全一模一樣。

一個肩上搭著抹布、手裏提著水壺的夥計，已迎了上來：「戴總鏢頭是一個人來的？」

戴高崗勉強笑了笑，道：「只有一個人。」

夥計臉上全無表情：「房間早已替總鏢頭準備好了，請隨我來。」

後面的跨院裏，有七間很寬大的套房，也正和玉簫道人住的那個跨院一樣。

前面的客廳裏，桌上已擺好了一壺酒，一個很精緻的七色拼盤，一個人正背對著門，在自斟自飲。

一個髮髻堆雲、滿頭珠翠、穿得非常華麗的絕代佳人。

戴高崗垂著頭走進來，垂著頭站在她身後，連大氣都不敢出。

她沒有出聲，慢慢地端起酒杯，淺淺地啜了口酒，才問道：「你一個人來的？」

戴高崗道：「是。」

「還有個人呢？」

「走了。」戴高崗的聲音已在發抖。

這絕色麗人已緩緩地回過頭去，臉上帶著種仙子般的微笑。

上官小仙！

她當然就是上官小仙。

戴高崗看見了這仙子般美麗的女人，卻遠比看見了惡魔還恐懼。

上官小仙看著他，柔聲道：「你難道是在說，葉開已走了？」

戴高崗點了點頭，牙齒打戰，似已連話都說不出。

上官小仙道：「我要你替他準備的那碗參湯，他沒有喝？」

「他──他喝了。」

上官小仙道：「然後呢？」

戴高崗道：「然後我就扶他上了車。」

雖然是嚴冬，但他卻已滿頭大汗。上官小仙道：「在車上他睡著了沒有？」

戴高崗道：「睡著了。」

上官小仙道：「他的傷勢怎麼樣？」

戴高崗道：「傷得不輕。」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這我就不懂了，一個受了重傷、又睡著了的人，你怎麼會放他走的？」

戴高崗接著道：「我──我沒有放他走。」

上官小仙道：「我也知道是他自己要走的，可是你難道就不能留住他？」

戴高崗的汗越擦越多：「他走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你跟他不是坐一輛車來的？」

戴高崗道：「是。」

上官小仙道：「這又奇怪了，你跟他坐一輛車上，他走的時候，你怎麼會不知道？」

戴高崗道：「因為──因為──因為我也睡著了。」

他終於鼓足了勇氣，說出了這句話。

上官小仙忽然笑了，笑得又溫柔，又甜蜜：「我知道你一定也很累，最近你一直都忙得很。」

戴高崗臉上已無人色：「我──我不累，一點也不累。」

上官小仙柔聲道：「你的應酬那麼多，不但要應酬客人，還得要應酬那些大大小小的妖精，怎麼會不累呢？」

她輕輕嘆息著，又道：「我想你已經應該好好的休息一陣子了，我就先讓你休息二十年吧。」

戴高崗失聲道：「二──二十年？」

上官小仙淡淡道：「二十年後，你一定又是條生龍活虎般的好漢了。」

她掌裏拿著雙鑲銀的象牙筷子，忽然向戴高崗咽喉點了過去。

戴高崗沒有閃避。他不敢閃避，也根本不能閃避。

上官小仙的出手，這世上已很少有人能閃避得開。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突然有刀光一閃。

「叮」的一聲，上官小仙手裏的象牙筷子已從中而斷，刀光的勁力未絕，又飛了出去，「噹」的，釘在牆上。

一柄三寸七分長的刀。

飛刀。

飛刀釘在牆上，刀鋒竟已完全釘了進去。

一個人手扶著門，慢慢地走了進來。

葉開。

葉開居然還是來了。

他的飛刀出手，殺人的時候少，救人的時候多。

他的臉上沒有甚麼血色，掙扎著走過來，拍了拍戴高崗的肩：「你救我一次，我也救你一次，現在我們的人情已結清。」

上官小仙又笑了：「我說的果然不錯，你身上果然不止帶著一把刀的。」

葉開也笑了笑：「呂迪呢？」

上官小仙道：「他怎麼會追得上我？」她凝視著葉開，笑得更溫柔：「除了你之外，世上還有甚麼男人能追得上我。」

這是句很有趣的雙關語，有趣極了。

葉開聽不懂。

──裝傻就是他拿手本領之一。

他甚至連看都沒有看她，目光四面打量著，長長嘆了口氣，道：「這真是個好地方。」

上官小仙道：「你喜歡這地方？」

葉開道：「我若一直睡著，到現在才醒，一定以為還在城裏，一定想不到金錢幫的總舵會在這麼樣一個地方。」

上官小仙嘆道：「只可惜你好像是不肯好好睡一下的。」

葉開淡淡道：「我的應酬並不多，認得的妖精也只有一個。所以我總不太累。」

上官小仙當然知道他說的妖精是誰，可是她裝傻的本事也絕不比葉開差。

她吃吃地笑著道：「我本來以為你會很累的，最近我看到你的時候，你總是在床上，床上的妖精，卻不止一個，所以特地叫人替你準備了碗參湯，養養你的元氣，誰知你居然不領情。」

葉開道：「我已領過了情。」

上官小仙眨著眼，道：「那碗參湯你真的喝了下去？」

葉開道：「只可惜那碗參湯下的補藥還不夠，若要叫我真的睡一覺，最少得用十來斤補藥才行。」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這都怪我，竟忘了你是魔教中大公主的大少爺。」

葉開道：「所以你不能怪戴總鏢頭，我相信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會睡著的。」

上官小仙道：「可是你知道？」

葉開道：「我一上車，就發現了他為他自己一個人準備的酒菜。」

上官小仙道：「你身上難道也總是帶著能令人睡著的補藥？」

葉開笑了笑道：「我只不過吐了點口水在他的雞腿上。」

上官小仙笑了：「你的口水裏還有參湯？」

葉開道：「所以那條雞腿的滋味一定很不錯。」

戴高崗垂著頭，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忽然被人塞了一嘴爛泥。

上官小仙道：「你怎麼知道這位戴總鏢頭是想帶你來找我的？」

葉開笑了笑，道：「口水裏的一點參湯，就能讓人睡著，那種參湯除了你之外，還有誰能做得出？」

上官小仙道：「你既然已走了，為甚麼還要來？」

葉開也嘆了口氣，道：「因為我好像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這是實話。

# 第十七章 柔情密意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傷勢，若是留在長安城，很可能活不過今天。

──他正像是條被獵人們追逐的狐狸，長安城裏卻已有群鷹飛起。

上官小仙嫣然道：「你總算還有點良心，總算還知道只有我是真正對你好的。」

葉開道：「所以我根本就沒有走，我一直都留在車裏。」

戴高崗道：「你沒走？」

葉開笑了笑，道：「那車子很舒服，座位也很寬大，位子下又是空的，像我這種不太胖的人，正好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裏面。」

戴高崗咬著牙道：「我只有一件事還不明白。」

葉開道：「甚麼事？」

戴高崗恨恨道：「你既然是準備要來的，為甚麼要耍這一手花樣？」

葉開淡淡道：「因為我不願別人將我看成個笨蛋，我無論到甚麼地方去，都得先弄清楚去的究竟是甚麼地方。」

上官小仙又嘆了口氣，道：「現在你總算已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了。」

葉開笑道：「我說過，這實在是個好地方，連我都想不到。」

上官小仙嘆息著道：「幸好現在我也明白了一件事。」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用眼角瞟著戴高崗，道：「我總算已知道真正的笨蛋是誰了。」

戴高崗道：「我──」

他只說出這一個字。

這個字是開口音，他的嘴剛張開，突然發現銀光一閃，已射入他的嘴裏。

他只覺得嘴裏甜甜的，涼涼的，就好像吃了塊冰糖一樣。

上官小仙微笑道：「我知道你喜歡吃，天下殺人的暗器，絕沒有一樣比我這冰糖銀絲更甜、更好吃的了，你說是不是？」

戴高崗沒有回答。

他的臉色突然變成死黑色，咽喉已突然被塞住，就好像有雙看不見的手，突然扼住了他的咽喉。

他的呼吸突然停頓。

他死的時候，嘴裏還是甜的。

這冰糖銀絲真甜，簡直甜得要命，甜得死人。

上官小仙這人豈非也甜得很？

上官小仙笑得還是那麼甜，比冰糖還甜。

葉開卻沒有笑，也笑不出。

上官小仙道：「你不高興？」

葉開閉著嘴。

上官小仙道：「他救過你，你也救過他，你們的帳豈非已結清？我殺了他，跟你也沒有關係。」

葉開忍不住道：「你至少不必在我面前殺他的。」

上官小仙道：「我一定要在你面前殺他。」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我要你明白兩件事。」

葉開在聽。

上官小仙道：「你若想要一個笨蛋變得不比別人笨，只有一個法子。」

她微笑著，看著地上的戴高崗：「現在他豈不是已不比別人笨了？」

死人就是死人，死人都是一樣的，既沒有特別聰明的死人，也沒有特別笨的死人。

上官小仙慢慢地接著道：「我還要你明白，我若要殺一個人，他就已死定了，世上絕沒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他，連你也不能。」

葉開又閉上嘴。

上官小仙看著他，忽又嫣然一笑，道：「你現在還活著，只因為我根本就不想殺你，也不會拿冰糖銀絲給你吃的，你又何必閉著嘴？」

這倒不是假話。她若真的想殺葉開，機會實在多得很。

葉開卻在冷笑，他顯然並不領情。

上官小仙微笑著，又道：「其實你有時也笨得很，你為甚麼不用你的刀去對付呂迪？」

葉開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因為我想證明一件事。」

上官小仙道：「甚麼事？」

葉開道：「我想知道韓貞究竟是不是死在他劍下的。」

上官小仙嘆道：「你若也死在他手下，就算知道了，又有甚麼用？」

葉開也忍不住嘆了口氣道：「我本來的確低估了他。」

上官小仙道：「他的武功比你想像中還高？」

葉開點點頭。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已知道韓貞不是死在他劍下的？」

葉開又點點頭，道：「他若真的殺了韓貞，就一定也會殺我。」

上官小仙道：「他若真殺你時，你怎麼辦？」

葉開淡淡道：「你自己說過的，我身上帶的不止一把刀。」

上官小仙嫣然道：「所以我也說過，幸好他並沒有真的想殺你。」

葉開冷冷道：「對你說來，這並不好。」

上官小仙道：「有甚麼不好？」

葉開道：「韓貞既不是他殺的，就一定是你殺的，你殺了韓貞，再嫁禍給他，為的就是想要我去跟他拚命。」

上官小仙凝視著他，美麗的眼睛裏，帶著種誰也說不出是甚麼表情的表情，過了很久才慢慢地說道：「你真的認為一定是我殺了韓貞？」

葉開也在盯著她，道：「除了你，我想不出第二人。」

上官小仙道：「你不信？」她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的，現在無論我說甚麼，你都不會相信。」

葉開承認。

上官小仙道：「可是假如我能證明我沒有殺他，你怎麼樣？」

葉開道：「你能證明？怎麼證明？」

上官小仙道：「我當然有法子。」

葉開冷笑道：「我就知道你有法子，你甚至有法子可以證明韓貞是我殺了的。」

上官小仙道：「我有證據。」

葉開道：「我也知道你有證據，你隨時都可以製造出幾百個證據來。」

上官小仙道：「我只有一個證據，我拿出這個證據來，你若還是不相信我，我就情願讓你殺了我，替韓貞復仇。」

她說得太肯定，太有把握。

葉開幾乎已被她打動了，但立刻又警告自己，絕不能相信：「無論你拿出甚麼證據來，我都絕不會相信。」

上官小仙道：「你若萬一相信了呢？」

葉開道：「你若真的能使我相信你沒有殺韓貞，我就──」

上官小仙道：「你就怎麼樣？」

上官小仙嘆息著，道：「你知道我絕不會對你怎麼樣的，我既不想殺你，也不想傷你的心，我只不過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葉開道：「甚麼事？」

上官小仙道：「一件既不會傷害到別人，也不會傷害到你自己的事。」

葉開道：「好，我答應。」

他絕不相信上官小仙能拿得出那種證據來，世上幾乎已沒有任何一件事、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讓他相信上官小仙的話。

可是他想錯了。這世上還有一個人，能證明上官小仙並沒有殺過韓貞。

這個人是誰呢？

※※※

這個人就是韓貞自己。

韓貞並沒有死，他居然又活生生地出現在葉開眼前。

上官小仙招了招手，他就從後面走了出來，手裏還捧著一罈酒，微笑著走到葉開面前，道：「酒我總算已替你找到了，若是還不夠，我還可以替你去拿。」葉開怔住。

這次他的確是真的怔住。

上官小仙笑道：「這個人是不是韓貞？」

當然是。

葉開看得出這個人的鼻子上，還留著被他一拳打過的傷痕。

上官小仙道：「他是不是還活著？」

他當然還活著。

上官小仙道：「韓貞既然還活著，我就沒有殺韓貞。」

這道理也正如一加一等於二同樣簡單，同樣正確。

上官小仙輕輕吐出口氣，悠然笑道：「現在你總該相信我沒有殺了他吧？」

葉開沒有說話。

他現在當然已明白，死的那個人，並不是韓貞。

上官小仙道：「你認得韓貞，我若將一個人易容改扮成他的樣子，絕對瞞不過你的。」

世上並沒有那麼精妙的易容術。

一個人若真的能改扮成另外一個人，連他自己的親人朋友都瞞過，那就沒有易容術了。

那就已經是神話、奇蹟，而且是很荒謬的神話，絕不可能發生的奇蹟。

上官小仙道：「但是那天晚上你見到那個『韓貞』時，他的臉已被打毀了，所以才瞞過了你。」

葉開只有苦笑，苦笑著道：「看來金錢幫的人才，果然不少。」

上官小仙道：「的確不少。」

葉開道：「你先將一個人易容改扮成韓貞，再打毀他的臉，叫他來騙我？」

上官小仙道：「是韓貞自己動手打的，他的拳頭也很硬，至少比我硬。」

葉開嘆道：「但我卻還是想不通，怎麼會有人肯替你做這種事，挨了一頓毒打後，還替你去騙人。」

上官小仙道：「你剛才從車廂裏出來時，看見外面那些人沒有？」

葉開點點頭。

上官小仙點了頭，道：「只要我隨便吩咐一聲，無論甚麼事，他們都肯去為我做的。」

葉開道：「等他們的事做完了之後，你還是一樣要殺了他們。」

上官小仙淡淡道：「我本就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那些人的性命，在我看來，根本就一文不值。」

她凝視著葉開，靈活的眼睛又露出種奇怪的表情，輕輕地接著道：「可是我對你──我對你怎麼樣，你自己心裏也該知道。」

為了要讓葉開相信韓貞是死在呂迪劍下的，她不惜殺人。

現在為了要讓葉開相信她沒有殺韓貞，她又不惜讓韓貞再活著出現。

為了要讓葉開相信韓貞是朋友，她已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可是現在她的一切心血，顯然已白費了。

現在葉開當然已知道，韓貞也是金錢幫中的人，他們做的一切，只不過要葉開答應她一件事。這件事究竟是甚麼樣的事，葉開連想都不敢想。

他知道無論甚麼稀奇古怪的事，上官小仙都能想得出來的。

上官小仙還在凝視著他，慢慢道：「我只要你答應我，留在這裏，等你的傷口結了疤之後再走。」

葉開道：「就是這件事？」

上官小仙道：「就是這件事。」

葉開又怔住。

她自己也承認自己是個心狠手辣的女人，別人的性命，在她眼中看來，根本一文不值。

她花了那麼多的心血，犧牲了那麼多代價，為的只不過要葉開答應她這麼樣一件事。

這件事非但沒有傷害到任何人，對葉開也只有好處。

她算來算去，為的竟不是自己，而是葉開。

葉開看著她，心裏忽然湧起一種他自己也無法瞭解的感情。

──我對別人雖然心狠手辣，可是我對你怎麼樣，你自己心裏也很明白。

葉開一直不明白，就算明白也一直不能相信，不願相信。

可是現在他已不能不相信。

上官小仙本可乘此機會，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法子來折磨他的。

她看著葉開時，眼睛裏露出的那種情感，難道是真的？

那至少有幾分是真的。

上官小仙悠悠地又說：「我本來有很多法子可以把你留在這裏的，但是我不願勉強你，所以我才要你自己答應。」

葉開終於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道：「我本來就已答應。」

※※※

後院裏有個小小的廚房，廚房裏傳來了陣陣粥香。

上官小仙正在廚房裏替他煮粥，是用人參燉的雞粥。「我本來想在粥裏加點人參的，可是我──」

葉開忽然想起了崔玉真，想起崔玉真為他燉的粥。

她的確是個善良而可愛的女孩子，她的身世卻又偏偏那麼悲慘，遭遇偏偏又那麼不幸。

現在她更已不知道遭遇到甚麼事。

還有丁靈琳。

現在她是不是已恢復了神智？郭定是不是還在照顧著她？他現在在哪裏？──

她若知道自己一刀刺傷了葉開，她的痛苦一定比葉開的刀傷更深。

這些事，本都是葉開不願去想的，卻又偏偏不能不去想。

可是他想了又能怎麼樣？

他已答應了上官小仙，他的傷勢遠比他想像中更嚴重。

剛才他一直在提著一股勁，這一躺下來，他才知道，剛才能支持那麼久，實在是奇蹟。

他不但傷口在痛，全身的筋骨都在痛。又酸又痛。

上官小仙已捧著碗粥走進來，嫣然道：「這是我自己親手做的，你嘗嘗看怎麼樣？」

她居然也會下廚房？居然會燉粥？

「過兩天等你稍為好一點時，我再下廚房炒幾樣菜給你吃，我保證連鴻賓樓的大師傅，也沒有我的手藝好。」

粥的滋味果然不錯，葉開也實在餓了。

上官小仙又笑道：「這粥裏也有補藥，可不是那種吃了要人睡覺的補藥，是真正的補藥。」

她已洗盡了脂粉，換上了套很樸素的青布衣裙，現在無論誰看見她，都絕不會相信她就是金錢幫的幫主，更不會相信她是那種心狠心辣的女人。

現在她就像是又變了一個人。

她從一個白癡，變成了一個惡魔，現在又變得像是個溫柔的百依百順的妻子，節儉而能幹的主婦。

葉開看著她，現在連他都分不清真正的她，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女人。

也許每個人都有兩種面目的。

每個人都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惡的一面，連葉開自己都不例外。只不過他總是能將邪惡的那一面控制得很好而已。

他是不是也能讓上官小仙將邪惡的那面鎖起來呢？

他沒有把握，但他卻已決心要試一試。

上官小仙餵完了粥，正在看著葉開胯骨上的傷，輕輕嘆息著，道：「你的傷勢真不輕，看來呂迪那隻手，簡直就像是鐵打的。」

葉開苦笑道：「不像是鐵打的，手上絕沒有那麼可怕的鐵。」

上官小仙嘆息著，慢慢道：「我本來的確是想讓你去找呂迪替韓貞復仇，我想要你替我殺了他。」

葉開在聽著。

上官小仙道：「現在小李探花、飛劍客和荊無命雖然可能還活著，但卻已絕不會再過問江湖中的事了。」

這三個人已不算是真正活在紅塵中的人，他們的行蹤已進入了神話。

上官小仙道：「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這世上真正能威脅到我的人，也只有三個人。」

葉開忍不住問道：「哪三個？」

上官小仙眨了眨眼，道：「你猜呢？」

葉開笑了笑，道：「你當然也把我算在裏面了。」

上官小仙道：「我沒有。」

葉開怔了怔，又忍不住問道：「我難道不能算是高手？」

上官小仙嫣然道：「若論武功，你當然是絕對的高手，若論聰明機智，你也絕不比任何人差，你的飛刀，也是小李飛刀之後，世上最可怕的一種武器。」

這是實話。

葉開從不打斷別人的實話，更不願打斷別人稱讚他的話。

無論如何，被人稱讚是件很愉快的事。

上官小仙道：「可是你的心不夠黑，手段也不夠毒辣，你的飛刀出手，總是救人的時候多，殺人的時候少。」

葉開笑了笑，道：「所以我不能威脅你？」

上官小仙凝視著他，柔聲道：「我認為你不能威脅我，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因為我們是朋友，我絕不會真的傷害你，我相信你也不忍傷害我。」

她的眼睛溫柔而真誠，無論誰在說話時，都不會有這麼真誠的眼睛。

葉開心裏忽然又湧出一種他自己也不願承認的感情，立刻改變話題，道：「我既然不算，東海玉簫算不算其中一個？」

上官小仙道：「不算。」

葉開皺眉道：「他也不算？」

上官小仙道：「三十年前，他已能列名在兵器譜中的前十名之內，現在又似已入了魔教，他的武功當然很可怕，但卻不能威脅於我。」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他已走了，而且他有弱點。」

葉開道：「玉簫好色。」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所以我一點也不怕他，只要是好色的人，我就有法子對付。」

這也是實話。

她不但極美，極聰明，而且冷酷無情，這種女人恰巧正是好色之徒的剋星。

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本就有很多法子去對付一個好色的老人。

這世上本就有很多極有智慧的老人，會被一個最愚昧的少女騙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

葉開心裏嘆息。

他知道玉簫遲早總要死在上官小仙手上的，他同情的並不是玉簫，而是那些總不肯承認自己對少女失去吸引力的老人。

「玉簫不能算，郭定呢？」

上官小仙道：「郭定也不能算。」

葉開不同意：「據我所知他的劍法之高，已不在昔年的嵩陽鐵劍之下。」

上官小仙道：「他的劍法很可能已在郭嵩陽之上，南宮遠已算是武林中的一流劍客，卻連他十招都接不住。」

葉開道：「那一戰你看見了？」

上官小仙道：「當代武林高手的決戰，我只要能趕上，就絕不會錯過的。」

葉開微笑道：「有時你甚至會在牆外偷偷地看。」

上官小仙嫣然一笑，道：「他的出手威猛而沉著，變化也很快，幾乎已可算是無懈可擊，可是他的人也有弱點。」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他太多情。」

葉開不能不承認，郭定的確是個多情的人。

他的外表看來雖然堅強而冷酷，其實卻是個感情很豐富、很容易激動的人，有時甚至還有點多愁善感。

上官小仙道：「多情的人，就難免脆弱，一個人的本身若是很脆弱，無論他的劍法多麼堅強，都已不足懼。」

葉開嘆了口氣。

他想到了郭定，就想到了丁靈琳，丁靈琳不但多情，而且癡情。他不願再想下去：「珍珠城主呢？」

上官小仙道：「珍珠城主兄妹，的確可以算得上是奇人，他們的劍法之奇，也可稱是天下第一。」

葉開道：「聯珠四百九十劍？」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這兄妹兩人，各生具異像，一個右臂比左臂長七寸，一個左臂比右臂長七寸，一手使長劍，一手使短劍，而且本是孿生兄妹，心意相通，聯手攻敵，兩個人就像一個人，劍法施展開來，一前一後好像變成了四個人。」

葉開道：「據說他們的聯珠四百九十劍只要一發動，天下無人能破。」

上官小仙道：「非但無人能破，而且世上也很少有人能接得住他們這四百九十劍。」

葉開道：「他們算不算？」

上官小仙道：「不算。」

葉開很意外：「他們也不算？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他們已死了。」

葉開更意外：「幾時死的？怎麼死的？」

上官小仙淡淡道：「每個人都難免要一死，你又何必驚奇。」

葉開道：「他們人雖已死，可是他們的劍法並沒有死。」

上官小仙道：「他們的劍法縱然能流傳，可是到哪裏才能找到他們那樣一雙奇特的兄妹，來練他們那種奇特的劍法？」

葉開又不禁嘆息。

古往今來，也不知有多少絕世的劍法，也都正如這聯珠四百九十劍，彷彿曇花一現，就已成絕響。

上官小仙道：「你若一直往這些名人上面去想，就永遠不會說對的。」

葉開道：「你說的那三個人，難道都不是名人？」

上官小仙道：「至少不是這種名人。」

葉開沉吟著，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傅紅雪？」

上官小仙道：「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也可算是你的兄弟，他的人很怪，刀法也很怪。」

葉開道：「不是怪，是快，快得驚人。」

上官小仙道：「我見過他出手。」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他出手那一刀的快與準，已可和昔日的飛劍客前後輝映，可是──」

葉開道：「可是他還不能算？」

上官小仙道：「不能。」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他根本已不願再出江湖，他對人生似已很厭倦，他只想做個與人無爭的隱士，並不想做名揚天下的英雄，何況他還有種可怕的惡疾，就像是他的附骨之疽。」

這次上官小仙又沒有說錯。

她對當世英雄的武功來歷、性格脾氣，竟全都瞭如指掌。

她不但分析得很清楚，而且判斷極正確。

最可怕的是，無論誰只要有絲毫弱點，都絕對瞞不過她的。

葉開當然覺得她又變了，又已從一個賢慧的妻子，變成了一個對天下大事都瞭如指掌的縱橫家，變成了一個決勝於千里之外的兵法家。

她甚至已變得有點像是青梅園中，煮酒論英雄的曹操。

這變化實在太大。

葉開本來已覺得很疲倦，聽了這番話，精神卻似突然振奮起來。

他忍不住再問：「你說的那三人，究竟是誰？」

「我說的三個人，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因為他們幾乎已沒有弱點。」

上官小仙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接著說：「第一個人姓墨，叫墨五星。」

葉開道：「墨五星？」

上官小仙道：「你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葉開道：「他也是青城墨家的人？」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他才真正是那些青城死士的主人，墨白也只不過是他的奴才而已。」

墨白也可算是個很可怕的人，但卻不過是這個人的奴才。

「你殺了我，我的主人一定會要你死得更慘的──」

想到了墨白臨死前的詛咒，想起了他那種淒厲的表情，連葉開心裏都不禁覺得有點發冷。

「這墨五星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他的武功究竟怎麼樣？」

上官小仙道：「我說不出。」

葉開道：「你也說不出？」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就因為我也說不出，所以才可怕。」

她接著又道：「別的姑且不說，他手下至少有五百人，隨時都可以為他去死，就憑這一點，你已可想像他是個多麼可怕的人了。」

想到那些死士們從容就死時的悲壯慘烈，葉開又不禁毛骨悚然。

上官小仙道：「我說的第二個人，你已跟他交過手。」

葉開道：「呂迪？」

上官小仙道：「不錯，呂迪，你也許一直都低估了他。」

葉開苦笑道：「至少我現在已不能再低估他，我已幾乎死在他手下。」

上官小仙道：「但你卻還是不會知道，他真正可怕的地方在哪裏。」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他的武功你已見過，你覺得怎麼樣？」

葉開道：「他若守時無懈可擊，攻擊時一發如雷霆，而且，出手機變巧詐，竟能先佈好圈套，引人上鉤。」

上官小仙道：「但你的飛刀若出手，他還是未必能閃避得開。」

葉開沒有承認，卻也沒有否認，對他的飛刀，他自己從不願評論。

上官小仙道：「這人最可怕之處，一共有十六個字，你只說出了四個。」

葉開道：「哪四個？」

上官小仙道：「機變巧詐。」

葉開道：「還有十二個是甚麼字？」

上官小仙道：「深沉冷酷，機變巧詐，心如豺狼，貌似君子。」

葉開笑道：「他還是個年輕人，這十六個字，說得也許過份了些。」

上官小仙忽然問道：「你可知道他為甚麼能擊敗你？」

葉開搖搖頭。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不願說。

上官小仙卻替他說了出來：「他能勝你，只因為你的飛刀未出手。」

她又問：「但你知不知道，你的飛刀為甚麼會沒有出手？」

這次葉開想說話，上官小仙卻不讓他說出來，就已搶著道：「因為他自己先將劍擲了出去，你當然不能再用刀。」

葉開道：「難道他先就已算準了這一點，所以根本不用劍的？」

上官小仙道：「不錯。」

葉開道：「可是他自己也再三聲明，他的手也是殺人的利器。」

上官小仙道：「那只因為他已算準了你是個甚麼樣的人，他知道越是這樣說，你越不會再使出飛刀來的，所以樂得故作大方。」

葉開苦笑。

上官小仙道：「你可知道最後他為甚麼不殺你？」

葉開道：「因為──」

上官小仙又打斷了他的話，道：「因為他知道自己若是真的要下殺手，你的飛刀也可能出手的，他當然也知道你身上帶的不止一把刀。」

葉開道：「可是，他最後又和我再度邀戰──」

上官小仙道：「這次已對你手下留情，下次縱然再戰，你能對他下殺手？」她笑了笑，又道：「何況，經過這一戰之後，你已覺得他是個英雄，已對他起了惺惺相惜之心，以後他縱然還要逼你出手，你也會盡量避免的。」

葉開不能否認，上官小仙道：「所以他不但擊敗了你，不但交了你這麼樣一個有用的朋友，還博得了必將傳揚天下的俠義名聲。」

她慢慢地接著道：「所以我才說他，深沉冷酷，機變巧詐，心如豺狼，貌似君子，這十六個字，一點也沒有錯。」

葉開只有苦笑。

上官小仙道：「他不但有權術，有城府，還有陰謀，有野心。」

葉開道：「所以你才希望我能替你殺了他。」

上官小仙承認：「這個人活在世上，對我的確是種威脅。」

「至少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出個萬無一失的法子。」

葉開道：「所以你認為他比墨五星更可怕？」

上官小仙點點頭，顯得有些疲乏：「但是最可怕的，卻還是第三個人。」

葉開道：「第三個人又是誰？」

上官小仙道：「韓貞。」

葉開怔住。

上官小仙道：「你想不到是他？」

葉開又在苦笑：「他的確是很陰沉、很有機謀的人，可是──」

上官小仙道：「可是你卻不相信他會比墨五星和呂迪更可怕？」

葉開承認。

上官小仙道：「你認為他的武功太差？」

葉開道：「他──」

上官小仙道：「你沒有把握，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武功是不是真的比你差，世上也許還沒有人知道他真實的武功究竟是怎麼樣。」

葉開道：「你也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我也不知道。」

葉開沉吟著，道：「你認為他並不是真的對你忠心？」

上官小仙道：「我沒有把握。」

葉開道：「但你卻一直將他留在身邊。」

上官小仙道：「因為直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發現他對我做過一點不忠的事，我根本就抓不到他一點錯。」

葉開道：「也許他根本就對你很忠實，也許你對他的疑心根本就錯了，女人的疑心病本就比較大。」

上官小仙道：「但女人卻有種奇異的感覺，就好像有第三隻眼睛一樣，往往就能看出一些男人看不出的事。」

葉開道：「你看出了甚麼？」

上官小仙道：「我早已感覺到，在我最親信的幾個助手中，有一個奸細，只要我一不小心，就可能毀在他手裏。」

葉開道：「你懷疑這個人就是韓貞？」

上官小仙道：「因為他的嫌疑最大，我甚至懷疑他就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葉開道：「但你卻沒有證據。」

上官小仙嘆道：「連一點證據都沒有。」

葉開道：「所以真正的奸細也很可能不是他，是別人。」

上官小仙道：「就因為我完全沒有把握，所以我一直不能對他下手，他的確幫我做過很多事，的確是個好幫手，我若不明不白地除去了他，不但別人看見要寒心，我自己也覺得可惜。」

葉開淡淡道：「看來這『金錢幫』的幫主，並不是容易當的。」

上官小仙道：「的確不容易。」

葉開道：「那麼你為甚麼一定要做這種又吃力、又危險的事？」

上官小仙目光凝視遠方，過了很久，才徐徐道：「因為我是上官小仙，是上官金虹的女兒。」

葉開道：「所以你只有等著那個奸細先對你下手？」

上官小仙點點頭，長嘆道：「我只有等著他先出手。」

葉開道：「他的出手一擊，很可能毀了你。」

上官小仙道：「很可能。」

葉開道：「所以你想安心地睡一晚上，卻不容易。」

上官小仙的目光已自遠方收回，正凝視著他，緩緩道：「這些年來，我只有在你陪著我的那幾個晚上才能安心的睡著。」

葉開避開了她的目光，冷冷道：「那是以前的事了，那時我還不知道你是個怎麼樣的人，現在──」

上官小仙握住了他的手，道：「現在也一樣，只要你肯留在我身邊，我就甚麼人都不怕了。」

葉開道：「你不怕我──」

上官小仙道：「我不怕你，我信任你，我這一輩子，真正信任的只有你一個人。」她的聲音溫柔如春風，慢慢地接著道：「只要我們兩個人能在一起，就算有十個呂迪，十個韓貞一起來對付我，我也有把握能將他們打回去，只要我們在一起，這天下就是我們的。」

葉開沒有再開口，連眼睛都已闔起。他居然睡著了。

上官小仙凝視著他，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輕輕地放下他的手，輕輕地走了出去，她看著葉開的時候，眼睛裏充滿了自信，好像已知道這個人是屬於她的，看來她竟似已有非常的把握。

韓貞低著頭，垂著手，肅立在院子裏，也等了很久，因為上官小仙要他在這裏等。

上官小仙就算要他站在熱鍋上等，他也絕不會移動半步，他的服從和忠心，令人不能不感動。

上官小仙正走下台階，看著他，眼睛裏也不禁露出滿意之色。無論多挑剔的人，有了這麼樣一個幫手，都已該心滿意足了。

上官小仙道：「我要你找的人，你已找齊了？」

韓貞點點頭道：「叫他們進來。」

韓貞拍了拍手，外面竟有十個人走了進來，其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貨郎，有小販，有三姑六婆，也有市井好漢，他們的裝束打扮雖不同，其實卻是同一種人。

金錢幫門下，只有一種人──絕對忠心，絕對服從的人。

上官小仙說的話，就是命令。這次她的命令很簡單：「到長安城去，傳播葉開的死訊，無論你們用甚麼法子，只不過一定要令人相信葉開已死了，只要還有一個人認為葉開是活著的，你們就得死。」

她的命令雖簡短，卻有效。看著這些人走出去，她眼睛裏又不禁露出了滿意之色。叫這些人去傳播謠言，就等於要蜜蜂去傳播花粉一樣容易。她知道這次的計劃也一定同樣有效。

# 第十八章 相見恨晚

「葉開死了！」

「葉開怎麼會死？」

「每個人都會死的，葉開也是人。」

「但他卻是個很不容易死的人，據說他已可算是個天下第一高手。」

「天下第一高手也一樣會死的，以前那些天下第一高手豈不是就全都死光了。」

「高手中永遠還有高手，一個人若是做了天下第一高手，死得也許反而比別人快些。」

「但我卻還是想不出有誰能殺他。」

「是兩個人殺了他的。」

「哪兩個人？」

「一個呂迪。」

「呂迪？是不是武當的『白衣劍客』呂迪？」

「就是他。」

「他的武功比葉開高？」

「那倒不見得，葉開若不是已先傷在另一個人手下，這次絕不會死。」

「有誰能傷得了他？這個人又是誰？」

「是個女人，據說她本來是葉開最喜歡的女人。」

「為甚麼像葉開這麼聰明的人，也會上女人的當？」

「因為英雄最難過美人關的。」

「這個女人是誰？」

「她姓丁，叫丁靈琳！」

丁靈琳睡在床上，屋子裏很陰暗，被窩裏卻是溫暖的，她已睡了很久，但卻一直連動都沒有動。

她覺得很疲倦，就像是剛走完一段又遠又難走的路，又像是剛做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惡夢。在夢中，她好像曾經用力刺了葉開一刀。

那當然只不過是夢，她當然絕不會傷害葉開的，她寧可自己死，也不會傷害葉開。

屋子裏有了腳步聲。

「莫非是葉開？」

丁靈琳真希望自己一張開眼，就能看到葉開，可惜她看見的卻是郭定。

郭定的臉色看來也很疲倦，很憔悴，可是眼睛裏卻帶著歡喜欣慰之色：「你醒了──」

丁靈琳不等他說完這兩句話，就已搶著問道：「這裏是甚麼地方？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葉開呢？」

郭定道：「這裏是客棧，你中了玉簫的迷藥，我救你到這裏來的。」

玉簫突然出現，當著葉開的面將她劫走，這些事丁靈琳當然還記得。以後又發生了甚麼事，郭定是怎麼救她出來的，她就完全不清楚了。

可是她也不關心。她關心的只有一個人：「葉開呢？葉開在不在這裏？」

郭定搖搖頭：「他不在，我──我一直沒有見過他。」

他沒有說出真相，因為他生怕丁靈琳還受不了這種刺激。

她若是知道自己一刀刺傷了葉開，會多麼悲傷痛苦，郭定連想都不敢想。

丁靈琳的臉色沉了下去，道：「你一直沒有見到葉開？是不是因為你一直沒有去找他？」

郭定只有承認。

丁靈琳冷笑道：「你把我救到這裏，卻不去告訴他，你這是甚麼意思？」

郭定無法回答，他自己也不瞭解自己是甚麼意思。

他們似乎是素不相識的人，但他卻陪著葉開，冒險去救出了她。

為了怕玉簫找去，他才將她帶到這裏來，為了照顧她，他已在這陰暗的斗室中耽了三天，也不知受了多少苦，多少委屈。

一個神智已完全喪失的女人，並不是容易侍候的，何況他本就沒有侍候別人的經驗。

這三天來，他幾乎連眼睛都沒有闔起過，換來的卻是她的冷笑和懷疑。

可是他寧願被懷疑，也不願說出真相，不願她再受刺激。

丁靈琳還在瞪著他，冷冷道：「我在問你的話，你為甚麼不開口？」

郭定還是不開口。

他不能開口，他心裏的話，連一個字都不能說出來。

丁靈琳的手在被窩中摸索──她身上還是穿著衣服的。

所以她的臉色總算已稍微好看了些，卻又問道：「我已在這裏耽了多久？」

郭定道：「好像已經快三天了。」

丁靈琳幾乎跳了起來：「三天？我已在這裏耽了三天？你也一直都在這裏？」

郭定點點頭。

丁靈琳眼睛瞪得更大了：「這三天來，我難道一直都是睡著的？」

郭定道：「是的。」

他說話的聲音很輕，因為他說的是謊話。

這三天來，丁靈琳並不是一直睡著的，她做過很多事，很多令人意想不到、哭笑不得的事。

這些事只有郭定一個人知道，他永遠也不會再向別人提起。

丁靈琳咬著嘴唇，遲疑了很久，終於還是忍不住說道：「你呢？」

郭定道：「我？」

丁靈琳道：「我睡著的時候你在幹甚麼？」

郭定苦笑道：「我沒有幹甚麼。」

丁靈琳彷彿鬆了口氣，卻還是板著臉道：「我希望你說的不假，因為你若是在說謊，我遲早總會查出來的。」

郭定只有聽著。

丁靈琳道：「你救了我，我以後會報答你，但我若查出你在說謊，我就要你的命。」

她竟似連看都懶得看郭定一眼，冷冷道：「現在我只希望你出去，快點出去。」

郭定也沒看著她。

他心裏在問自己：「我究竟是在幹甚麼？我為甚麼要受這種侮辱委屈？」

他走了出去，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看著他瘦削疲倦的背影消失在門外，丁靈琳反而不禁有些歉意。

她並不討厭這個人，也並不是不知道這個人對她的感情。

可是她只有裝作不知道，她絕不能讓這種感情再發展下去。

因為她心裏只有一個人。

葉開，她一定要趕快找到葉開。

她第一個要找的地方，當然就是鴻賓客棧。

可是鴻賓客棧裏的人看見她，都好像看見了鬼，又厭惡，又恐懼。

一個用刀刺傷了自己情人的女人，無論走到哪裏，都不會受歡迎的。

「你們有沒有見到那位葉公子？」

「沒有。」

「你們，也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

「不知道──葉公子的事，我們完全不知道，你為甚麼不到鏢局裏去打聽打聽？」

於是丁靈琳就到了虎風鏢局。

虎鳳鏢局的鏢頭們聽見「丁靈琳」的名字時，表情也和鴻賓客棧的夥計們差不多。

「我們和葉大俠一向沒有交往，但若要打聽他的消息，不妨到八方鏢局去，那裏的總鏢頭『鐵膽震八方』戴高崗，聽說是葉大俠的生死之交。」

丁靈琳心裏在奇怪，為甚麼她一直沒有聽說葉開有這麼一個「生死之交」的朋友？她想再問，也沒法子再問，她實在也很看不慣這些鏢頭們的臉色。

不管怎麼樣，反正只要找到戴高崗，就可以向出葉開的下落了。

她心裏總算覺得踏實了些，因為她不知道她已永遠沒法子再從戴高崗的嘴裏問出一句話來。

八方鏢局的院子裏，正有幾個夥計在洗刷著一輛黑漆大車。

一個身材很高、臉色很沉重的中年人，背負者雙手，站在石階上看著，正是這裏的副總鏢頭，「鐵掌開碑」杜同。

丁靈琳衝過去：「你就是戴高崗總鏢頭？」

她說話雖然不太客氣，臉色雖然不太好看；但她畢竟還是很美的女孩子，而且很年輕。

杜同上上下下打量了她兩眼，勉強笑了笑，道：「姑娘貴姓，找他有甚麼事？」

「我姓丁，想找他打聽一個人。」

聽到「丁」字，杜同的臉色已變了：「你姓丁？莫非是丁靈琳？」

丁靈琳點點頭道：「他在不在這裏？我想當面問他幾句話。」

杜同沉著臉，看著她，突然冷笑道：「你是不是想找葉開？」

丁靈琳眼睛亮了道：「你也認得葉開？他在這裏？」

杜同冷冷道：「不錯，他在這裏，他是跟戴總鏢頭一起回來的，就是坐這輛車回來的。」

他臉上表情顯然悲哀而憤怒，只可惜丁靈琳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只要想到能再見葉開，別的事她已全都不在乎。

「他們在哪裏？」

杜同冷笑著轉過身：「你跟我來。」

大廳裏陰森森的，就像是墳墓一樣。因為這個大廳現在已變成了墳墓。

※※※

丁靈琳一走進去，就看見了兩口棺材。

兩口嶄新的棺材，還沒有釘上蓋。

棺材裏有兩個人的屍體，沒有頭的屍體。

杜同冷冷道：「他們是一起坐車出去的，也是一起坐車回來的，只不過，他們人雖然回來了，頭卻沒有回來。」

丁靈琳根本沒有聽清楚他說的話，她已認出了其中一具屍體上穿著的衣裳。

──生死之交！

──據說葉開和戴高崗是生死之交，他們一起出去的，現在又一起躺在棺材裏。

丁靈琳只覺得整個屋子都在旋轉，鴻賓客棧的夥計和八方鏢局的鏢頭們，也都在圍著她旋轉，每個臉上都帶著種殘酷的冷笑。

「他們早已知道葉開死了？」

「葉開難道真的死了？」

丁靈琳想放聲大哭，卻不知道自己叫出來沒有。

陰森森的大廳，陰森森的燈光。

※※※

丁靈琳醒來時、發現自己還是躺在剛才倒下去的地方。

沒有人來扶她一把，也沒有人來安慰她一句。

杜同還是背負著雙手，站在那裏，冷冷地看著她，臉上帶著種說不出的憎惡之意。

丁靈琳勉強著站起來，咬著牙道：「他──他是死在誰手上的？」

杜同冷冷道：「你不知道？」

丁靈琳道：「我怎麼會知道。」

杜同道：「你應該知道的。」

丁靈琳大聲道：「你這是甚麼意思，究竟是誰殺了他。」

杜同也在咬著牙，從牙縫裏吐出兩個字：「是你！」

這兩個字就像是把鐵錘，打得丁靈琳連站都站不住了：「是我？」

杜同冷冷道：「若不是你先一刀刺傷了他，他怎麼能敗在呂迪手下？戴總鏢頭若不是為了要帶他去治傷，又怎麼會跟他一起死在車上？」

丁靈琳的心已碎裂，整個人都似碎裂。

她又想起了惡夢裏的事，又想起玉簫盯著她時，那雙充滿了邪惡的眼睛。

──快用這把刀去殺了葉開──

難道那不是夢？難道她竟真的做出那種可怕的事？

丁靈琳不信，死也不信。

她衝過去，一把揪住了杜同的衣襟嘶聲大呼：「你說謊。」

杜同冷冷道：「我是不是在說謊，你自己心裏應該知道。」

丁靈琳大叫：「我知道你在說謊，你再說一個字我就殺了你。」

杜同冷笑，突然出手，斜砍丁靈琳的肩。

他想不到丁靈琳的武功竟然比他想像中高出很多。

他的鐵掌削出，丁靈琳已突然轉身，一個肘拳打在他肋骨上。

他已立刻被打得撞在牆上，痛得彎下了腰。

丁靈琳卻已又衝了過去，一把將他揪了起來，嘶聲道：「你說，你是不是在說謊？」

杜同蒼白的臉，冷汗滾滾而出，不停地喘息著，突又冷笑道：「好，你殺了我吧，你連葉開都能殺，還有甚麼人不能殺，只不過你就算殺了我，我還是只有這幾句話。」

丁靈琳突然鬆開了手，全身都在發抖，抖得就像是急風中的銅鈴。

大廳四週，彷彿有千百對眼睛在看著她，每雙眼睛裏都充滿了憎恨和厭惡。

「我本該殺了你，替戴總鏢頭和葉開報仇的，可是你這種女人，根本不值得我們殺你，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我殺了葉開──我竟真的做出了這種可怕的事？」

丁靈琳掩著臉狂奔，奔出了鏢局，奔上了長街。

街道似在旋轉，天地似乎在旋轉。

她倒了下去，倒在街上。街上的泥濘也是冰冷的，泥濘裏還帶著冰碴子，可是她不在乎。

街道上的人都在看著她，好像都已知道她是個殺人的女兇手。

她也不在乎。她希望自己能變作泥濘，讓這些人在她身上踐踏，她希望自己能變作飛灰，讓這刺骨的冷風將她吹散，散入泥濘中。

但這時卻有一隻手，將她拉了起來。一隻堅強穩定的手，一張充滿了悲傷和同情的臉。

她一直沒有流淚，她已連哭都哭不出，看到了這張臉，她的眼淚才泉水般的迸發。

郭定扶起了她，她卻已哭倒在他懷裏。

他讓她哭，他希望她的悲傷能發洩。

等她哭夠了時，她才發現自己又回到了那陰暗的斗室裏。

燈光昏暗，郭定正坐在孤燈下看著她，他也並沒有說甚麼安慰她的話，可是他的目光已是種安慰。

丁靈琳終於掙扎著，坐了起來，癡癡地看著那盞昏燈，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才癡癡地說道：「我殺了他──是我殺了他。」

郭定道：「不是你！」他的聲音溫柔而堅定：「這件事根本就不能怪你。」

丁靈琳道：「這件事你知道？」

郭定道：「是我和葉開救你出來的。」

丁靈琳道：「我刺他那一刀時，你也在旁邊看著？」

郭定道：「就因為我在旁邊看著，所以我才知道那根本不能怪你，因為，那時的你，已根本不是你自己。」

丁靈琳垂著頭，看著自己的手。不管怎麼樣，刀總是在這雙手上，這是事實，她自己知道自己心裏的歉疚和痛苦，是永遠無法解脫的。無論甚麼人，無論用甚麼話安慰她都沒有用。

郭定慢慢地接著又道：「你若想替葉開報仇，就不該再折磨你自己，我們應該去找的人是玉簫，是呂迪。」

丁靈琳道：「我們？」

郭定點點頭：「我們，我和你。」

丁靈琳道：「但這件事卻完全跟你沒有關係。」

郭定道：「怎麼會沒有關係，你是我的朋友，葉開也是我的朋友，你們的事就是我的事。」

丁靈琳霍然抬起頭，凝視著他，過了很久，才慢慢道：「你一直不肯將這件事告訴我，寧可忍受我的侮辱也不肯告訴我，為的只不過怕我傷心。」

郭定道：「我──」

丁靈琳不讓他開口，搶著又道：「現在你要去替葉開報仇，也只因為你知道我絕不是玉簫和呂迪的對手。」

郭定也低下頭，看著自己的手，因為他不敢接觸她的眼光。

丁靈琳的眼睛裏已沒有淚：「你的意思，我已經完全明白，現在我也希望你也明白我的意思。」

郭定在聽著。

丁靈琳道：「這是我的事，我不想要你管，玉簫和呂迪無論是多麼可怕的人，我都有法子對付他們，也用不著你擔心。」

郭定忍不住問：「你有法子？」

丁靈琳握緊了雙拳，道：「我是個女人，女人要對付男人，總會有法子的。」

她的聲音也變得冷酷而堅定。她本是個天真而嬌美的女孩子，但現在似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郭定的心在往下沉。

他忽然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恐懼，他已感覺到了丁靈琳一定會做出些很可怕的事。

他想阻止，卻不知怎麼樣阻止。

丁靈琳站起來，慢慢地走到小窗前，看著窗外的夜色。

夜色還不深。

她忽然回過頭問：「你身上有沒有銀子？」

郭定道：「有。」

丁靈琳道：「有多少？」

郭定道：「不少。」

丁靈琳攏了攏了頭髮，道：「現在時候還不太晚，我想上街去買點東西，吃頓飯，你陪我去好不好？」

酒樓果然還沒有打烊，丁靈琳叫了七八樣菜，她吃得很慢，還喝了點酒。

然後她就在長安城裏最熱鬧的一條街上閒逛著，買了些胭脂花粉，買了幾件色彩很鮮艷的衣服，還買了些價錢不貴、卻很好看的首飾。

這些東西本就是女孩子們最喜歡的，尤其是像她這種年紀的女孩子。

這些事本來就很正常。

可是，在她這種情況下，居然還有心情做這些事，就很不正常了。

她顯得很冷靜。

只有一個已下了極大決心的人，才會忽然變得這麼冷靜。

她究竟下了甚麼決心？

郭定心裏的那種想法更深了，但卻只有默默地跟著她走，甚麼話都不能說。

無論她已下定決心要做甚麼事，她畢竟還沒有做出來。

逛著逛著，忽然又逛到八方鏢局，丁靈琳將手裏的大包小包全都交給了郭定，從從容容地走進去。

門戶口的鏢伙們，吃驚地看著她，居然沒有人來攔阻。

因為他們都已發覺了這女孩子竟似忽然變了，變得太快，變得太可怕。

一個剛才是那麼悲慘、那麼激動的女孩子，竟會忽然變得如此冷靜，這簡直是件無法思議的事。

甚至連杜同看見她時，都覺得吃驚：「你又來幹甚麼？」

丁靈琳道：「我想請你去轉告玉簫道人和呂迪，他們若想找上官小仙，若想得到那些秘笈和寶藏，就叫他們明天中午，在鴻賓客棧等我。」

杜同道：「我──我怎麼能找得到他們？」

丁靈琳道：「想法子去找，若是找不到，你就最好自己一頭撞死。」

她的聲音也很平靜，嘴角甚至還帶著微笑。

但這種微笑卻比甚麼表情都可怕，杜同竟連一句話都不敢說了。

丁靈琳已經從從容容地走出去，居然已找了個小麵館，吃了大半碗麵，又喝了一點酒。

她微笑著道：「今天的胃口很好。」

看著她的微笑，郭定也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了。

這時夜已很深，他們踏著嚴冬淒涼而平靜的夜色，慢慢地回到小客棧，回到那間陰暗的斗室。

丁靈琳道：「我要睡覺了。」

郭定默默地點了點頭，正準備出去。

丁靈琳卻忽然笑了笑道：「你不必出去，這張床夠我們兩個人睡覺。」

丁靈琳卻已拉開了被褥：「你先睡進去，我喜歡睡在外面。」

她的聲音還是很平靜，卻像是母親叫孩子上床睡覺一樣。

郭定竟完全無法拒絕，只有直挺挺的睡下，身子緊緊的貼著牆。

丁靈琳也睡了下去，微笑著道：「今天晚上我也許會做惡夢的，你最好不要被我嚇得跳起來。」

郭定點了點頭。

除了點頭外，他連動都不敢動。

丁靈琳忽然又輕輕地嘆了口氣，喃喃道：「你知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跟別的男人在一張床上睡過，我本來以為這一輩子再也不會跟別的男人睡在一張床上了──」

她的聲音越說越低，過了半晌，竟似已真的睡著。

夜很靜。她的呼吸很輕，輕得就像是春風。

郭定也倦了，也想睡一會兒、可他怎麼能睡得著？

他的心從來也沒有像這樣亂過，他想起了很多事，很多他應該想的事，也有很多他不該想的事。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跟丁靈琳睡在一張床上，也做夢都沒有想到，他跟一個女孩子睡在床上時，會像現在這種情況。

他是個男人，血氣方剛的男人。他也有過女人，在這方面，他並不像外表看來那麼嚴肅。

現在睡在他身旁的，正是他一生中總是夢想能得到的那個女人，自從第一眼看見她，他就對這個女人有了種連自己都無法解釋的感情。

可是現在他卻完全沒有那種心情，他心裏只有恐懼和悲傷。

他已知道丁靈琳下定決心要去做的，是甚麼事了。

只有一個已決心要死的女人，才會有這麼可怕的改變。

他也已下了決心，他絕不能讓丁靈琳死，只要能讓這個女人活著，他不惜去做任何事。

夜更靜，冷風在窗外呼嘯，他忽然發覺丁靈琳身子已開始顫抖，不停地顫抖，不停地呻吟，不停地輕泣。

星光從窗外照進來，照在她臉上，她臉上已流滿了淚。

他的心也像是在被刀割著，幾乎已忍不住要翻過身去，緊緊地擁抱住她，告訴她生命中還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事，無論甚麼深痛的傷痕，都會慢慢的平復。

可是他不敢這麼做，也不能這麼樣做。他只有陪著她流淚，直到淚已將乾的時候，他才朦朧地睡去。

然後他的身子突然顫抖，不停地顫抖。

這時他若張開眼來，就會發現丁靈琳正在凝視著他，眼睛裏也充滿了悲傷、同情、憐惜和感激。

一種永遠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也永遠無法報答的感激──

郭定醒來的時候，天已亮了。

丁靈琳己換了一身昨夜剛買來的衣服，正坐在窗前梳妝。

她的動作輕柔而優美，她的臉在窗外的日光下看來，顯得說不出的容光煥發。

就連這陰暗的斗室，都似已因她這人而變得有了生命，有了光彩。

郭定已看得癡了。

──假如這是他的家，假如這就是他的妻子，他一覺醒來，看見他的妻子在窗下梳妝。

那麼世上還有甚麼樣的幸福能比得上這種幸福？

他的心又在刺痛。

他不想再想下去，連想都不敢想。

他知道這光輝燦爛、美麗的一刻，只不過是死亡的前奏。

死亡的本身，有時本就很美麗的。

丁靈琳忽然道：「你醒了。」

郭定點點頭，坐起來勉強笑道：「我睡得一定跟死人一樣。」

丁靈琳柔聲道：「你應該好好睡一覺，我知道你已有好幾天沒睡了。」

郭定道：「現在是甚麼時候？」

丁靈琳道：「好像已經快到正午。」

郭定的心沉了下去。

※※※

正午。

──叫他們明天正午，在鴻賓客棧等我。

正午本是一天中最光明的時候，但現在對他們說來，卻是死亡的時刻。

丁靈琳忽然站起來，在他面前轉了個身，微笑著道：「你看我打扮得美不美？」

她的確美。

她看來從來也沒有像此刻這樣輝煌美麗，因為她從來也沒有這麼樣打扮過。

她看來就像是一隻初展開彩屏的孔雀。

這也許只因她直到此刻，才真正變成一個成熟的女人。

這種輝煌的美麗，卻使得郭定更痛苦。

他忽然想起他母親死的時候，在入殮時，也正是她一生中打扮得最美麗的時候。

丁靈琳凝視著他，又在問：「你為甚麼不說話？你在想甚麼？」

郭定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是癡癡地看著她，忽然問：「你要走？」

丁靈琳道：「我──我只不過出去一趟。」

郭定道：「去見玉簫和呂迪？」

丁靈琳點了點頭，道：「你知道，我遲早總是非要見他們一次不可的。」

郭定道：「我也遲早總是要見他們一次不可的。」

丁靈琳道：「你要陪我去？」

郭定道：「你不肯？」

丁靈琳嫣然道：「我為甚麼不肯，有你陪我去最好。」

郭定又怔住。

他本來想不到丁靈琳會讓他去的──「這是我的事，我不要你管。」

他想不到她今天居然會改變主意。

丁靈琳微笑道：「你若要去，就得趕快起來，先洗個臉，洗臉水我已替你打好了。」

屋角果然放著一盆水。

郭定跳下床，眼睛裏因興奮而發出了光，他覺得全身都充滿了力量。

他知道玉簫和呂迪都是極可怕的對手。

可是他不在乎。

這一戰是勝是負，他都不在乎。

唯一重要的事，現在丁靈琳已不是一個人去死了，他忽然覺得這一戰並不是沒有希望的，他全身都充滿了信心和力量。

他彎下腰，用雙手捧起了一掬水。

冰冷的水，就像是刀鋒一樣，卻使得他更清醒，更振奮。

丁靈琳已走過去，走到他身後，柔聲道：「你也不必太著急，反正他們一定會等的。」

郭定笑道：「不錯，叫他們多等等也好，我──」

這句話他沒有說完，他忽然發覺一樣東西撞在他後腰的穴道上。

他立刻倒下。

只聽丁靈琳輕輕道：「我不能不這麼做，不能讓你去為我死，你一定要原諒我。」

郭定雖然聽得見她的話，卻不能動，也不能開口。

丁靈琳已扶起了他，扶到床上，讓他躺好，站在床頭看著他。

她的眼睛，又充滿了憐憫、感激和悲傷：「你對我的心意，我已完全知道，你是個怎麼樣的人，我也完全明白，只可惜──只可惜我們相見太晚了。」

# 第十九章 甘為情死

「只可惜我們相見太晚了。」

這就是丁靈琳對郭定說的最後一句話，也是她唯一能說的一句話，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說過這句話，也不知有多少人聽過。可是除非你真的說過，真的聽過，你絕對無法想像說這句話時有多少辛酸，多少痛苦。

看著丁靈琳頭也不回地走出去，郭定只覺得整個人都似已變成空的，空蕩蕩的，飄入冷而潮濕的陰霾中，又空蕩蕩的，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裏。

嚴冬中難得一見的陽光，剛從東方升起，照入了陰暗的斗室。

可是對郭定來說，這屋子裏已只剩下一片無際的寒冷和黑暗。

他知道自己一生中，已永遠不會再有陽光和溫暖，因為她這一去，是必定永遠再也不會回來的了。他知道自己永遠再也見不到她。

女人要對付男人，顯然有很多法子，但是她要去對付的人，卻實在太危險，太可怕。

何況，就算她真的能對付他們，她自己也絕不會再活著回來。

因為她本就決心去求死的。

她刺了葉開一刀，她的痛苦和悔恨，已只有「死」才能解脫。

她早已決心以「死」來贖罪。

現在玉簫和呂迪是不是已經在鴻賓客棧裏等著她，等著將她宰割？

像他們那樣的男人，要對付一個女人，也有很多法子的。

他們會用出甚麼樣的法子來？

想到玉簫的醜惡，呂迪的冷酷，郭定已不敢再想下去。

寒冬中的陽光，永遠是輕柔溫暖的，就像是情人的撫摸。

陽光恰巧貼在他臉上，他的淚已流下來。

※※※

正午，鴻賓客棧。

丁靈琳走進去的時候，陽光已照在外面那綠色的金字招牌上。

她身上並沒有戴著她的奪命金鈴，也沒有帶任何武器。

今天她準備要用的武器，是她的決心，她的勇氣，她的智慧與美麗。

她對自己充滿了自信。

世上也不知有多少男人，是死在女人這種武器下的。

她的確是個非常美麗的女人，而且今天又刻意打扮過。

看見她走進去，男人的眼睛裏都不禁露出愛慕和慾望。

只有那善良的老掌櫃，卻顯得有些憂慮擔心，彷彿已看出今天必將有災禍降到這年輕的女孩子身上。

最近他看見的凶殺和禍事已太多。

丁靈琳一進門，他就從櫃檯裏迎出來，勉強作出笑臉，問道：「是不是丁姑娘？」

「是的。」

「丁姑娘，你的兩位客人，已經在後院裏等著。」

玉簫和呂迪居然真的全部來了。

丁靈琳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雖然她已下了必死的決心，但卻還是不能不緊張。

她當然也知道這兩個人的危險和可怕。

「來的只有兩個人？」

老掌櫃點點頭，忽然壓低聲音，道：「姑娘若是沒甚麼要緊的事，不如還是回去吧。」

丁靈琳笑了笑，道：「你明知是我約他們來的，為甚麼要我回去！」

老掌櫃遲疑著：「因為──」

他終於還是沒有說出心裏的憂慮和恐懼，只不過輕輕地嘆了口氣。

丁靈琳已微笑著走進去，心裏卻並不是不知道這老人的好意。

可是她已沒有第二條路走，就算明知在裏面等著她的是毒蛇惡鬼，她也非去不可。

後院裏剛打掃過，廳堂已打掃乾淨，地上光禿禿的，顯得更荒寒冷落。

「那兩位客人就在廳裏。」帶路的夥計說過這句話，立刻就悄悄退出院子。

他顯然已看出今天這約會並不是好玩的。

客廳的門開著，裏面並無人聲，玉簫道人和呂迪都不是喜歡說話的人，更不喜歡笑。

他們笑的時候，通常都只因為他們要殺的人，已死在他們面前。

丁靈琳深深地吸了口氣，臉上露出最甜蜜的笑容，用最優雅的姿態走進去。

在裏面等著他的，果然正是玉簫道人和呂迪。

這屋子裏也只有陽光，但無論誰只要一走進來，都立刻會覺得自己好像是走入了個冰窖裏。

玉簫道人就坐在迎門的一張椅子上，他要坐下來，選的永遠都是最舒服的一張椅子。

他的服飾還是那麼華麗，看來還是那麼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屋子裏雖然另外還有一個人，他卻好像不知道。

他根本就從未將任何人看在眼裏。

呂迪卻在看著他，臉上的表情，就好像一個漠不關心的遊人，正站在獸欄裏，看著一條已垂老的獅子在籠中向他耀武揚威一樣。

他蒼白的臉上，帶著種冷漠輕蔑的不屑之色，因為他知道這條獅子的皮毛雖華麗，但是牙已鈍，爪已禿，已根本無法威脅他。

他的神色冷漠，裝束簡樸，屋子裏雖然還有同樣舒服的椅子，他卻寧願站著。

丁靈琳站在門口，看著他們，笑得更甜蜜。這兩個正是極鮮明強烈的對比，她第一眼看見他們，就知道他們絕不能和平共處的。

「我姓丁。」她微笑著走進門：「叫丁靈琳。」

玉簫道人冷冷道：「我認得你。」

丁靈琳道：「你們兩位彼此也認得？」

玉簫道人傲然道：「他應該知道我是誰。」他的手在輕撫著他的白玉簫：「他應該認得這管簫。」

丁靈琳笑了：「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認得這管簫？否則就該死？」

她用眼角瞟著呂迪，呂迪臉上完全沒有表情。

他顯然並不是個容易被打動的人。

丁靈琳眼珠子轉了轉，嫣然道：「我實在想不到呂公子也會來的，我──」

呂迪忽然打斷了她的話，淡淡道：「你應該想得到。」

丁靈琳道：「為甚麼？」

呂迪道：「上官金虹留下來的寶藏和秘笈，本就很令人動心。」

丁靈琳道：「呂公子也動了心？」

呂迪道：「我也是人。」

丁靈琳道：「只可惜那寶藏和秘笈的地點，呂公子也絕不會知道的。」

呂迪承認。

丁靈琳的眼睛發著光，道：「但我卻知道，只有我知道。」

呂迪道：「哦？」

丁靈琳道：「這秘密我本不願說出來的，但現在卻已不能不說。」

呂迪道：「為甚麼？」

丁靈琳嘆了口氣，笑得彷彿已有點淒涼：「因為現在葉開已死了，就憑我一個人的力量，是絕對沒法子得到那寶藏的。」

呂迪道：「所以你找我們來？」

丁靈琳點點頭：「我算來算去，天下的英雄豪傑，絕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兩位。」

呂迪只不過在聽著，玉簫卻在冷笑。

丁靈琳道：「今天我請兩位來，就為了要將這秘密告訴兩位，因為──」

呂迪突然又打斷了她的話：「你不必告訴我。」

丁靈琳怔了怔道：「為甚麼？」

呂迪淡淡道：「因為我已不想知道。」

丁靈琳怔住，笑容似已僵硬。

呂迪道：「但我卻知道一件事。」

丁靈琳忍不住問：「甚麼事？」

呂迪道：「假如有兩個人同時知道這秘密，能活著走出去的，就必定只有一個。」

丁靈琳卻已笑不出了。

呂迪卻笑了笑道：「那寶藏雖令人動心，但我卻不想為了它和東海玉簫拚命。」

玉簫道人忽然也笑了笑，道：「看來你是個聰明人。」

呂迪道：「道長也已明白了她的意思？」

玉簫道人道：「她不如你聰明。」

呂迪道：「可是她也不太笨，而且很美。」

玉簫道人道：「她總是喜歡自作聰明，我一向不喜歡自作聰明的女人。」

呂迪微笑道：「世上的女人，又有幾個不喜歡自作聰明？」

玉簫道人目光釘子般的盯在他臉上，冷冷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呂迪淡淡道：「我只不過在提醒道長，像她這樣的女人，世上並不多。」

玉簫道人不由自主看了丁靈琳兩眼，眼睛裏也不禁露出讚賞之色，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可惜，實在可惜。」

呂迪道：「可惜？」

玉簫道人道：「一柄劍若已有了缺口，你看不看得出？」

呂迪點點頭。

玉簫道人道：「這女人已有缺口。」

呂迪道：「你看得出？」

他當然明白玉簫道人的意思，丁靈琳和葉開的關係，早已不是秘密。

玉簫道人：「我若看不出，她上次落在我手裏，我已不會放過她。」

呂迪也曾聽說，郭嵩陽從不用有缺口的劍，玉簫從不用有過男人的女人。

他看著玉簫道人，不再開口，眼睛裏又露出種譏諷的笑意。

玉簫道人道：「你還不懂？」

呂迪道：「我只不過在奇怪。」

玉簫道人道：「奇怪甚麼？」

呂迪道：「奇怪你為甚麼選這張椅子坐下來？」

玉簫道人道：「你應該看得出，這地方只有這張椅子最好。」

呂迪淡淡道：「我看得出，可是我也知道，這椅子以前一定也有人坐過。」

他忽然結束了這次談話，忽然從丁靈琳身旁大步走了出去。

丁靈琳的心在往下沉，血也往下沉，全身都已冰冷。

玉簫道人正在看著她，從頭看到腳，又從腳尖再慢慢地看到她的眼睛。

他的目光似已穿透了她的衣服。

丁靈琳只覺得自己就好像是完全赤裸著的。

她並不是沒有給男人看過，但現在她卻是受不了，突然轉身，想衝出去。

她並不怕死，可是也知道，這世上還有些遠比死更可怕的事。

誰知她剛轉身，玉簫道人已到了她面前，背負著雙手，擋住了她的去路，還是用同樣的眼色在看著她。

丁靈琳握著雙拳，一步步後退，退到他剛才坐的那張椅子上坐下，忽然道：「我──我知道你絕不會碰我的。」

玉簫道人道：「哦？」

丁靈琳道：「我的確已有了缺口，而且還是很大的缺口。」

玉簫道人笑了，微笑著道：「我本來以為你已長大了，因為你今天要來做的，本是大人做的事，現在我才知道你實在還是個孩子。」

丁靈琳從不肯承認自己是個孩子，尤其在葉開面前更不肯。

但現在她卻只有承認。

玉簫道人悠悠道：「你知不知道，孩子要做大人的事，總是危險得很。」

丁靈琳鼓起勇氣，道：「我卻看不出現在有甚麼危險。」

玉簫道人道：「本來我的確從不碰已有過男人的女人，對你卻可以破例一次。」

丁靈琳已不能動，從腳尖到指尖都已不能動，連頭都不能動。

玉簫道人看著她的臉色已變了。

丁靈琳只覺得他的眼睛裏彷彿忽然有了種奇異的吸引力，吸引住她的目光，將她的整個人都吸住。

她想掙扎，想逃避，卻只能癡癡地坐在那裏，看著他。

他的眼睛裏彷彿在閃動著碧光，就像是忽然亮起了一點鬼火。

丁靈琳看著這雙眼睛，終於完全想起了上次的事。

「──去殺葉開！拿這把刀去殺葉開。」

這次他要她做的事，是不是比上一次更可怕？

她已用盡了全身力氣掙扎，冷汗已濕透了她的衣服，但她卻還擺不脫。

玉簫道人眼中的那點鬼火，似已將她最後的一分力氣都燃盡。

她已只有服從。

無論玉簫道人叫她做甚麼，她都已完全無法反抗。

就在這時，突聽「砰」的一聲，門突然被撞開，一個人標槍般站在門外。

玉簫道人一驚，回身怒喝：「甚麼人？」

「嵩陽郭定。」

郭定畢竟還是及時趕來了。

他怎麼能來的？是誰解開了他的穴道？

是上官小仙？還是呂迪？

他們當然知道，只要郭定一到這裏，他和玉簫道人之間就必定只有一個能活著走出去。

陽光乍現，又沉沒在陰雲裏，酷寒又征服了大地。

冷風如刀。

郭定和玉簫道人就站在這刀鋒般的冷風裏，兩個人心裏也都明白，他們之間必定要有一個倒下去。

無論誰要走出這院子，都只有一條路──從對方的屍體上走過。

郭定的劍已在手。

劍是黝黑的，暗無光華，卻帶著種比寒風更凜冽的殺氣。

這柄劍就像是他的人一樣。

玉簫卻瑩白圓潤。

這兩個人恰巧也是個極強烈鮮明的對比。

郭定凝視著他手裏的玉簫，一直在盡量避免接觸到他的眼睛。

玉簫道人眼裏的怒火又亮起，忽然問道：「你是郭嵩陽的後人？」

郭定道：「是。」

玉簫道人道：「二十年前，我已有心和郭嵩陽一較高低，只可惜他死了。」

郭定道：「我還活著。」

玉簫道人冷笑道：「你算甚麼東西？嵩陽鐵劍，在兵器譜中排名第四，你手裏的劍卻連一文都不值。」

郭定道：「哦？」

玉簫道人道：「你根本不配用這柄劍的。」

郭定閉上了嘴。

他也一直勉強控制著自己的怒氣。

憤怒有時雖然也是種力量，但在與高手相爭時，卻如毒藥般指令人致命。

玉簫道人盯著他，徐徐道：「據說你也是葉開的朋友。」

郭定承認。

玉簫道人道：「你們是種甚麼樣的朋友？」

郭定道：「朋友就是朋友，真正的朋友只有一種。」

玉簫道人道：「但你們這種朋友卻好像很特別。」

郭定道：「哦？」

玉簫道人冷冷道：「葉開死了後，你居然立刻就準備接收他的女人，像你這種朋友，豈非少見得很。」

郭定突然覺得一陣怒火上湧，忍不住抬起了頭。

玉簫道人的眼睛正在等著他。

他的目光立刻被吸住，就像是鐵釘遇到了磁石一樣。

丁靈琳一直坐在椅子上，喘息著，直到此時才走到門口。

她看見了玉簫道人的眼睛，也看見了郭定的眼睛。

她的心立刻又沉下。

玉簫道人眼中的鬼火，遲早也必定會將郭定全身的力量燃盡。

她絕不能眼看著郭定跟她一樣往下沉，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怎奈她卻偏偏只有看著。

現在她絕不能提醒郭定，郭定若是分心，死得必定更快。

風更冷，陰雲中彷彿又有雪花飄落。

雪落下的時候，血很可能也已濺出。

當然是郭定的血。他本不必和玉簫道人拚命的，他本來可以活得很好，很快樂。

現在他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子？

丁靈琳知道，只有她知道。

──還沒有享受到愛情的甜蜜，卻已嘗盡了愛情的痛苦。

上天對他豈非不公平？

丁靈琳的淚已將落，還未落，突聽玉簫道人道：「拋下你的劍，跪下。」

他的聲音裏，也彷彿帶著種奇異的力量，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

郭定握劍的手已不再穩定，整個人都似已在發抖。

玉簫道人慢慢道：「你何必再掙扎？何必再受苦？只要你一鬆手，所有的痛苦就完全過去了。」

死人當然不會再有痛苦。

只要一鬆手，就立刻可以解脫。

這實在太容易。

郭定握劍的手背上，青筋剛剛消失，力量也剛剛消失。

玉簫道人暗自得意。

他的手正漸漸在放鬆──

這一戰已將過去，他已不必再出手。

多年來他從未曾與人近身肉搏，他已學會了更容易的法子，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將對方擊倒。

這使他變得更驕傲，也變懶了。

他已走慣了近路，可是這次他終於走錯了一步。

近路絕不是正路。

郭定手裏的劍似已將落下，突又握緊，劍光一閃，飛擊而來。

嵩陽鐵劍的劍法，本不是以變化花俏見長的。

郭定的劍法也一樣。

沒有把握時，他絕不出手，只要一劍刺出，就必定要有效。

簡單，迅速，確實，有效。

這正是「嵩陽鐵劍」劍法的精華所在。

所以這一劍並沒有刺向玉簫道人咽喉，胸膛的面積，遠比咽喉大得多。

目標的面積越大，越不容易失手。

高手相爭，只要有一點錯誤，就必定是致命的錯誤。

玉簫道人已將全部精神力量，都集中在他的眼睛上，自以為已控制了全局。

只可惜眼睛並不是武器。

無論多可怕的眼睛，也絕對無法抵擋住這雷霆閃電般的一劍。

他揮手揚起白玉簫時，劍鋒已從他簫下穿過，刺入了他的胸膛。

雪花開始飄落，血也已濺出。

但卻不是郭定的血──玉簫道人胸膛裏濺出的血，也同樣是鮮紅的。

他的臉立刻扭曲，眼睛凸出，但眼中的鬼火卻已滅了。

他還沒有倒下去，一雙凸出的眼睛，還在狠狠地瞪著郭定，忽然哼聲道：「你叫郭定？」

郭定點點頭，道：「鎮定的定！」

玉簫道人長嘆道：「你果然鎮定，我卻看輕了你。」

郭定道：「我卻沒有看輕你，我早已計劃好對付你的法子。」

玉簫道人慘笑道：「你用的法子很不錯。」

郭定道：「你用的法子卻錯了。」

玉簫道人道：「哦？」

郭定道：「以你的武功，本不必用這種邪魔外道的法子來對付我。」

玉簫道人一雙眼睛空蕩蕩凝視著遠方，慢慢道：「我本來的確不必用的，只不過一個人若是已學會了容易的法子求勝，就不願再費力了──」

他說得很慢，聲音裏也充滿了悔恨。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勝利是絕沒有僥倖的，你要得勝，就一定要付出代價。

郭定也不停地嘆息。

玉簫道人忽然嘶聲大呼：「拔出你的劍，讓我躺下去，讓我死。」

劍鋒還留在他的胸膛裏。

他已開始不停地咳嗽，喘息。

若是不拔出這柄劍來，也許他還可以多活片刻，但現在他只求速死。

郭定道：「你──你還有甚麼話要留下來？」

玉簫道人道：「沒有，一個字也沒有。」

郭定嘆道：「好，你放心死吧，我一定會安排你的後事。」

他終於拔出了他的劍。

拔劍時，他手肘向後撤，胸膛前就不免要露出空門。

突然間，「叮」的一響。白玉簫裏突然有三點寒星暴射而出，釘入了他的胸膛。

郭定竟被打得仰面跌倒。

玉簫道人卻還站著，喘息著，咯咯地笑道：「現在我可以放心死了，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跟著來的。」

他終於倒下去，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雪花正一片片落下來，落在他慘白的臉上──

※※※

「鴻福當頭，賓至如歸。」

鴻賓客棧的大門外，已貼起了春聯，準備過年了。

今夜就已是除夕。

有家的客人和夥計，都已趕回家去，生意興隆的客棧，忽然變得冷清清的。

廚房裏卻在忙著，因為老掌櫃的家就在這客棧裏，還有幾個單身的夥計，也準備留下來吃年夜飯，吃完了再好好賭一場。

風中充滿了烤雞燒肉的香氣，一陣陣吹到後院。

後院的廂房裏，已燃起了燈。

只有久已習慣於流浪的浪子們，才知道留在逆旅中過年的滋味。

丁靈琳正坐在孤燈下，看著床上的郭定。

郭定發亮的眼睛已閉起，臉是死灰色的，若不是還有一點微弱的呼吸，看來已無異死人。

他還沒有死，可是他還能活多久呢？

現在他還能活著，只因為玉簫道人的暗器上居然沒有毒。

白玉永遠是純潔尊貴的。

玉簫道人的人雖然已變，他的白玉簫沒有變。

他總算還是為自己保留了一點乾淨地，他畢竟還是個值得驕傲的人。

可是暗器發出時，兩人的距離實在太近，那三枝白玉釘，幾乎已打斷了郭定的心脈。

他能活到現在，已經是個奇蹟。

丁靈琳就這麼樣坐在床頭，已不知坐了多久；臉上的淚痕濕了又乾，乾了又濕。

外面忽然響起了敲門聲。

「誰？」

敲門的是個年輕的夥計，勉強帶著笑，道：「我們掌櫃的特地叫我來請姑娘，到前面來吃年夜飯。」

「吃年夜飯？」

丁靈琳心裏驀地一驚：「今天已經是除夕？」

夥計點點頭。

看著這個連過年都已忘了的年輕女人，他心裏也不禁覺得很同情，很難受。

丁靈琳癡癡地坐在那裏，既沒有說話，心裏也不知在想甚麼。

夥計又問她兩遍，她卻已聽不見。

黯淡的孤燈，垂死的病人，你若是她，你還有沒有心去吃人家的年夜飯？

夥計輕輕地嘆息一聲，慢慢地關上門，退了出去、心裏覺得酸酸的。

一個如此年輕，如此美麗的女孩子，遭遇為甚麼會如此可憐？

「又過年了──又是一年。」

從丁靈琳有記憶時開始，過年的時候，總是充滿了歡樂的。

從初一到十五，接連著半個月，誰也不許生氣，更不許說不吉祥的話。

這本就是個吉祥的日子，可是今年呢？

外面忽然響起了一陣震耳的爆竹聲。

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點更新──舊的一年已過去，新年中總有新希望的。

可是她還有甚麼希望？

爆竹聲驚醒了郭定，他忽然張開眼睛，彷彿想問：「這是甚麼聲音？」只可惜他的嘴唇雖在動，卻說不出一個字。

丁靈琳明白他的意思，勉強露出笑臉，道：「明天就過年了，外面有人在放鞭炮。」

──又是一年，總算又過了一年。

郭定凝視著窗外的黑暗，希望還能看到太陽升起，可是就算看見又如何？

他忽然開始不停地咳嗽。

丁靈琳柔聲道：「你想不想喝碗熱湯？今天晚上他們一定給你燉了雞湯。」

郭定用力搖頭。

丁靈琳道：「你想要甚麼？」

郭定看著她，終於說出三個字：「你走吧。」

丁靈琳道：「你──你要我走？」

郭定笑了笑，笑得很淒涼：「我知道我已不行了，你不必再陪著我。」

丁靈琳用力握住他的手：「我一定要陪著你，看著你好起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活下去。」

郭定又搖了搖頭，閉上眼睛。

一個人若連自己都已對自己的生命失去信心，還有誰能救他？

丁靈琳咬著嘴唇，忍著眼淚道：「你若真的覺得自己要死了，你就對不起我。」

「為甚麼？」

「因為──因為我已準備嫁給你。」丁靈琳柔聲道：「難道你要我做寡婦？」

郭定蒼白的臉上，突然有了紅暈：「真的？」

「當然是真的。」丁靈琳又下了決心：「我們隨時都可以成親。」

只要能讓郭定活下去，無論要她做甚麼，她都是心甘情願的。

「明天就是個吉祥的日子，我們已不必再等。」

「可是我──」

「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

※※※

老掌櫃坐在櫃檯裏，臉上已帶著幾分酒意。

這櫃檯他已坐了二十年，看來還得繼續坐下去，看著人來人往。

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

他看得實在太多，每當酒後，他心裏總會有說不出的厭倦之意。

所以他現在情願一個人坐在這裏。

他沒有想到丁靈琳會來，忍不住試探著問：「姑娘還沒有睡？病人是不是已好了些？」

丁靈琳勉強笑了笑，忽然道：「明天你能不能替我辦十幾桌酒？」

「明天？明天是大年初一，恐怕──」

「一定要明天。」丁靈琳笑得很淒涼：「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老掌櫃遲疑著：「姑娘要請人喝春酒？」

「不是春酒，是喜酒。」

老掌櫃睜大了眼睛：「喜酒！難道姑娘你明天就要成親？」

丁靈琳垂下頭，又點點頭。

老掌櫃笑了，立刻也點點頭，道：「沖沖喜也好，病人一沖喜，病馬上就會好的。」

丁靈琳本就知道他絕不會明白，卻也不想解釋：「所以我希望這喜事能辦得熱鬧些，越熱鬧越好。」

老掌櫃的精神已振作，最近凶殺不祥的事他已看得太多，他也希望能沾些喜氣：「行，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

「明天晚上行不？」

老掌櫃拍著胸：「準定就是明天晚上。」

自從認得葉開那一天開始，丁靈琳就從來沒想到自己還會嫁給別人。

可是明天晚上──

# 第二十章 除夕之夜

紅樓，紅窗，紅桌子，紅羅帳，甚麼都是紅的。

上官小仙甜甜地笑著，看著葉開：「你說這樣像不像洞房？」

葉開道：「不像。」

上官小仙嘟起了嘴，道：「甚麼地方不像？難道我不像新娘子？」

她穿著紅襖，紅裙，紅繡鞋，臉也是紅紅的。

葉開的眼睛一直都在迴避著她：「你像新娘子，我卻不像新郎。」

他也穿著一身新衣裳，臉也被燭光映紅了。

上官小仙看著他，嫣然道：「誰說你不像。」

葉開道：「我說。」

上官小仙道：「你為甚麼不去照照鏡子。」

葉開淡淡道：「用不著照鏡子，我也看得見我自己，而且看得很清楚。」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我這一輩子最大的長處，就是永遠都能看清我自己。」

他忽然站起來，推開窗子。窗外一片和平安靜，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著鮮紅的春聯，幾個穿著新衣、戴著新帽子的孩子正掩著耳朵，在門口放爆竹，這一切顯然都是上官小仙特地為他安排的，希望這種過年的氣氛讓他變得開心些，最近這兩天他一直很悶。

上官小仙又在問：「你喜不喜歡過年？」

葉開道：「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怎麼會不知道？」

葉開凝視著遠方，除夕夜的蒼穹，也和別的晚上同樣黑暗。

「我好像從來也沒有過過新年。」

「為甚麼？」

葉開的眼睛裏，彷彿帶著種說不出的困惑和寂寞，過了很久，才慢慢道：「你應該知道，這世上本就有種人是絕不過年的。」

「哪種人？」

「沒有家的人。」

流浪天涯的浪子們，他們幾時享受過「過年」的吉祥和歡樂，別人在過年的時候，豈非也正是他們最寂寞的時候。

上官小仙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其實我──我一樣也從來沒有過過年。」

「哦？」

「你當然知道我母親是個甚麼樣的人，但你卻永遠也不會知道她晚年過的甚麼樣的日子，別人在過年的時候，她總是抱著我，偷偷地躲在被窩裏流淚。」

葉開沒有回頭，也沒有開口。他能想像到那種情況──無論誰都必須為自己的罪孽付出代價。

林仙兒也不能例外，可是上官小仙呢？難道她一生下來就有罪？

為甚麼不能像別的孩子一樣，享受童年的幸福歡樂？她今天變成這麼樣一個人，是誰造成的？是誰的錯？

葉開也不禁輕輕嘆息。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上官小仙幽幽地嘆息著：「其實你也該知道我們本是同樣的人，你對我為甚麼總是這麼冷淡？」

葉開道：「那只因你已變了。」

上官小仙走過來，靠近他：「你認為我現在已變成個甚麼樣的人？」

葉開沉默，只有沉默，他從不願當別人的面，去傷害別人。

上官小仙突然冷笑道：「你若認為我已變得和──她一樣，你就錯了。」。

葉開也知道她說的「她」是誰。

他的確認為上官小仙已變得和昔年的林仙兒一樣，甚至遠比林仙兒更可怕。

上官小仙忽然轉過身子，盯著他的眼睛，道：「看著我，我有話問你。」

葉開苦笑道：「你問。」

上官小仙道：「我若告訴你，我這一輩子還沒有男人碰過我，你信不信？」

葉開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上官小仙道：「你若以為我對別的男人，也跟對你一樣，你就更錯了。」

葉開忍不住問道：「你──你為甚麼要這樣對我？」

上官小仙咬著嘴唇，道：「你心裏難道還不明白？為甚麼還要問？」

她看著他，眼睛裏充滿了幽怨，無論誰看到她這雙眼睛都應該明白她的感情。

難道她對葉開竟是真心的？

難道葉開真的不信？

並不是不信，而是不能相信，不敢相信。

──葉開忽然笑了笑，說道：「今天是大年夜，我們為甚麼要說這種不開心的事。」

上官小仙道：「因為不管我說不說，你都是一樣不開心的。」她不讓葉開分辯，搶著又道：「因為我知道你心裏總是在想著丁靈琳。」

葉開不能否認，只有苦笑道：「我跟她認得已不止一天了，她實在是個很好的女孩子，對我也是一直都很好。」

上官小仙道：「我對你不好？」

葉開道：「你們不同。」

上官小仙道：「有甚麼不同？」

葉開嘆息著，道：「你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你有才能，也有野心，你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可是──她卻只有依靠我。」

這是他的真心話，也是他第一次對上官小仙說出真心話。現在他已不能不說，他並不是個完全不動心的木頭人。

上官小仙垂下頭道：「你是不是認為不論你到甚麼地方去了，不管你去了多久，她都會等你？」

葉開道：「她一定會等。」

上官小仙突又冷笑。

葉開道：「你不信？」

上官小仙道：「我只不過想提醒你，有些女人，是經不起考驗的。」

葉開道：「我相信她。」

上官小仙道：「你有沒有聽說過莊周的故事？」

葉開聽過。

上官小仙道：「他們本來也是對恩愛夫婦，可是莊周一死，他的妻子立刻就改嫁給別人。」

葉開笑了笑，說道：「幸好我既沒有妻子，也沒有莊周那麼大的神通，更不會裝死。」

他已不想再繼續爭辯這件事。

丁靈琳對他的感情，本是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事，本就不必要別人瞭解。

鞭炮聲已寥落，夜更深，家家戶戶都已關起了門，窗子裏的燈光卻還亮著，孩子們已回去，等著拿壓歲錢。除夕夜本就不是狂歡之夜，而是為了讓家人們圍爐團聚，過一個平靜幸福的晚上，可是像葉開這種浪子，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能享受這種幸福和平靜？

他竟忽然變得很蕭索，正準備轉過身去找杯酒喝。就在這時，夜空中忽然響起了一陣輕微而奇特的呼哨聲。一隻鴿子遠遠地飛來，落在對面屋簷上。羽毛竟是漆黑的，黑得發亮，看來竟像是隻黑鷹一樣。

葉開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不平凡的鴿子，忍不住停下腳步，多看了幾眼。然後他才發現上官小仙眼睛裏似已發了光。忽然也從身上拿出了個銅哨，輕輕一吹，這黑鴿子立刻飛過來，穿窗而入，落在她的手掌上，鋼喙利爪，閃閃發光的眼睛，看來竟似比鷹更健壯雄猛。這是誰家養的鴿子？

葉開心裏已隱隱感覺到，這鴿子的主人，一定也是個很可怕的人。

鴿爪上繫著個烏黑的鐵管，上官小仙解下來，從面裏取出了一個紙卷。緋紅的紙箋上，寫滿了比蠅頭還小的字，上官小仙已走到燈下，很仔細地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她看得很專心，彷彿連葉開都已忘了。

葉開卻在看著她，燈光照著她的臉，她嫣紅的臉已變得蒼白，神情嚴肅而沉重，在這一瞬間，她似已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變成了上官金虹。

這封書信顯然非常秘密，非常重要。葉開並不想刺探別人的秘密，但對這隻鴿子卻還是覺得很好奇。他看著鴿子，鴿子居然也在狠狠地盯著他。他想去摸摸它發亮的羽毛，這鴿子卻突然飛起來，猛啄他的手。

葉開嘆了口氣，喃喃道：「這麼兇的鴿子倒真是天下少有。」

上官小仙忽然抬起頭來笑了笑，道：「這種鴿子本來就很少有，據我所知，天下一共也只有三隻。」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要養這麼樣一隻鴿子，真不是容易事，能養得起它的人，天下也絕不超出三個。」

葉開更奇怪：「為甚麼？」

上官小仙反問道：「你知不知道這種鴿子平常吃的是甚麼？」

葉開搖搖頭。

上官小仙道：「我就知道你永遠也想不到的。」

葉開勉強笑了笑，道：「它吃的總不會是人肉吧？」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卻沒有回答，忽然拍了拍手喚道：「小翠。」

一個笑得很甜、酒窩很深的小姑娘，應聲走了進來。

上官小仙道：「你的刀呢？」

小翠立刻就從懷裏拿出一把彎彎的、柄上鑲著明珠的銀刀。

上官小仙道：「很好，現在你可以餵它了。」

小翠立刻解開了衣服，從身上割下片血淋淋的肉來，臉上雖已痛出了冷汗，卻還是在甜甜地笑著。

那鴿子已飛起，鷹般飛過去，叼起了這片肉，飛出窗外。

它也像很多人一樣，吃飯的時候，也不願有別人在旁邊看著。

葉開聳然動容，道：「它吃的真是人肉。」

上官小仙道：「非但人肉，而且一定要從活人身上割下的肉，還一定要是年輕的女孩子。」

葉開只覺得胃在收縮，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上官小仙道：「你知不知道這隻鴿子是從哪裏飛來的？」

葉開搖搖頭。

上官小仙道：「它已飛了幾千里路，而且還為我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就算是我自己割塊肉給它吃，我也願意。」

葉開忍不住問：「甚麼消息？」

上官小仙道：「魔教的消息。」

葉開又不禁動容，道：「這隻鴿子的主人難道是魔教的教主？」

上官小仙道：「不是教主，是一位公主，很美的公主。」

葉開道：「她怎麼會跟你通消息？」

上官小仙道：「因為她也是人，只要是人，我就有法子收買。」

葉開道：「她知道些甚麼？」

上官小仙道：「她只知道魔教的四大天王中，已有三個人到了長安，卻不知道他們在這裏用的是甚麼身份。」

葉開道：「她也不知道這三個人的名字？」

上官小仙嘆道：「就算知道也沒有用，無論誰入了魔教後，都得將自己過去的一切完全放棄，連本來的名字也不能再用。」

葉開道：「所以她只知道這三個人魔教中用的名字。」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名字都很絕，一個叫『牒兒布』，一個叫『多爾甲』，一個叫『布達拉』，一個叫『班察巴那』。這都是古老的藏文，『牒兒布』的意思象徵著智慧。『多爾甲』的意思，象徵著權法。『布達拉』是孤峰。『班察巴那』是愛慾之神。」

上官小仙道：「現在除了多爾甲天王還留守在魔山之外，其餘的三大天王，都已到了長安。」

葉開道：「這消息可靠。」

上官小仙道：「絕對可靠。」

葉開道：「你也猜不出他們是誰？」

上官小仙道：「我只想到了一個人，『班察巴那』天王，很可能就是玉簫道人。」

玉簫道人這一生中，的確充滿了愛慾。

葉開道：「你能不能從玉簫道人口中，問出那兩個人來？」

上官小仙道：「不能。」

葉開道：「你也不能？」

上官小仙道：「我就算有法子能讓各種人說實話，也有一種人是例外。」

葉開道：「死人？」

上官小仙點點頭。

葉開道：「怎麼死的？」

上官小仙道：「有人殺了他。」

葉開道：「是誰殺了東海玉簫？」

上官小仙淡淡道：「在這長安城裏，能殺他的人並不止一個。」

葉開沉思著，忽然長長嘆息，道：「我在這裏才不過十來天，長安城裏卻似已有很多變化，發生了很多事。」

上官小仙凝視著他，輕輕道：「你是不是已想走？」

葉開勉強笑了笑，道：「我的傷已好了。」

上官小仙目中又露出幽怨之色，道：「傷一好就要走？」

葉開避開了她的眼睛，道：「我遲早總是要走的。」

上官小仙道：「你準備甚麼時候走？」

葉開道：「明天──」他勉強笑著說：「我若是明天走，還可以到長安城去拜拜年。」

上官小仙咬著嘴唇，居然也笑了笑，道：「除了拜年外，你還可以趕上一頓喜酒。」

葉開道：「誰的喜酒？」

上官小仙淡淡道：「當然是你的朋友，一個跟你很要好的朋友。」

# 第二十一章 鴻賓客棧

葉開真的走了。

上官小仙居然沒有留他，只不過挽住他的手，一直送他到街頭。

無論誰看到他們，都一定會認為他們是珠聯璧合，很理想的一對。但他們究竟是情人？是朋友？還是冤家對頭？這只怕連他們自己都分不清楚。

上官小仙很沉默，顯得心事重重。葉開這一走，是不是還可能回到她身邊來？他們還有沒有相聚的時候？

未來的事，又有誰能知道？誰敢預測？

葉開忽然道：「我想了很久，卻還是想不出牒兒布和布達拉天王是甚麼人。」

上官小仙幽幽地一笑，道：「既然想不出，又何必去想？」

葉開道：「我不能不想。」

上官小仙輕輕嘆道：「人們為甚麼總是要去想一些他本不該想的事。」

葉開不敢回答這句話，也不回答。

他只有沉默，沉默了很久，卻又忍不住道：「我想，『牒兒布』天王一定是個很有智謀的人，『布達拉』天王一定很孤高驕傲。」

上官小仙點點頭：「魔教中取的名字，當然絕不會是沒有道理的。」

葉開道：「以你看，現在長安城裏最有智慧的人是誰？」

上官小仙道：「是你！」

上官小仙接道：「只有智者，才有慧劍。」

──只有你的慧劍，才能斬斷我要纏住你的情絲。

這句話她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出來，葉開當然能瞭解。

他在苦笑：「大智若愚，真正的聰明人，看起來也許像個呆子。」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道：「長安城裏，看來像呆子的人倒不少，真正的呆子也不少。」

葉開道：「你認為最驕傲的人是誰？」

上官小仙道：「你！」

上官小仙淡淡道：「只有最驕傲的人，才會拒絕別人的真情好意。」

她說的「別人」當然就是她自己。

──難道她對葉開真的有一番真情？

葉開轉過頭，遙視著遠方的一朵白雲，世上又有幾個人能像白雲般悠閒自在，無拘無束？

每個人心裏豈非都有把鎖鏈？

上官小仙忽然又問道：「除了你之外，也許還有一兩個人。」

葉開道：「誰？」

上官小仙道：「呂迪、郭定。」

葉開道：「他們當然都絕不是魔教中的人。」

上官小仙道：「是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好，家世好，所以就不會入魔教？」

葉開道：「我只不過覺得他們都沒有魔教門下的那種邪氣。」

上官小仙道：「不管怎麼樣，『牒兒布』和『布拉達』都已在長安城，也許就是你最想不到的兩人，因為他們的行蹤一向都是別人永遠想不到的，這才真正是魔教最邪的地方。」

葉開嘆了口氣，也不禁露出憂慮之色。

魔教門下，不到絕對必要時，是永遠也不會露出形跡來的，往往要等到已死在他們手裏時，才能看出他們的真面目。

他們這次到長安來，真正要找的對象是誰？

是上官小仙？還是葉開？

葉開勉強笑道：「只要他們的確已到了長安城，我遲早總會找到他們的。」

上官小仙道：「因為，今天你一定要先到鴻賓客棧去喝酒。」她美麗的眼睛裏，帶著種針尖般的笑意：「因為你若不去，有很多人都會傷心的！」

但葉開卻沒有到鴻賓客棧去，直到黃昏前，他還沒有在鴻賓客棧出現過。

※※※

大年初一，午後。

今天上午時，天氣居然很晴朗，藍天白雲，陽光照耀，大地已有了春色。

郭定的氣色看來也好得多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一句已說了幾千幾百年的話，多多少少總是有些道理的。

丁靈琳正捧著碗參湯，在一口一口地餵他。

他們一直很少說話，誰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心裏更不知是甜？是酸？是苦？

人生豈非本就是這樣子的。

命運的安排，既然沒有人能反抗，那麼他們又何必？

丁靈琳也打起了精神，露出了笑臉，看來就像是這冬天的陽光一樣。郭定想多看她幾眼，又不敢，只有垂著頭看著她一雙白生生的手，忽然道：「這人參是不是很貴？」

丁靈琳點點頭。

郭定道：「我們能買得起？」

丁靈琳道：「買不起。」

郭定道：「那麼你是──」

丁靈琳突然一笑，道：「這是我賒來的，因為我想今天一定有很多人會送禮來，長安城裏，一定有很多人要來看看我們，喝兩杯我們的喜酒，這些人一定都不會是很小氣的人。」

郭定遲疑著，道：「我們的事，已經有很多人知道？」

丁靈琳點點頭，道：「所以我已叫掌櫃的替我們準備了十二桌喜酒。」

郭定忍不住抬起頭，看著她，也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其實你本不必這麼做的，我──」

丁靈琳沒有讓他說下去，握住了他的手，柔聲道：「你只要打起精神來，趕快把傷養好，千萬不要讓我做寡婦。」

郭定也笑了，笑得雖辛酸，卻也帶有幾分甜蜜。

不管怎麼樣，他都已下了決心，要好好照顧這個可愛的女人，照顧她一輩子。

就憑這點決心，他已不會死。

一個人自己心裡求生的鬥志，往往比任何藥都有效。

老掌櫃的忽然在門外呼喚：「丁姑娘，你已該出來打扮打扮了，我也找人來替郭公子洗洗澡換衣裳。」

丁靈琳拍了拍郭定的手，推門走出去，看著這善良的老人，忍不住輕輕嘆道：「你真是個好人。」原來這世界上還是到處都有好人的。

老掌櫃微笑道：「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只盼望今年大家都過得順遂，大家都開心。」

他是個好人，所以才會有這種願望，可是他的願望是不是能實現？

丁靈琳心裏忽然覺得一陣酸軟，淚珠已幾乎忍不住要流下來。

大家都開心，每個人都開心，可是葉開──

她振作精神，勉強笑了笑，忽然問道：「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人送了禮來？」

老掌櫃笑道：「送禮的人可真不少，我已把送來的禮都記了帳，丁姑娘是不是想去看看？」

丁靈琳很想去看看。

她已想到一定會有很多奇怪的人，送一些奇怪的禮物來。

丁靈琳想到了很多事，卻還是沒有想到，第一個送禮的人，竟是「飛狐」楊天！

帳簿上第一個名字就是他！

「楊天：禮品四色。珠花一對，碧玉鐲一雙，赤金頭面全套；純金古錢四十枚，共重四百兩。」

純金古錢，這意思顯然是說，他的禮是代表金錢幫送的，也就是代表上官小仙送的。

丁靈琳握緊雙拳，心裏不禁在冷笑。她希望上官小仙晚上不喝喜酒。

呂迪居然也送了禮來，是和八方鏢局的杜同一起送來的，除了禮品四包外，還有「極品傷藥一瓶」。

丁靈琳又不禁冷笑。

她已決心不用這瓶藥，不管呂迪是不是真的好意，她都不能冒這種險。

還有些人的名字，丁靈琳似曾相識，卻又記不太清了，這些人好像都是丁家的世家舊友。

丁家本就是武林的世家，故舊滿天下，其中當然也有很多人到了長安。

可是丁家的人呢？這個也曾在武林中顯赫一時的家族，如今已變成甚麼樣子？

丁靈琳連想都不敢想。

她繼續看下去，又看到一個意外的名字。

崔玉貞。

她居然還沒有死。

這些日子來，她為甚麼一下都沒有出現過？她是不是也已知道葉開的死訊？

老掌櫃在旁邊微笑道：「我實在想不到丁姑娘在長安城裏竟有這麼多朋友，今天晚上，想必一定熱鬧得很。」

他們的喜事看來確實已轟動了長安。

丁靈琳忽然發現自己原來也是個名人──那是不是因為葉開？

她又禁止自己再想下去，無論如何，她今天絕不能去想葉開，至少今天──今天絕不想。

她看到最後一個名字，心忽然沉了下去。

「南宮浪，字畫一卷。」

她知道這名字，也知道這個人。

每個世家大族中，都必定會有一兩個特別兇狠惡毒的人。

南宮浪就是「南宮世家」中最可怕的人。

他是個聲名狼藉的大盜，是南宮世家的不肖子弟，但他卻也是南宮遠的嫡親叔叔。

南宮遠已傷在郭定劍下，南宮浪忽然在這裏出現，是為了甚麼？

丁靈琳忍不住問：「你看過這人送來的字畫沒有？」

老掌櫃搖搖頭，道：「丁姑娘若是想看看，我現在就可以去拿出來。」

丁靈琳當然也很想看看。

畫卷已展開，上面只畫著兩個人。

一個人手握長劍，站在一對紅燭前，劍上還在滴著血。

他身上的衣著劍飾，都畫得很生動，但一張臉卻是空白的。

這個人竟沒有臉。

另一個人已倒在他劍下，身上穿的，赫然竟是郭定的打扮。

丁靈琳臉色已變了。

南宮浪的意思已很明顯，他是來替南宮遠復仇的，他今天晚上就要郭定死在他的劍下，死在喜堂裏的那對龍鳳花燭前。

郭定已受了重傷，已沒有反抗之力。

老掌櫃的也已看出她的恐懼，急著要將這卷畫收起來，忽聽外面有人問：「這裏是不是鴻賓客棧？」

問話的是個黃袍黑髮的中年人，身上的長袍蓋膝，黃得發亮，黃得像是金子，一張臉卻是陰慘慘的，全無表情。

就這麼樣一個人，看來已經很奇秘詭異，更奇怪的是，他身後還有三個人，裝束神情居然也跟他完全一模一樣。

老掌櫃心裏雖然有點發毛，卻不能不打起笑臉：「小號正是鴻賓。」

黃衣人道：「郭定郭公子和丁靈琳丁姑娘的喜事，是不是就在這裏？」

「正是在這裏。」

老掌櫃偷偷看了丁靈琳一眼，丁靈琳臉上也帶著很驚奇的表情。

顯然也不認得這四個人。

她既然沒有反應，老掌櫃只有搭訕著問道：「客官是來找郭公子的？」

黃衣人道：「不是。」

「是來送禮的？」

「也不是。」

老掌櫃勉強賠笑，道：「不送禮也一樣可以喝喜酒，四位就請後面坐，先請用茶。」

黃衣人道：「我們不喝茶，也不是來喝喜酒的。」

丁靈琳忽然笑了笑，道：「那麼你們莫非想來看新娘子？」

黃衣人冷冷地看了她一眼，道：「你就是新娘子？」

丁靈琳點點頭，道：「所以你們假如要看，現在就可看了。」

黃衣人翻了翻白眼，道：「我們要來看的並不是新娘子。」

丁靈琳道：「你們來看甚麼？」

黃衣人道：「來看看今天晚上有沒有敢到這裏來惹是生非的人。」

丁靈琳眨了眨眼，道：「假如有呢？」

黃衣人冷冷道：「不能有，也不會有。」

丁靈琳道：「為甚麼？」

黃衣人道：「因為我們已奉命保護這裏的安全，保護新人平平安安地進洞房。」

丁靈琳道：「有你們在這裏，就不會再有人來惹是生非？」

黃衣人道：「若是有一個人敢來，長安城裏今夜就要多一個死人。」

丁靈琳道：「若有一百個人敢來，長安城裏就要多一百個死人？」

黃衣人道：「多一百零四個。」

這句話已說得很明白，他們四人顯然不是一百個人的敵手，可是來的人也休想活著回去。

丁靈琳輕輕吐出口氣，道：「你們是奉了誰的命令而來的？」

黃衣人一句話也不再說，板著臉，一個跟著一個，走進了擺喜酒的大廳。

然後四個人就分成四個方向，動也不動地站在四個角落裏。

老掌櫃的也不禁吐出口氣，還沒有開口，突然外面已有人在問：「這裏是不是鴻賓客棧？」

這次來的，竟是個鶉衣百結、披頭散髮的乞丐，還背著口破破爛爛的大麻袋。

他當然不會是來送禮的，世上只有要錢要食的乞丐，從來也沒有送禮的乞丐。

老掌櫃皺了皺眉，道：「你來得太早了，現在還沒有到發賞的時候。」

這乞丐卻冷笑了一聲，道：「你怎麼知道我是來討賞的？」

老掌櫃怔了怔道：「你不是？」

乞丐冷冷道：「你就算把這客棧送給我，我也未必會要。」

乞丐的口氣倒不小。

老掌櫃苦笑道：「難道你也是來喝喜酒的？」

「不是。」

「你來幹甚麼？」

「來送禮。」

像送禮的不送，不像送禮來的，反而送來了。

老掌櫃嘆了口氣道：「禮物在哪裏？」

「就在這裏。」

乞丐將背上的破麻袋往櫃檯上一擲，十幾顆晶瑩圓潤的珍珠，的溜溜從麻袋裏滾了出來。

老掌櫃怔住。

丁靈琳也吃了一驚。

就只這十幾顆珍珠，已價值不菲，她雖然生長在豪富之家，卻也很少見到過。

誰知麻袋裏的東西還不止這些，一打開麻袋，滿屋都是珠光寶氣，珍珠、瑪瑙、貓兒眼、祖母綠，奇珍異寶，數也數不清，也不知有多少。

老掌櫃已張大了眼睛，連嘴都合不攏來，他連做夢都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珠寶。

乞丐道：「這些都是送給丁姑娘添妝的，你好生收下。」

老掌櫃倒抽了口涼氣，賠笑道：「大爺高姓？」

乞丐冷冷道：「我不是大爺，我是個窮要飯的。」

他身子一轉，人已到了門外，身手之快，江湖中也不多見。

丁靈琳想攔住他，已來不及了，再趕出去，街上人來人往，卻已看不見乞丐的影子。

他究竟是甚麼人？為甚麼要送如此重的禮？

老掌櫃忽然道：「這裏還有張拜帖。」

鮮紅的拜帖，上面寫著：郭公子、丁姑娘大喜！牒兒布、多爾甲、布達拉、班察巴那同賀。

丁靈琳又怔住。

老掌櫃道：「丁姑娘也不認得他們四位？」

丁靈琳苦笑道：「非但不認得，連這四個名字都沒聽過。」

像這麼稀奇古怪的名字，聽過的人確實不多。

老掌櫃皺眉道：「姑娘著連他們的名字都未聽過，他們怎麼會送如此重的禮？」

丁靈琳也想不通。

老掌櫃只好笑了笑，道：「不管怎樣，人家送禮來，總是好意。」

丁靈琳嘆了口氣，還沒有開口，外面居然又有人在問：「這裏是不是鴻賓客棧？」

完全同樣的一句話，來的卻是完全不同的三個人。

前兩次來的人，已經是怪人，這次來的人卻更奇怪。

如此嚴寒天氣，這個人身上居然只穿著件藍衫，頭上卻戴頂形式奇古的高帽，蠟黃的臉，稀稀疏疏的山羊鬍子，看來彷彿大病初癒，卻又偏偏一點都不怕冷。

他左手拿著把雨傘，右手提著口箱子，雨傘很破舊，箱子卻很好看，看來非革非木，雖不知用甚麼做的，但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這是口很值錢、也很特別的箱子，手把上甚至鑲著碧玉。

他身上穿的雖單薄，氣派卻很大，兩眼上翻，冷冷道：「這裏是不是有個姓郭的在辦喜事？」

老掌櫃點點頭，看著他手裏的箱子，試探著問：「客官是來送禮的？」

「不是。」

「是來喝喜酒的？」

「也不是。」

老掌櫃只有苦笑，連問都沒法子再問下去了。

丁靈琳卻忽然問道：「你就是南宮浪？」

藍衣人冷笑，道：「南宮浪算甚麼東西。」

丁靈琳鬆了口氣，展顏笑道：「他的確不是個東西。」

藍衣人道：「我是東西。」

丁靈琳怔了怔，自己說自己是「東西」的人，她也是從來沒見過。

藍衣人板著臉，道：「你為甚麼不問，我是甚麼東西？」

丁靈琳道：「我正想問。」

藍衣人道：「我是禮物。」

丁靈琳道：「你姓李？」

藍衣人道：「不是姓李，是禮物。」

丁靈琳睜大了眼睛，看著他，這個人的確像是個怪物。

怪物她倒見過，可是一個會說話、會走路的「怪物」，她簡直連聽都沒聽過。

藍衣人道：「你就是丁靈琳？」

丁靈琳點點頭。

藍衣人道：「今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

丁靈琳又點點頭。

藍衣人道：「所以有人送我來做賀禮，你懂不懂？」

丁靈琳還是不懂，試探著問道：「你是說，有人把你當做禮物送給我？」

藍衣人嘆口氣，說道：「你總算懂了。」

丁靈琳道：「我不懂。」

藍衣人皺眉道：「還不懂？」

丁靈琳苦笑道：「我要你這麼樣一個禮物幹甚麼？」

藍衣人道：「當然有用。」

丁靈琳道：「有甚麼用？」

藍衣人道：「我能救人的命。」

丁靈琳道：「救誰的命？」

藍衣人道：「救你老公郭定。」

丁靈琳動容道：「你能救得了他？」

藍衣人冷冷道：「我若救不了他，天下就絕沒有第二個人還能救得了他。」

丁靈琳看著他奇異的裝束，蠟黃的臉，看著他左手的雨傘，右手的箱子。

她的臉忽然間因興奮而發紅。

藍衣人沉著臉道：「我不是來給你看的，也不喜歡你盯著我看。」

丁靈琳眼睛裏發著光，道：「我知道你是甚麼人了。」

藍衣人道：「我是誰？」

丁靈琳道：「你姓葛，你就是『萬寶箱，乾坤傘，閻王沒法管』葛病。」

藍衣人道：「你見過葛病？」

丁靈琳道：「我沒有見過，可是我聽葉開談起過。」

藍衣人道：「哦？」

丁靈琳道：「他說葛病從小就多病，而且沒有人能治得了他的病，所以他就想法子自己治，到後來竟成了天下第一神醫，連閻王都管不了他，因為死人也常常被他救活。」

藍衣人突然又冷笑，道：「葉開又算是甚麼東西？」

丁靈琳道：「他不是東西，他是你的朋友，我知道──」

她忽然過去，用力握住藍衣人的手，喘息著道：「是不是葉開叫你來的？他是不是還沒有死？」

藍衣人冷冷道：「你找錯人了。」

丁靈琳道：「我沒有。」

藍衣人道：「你是新娘子，你應該去找你的老公，為甚麼拉住我？」

他話裏顯然還有深意。

──你既然已嫁給了郭定，就不該再拉住我，也不該再找葉開。

丁靈琳的手慢慢鬆開，垂下，頭也垂下，黯然道：「也許我真的找錯人了。」

藍衣人道：「但我卻沒有找錯。」

丁靈琳道：「你──你要找郭定？」

藍衣人點點頭，道：「你若不想做寡婦，就趕快帶我去。」

珠寶還堆在櫃檯上，藍衣人一直連看都沒有看一眼，門外的冷風，卻偏偏要將那張血紅的拜帖吹到他腳下。

他也沒有去撿，只不過低頭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他臉上也已露出種奇怪的表情，忽然道：「這是誰送來的？」

丁靈琳道：「是個乞丐。」

藍衣人道：「甚麼樣的乞丐？」

丁靈琳遲疑著，她沒有弄清楚，她的心太亂。

老掌櫃總算還比較清醒冷靜，道：「是個年紀不太大的乞丐，總是喜歡翻白眼，說起話來，總像是要找人吵架。」

丁靈琳也想起了一件：「他的身法很快，而且很奇怪。」

藍衣人道：「哪點奇怪？」

丁靈琳道：「他身子打轉的時候，就像是個陀螺一樣。」

藍衣人沉著臉，過了很久，忽然又問道：「這些珠寶裏，是不是有塊上面刻著四個妖魔的玉牌？」

「有的。」

老掌櫃很快就找了出來，上面刻著的，是四個魔神，一個手執智磐，一個手執法杖，一個手托山峰，還有一個手裏竟托著個赤裸的女人。藍衣人看著這塊玉牌，瞳孔似在收縮。

丁靈琳忍不住問：「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藍衣人沒有回答，卻在冷笑。

※※※

郭定居然已能站起來。這藍衣人的神通，竟似真的連閻王都沒法子管。可是丁靈琳要謝他的時候，就發現他已不見了，丁靈琳也沒法子去找他。她已穿上了新娘子的吉服，老掌櫃請來的喜娘，正在替她抹最後一點胭脂。

客人們已到了很多，其中是不是有他們的熟人？楊天和呂迪是不是已來了？丁靈琳完全不知道。她現在當然不能再出去東張西望，她坐在床沿，全身似已完全僵硬。

外面樂聲悠揚，一個喜娘跑出去看了看，又跑回來悄悄道：「客人已快坐滿了，新郎倌也已經在等著拜天地，新娘子也該出去了。」

丁靈琳沒有動。

──葛病是不是葉開找來的？葉開是不是還沒有死？

她的心在絞痛。

在外面等著的若是葉開，她早已像燕子般飛了出去。

──葉開呢？

丁靈琳勉強忍耐著，控制著自己，現在絕不能讓眼淚滾下來。這本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郭定是個好人，也是條男子漢，對她的感情，也許比葉開更深厚真摯。

葉開對她總是忽冷忽熱，吊兒郎當的樣子。何況，郭定還救了她的命，為了報恩而嫁的女人，她並不是第一個。她在安慰自己，勸自己，可是她心裏還是忍不住要問自己：「這樣究竟是對？還是錯？」

這問題永遠也沒有人能回答的。

樂聲漸急，外面已有人來催了。丁靈琳終於站起來，彷彿已用盡了全身力氣，才站起來。喜娘用紅巾蒙住了她的臉，兩個人扶著她。

慢慢地走了出去。走過長廊，走過院子，大廳裏吵得很，有各式各樣的聲音。只可惜其中偏偏少了一種她最想聽的聲音──葉開的笑聲。

現在無論葉開是不是還活著，都已不重要了。

她已走到郭定身旁，已聽見了喜官在大聲道：「一拜天地。」

喜娘們正準備扶著她拜下去，突聽一聲驚呼，一陣衣袂帶風聲來到她面前。

南宮浪？

丁靈琳立刻想起了那幅畫，想起了畫上那個沒有臉的人，那柄滴著血的劍。她再也顧不了別的，忽然抬起手，掀起了蒙在臉上的紅巾。她立刻看到了一個人。

一個黑衣佩劍、臉色慘白、就像是幽靈般突然出現的人。這人就站在她面前，手裏還提著檀木匣子。守在四角的黃衣人已準備轉過來，郭定的臉上也已變了顏色。

丁靈琳忽然冷笑，道：「南宮浪，我就知道你會來的。」

黑衣人搖搖頭，道：「我不是南宮浪。」

丁靈琳道：「你不是？」

黑衣人道：「我是來送禮的。」

丁靈琳道：「為甚麼直到現在才來送禮？」

黑衣人道：「雖然送得遲了些，總比不送好。」

丁靈琳看著他手裏提著的檀木匣子，道：「這就是你送來的禮？」

黑衣人點點頭，一隻手托起木匣，一隻手掀開蓋子。站在丁靈琳旁邊的喜娘忽然大叫一聲，暈了過去。她已看見了匣子裏裝的是甚麼，這黑衣人送來的禮物，竟是顆血淋淋的人頭。

是誰的人頭？

龍鳳花燭高燃，是紅的，鮮紅。血也是紅的，還沒有乾。丁靈琳的臉卻已慘白。

黑衣人看著她，淡淡道：「你若認為我送的禮有惡意，你就錯了。」

丁靈琳冷笑道：「這難道還是好意？」

黑衣人道：「非但是好意，而且我可以保證，今天來的客人裏，絕沒有任何人送的禮比我這份禮更貴重。」

丁靈琳道：「哦？」

黑衣人指著匣子裏的人頭，道：「因為這個人若是不死，兩位今天只怕就很難平平安安地過你們的洞房花燭夜。」

丁靈琳道：「這個人是誰？」

黑衣人道：「是個一心要來取你們頸上人頭的人。」

丁靈琳聳然失聲，道：「是南宮浪？」

黑衣人道：「不錯，就是他。」

丁靈琳輕輕吐出口氣，道：「你是誰？」

黑衣人道：「本來也是南宮浪的仇人。」

丁靈琳道：「現在呢？」

黑衣人道：「現在是個已送過了禮，正等著要喝喜酒的客人。」

丁靈琳看著他，忽然發現自己好像已沒有甚麼話可以再問。

大廳中擁擠著各式各樣的人，人叢裏突然有個針一般尖銳的聲音冷冷道：「戴著人皮面具來喝喜酒，只怕很不方便。」

黑衣人臉上雖然還是全無表情，瞳孔卻已突然收縮，厲聲道：「甚麼人？」

那聲音冷笑道：「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是誰的，我卻知道你就是南宮浪。」

黑衣人突然出手，連匣子帶人頭，一起向丁靈琳臉上摔了過去，背後的劍已出鞘。

劍光一閃，直刺郭定胸膛。

這變化實在太快，他的出手更快。

郭定能站著已很勉強，哪裏還能避得開他這閃電般的一劍。

丁靈琳也只有看著。

一顆血淋淋的人頭迎面摔過來，無論誰都會吃一驚的。

等她躲過去時，劍鋒距離郭定的胸膛已不及一尺。

她手裏縱然有奪命的金鏢，也未必來得及出手，何況新娘子身上，當然絕不會帶著兇器。

──沒有臉的人，滴著血的劍。

眼看著那幅圖畫已將變為真實，眼看著郭定已將死在他劍下。

這世上幾乎沒有人能救得了他。

就在這一瞬間，突然又有刀光一閃。

雪亮的刀光，比閃電還快，比閃電還亮，彷彿是從左邊的窗外射入的。

刀光一亮起，丁靈琳已穿窗而出，拋下滿堂的賓客，拋下了劍鋒下的郭定。

拋下了一切！

因為她知道這一刀必定能救得了郭定！必定能擊退這黑衣人！

這是救命的刀！已救過無數人的命！

她知道，世上只有一個人能發出這一刀。

只有一個人！

她絕不能讓這個人就這麼樣一走了之，她就算死，也要再看一看這個人。

# 第二十二章 四大天王

夜色深沉。

夜空中只有幾點疏星，淡淡的星光下，遠處彷彿有條人影一閃。

她追得雖然快，這個人卻更快。

她穿窗而出，但這個人已到了十丈開外。

可是她並不放棄，她明知自己是絕對迫不上這個人的，可是她一定要追。

她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追過去。

遠處更黑暗，連人影都看不見了。橫巷裏有個古老的祠堂，還燃著盞孤燈。

在這古老的長安城裏，到處都可以看到這種祠堂，破舊，冷落，無人。

她忽然停下來，放聲大呼！

「葉開，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還沒有走遠，一定還聽得見我說話。」

黑暗中寂無回應，只有幾株還未凋零的古柏，在寒風中嘆息。

「不管你想不想出來見我，你都該聽完我說的話。」

她咬著嘴唇，勉強忍住眼淚。

「我並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你若不願再見我，我亦不怪你，但是──但是我可以死！」

她忽然用力撕開衣襟，露出赤裸的胸膛。

在黑暗中看來，她的胸膛像緞子般發著光，風卻冷如刀。

她身子又開始不停的發抖。

「我知道你也許不相信我，我知道──但是這一次我卻死給你看！」

她伸出顫抖的手，從頭上拔下根八寸長的金釵，用全身力氣，往自己心口刺下去。

她是真的想死！

對她說來，這世界已沒有甚麼值得留戀的地方。

家門慘變，兄妹飄零，天上地下，她已只剩下一個可以依賴的人。

她本已決心一輩子跟著這個人，可是現在這個人卻已連見都不願再見她一面。

金釵刺入胸膛，鮮血濺出。

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有條人影輕雲般飛過來，握住了她的手。

「叮」的一聲，金釵落在屋脊上。鮮紅的血，流過白皙的胸膛。

她終於看見了這個人，這個令她魂牽夢縈、無論死活都忘不了的人！

她終於見到葉開。

夜色淒迷，淡淡的星光，照著葉開的臉。

他看來彷彿還是老樣子，眼睛還是那麼明亮，嘴角還是帶著微笑。

可是你若仔細看一看，你就會發現，他的眼睛發亮，只不過是因為淚光。

他雖然還是在笑，笑容中卻充滿了淒涼和悲傷。

「你不必這麼樣做的。」他輕輕嘆息，柔聲道：「你為甚麼要傷害自己？」

丁靈琳看著他，癡癡地看著他，整個人都似已癡了。

相見不如不見。

──為甚麼蒼天一定要安排他們再見這一次？為甚麼？

葉開顯然也在勉強控制著自己：「我知道你沒有對不起我，你也沒有錯，錯的是我。」

「你──」

葉開不讓她說下去：「你甚麼都不必說，我甚麼都知道。」

「你──你真的知道？」

葉開點點頭，黯然道：「我若是你，我一定也會這麼樣做，郭定是個很有前途的年輕人，是個好人，你當然絕不能看著他為你而死。」

丁靈琳淚水如春泉般湧出：「可是我──」

「你是個很善良的女孩子，你知道只有這麼樣做，才能讓郭定覺得還可以活下去。」

葉開嘆息道：「一個人若已連自己都不想再活下去，天下就絕對再也沒有人能救得了他，連葛病也一樣不能。」

他的確瞭解郭定，更瞭解她。

世上絕沒有任何事件比這種同情和瞭解更珍貴。

丁靈琳就像是個受了委屈的孩子，忽然撲在他懷裏，放聲痛哭起來。

葉開就讓她哭。

哭也是種發洩，他希望她心裏的委屈和悲痛，能隨著她的眼淚一起流出來。

可是他自己呢？

他絕不能哭，甚至連默默地流幾滴眼淚都不行，他知道在他們兩個人之間，至少，要有一個人是堅強的。

他一定要堅強起來，無論多麼大的委屈和悲痛，他都一定要想法子隱藏在心裏，咬著牙忍受。

他能忍受。

夜更深，風更冷。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的痛哭終於變成了低泣，葉開才輕輕推開她，道：「你應該回去了。」

丁靈琳愕然道：「你叫我回去？回到哪裏去？」

葉開道：「回到你剛才出來的地方。」

丁靈琳道：「為甚麼？」

葉開道：「別人一定已等得很著急。」

丁靈琳的人突又冰冷僵硬：「你──你還是要我回去嫁給郭定？」

葉開硬起了心腸道：「你絕不能這麼拋下他。你也應知道，你若這樣一走，他一定沒法子再活下去。」

丁靈琳也不能不承認，郭定之所以還有求生的鬥志，全是因為她。

葉開的心已抽緊：「郭定若真的死了，非但我絕不能原諒你，你自己也一定永遠不會原諒自己的。」

──那麼，我們兩個人就算能在一起，也必將痛苦一輩子。

他沒有說出下面的話，他知道丁靈琳一定也能瞭解。

丁靈琳垂著頭，過了很久，才淒涼道：「我回去，你呢？」

「我能活得下去的。」葉開想勉強自己笑一笑，卻笑不出：「你應該知道我一向是個堅強的人。」

「我們以後難道永遠也不能再見？」

「當然還能再見。」

葉開的心在刺痛，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說謊，他不能不這麼樣說：「──只要事情過去，我們當然還能再見。」

丁靈琳忽然抬起頭，盯著他：「好，我答應你，我回去，可是你也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說。」

「若是事情已過去，我還是找不到你，所以你一定要告訴我，你在哪裏？」

葉開避開了她的目光：「只要知道事情已過去，用不著你找我，我會去找你。」

丁靈琳道：「我若能好好解決所有的事，郭定若能好好的活著，你就會來找我？」

葉開點點頭。

「你說的是真話？你真的沒有騙我？」

「真的。」

葉開的心已碎了。

他自己知道自己說的並不是真話，但丁靈琳卻已完全相信。

──人們為甚麼總是要欺騙一個對自己最信任的人？

因為他無可奈何。

──生命中為甚麼要有這麼多無可奈何的悲傷和痛苦？

他不知道，也無法瞭解。

他只知道自己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一條寂寞而漫長的路。

──個真正的男子漢，若是到了必要的時候，總會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的。

丁靈琳終於下定決心：「好，我現在就走，我相信你。」

「我──我以後一定會去找你。」

丁靈琳點點頭，慢慢地轉過身，彷彿已不敢再多看他一眼。

她生怕自己會改變主意。

她轉過身，將星光留在背後，將生命也留在背後，她用力握緊雙拳，用出了所有的力量，終於說出了三個字：「你走吧。」

葉開走了。

他沒有再說一句話，他不敢再說。他也用出了所有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

※※※

寒風如刀，他迎風飛奔，奔了很久，然後就彎下了腰，開始不停嘔吐。

丁靈琳也在嘔吐。

她不停地嘔吐，連膽汁苦水都吐出來了。

可是她已下定決心，葉開既然還沒有死，她就絕不能嫁給別人。

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不能去嫁別人，就算死，也不能。

她已決心要回去告訴郭定，將她的感情、她的痛苦都告訴郭定。

郭定若真的是個男子漢，就應該瞭解，就應該自己站起來，活下去。

她相信郭定是個男子漢。

她相信這一切事都會圓滿解決的，到那時，葉開一定就會來找她。

用不了多久，所有的苦難，很快就會過去，她有信心。

※※※

鴻賓客棧的大廳裏，燈光依舊輝煌，還有一陣陣悠揚的笛聲傳出來。

現在那個黑衣人一定已逃走，郭定一定還活著，大家一定還在等著她。

她躍下屋脊，走入大廳。

她的人忽然完全冰冷，就像是忽然落入了一個寒冷黑暗的萬丈深淵裏。

就像是忽然落入了地獄裏。

大廳裏甚至已變得比地獄裏還可怕。

地獄裏燃燒著永不熄滅的火焰，火焰是紅的。

這大廳裏也是紅的，但最紅的卻不是那對龍鳳花燭，也不是人身上的衣服，而是血。

鮮血！

她能看得到的人，都已倒了下去，倒在血泊中，這大廳裏已只剩下一個活人，一個人還在吹笛。

他的臉上已完全沒有血色，眼睛發直，人已僵硬，但卻還在不停地吹。

他雖然還活著，卻已失去了魂魄。

沒有人能形容這種笛聲聽在丁靈琳耳裏時，是甚麼滋味，甚至沒有人能想像。

郭定已永遠聽不到她的解釋和苦衷，已倒在血泊中，和那黑衣人倒在一起，還有那個善良的老人，還有──

丁靈琳沒有再看下去，她的眼前只有一片鮮紅的血，已看不到別的。

這究竟是誰下的毒手？究竟是為了甚麼？

她已無法思索，她倒了下去。

丁靈琳再次張開眼時，第一眼看見的，是口華貴而精美的箱子。

萬寶箱。

那藍衣高冠的老人，正站在床前，凝視著她，眼睛裏也充滿了悲痛和憐憫。

丁靈琳想掙扎著坐起來，葛病卻按住了她的肩，她只有再躺下。

她知道是這老人救了她，可是──

「郭定呢？你有沒有救他？」

葛病黯然搖頭，長長嘆息，道：「我去遲了──」

丁靈琳突然大叫：「你去遲了？──你為甚麼要溜走？」

葛病道：「因為我要趕著去找人。」

丁靈琳還在叫道：「你為甚麼要去找人？為甚麼？」

她己完全無法控制自己，葛病才沉聲道：「因為我一定要去找人來制止這件事。」

丁靈琳道：「你早已知道會有這件事發生？」

葛病嘆道：「看見了那袋珠寶，看見了那四個人的名字時，我就已知道。」

丁靈琳道：「你知道那四個人是誰？」

葛病點點頭。

「他們究竟是誰？」

「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

丁靈琳又倒下，就像是突然被一柄鐵錘擊倒，連動都不能動了。

葛病徐徐地道：「當時我沒有說出來，就因為怕你們聽了後會驚慌恐懼，我不願意影響到你們的喜事。」

喜事！

那算是甚麼樣的喜事？

丁靈琳又想跳起來，又想大叫，卻已連叫的力氣都沒有。

葛病道：「何況我也看見了那四個黃衣使者，我認為金錢幫既然已插手要管，就算魔教的四大天王，也不能不稍有顧忌。」他黯然嘆息，又道：「但我卻想不到這件事中途竟又有了變化。」

「你是不是認為葉開一定會在暗中照顧的？」

葛病只有承認。

「所以你想不到葉開會走，也想不到我會走。」

丁靈琳的聲音很虛弱。

她整個人都似已空了。

葛病嘆道：「我應該想到他可能會走的，因為他並沒有看見那塊玉牌，也沒有看見那袋珠寶。」

丁靈琳忍不住問：「他們送那袋珠寶來，難道也有特殊的意思？」

「有！」

「是甚麼意思？」

葛病一字字道：「他們送那袋珠寶來，是來買命的。」

丁靈琳駭然道：「是買命的？」

葛病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一向很少自己出手殺人。」

丁靈琳道：「為甚麼？」

葛病道：「因為他們相信地獄輪迴，從不願欠下來生債。所以他們每次自己出來殺人前，都會先付一筆代價，買人的命。」

丁靈琳忽然又問：「你怎麼會知道我走了，葉開也走了？」

「有人告訴我的。」

「甚麼人？」

「那個吹笛人。」

想起了那淒涼的笛聲，丁靈琳不禁打了個寒噤：「他親眼看見了這件事？」

葛病長嘆道：「從頭到尾，他都在看著，所以若不是遇見了我，他只怕終生都要變成了瘋癲的廢人了。」

無論誰看見這種事，都會被嚇瘋的。

丁靈琳又問：「他也看見了那四大天王的真面目？」

「沒有。」

「為甚麼？」

「因為四大天王為復仇殺人時，臉上總是戴著魔神的面具。」

「復仇？他們是為誰復仇？」

「玉簫道人。」

葛病道：「玉簫道人是死在郭定手下的。」

「玉簫道人也是四大天王之一？」

「他就是愛慾天王，班察巴那。」

丁靈琳用力握緊了雙手，身子還是在不停地發抖：「郭定殺玉簫道人，是為了我。」

「我知道。」

「我若不追出去，葉開就不會走。」

丁靈琳又在流淚：「葉開若不走，也許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葛病卻搖搖頭，道：「你用不著埋怨自己，這一切本就在他們的計劃之中。」

丁靈琳不懂。

葛病道：「那黑衣人並不是南宮浪，我認得南宮浪。」

丁靈琳又吃了一驚：「他不是南宮浪是誰？」

葛病道：「他也是魔教中的人。」

丁靈琳道：「他忽然出現，就是為了要逼葉開出手？」

葛病嘆道：「他們的確早已算準了葉開一定會出手救郭定，也算準了只要葉開一現行蹤，你就一定會追出去。」

──他們當然也算準了只要丁靈琳一追出去，葉開就一定會走。魔教中的四大天王行動之前，一定都早已有了極完美周密的計劃。所以他們只要出手，就很少落空。

丁靈琳恨恨道：「這麼樣看來，那個故意揭破黑衣人陰謀、故意說他是南宮浪的人，很可能就是四大天王之一。」

「很可能。」

葛病忽然又道：「你聽不聽得出他的聲音？」

丁靈琳聽不出。

「我只覺得那人說話的聲音，比尖針還刺耳。」

「你聽不聽得出他是男是女？」

「是男的。」

「一個人說話的聲音，是從喉嚨裏一條帶子般的器官發出來的。」

葛病緩緩道：「男人成長之後，這條帶子就會漸漸變粗，所以男人說話的聲音，總比女人低沉粗啞些。」

丁靈琳從來也沒有聽過這些事，可是她每個字都相信。

因為她知道葛病是天下無雙的神醫，對人類身體的構造，當然比任何人懂得的都多。

她也聽說過，魔教中有種功夫，可以使一個人喉嚨裏這條帶子收縮，聲音改變。

葛病道：「所以一個正常的男人，說話的聲音絕不會太尖銳，除非──」

丁靈琳搶著道：「除非他是用假嗓子說出來的。」

葛病點點頭，道：「你再想想，他說話為甚麼要用假嗓子？」

丁靈琳道：「因為他怕我聽出他的聲音來。」

葛病道：「因為你一定見過他，聽過他的聲音。」

葛病又道：「那天去賀喜的都有些甚麼人？其中又有幾個是你見過的？」

丁靈琳不知道：「我根本沒有機會看。」她咬著牙道：「有機會看見的人，現在已全都被殺了滅口。」

葛病也不禁握緊了雙拳。

魔教行動的計劃，不但周密，而且狠毒。

「但他們還是留下了一條線索。」葛病沉思著說。

「甚麼線索？」

葛病道：「主持這次行動的兇手，當時一定在那喜堂裏。」

丁靈琳道：「一定在。」

葛病道：「當時在喜堂中的人，現在還活著的一定就是兇手，兇手很可能就是四大天王。」

丁靈琳眼睛裏發出了光：「所以我們只要能查出當時在喜堂中有些甚麼人，再查出現在還有些甚麼人活著，就知道四大天王究竟是誰了。」

葛病點了點頭，他的眼睛並沒有發光，因為他知道這件事說來雖簡單，要去做卻很不容易。

「只可惜我們現在不知道當時在那喜堂中有些甚麼人送過禮？死的又是些甚麼人？」

丁靈琳道：「每個來送禮的人，我們都已記在禮簿上。」

葛病的眼睛也亮了。

葛病立刻問道：「那禮簿呢？」

丁靈琳道：「想必還在鴻賓客棧的帳房裏。」

葛病道：「現在天還沒有亮，那些死屍想必也還在喜堂裏。」

丁靈琳道：「離鴻賓不遠。」

丁靈琳跳起來，道：「那我們還等甚麼？」

葛病看著她，目中露出憂慮之色。她受的刺激已太多，現在若是再回到那喜堂裏，再看見那些鮮血和屍體，甚至很可能會發瘋，他想說服她，要她留下來，可是他還沒有開口，丁靈琳已衝出去，這女孩子竟比他想像中堅強得多。

喜堂中沒有人──連死人都沒有，葛病的擔心，竟完全是多餘，他們到了鴻賓客棧，立刻就發現所有的屍體都已被搬走，帳房裏也是空的，沒有人，更沒有禮簿，所有的禮物也全部被搬空。

丁靈琳怔住，現在夜還很深，她離開這裏並沒有多久，魔教的行動，實在快得可怕。

葛病忽然問道：「四大天王送來的那袋珠寶，本來是不是也在這帳房裏。」

丁靈琳點點頭。

葛病道：「那麼這件事就一定不是魔教中人做的。」

丁靈琳道：「為甚麼？」

葛病道：「因為那袋珠寶本是他們用來買命的，現在命已被他們買去，他們就不會收回那些珠寶。」

丁靈琳道：「所以屍體也不是他們搬走的？」

葛病道：「絕不是。」

丁靈琳道：「不是他們是誰？除了他們外，還有誰會有這麼快的手腳？」

「要搬空那屍體和禮物，並不是件容易事，別人要那些屍體，也完全沒有用。」

丁靈琳實在想不通，葛病也想不通。

風從窗外吹進來，吹到她身上，她忽然激靈靈打了個寒噤，風吹進來的時候，竟赫然又有一陣笛聲隨風傳了進來。

笛聲淒涼而悲哀，丁靈琳立刻又想起了那吹笛人蒼白的臉。她忍不住問：「你剛才沒有把他帶走？」

葛病搖搖頭。

「他為甚麼還留在這裏？」

「他又看見了甚麼？」

葛病和丁靈琳已同時穿窗而出，他們都知道，能回答這問題的只有一個人。

他們一定要找到這個吹笛的人。

# 第二十三章 吹笛的人

沒有人。死人活人都沒有。

有的燈火已殘，有的燈光已滅，冷清清的客棧，冷清清的院子。

屍體雖然已被搬走，院子還是充滿了血腥氣，晚風更冷得可以令人血液凝結。

那吹笛的人呢？

縹縹緲緲的笛聲，聽來彷彿很近，又彷彿很遠。

他們在屋裏時，笛聲彷彿就在院子裏，他們到了院子裏，笛聲卻又在牆外。

牆外的夜色濃如墨。

他們掠過積雪的牆頭，無邊的夜色中，只有一盞孤燈，閃爍如鬼火。

燈下彷彿有條幽靈般的人影，彷彿正在吹笛。

這個人是誰？

是不是剛才那個吹笛人？

他為甚麼要一個人在孤燈下吹笛？莫非是特地在等他們？

如此黑夜，他還孤零零地留在這裏等他們，是為了甚麼？

這些問題，也只有一個人能回答。

孤燈懸在一根枯枝上隨風搖晃。

丁靈琳看過這種燈籠，是鴻賓客棧在晚上迎客用的燈籠。

但她卻看不清這個人。

她想衝過去，葛病已拉住了她，她可以感覺到這老人的手心全是冷汗。

一個人年紀越大，越接近死亡的時候，為甚麼反而越怕死？

丁靈琳咬著嘴唇，壓低聲音，道：「你不妨先回客棧，我一個人過去看看。」

葛病嘆了口氣。

他知道她誤會了他的意思，他並不是在為自己擔心，而是在為她。

「我已是個老人，已沒有甚麼可怕，不過──」

丁靈琳打斷了他的話，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一定要過去看看。」

笛聲突然停頓，黑暗中忽然有人冷冷道：「我知道你們一直在找我，現在為甚麼還不來？」

聲音尖銳，比尖針還刺耳。

丁靈琳手心也出了冷汗。

她聽過這聲音。

無論誰聽過這聲音，只要聽過一次，就永遠也忘不了。

這個人難道就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葛病臉色已變了，低聲道：「你究竟是甚麼人？」

孤燈下有人在冷笑：「你為甚麼不過來看看我是甚麼人？」

丁靈琳當然要過去。

她縱然明知道一過去就必死無疑，也非過去看看不可。

但葛病卻還是在緊緊握著她的手，搶著道：「我遲早總會知道你是誰的，我並不著急。」

丁靈琳道：「我著急。」

她突然回身一撞，一個肘拳打在葛病肋骨上，她人已衝過去。

燈光卻忽然滅了。

寒風吹過大地，大地一片黑暗。

可是丁靈琳已衝到這個人面前，已看清了這個人的臉，一張蒼白而扭曲的臉，一雙充滿了驚嚇恐懼的眼睛，眼睛已凸出，正死魚般瞪著丁靈琳。

丁靈琳也看過這張臉，看過這個人。

這正是那個癡癡地站在血泊中，已被嚇瘋了的吹笛人；也正是喜堂中唯一還活著的人。

難道他就是殺人的兇手？

丁靈琳握緊雙拳，忽然發覺一滴鮮血正慢慢從他眼角沁出，流過他蒼白的臉。

寒風吹過，她忍不住又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她忽然發現這個人竟已是個死人。

死人怎麼會說話？

死人怎麼會吹笛？

死人絕不會說話，更不會吹笛。

他手裏根本沒有笛。

剛才的笛聲，是從哪裏發出來的？

丁靈琳一步步向後退，剛退出兩步，突然間，一隻手伸出來，閃電般握住了她的手。

冰冷的手，冰冷而僵硬。

死人怎麼還能出手？

丁靈琳的手也已冰冷，幾乎又要暈了過去。

她沒有暈過去，因為她發現這隻手是從死人身子後面伸出來的。

但這隻手實在太冷，比死人的手還冷。

不但冷，而且硬，比鐵還硬。

這實在不像是活人的手，丁靈琳用盡全身力氣，也掙不脫。

死人身後又傳出了那比針尖還細的聲音：「你是不是真的想看看我是誰？」

丁靈琳用力咬著嘴唇，嘴唇已被咬出血來。

「你若知道我是誰，你就得死。」他的手更用力：「現在你還想不想看我？」

丁靈琳突然用力點頭。

一個人若是活到她這種情況，死還有甚麼可怕的？

她盯著這個人的手，這隻手在黑暗中看來，就像是金屬般發著光。

他的衣袖是藏青色的，上面繡著青色的山峰。

「布達拉」天王。

孤峰。

丁靈琳的心也在發冷。

她甚至希望自己遇著的是鬼。

在江湖中人心裏，魔教中的四大天王，實在比厲鬼還可怕。

她不怕死。

可是她也知道，一個人若是落入魔教手裏，那遭遇也一定比死更可怕。

她從這個人的手看到衣袖，再慢慢地往上看──她終於看到了他的臉。

一張死人般蒼白冷漠的臉。

在丁靈琳眼中看來，這張臉已比死人更可怕。她終於忍不住地大叫：「是你？」

「你想不到是我？」

「你──你就是布達拉？」

「不錯，我就是布達拉，就是孤峰之王，高不可攀，孤立雲霄的山峰，無論誰看到了我的真面目，都只有兩條路可走。」

兩條路？除了死路外，居然還有條別的路？

「你並不是非死不可的，只要你肯入我們的教，就是我們的人，就可以永遠活下去。」

「永遠活下去？」丁靈琳突然冷笑：「我至少已看過七八個你們魔教的人，像野貓一樣被人割下了腦袋。」

「他們就算死，也死得愉快。」

「愉快？有甚麼愉快？」

「因為殺他們的人，都已付出代價。」

想到喜堂中的血泊和屍體，丁靈琳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孤峰天王道：「現在你雖然活著，也是生不如死，可是只要你肯入我們的教，無論你是死是活，都沒有人敢欺負你。」

丁靈琳又用力咬住了嘴唇，這句話的確已打動了她。

最近她受到委屈實在太多。

孤峰天王看著她，兀鷹般的眼睛裏，帶著種輕蔑的譏誚之意，冷冷道：「我知道你並不是真的想死，沒有人真的想死。」

丁靈琳垂下了頭。

她還年輕，還沒有真正享受過人生，為甚麼一定要死？

一個受盡了委屈和折磨的女孩子，有機會去折磨折磨別人，豈非也是件很愉快的事。

這誘惑實在太大。

能拒絕這種誘惑的女孩子，世上本就不多，何況丁靈琳本是個爭強好勝的人。

孤峰天王當然知道這一點，淡淡道：「你不妨考慮考慮，只不過我還要提醒你兩件事。」

丁靈琳在聽著。

孤峰天王道：「要入我們的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能有這麼樣一個機會，實在是你的運氣。」

他慢慢地接著道：「只因為現在正是本教重開教門，另立教宗的時候，你錯過這次機會，一定會後悔終生的。」

丁靈琳忽然問道：「你是不是要我拜在你的門下？」

孤峰天王傲然道：「能拜在我的門下，也是你的運氣。」

丁靈琳道：「我是不是對你有用？」

孤峰天王沒有否認。

丁靈琳道：「我對你有甚麼用？」

孤峰天王道：「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丁靈琳道：「現在──」

孤峰天王打斷了她的話：「你對我有用，我對你更有用，人與人之間，本就是互相利用，你有能夠被人利用的價值，所以才能活下去。另外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

丁靈琳遲疑著，道：「你說你還要提醒我一件事？」

孤峰天王道：「你不必等葛病來救你，他絕不會救你的，他也不敢。」

丁靈琳又忍不住問：「為甚麼？」

孤峰天王道：「因為他也是本教中的弟子，多年前就已入教。」

丁靈琳怔住。

孤峰天王道：「你不信？」

丁靈琳實在不信。

她認得葛病雖不久，可是她對這個人一向都很尊敬。

因為她知道葛病是葉開的朋友，是個極孤高、極有才能的人。

她絕不相信葉開的朋友，會是個臉上一直戴著偽善面具的卑鄙小人。

可是葛病已走過來，垂著手，站在孤峰天王身旁，就像是奴才站在主人身旁一樣。

丁靈琳的心沉了下去。

孤峰天王冷冷道：「現在你信不信？」

丁靈琳雖然已不能不信，卻還是忍不住要問葛病：「你真的是魔教門下？」

葛病居然承認。

丁靈琳握緊雙拳，冷冷道：「我還以為你一直都在關心我，幫著我，我還以為你是我的朋友，想不到你竟是這種無恥的小人。」

葛病的臉上全無表情，就像是已變成了個聾子。

丁靈琳道：「你知不知道我一直都很尊敬你，不但尊敬你的醫道，也尊敬你是個君子，你為甚麼要自甘墮落呢？」

孤峰天王道：「加入本教，本不是自甘墮落。」

丁靈琳長長吐出口氣，道：「好，很好，你趕快殺了我吧。」

孤峰天王道：「你已決定？」

丁靈琳道：「不錯。」

孤峰天王道：「你寧願死？」

丁靈琳道：「是的。」

孤峰天王也不禁顯得很驚訝：「為甚麼？」

丁靈琳又叫了起來：「因為我現在已知道，無論誰只要一入了你們的教，都會變成個見不得人的卑鄙小人。」

孤峰天王的瞳孔在收縮，緩緩道：「你不想再考慮考慮？」

丁靈琳斷然道：「我已不必再考慮。」

孤峰天王看著她，忽然嘆了口氣，道：「葛病。」

葛病道：「在。」

孤峰天王道：「她這條命，好像是你剛救回來的。」

葛病道：「是。」

孤峰天王道：「現在你不妨再把她這條命拿走。」

葛病道：「是。」

他慢慢地放下萬寶箱，右手的乾坤傘，已向丁靈琳眉心點了過去。

萬寶箱是救人的，乾坤傘卻是殺人的。

他殺人的動作快而準確，完全不像是個老人出手，他比大多數人都瞭解，一個人身上有些甚麼地方是真正致命的要害。

眉心之間就是真正致命的要害。

沒有人能受得了他這一擊，可是丁靈琳沒有閃避，反而冷笑著迎了上去，她知道已無法閃避。

她的手腕還被握在孤峰天王鋼鐵般的手裏。

乾坤傘的鐵尖，已閃電般到了她眼前，她看見寒光在閃動，忽然又聽見「崩」的一聲輕響，就彷彿有兩根鋼針撞擊。

接下去的事，就快得使她連看都看不清。

她只感覺到孤峰天王的手突然鬆開，突然凌空躍起翻身，她還彷彿看見孤峰天王身子躍起時，伸手在葛病背上一拍，這一招快如閃電，她實在也沒有看清楚。

她唯一看清楚的事，是孤峰天王已走了，葛病已倒了下去，但她卻還是好好地站在那裏。

她實在不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夜色更深，風更冷，那破舊的燈籠，還在枯枝上搖晃，吹笛人的屍身還在枯枝上搖晃。

孤峰天王卻已消失在黑暗中。

葛病正伏在地上，不停地咳嗽，每咳一聲，就有一股鮮血濺出。

風吹過他背上時，他背上的衣服突然有一片被風吹成了灰，露出了一個掌印。

鮮紅的掌印。

丁靈琳從來也沒看見這麼可怕的掌力，但卻已總算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她還活著，還能好好的站在這裏，只因為葛病非但沒有殺她，反而救了她。

他冒著生命的危險救了她，而葛病自己現在卻已命如游絲，這種救命的恩情，也像是一根針，忽然刺痛了她的心。

無論是悲傷也好，是感激也好，一種感情只要太強烈，就會變得像尖針般刺人。

她蹲下來，抱住了葛病。

她的心在刺痛，胃在收縮，但卻完全不知道應該怎麼幫助這個救命的恩人。

她的眼淚已滴在他身上。

葛病喘息著，總算忍住了咳嗽，忽然道：「快──快打開我的箱子。」

丁靈琳立刻抓起了箱子，打開。

葛病道：「裏面是不是有個黑色的木瓶？」

裏面是有的。

丁靈琳剛找出來，葛病就搶過去，咬斷瓶頸，把一瓶藥全都倒在嘴裏。

然後他的喘息才漸漸平息。

丁靈琳也鬆了口氣。

「萬寶箱，乾坤傘，閻王沒法管。」連閻王都沒法管的人，當然不會死，他既然能救別人的命，當然也能救自己。

可是葛病的臉色還是那麼可怕，連眼睛裏的神采都已消失。

現在他的臉色絕不比那吹笛人的臉色好看多少。

丁靈琳又不禁為他憂慮：「我扶你回客棧去好不好？」

葛病點點頭，剛站起來，又跌倒，又是一口鮮血嗆了出來。

丁靈琳咬緊牙，恨恨道：「他為甚麼要如此狠心，為甚麼要下這種毒手？」

葛病忽然勉強笑了笑，道：「因為我對他也下了毒手。」

丁靈琳不懂，他根本沒有看見葛病向孤峰天王出手。

葛病道：「你看看我的傘。」

丁靈琳看見了。

葛病道：「你看看傘柄。」

丁靈琳這才發現，傘柄是空的，頂端還有個尖針般大的洞。

她終於明白：「這裏面藏著暗器？」

葛病在笑，痛苦卻使得他的笑看來比哭還令人悲傷：「這裏不但有暗器，而且是很毒的暗器。」

他的乾坤傘，本就是殺人的。

「我對你出手時，傘柄正對著他。」

丁靈琳完全明白：「你用傘尖刺我時，傘柄裏的暗器就射了出來。」

葛病點點頭，彷彿想大笑：「他做夢也想不到我會對他出手的，他畢竟還是上了我的當。」

丁靈琳眼睛亮了：「他已中了你的暗器？」

葛病又點點頭，道：「所以他的掌力雖可怕，我們也不必怕他了。」

喜堂裏燈光陰森而黯淡，可是鴻賓客棧裏，已只剩下這地方還有燈光。

所以丁靈琳只有把葛病帶到這裏來，這裏雖沒有床，卻有桌子。

地上的血漬已乾了，她從帳房裏找來幾條棉被，墊在葛病身下。

他的臉色還是很可怕，只要一咳嗽，嘴角還是有血絲沁出。

幸好他還有個救命的萬寶箱。

丁靈琳看著他臉上的痛苦表情，忍不住問：「箱子裏還有沒有別的藥可以讓你吃了舒服些？」

葛病搖搖頭，苦笑道：「救命的藥有很多種，可是真正能救命的藥，通常卻只有一種。」

丁靈琳也勉強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你總算已救了你自己的命。」

葛病看了她一眼，慢慢地閉上眼睛，彷彿想說甚麼，卻沒有說出來。

丁靈琳道：「我知道你一定很快就會好的，因為你實在是個好人。」

葛病又笑了。

丁靈琳卻情願他不要笑，他的笑容連看的人都覺得痛苦。

冷風如刀。

丁靈琳已將門窗全都關了起來，刀鋒般的冷風，卻還是一陣陣從門縫窗裏刺進來。

她忽然道：「你知道我在想甚麼？」

「你想喝酒？」

丁靈琳笑了，這次是真的笑了，因為她已看見屋角裏擺著幾罈酒。

她搬來一罈，拍碎了封泥。

酒很香。丁靈琳嗅到了酒香，心裏卻忽然一陣刺痛，這本是她的喜酒，現在呢？

酒雖香，她又怎麼能忍心喝下去。

她想起了郭定，想起了葉開，想起了為葉開去打酒的韓貞。

──她當然還不知道韓貞並沒有死。

她只知道，若不是她刺了葉開那一刀，韓貞就不會死，她也知道，若不是魔教的邪法，她死也不會刺葉開那一刀。

「魔教──」她忍不住問道：「像你這種人，怎麼會入魔教的？」

葛病沉默著，終於長長嘆息了一聲，苦笑道：「就因為我是這麼樣一個人，所以才會入魔教。」

「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的？」

「是。」

「我想不通。」丁靈琳也只有苦笑：「我實在想不通。」

葛病道：「這也許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人。」

丁靈琳道：「可是我知道你絕不是他們那種狠毒的小人。」

葛病又沉默了很久，才慢慢道：「我學醫，本是為了救我自己，因為我發現世上的名醫們，十個中有九個是蠢才。」

丁靈琳道：「我知道。」

葛病道：「可是到了後來，我學醫已不是為了救自己，也不是為了救人。」

丁靈琳道：「你是為了甚麼？」

葛病道：「到後來我學醫，只因為我已經完全入了魔。」

無論做甚麼事，若是太沉迷，都會入魔的。

「所以你就入魔教？」

葛病道：「魔教中雖然有很多可怕的殺人邪術，卻也有很多神奇的救命秘方，譬如說，他們的攝魂大法，若是用得很正確，在療傷治病時，往往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療效。」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無論甚麼事都是這樣子的。

「你若是用得正確，砒霜也是救命的良藥。」

「可是他們的攝魂大法，對治病又有甚麼用？」

丁靈琳還是不懂。

葛病道：「醫者意也，這句話你懂不懂？」

「不懂。」

「這就是說，一個人自己的意志力是否堅強，往往可以決定他的生死。」

他這種解釋不但深奧，而且新鮮，他也知道丁靈琳一定還是聽不懂的。

所以他又解釋：「這也就是說，一個病重的人，是不是能活下去，至少有一半要看他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

丁靈琳終於懂了，因為她忽然想起了個很好的例子，她想起了郭定，若不是她激發了郭定求生的意志，用不著等魔教的人下手，他就早已死了。

她的心又在刺痛，忍不住捧起了酒罈子，喝了一大口。

葛病忽然道：「讓我也喝一口。」

丁靈琳道：「你的傷這麼重，還能喝酒？」

葛病笑了笑，道：「既然喝不喝都是一樣，為甚麼不喝？」

丁靈琳的心在往下沉。

「為甚麼喝不喝都是一樣的？你剛才吃的藥難道沒有效？」

葛病沒有回答，也不必回答。

丁靈琳忽然發現他蒼白的臉，已變得通紅滾熱，就像是有火焰燃燒著一樣。

剛才那瓶藥，顯然並不能救他的命，只不過暫時提住了他一口氣而已。

看著他越來越可怕的臉色，丁靈琳的眼淚又急得流了下來：「你──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葛病閉上眼睛：「我說過，我已是個老人，已沒有甚麼可怕的。」

他並不怕死，一點也不怕。

丁靈琳忽然明白，剛才他擔心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她。

這想法也像一根針刺入了她的心。

她不知道該說甚麼，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才能報答這種恩惠和感情。

葛病忽又笑了笑，道：「我也說過，我對醫道已入了魔，所以我既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因為我對任何人都不關心。」

可是他對丁靈琳卻是關心的。

她知道，她看得出，但卻不知道是為了甚麼？

無論如何，他已是個老人，他們之間的年紀實在相差太多，當然不會有她連想都不敢想的那種感情。

他關心她，也許只不過像父親對兒女的那種關心一樣。

可是葛病已睜開眼睛，正在凝視著她。

他的臉更紅，眼睛裏也彷彿有火焰在燃燒著，這種火焰已使得他失去了平時的冷漠與鎮定。

他已漸漸無法控制自己的理智。

丁靈琳竟不由自主避開了他的目光，竟不敢再去看他。

葛病忽然笑了笑，笑得很淒涼，道：「我已是個老頭子，我們的年紀實在相差太多了，否則──」

否則怎麼樣？他沒有說下去，也不必再問下去。

丁靈琳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已明白了他的感情。

老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去愛別人的權利。

老人也和年輕人一樣，是有感情的，有時他們的情感甚至比年輕人更真摯，更深刻，因為他們已瞭解這種感情的可貴，因為他們對這種感情已有患得患失之心，還沒有得到時，已唯恐它會失去。

可是葛病畢竟不是平凡的人，畢竟還沒有完全失去理智。

所以他只嘆息了一聲，淡淡道：「不管怎麼樣，你都不必為我擔心，我剛才還說過，我既然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我的死活跟別人根本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跟我有關係──丁靈琳心裏被刺得更深。

若不是為她，他根本不會死：若不是因為他，她早已死了；他的死活，怎麼會跟她沒有關係，她怎麼能看著他死？可是她又有甚麼法子能救他呢？

──一個病重的人，是不是能活下去，至少有一半要看他自己是不是想活下去。

這些話彷彿忽然又在丁靈琳耳邊響起，她知道他現在並不想活下去，他已是個老人，他沒有朋友，也沒有親人，甚至連心裏的感情，都不敢對人說出來。

你若是他，你活著還有甚麼意思？

葛病的眼睛又闔起，忽然道：「你走吧──快走──」

「你為甚麼要我走？」

「因為我不喜歡別人看見我死時的樣子。」

葛病的身子已開始痙攣，顯然在勉強控制自己：「所以你一定要走。」

丁靈琳用力握緊了自己的手，左手握住了右手，就像生怕自己的決心會改變一樣的。

「我不走！」她忽然大聲道：「絕不走。」

「為甚麼？」

丁靈琳的手握得更用力：「因為我要嫁給你。」

葛病霍然張開了眼睛，吃驚地看著她：「你說甚麼？」

「我說我要嫁給你，一定要嫁給你。」她真的又下了決心。

在這一瞬間，她已忘記了郭定，忘了葉開，忘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事。

在這一瞬間，她只知道一件事。

──她絕不能就這麼樣看著葛病死在她面前，只要能救他，就算要她去嫁給一隻豬，一條狗，她也會毫不考慮就答應。她本就是個情感豐富的女孩子，她做事本就常常是不顧一切的。別人欺負了她害了她，她很快就會忘記，可是你只要對她有一點好處，她就會永遠記在心裏。

她做的事也許很糊塗，甚至很荒謬，但她卻絕對是個可愛的人，因為她有一顆絕對善良的心。

「你要嫁給我？」葛病在笑，笑容中帶著三分辛酸，三分感激，還有三分是甚麼？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分不清，他不是個十分清楚的人。

丁靈琳跳起來，她忽然發現這裏唯一亮著的燈火，就是那對龍鳳花燭。這本是為她和郭定而準備的，就在這對龍鳳花燭前，郭定穿著一身新郎的吉服，倒了下去。

現在，這對花燭還沒有燃盡，她卻已要嫁給另外一個人。

若是別人要做這種事，無論誰都會認為這個人是個荒唐無情的瘋子。可是丁靈琳不是別人，無論誰對她都只有憐憫和同情，因為她這麼做，不是無情，而是有情，不是報復，而是犧牲，她不惜犧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為的只要報答別人對她的恩情，除此之外，她實在不知道還有甚麼別的法子能救葛病。

這法子當然並不一定有效，這種想法也很荒謬幼稚。可是一個人若是肯犧牲自己，去救別人，那麼她做的事無論多荒唐，多幼稚，都值得尊敬。

因為這種犧牲才是真正的犧牲，才是別人既不肯做、也做不到的。

# 第二十四章 悲歡離合

花燭已將燃盡，燭淚還未乾。

燭淚一定要等到蠟燭已成灰時才會乾，蠟燭寧願自己被燒成灰。

也只為了照亮別人。

這種做法豈非也很愚蠢？

但人們若是肯多做幾件這種愚蠢的事，這世界豈非更輝煌燦爛？

丁靈琳扶起葛病，站在花燭前，柔聲道：「現在我就要嫁給你，做你的妻子，終生依靠你，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

葛病看著她，一雙灰黯的眼睛，忽然又有了光采，臉上的笑容，也已變得安詳恬靜。

丁靈琳淚痕未乾的臉上，也已露出了微笑。

她知道他已能活下去。

現在他已有了家，有了親人，他已不能死。

她含著淚笑道：「這裏雖然沒有喜官，但我們卻一樣還是可以拜天地，只要我們兩個人願意，有沒有別人做見證都一樣。」

這並不是兒戲，更不算荒唐，因為她的確是真心誠意的。

葛病慢慢地點了點頭，目中帶著種異樣的光采看著她，看著面前的花燭。

能和自己喜愛的女子結合，豈非正是每個男人最大的願望。

他微笑著：「我這一生中，一直都在盼望能有這麼樣一天──我本來以為我永遠不會有這麼樣一天了，可是現在──」

現在他終於達成了他的願望。

他的語聲也變得安詳而恬靜，可是他並沒有說完這句話，他忽然倒了下去。

死亡來得比閃電還快，忽然就擊倒了他。

他完全不能抵抗。

沒有人能抵抗。

黎明前總是一天最黑暗的時候。

丁靈琳已跪下，跪在葛病的屍體前，眼淚就像是泉水般湧出來。

就在這同一個地方，同一對花燭前，就在同一天晚上，已有兩個準備跟他結合的男人倒了下去。

這打擊實在太大。

也許他們本就要死的，因為她，他們也許反而死得更快。

可是她自己卻已不能不這麼想。她忽然覺得自己是個不祥的女人，只能為別人帶來災禍和死亡。

郭定死了，葛病死了，葉開也幾乎死在她的刀下。

她自己卻偏偏還活著。

──我為甚麼還要活著？為甚麼還要活在這世界上？

這是個甚麼樣的世界？

每個她認得的人，竟都可能是魔教中的人，從鐵姑開始，到玉簫道人，葛病，還有那冷酷如惡魔的孤峰天王，每個人都是她想不到的。

在這世界上，還有甚麼是她可信賴的？

只有葉開！可是葉開又在何處？

酒還在她身旁，烈酒喝下去時，就像是喝下了一團火。

她喝了一口，又一口。

「葉開你說過，只要等一切事解決，你就會來找我，現在甚麼事都完了，你為甚麼還不來？──為甚麼？──」

她放聲大叫，忽然將手裏的酒罈子用力砸出去，砸得粉碎，烈酒鮮血般流在地上。

桌上已將燃盡的龍鳳花燭也被震倒了，落在地上，立刻將地上的烈酒燃燒了起來。

火也是無情的，甚至比死亡更無情，甚至比死亡來得更快。

這種猛烈的火勢，又有誰能抵抗。

沒有人能抵抗！

但丁靈琳卻還是癡癡地跪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

看著火焰燃燒，她心裏忽然泛起種殘酷的快意。

她要看著這種火焰燃燒，把所有的一切全都燒光，她已不再有甚麼留戀。

毀滅豈非也是種發洩？

她需要發洩。她想毀滅。

木板隔成的廳堂，轉眼間就已被火焰吞沒，所有的一切事，現在真的已全都解決了。

可是葉開呢？

葉開。你為甚麼還不來？

烈火照紅了大地蒼穹時，黎明終於來了。

葉開卻還是沒有來。

葉開醉了。

他一向很少醉，從來也沒有人能灌醉他，唯一能灌醉他的人，就是他自己。

他很想灌醉自己。

喝醉酒並不是件很愉快的事，尤其第二天早上更不愉快──這一點他比誰都知道得清楚。

可是昨天晚上，他卻硬是把自己灌醉，醉得人事不省。

因為他畢竟不是聖人。

知道自己的情人正在拜天地，新郎官卻不是自己，又有誰還能保持清清醒醒，高高興興地在街上逛來逛去？

所以他逛到第一個賣酒的地方時，就停了下來，停了一個多時辰。

可是出來的時候還沒有醉。

──這地方的酒好像太淡了，好像兌了水。

所以他又逛到第二個賣酒的地方，用一種不穩定的腳步逛了進去。

這次他是怎麼出來的，他已記不清了，以後是不是到過第三個地方？他更記不清了。

他唯一記得的事，是把一個帶著婊子去喝酒的土流氓頭上打了個洞。

那個洞究竟有多大？他也已完全不記得。

他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竟睡在一條死弄中的垃圾堆裏。

又髒又臭的垃圾堆，連野狗都絕不肯在這種地方睡一下子。

他可以保證這絕不是他自己願意的，他一向沒有睡在垃圾堆裏的習慣。

──一定是那個頭上有洞的土流氓，找了人來報仇，先揍了他一頓，再把他拋到這裏來。

他不久就證實了這件事。

因為他站起來的時候不但頭痛欲裂，而且全身都發疼。

那一定要很重的拳頭才能把他打成這樣子，他還沒有學會打人前就已先學會挨打的。

然後他又發現頭疼並不是完全因為酒醉，他頭上也多了個洞。

無論誰若是發現自己被人拋在垃圾堆裏，被整得一塌糊塗，都免不了要很生氣，很難受的。

──偶而能被人痛揍，豈非也是件蠻有趣的事。

何況，他相信揍他的那些傢伙們，現在一定也很痛。

走出巷子，是條斜街，就像長安城裏大多數街道一樣，古老而陳舊。

街對面有家小酒館，門口掛著個很大的酒葫蘆，是鐵鑄的。

葉開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他打架喝酒，都是在這小酒鋪裏。

酒鋪後面，好像就是個「暗門子」，那土流氓帶出來的，就是這暗門子裏的女人。

從這裏往左轉，再轉過兩條街，就是鴻賓客棧。

葉開這一輩子，大概是再也不會到鴻賓客棧去了，那裏的傷心事實在太多。

現在應該到哪裏去？應該做些甚麼事？葉開連想都沒有想。

他決定暫時甚麼都不去想，現在他腦子裏還是昏沉沉的。

他只知道絕不能往左邊走。

今天居然又是晴天，太陽照在人身上，暖暖和和的，很舒服。

街上的人都穿著新衣服，臉上都帶著喜氣，一見面就作揖，不停地說：「恭喜」，葉開這才想起來，今天還是大年初二。

別的人在大年初二這一天，應該做些甚麼事呢？

──帶著孩子到親戚朋友家去拜年，收些壓歲錢，然後再回家，準備些金果元寶，等著別人來拜年，把壓歲錢再還給別人的孩子。

這一天大家都不許說不吉利的話，更不許吵架、生氣。

可是既沒有家、又沒有朋友的異鄉浪子，在這一天又該幹甚麼？

葉開在街上逛來逛去，東張西望，其實眼睛裏甚麼都沒有看到，心裏甚麼都沒有去想，也許只在想一件事。

丁靈琳現在正幹甚麼？

他本來已決定，永遠再也不想她了，但卻不知為了甚麼，他這昏沉沉的腦袋裏，想來想去，偏偏都只有她一個人。

他剛才還決定，絕不再到鴻賓客棧去，可是現在一抬起頭，就發現自己還是又走到這條路上來了。

奇怪的是，他並沒有看見鴻賓客棧那塊高高掛著的金字招牌，只看見一大堆人，圍在那裏，有的在竊竊私議，有的在搖頭嘆息，甚至還有些人正在那裏抱著頭放聲大哭著。

這裏究竟出了甚麼事？

葉開忍不住逛了過去，擠進人叢，然後他整個人就忽然變得冷冷冰冰，就像是一下子掉進了深不見底的冷水潭裏。

長安城裏氣派最大的鴻賓客棧，現在竟已變成了一片瓦礫。

鴻賓客棧昨夜的慘案，直到天亮才有人知道，因為昨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晚上，大家通常都是在待在家裏的，誰也不會到街上來閒逛，就算有人，也是些已賭得頭昏腦脹的人，誰也不會逛到客棧裏去。

待在家裏的人，也大多都在喝酒，賭錢，更不會關心到外面的事。

老掌櫃請去喝喜酒的，大都是些無家可歸的光棍，沒有人關心的光棍。

就因為這是個特別的日子，所以才會發生那些特別的事。

這並不是巧合。

每件事的發生和存在，都一定有它的原因。

「這裏是甚麼時候走水的？」

「不知道。」

「昨天夜裏我在賭葉子牌，就算天塌下來，我也不會知道。」

「聽說昨天晚上有人在這裏做喜事？」

「好像是的。」

「那些來喝喜酒的人，怎麼連一個都不在？」

「不知道。」

「那對新人呢？」

「不知道。」

這地方雖然已被燒成了瓦礫，卻連一個人的骸骨都沒有。

「這裏的老掌櫃呢？」

「不知道。」

昨天晚上這裏究竟出了甚麼事，簡直連一個知道的人都沒有。

「我別的事都不奇怪，只奇怪那對新人居然也不在這洞房裏，連老掌櫃都不見了。」

大家議論紛紛，越說越奇：「難道這裏昨天晚上出了狐仙？出了鬼？」

若不是有鬼，客棧被燒光，那老掌櫃總該回來看看的。

葉開知道沒有鬼，他從來不相信這種活見鬼的事。但這件事情卻真的好像遇見了鬼，他就是把腦袋打出了個洞來，也還是想不通的。

他只覺得整個人都已變成了一大塊木頭，一塊又冷又硬的木頭。

這裏究竟怎麼起的火？

丁靈琳和郭定到哪裏去了？

他一定要問出他們的行蹤來，卻又不知道應該去問誰。

就在這時，人叢裏忽然有個人在拉他的衣角。

他一低頭，就看見了一隻柔美而秀氣的手──一隻女人的手。

是誰在拉他？

是不是丁靈琳？

葉開抬起頭，拉他的人已轉過身，往人叢外走了出去。

她身上披著烏黑的風氅，長髮垂落，用一枚玉環束住。

她究竟是不是丁靈琳？

葉開看不出。

他只好跟著她走出人群，看著她輕盈的體態，他心裏忽然泛起種說不出的滋味，又希望她是丁靈琳，又希望她不是。

她若是丁靈琳，兩人相見後，心裏又是甚麼滋味？又有甚麼話說？

她若不是丁靈琳，會是誰呢？

這次葉開居然沒有退縮，也沒有逃避，他知道無論她是不是丁靈琳，都一定有很多話要告訴他。她慢慢地在前面走，既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回頭，走過了這條長街，忽然轉入條橫巷。

巷子很窄。

葉開追過去時，只看見她的人影一閃，走進了一個窄門裏。

門是虛掩著的。

從外面看起來，這不過是個很平凡的人家，門外的雪積得很厚，彷彿已很久沒有打掃。

葉開走到門口，心就跳了起來。

他忽然想起這地方是他來過的，現在他用不著走進去，也知道她是誰了。

崔玉真。

這戶人家正是她帶葉開來養過傷的地方。

想起了那兩天中的事，葉開心裏又湧起種說不出來的滋味，卻不知是歡喜？是悵惘？還是失望？

歡喜的是崔玉真還活著。

悵惘的是往事已成過去，舊夢已無處追尋。

失望的是甚麼呢？

難道他心底深處，還是在盼望著她就是丁靈琳？

舊夢並不是完全無處追尋，至少在這寒冬清晨的冷風裏，還可以找到一點影子。

風從後面的廚房裏吹過來，吹過這小而幽靜的院子。

風中充滿了郁郁的香氣。

葉開不禁又想起那天早上，他也嗅到了粥香，正盼望著一碗芳香撲鼻的熱粥，由她一雙柔美而秀氣的手捧給他。

誰知粥竟是從門外飛進來的。

他沒有看見她柔美的手，看見的卻是一隻殺人的血手。

從那天開始，他就從未再見過她，也從未想到他們還有再見的一天。

他本來以為他和丁靈琳一定可以永遠廝守的，誰知現在卻覺得可能永不再見。

人生中的離合悲歡，又有誰能預測？

葉開嘆息著，推開門，走進屋子，那張床，那個小小的衣櫃，都依然無恙。

甚至連屋角的陽光，都跟那天早上完全一樣。

葉開也不知是人已虛弱，還是心在發軟，走進去，躺在床上。

枕上竟彷彿也還留著髮香。

無論如何，那兩天平靜安適的日子，都是他永遠也無法忘記的。

他心裏甚至在想，那天她若沒有遇著意外，他是不是直到現在還在這裏陪著她？

門外響起了一陣很輕的腳步聲，她已捧著碗熱氣騰騰的粥走進來，美麗的臉上，帶著甜蜜而溫柔的微笑。

這正是那天早上葉開在心裏盼望著的情況，只不過現在距離那天早上，已不知又過了多少天，又發生了多少事。

現在的情況縱然還是和那天早上一樣，但彼此的心情卻已不一樣。

世上又有誰能拉得回那一去永不復返的時光？

葉開勉強笑了笑，道：「早。」

「早。」崔玉真笑得更溫柔：「粥已熬好了，你就躺在床上吃？」

葉開點點頭。

於是一碗香氣撲鼻的熱粥，又由她一雙柔美秀氣的手捧了過來。

現在他的確很需要這麼樣一碗粥的，他的胃是空的，整個人都是空的。

粥的滋味，也還是跟以前一樣，可是葉開只喝了幾口，就再也嚥不下去。

崔玉真凝視著他，輕輕道：「你昨天晚上一定醉得很厲害。」

葉開又勉強笑了笑，道：「醉得簡直就像是條死狗。」

崔玉真又看了很久，才輕輕嘆了口氣，道：「我若是你，我也要醉的。」

葉開道：「你知道昨天晚上的事？」

「本來我還不知道。」她美麗的眼睛裏，忽然露出種說不出的幽怨，慢慢地開始敘說往事：「那天早上我被伊夜哭逼著回到玉簫道人那裏去，他就──就再也不許我出來。」

葉開黯然。

他知道她一定吃了不少苦，她就算不說，他也看得出。

「我本來這一輩子已完了，我實在想不到那惡魔也有死在別人手裏的一天。」

「玉簫道人一死，你就到這裏來？」

崔玉真道：「姐妹們一聽到他的死訊，就像是剛飛出籠子的鳥，都恨不得飛得遠遠的，每個人分了他一點東西，不到一個時辰就全都走了，只有我。」

她垂下頭，沒有再說下去。

──只有她沒有走，因為她忘不了葉開，所以又重到這裏，想找回一點昔日的舊夢。

這句話她用不著說，葉開也知道。

「我一個人在這屋子裏耽了一整天，既不想出去，也睡不著。」她在笑，笑得卻很辛酸：「其實我也知道你是絕不會再回到這裏來的。」

葉開心裏又何嘗不是酸酸的。

他忽然發覺自己實在是個很無情的人，實在沒有想到過要重回這裏。

「直到昨天早上，我聽到了外面的爆竹聲，才想起已經是大年初一。」她慢慢地接著道：「我不想一個人再悶在屋子裏，又餓得發慌了，忍不住想到外面去走走，可是我想不到剛出去，就聽見個很可怕的消息。」

「甚麼消息？」

「我聽說丁姑娘要成親了。」葉開笑得很勉強：「這消息並不可怕。」

「可是──」崔玉真又垂下頭：「那時候我還以為她──她要嫁的人是你。」

一個女孩子，若是聽見自己心愛的男人要娶親的消息，當然會認為這消息可怕得很。

葉開瞭解她的心情，他自己也有過這種心情。

他已忍不住在嘆息。

「我聽見丁姑娘要嫁的人，是個受了傷的人，我更以為他就是你。」崔玉真垂著頭道：「那時我聽罷雖然難受，卻又希望能在喜筵上再見你一次，所以我就買了份禮，送到鴻賓客棧去。」

葉開苦笑。

他也送了份禮去，一份很特別的禮。

知道丁靈琳的婚訊後，他就決心要想法子將郭定的傷治好。

可惜他自己沒有治傷的本事，所以他就在一夜間，來回趕了七百里路，把葛病找來。

崔玉真咬著嘴唇，又道：「可是到了晚上，我又不敢去喝喜酒了。」

「你不敢？」葉開忍不住問道：「你怕甚麼？」

「我──我忽然又怕見到你。」

「那時你還不知道新郎官並不是我？」

「我還不知道。」崔玉真幽幽地說道：「所以我又把自己關在這屋子裏，一個人買了點酒，躲在這裏喝，我想，我也可以算是在喝你們的喜酒了。」

葉開看著她，忍不住輕輕握住了她的手。

世上居然還有個這麼樣的女孩子，對他有這麼樣的感情。

他居然一點都不知道。

葉開只覺得心裏一陣刺痛：「我若知道你在這裏，我一定來陪你。」

崔玉真終於嫣然一笑，過了很久，才接著道：「我喝了一點酒後，又忍不住想去看看你了。」

「你去了沒有？」

「我遲疑了很久，反反覆覆地拿不定主意，我既怕看見你們後會受不了，可是就這麼樣永不相見，我也不甘心。」

葉開也瞭解這種心情，世上也許沒有人能比他更瞭解這種心情。

崔玉真道：「到最後我終於拿定主意。」

「甚麼主意？」

「我就算不去喝你們的喜酒，也得在外面偷偷地看你一眼。」

「你去了？」

崔玉真點點頭道：「昨天是大年初一，到了晚上，街上幾乎連一個人都沒有，我在街上逛了很久，才鼓起勇氣，從客棧後面溜了進去，一進去我就知道不對了。」

葉開道：「甚麼地方不對？」

崔玉真道：「那麼大的客棧裏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非但一點也不像有人在辦喜事，就是辦喪事的人家，也沒有那麼靜。」

葉開也聽出不對了，立刻問道：「我知道去喝喜酒的人不少，怎麼會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崔玉真道：「我找到了辦喜事的那個大廳，從窗口往裏面一看──」

她臉上忽然露出種受了極度驚嚇的表情，就好像又看到了當時那種慘不忍睹的情景。

葉開的心也在往下沉，忍不住又問道：「你看見了甚麼人？」

崔玉真道：「我──我──」

她的聲音也在發抖，過了很久，才能說出話來：「我只看見喜堂裏到處全是血，全是死人，竟連一個活著的都沒有。」

葉開怔住，整個人彷彿忽然又沉入萬劫不復的黑暗中。

「當時我還以為你也在裏面，所以我立刻就不顧一切衝了進去。」

她輕輕吐出口氣，接著道：「直到那時，我才知道丁姑娘要嫁的人並不是你。」

「你──你看見了那個新郎官？」葉開的聲音也在發抖：「他也死了？」

崔玉真點了點頭，黯然道：「他死得很慘。」

「丁靈琳呢？」葉開雖然不敢問，卻還是忍不住要問：「她是不是也──」

崔玉真道：「她沒有死，當時她根本不在那喜堂裏。」

葉開也不禁吐出口氣，卻又不禁覺得奇怪，他和丁靈琳分手後，難道她竟沒有回去？

郭定他們又是怎麼死的？是誰下的毒手？

當時在喜堂中的人並不少，能下得了這種毒手的人並不多。

崔玉真道：「當時我雖然又吃驚，又害怕，可是看見你不在裏面，我總算鬆了口氣。」

葉開忽然問道：「你有沒有看見四個黃衣人的屍體？」

崔玉真道：「我沒有注意別人，也不敢仔細去看。」她想了想，又道：「那些屍體裏面，好像是有幾個穿著黃衣服的人。」

葉開皺起眉：「他們若是也死了，兇手會是誰呢？」

崔玉真道：「我也想不透，世上怎會有這麼心狠手辣的人，當時我只想趕快離開那地方，誰知我剛想走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有夜行人的衣袂帶風聲。」

她接著又道：「因為那地方實在太靜，所以我聽得很清楚，來的人非但身法都很快，而且還不止一個人。」

葉開動容道：「莫非是那些兇手又回來了？」

崔玉真道：「當時我也這麼想，所以嚇得連走都不敢走了，更不敢留在那裏，讓他們看見，幸好我還有點武功，情急之下，武功好像反而比平時好了些，居然一跳就跳起來很高。」

葉開道：「你是不是跳上了大廳裏的那根橫樑？」

崔玉真點點頭，道：「我躲在上面，連氣都不敢喘，卻又忍不住想往下面看看。」

葉開道：「你看見了甚麼？」

崔玉真道：「我看見了幾個穿著黃衣服的人，從外面一竄進來，立刻就將地上的死人，一個個拋出了窗外，窗外好像有人在用東西接著，不到片刻，屋子裏的死人居然全都被他們搬空了。」

葉開的臉已發青：「你看清楚他們身上穿的是黃衣服？」

崔玉真道：「我看得很清楚，因為他們的衣服黃得很特別，在燈光下看起來，就好像有金光在閃動著一樣。」

葉開握緊雙拳：道：「果然是他們下的毒手。」崔玉真道：「可是我並沒有看見他們殺人。」

葉開冷冷道：「人若不是他們殺的，他們為甚麼要替別人收屍？」

崔玉真道：「他們殺了人後，難道還想毀屍滅跡？」

葉開恨恨道：「殺人滅口，毀屍滅跡，本就是金錢幫的一貫作風。」

崔玉真道：「金錢幫？──金錢幫又是些甚麼人？」

葉開道：「他們不是人。」

崔玉真看著他臉上的憤怒之色，也不敢再問下去，遲疑了半晌終於道：「後來我又看見了丁姑娘。」

葉開失聲道：「你在哪裏看見她的？」

崔玉真道：「就在那裏。」

葉開道：「她又回去了？」

崔玉真道：「那些黃衣人把屍體搬空之後，她就去了。」

葉開道：「那時你還沒有走？」

崔玉真道：「那時候我整個人都已嚇得發軟，在大樑上耽了半天，剛喘過一口氣，他們就來了。」

葉開道：「他們？她不是一個人去的？」

崔玉真道：「去的有兩個人。」

葉開道：「還有個人是誰？」

崔玉真道：「是個奇形怪狀的老頭子，半夜裏手裏還拿著把雨傘。」

葉開恍然，道：「是葛病。」

崔玉真道：「你認得他？」

葉開道：「不但認得，而且還是老朋友。」

崔玉真又不禁嘆了口氣。道：「那麼現在你的老朋友又少了一個。」

葉開變色道：「他也死了？」

崔玉真黯然道：「死得也很慘。」

葉開道：「是誰殺了他？是誰下的毒手？」

崔玉真道：「他們看見屍身被搬空，也覺得很意外，可是他們並沒有停留，也沒有發現樑上還有別人在。」

葉開道：「後來呢？」

崔玉真道：「他們一走，我就溜了下去，忽然聽到外面有人在吹笛子，他們聽了這笛聲，也趕了回來，在院子裏看了看，就越牆而出。」

葉開道：「你呢？」

崔玉真道：「我沒有跟過去，只不過躲在牆頭往外面看。」

葉開道：「你又看見了甚麼？」

崔玉真道：「外面一棵樹上，好像掛著盞燈籠，下面還站著個人。」

葉開道：「是甚麼人？」

崔玉真道：「我隔得太遠，根本看不清楚，幸好當時四下一點聲音都沒有，所以他們說話的聲音，我倒全都聽見了。」

葉開道：「他們說了些甚麼。」

崔玉真道：「丁姑娘過去後，好像驚叫了一聲，然後就問那個人，是不是布──」

葉開動容道：「布達拉？」

崔玉真立刻點頭，道：「不錯，布達拉，丁姑娘說的就是這三個字。」

葉開立刻追問：「那個人怎麼說？」

崔玉真道：「他承認了，還說自己是座很高的山峰。」

葉開道：「孤峰天王。」

崔玉真道：「後來我才知道，那個人就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葉開道：「葛病就是死在他手裏的？」

崔玉真道：「葛老先生是為了救丁姑娘，才被他掌力所傷，可是他也中了葛老先生的暗器，我聽葛老先生告訴丁姑娘，那是種很厲害的暗器。」

她嘆了口氣，道：「可是他的掌力更可怕，葛老先生只被他輕輕拍了一掌，就已無救了。」

葉開又怔住。

他瞭解葛病的武功，也瞭解葛病的醫道。以這種武功和醫道，就算有人能擊傷他，他自己也能救得了自己的。

葉開實在不能相信，世上竟有如此可怕的掌力，竟能一掌就拍散葛病的魂魄。

「可是我親眼看見葛老先生倒下去的，就倒在第一個新郎官倒下去的地方。」

她話中顯然還有話──除了第一個新郎官，難道還會有第二個？

這件事別人連做夢都不會想到。

可是葉開卻想到了，他瞭解丁靈琳，就好像瞭解自己的手掌一樣，所以崔玉真說出了她所看見的事，葉開並不覺得意外。

意外的反而是崔玉真。她本來以為無論誰聽見這種事，都難免有些特別的反應。

但葉開卻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知道她一定會這麼樣做的。」

崔玉真忍不住道：「你不怪她？」

葉開搖搖頭，道：「你若是她，我相信你一定也會這麼樣做的，因為你們都是心地善良的女孩子，你們都寧願犧牲自己，也不忍看著別人受苦。」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溫柔，因為他心裏只有愛和關切，並沒有嫉妒和埋怨。

崔玉真當然知道那是對誰的愛和關切。

她忍不住也輕輕嘆了一聲，垂下頭，道：「只可惜我不是她，我──」

葉開沒有再讓她說下去，已急著問道：「你走的時候，她還留在火窟裏？」

崔玉真點點頭，勉強笑道：「但是你可以放心，她現在一定還好好地活著。」

葉開道：「因為火窟裏並沒有她的屍骨？」

崔玉真道：「也因為她是個善良的女孩子，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你們很快就會再見的。」

葉開轉過頭，不忍再看她的表情。

窗外陽光燦爛，晴天彷彿已將來臨。

他忽然站起來，走過去，推開窗戶，喃喃道：「不管怎麼樣，現在我總算已確定了兩件事。」

崔玉真在聽著。

葉開道：「不管那布達拉天王是甚麼人，現在他一定已受了重傷，我已不難找到他。」

崔玉真道：「你一定要去找他？」

葉開點點頭，道：「可是我還要先去找另外一個人。」

崔玉真道：「找誰？」

葉開道：「去找那殺人的兇手。」

崔玉真又咬起了嘴唇，道：「你──你現在就要去？」

葉開硬起了心腸，道：「我現在就要去，你──你可以在這裏等我，我會回來的。」

他的心並不太硬，他的聲音已嘶啞。

崔玉真垂著頭，看著自己腳尖，過了很久，忽然道：「你用不著回來了。」

「為甚麼？」

「因為我──我不會在這裏等你的。」

她的聲音也已嘶啞顫抖。

葉開還是忍不住回過了頭，又問道：「為甚麼？」

崔玉真頭垂得更低，一字字道：「因為我不是她，我──」

她沒有再說下去，就只這一句話，已令她的心都碎了。

葉開的心裏也在刺痛：「你要到哪裏去？」

「我有很多地方可去，我也早就想到處去看看，到處去走走，將來──」她勉強忍住了眼淚，作出了笑臉：「我說不定會找個老實的男人，嫁給他，替他生很多很多兒子，也說不定會開個小酒店，做一個當爐賣酒的老闆娘──」

她的心已碎成千千萬萬片，每說一個字，一片又碎成千千萬萬片。

葉開笑道：「到那時我一定會到你的酒店裏去大醉一場。」

他在笑，他不能不笑，因為他生怕自己一停下來，眼淚就會流下。

崔玉真微笑道：「到那時候我一定會替你再熬一鍋雞粥，有燕窩的雞粥。」

她也在笑。可是她笑的時候，眼淚已滴下面頰──

陽光燦爛。

葉開大步走在陽光下。他臉上雖然還有淚，可是他知道眼淚就和鮮血一樣，在陽光下很快就會乾的。

# 第二十五章 驚魂一刀

淚已乾了，血也已乾了。

淚痕是看不見的，可是鮮血留下來的痕跡，卻一定用血淚才洗得清。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葉開一向都是在用「寬恕」來代替報仇，他的刀一向不是殺人的刀，但是現在他的心，竟也充滿了憤怒和仇恨。

他忽然發覺自己就像是一個可笑的小木偶，一直都被人用一根看不見的線，提在手裏。

他不願再被人這麼樣愚弄下去，更不願再受人利用；沒有人願意做木偶的，無論誰的容忍都有限度，葉開也一樣。

積雪的大地，正在陽光下露出光禿禿的黃土。長安城外的大路上，泥濘已乾，卻還是看不見趕路的人。

沒有人願意在大年初二這一天趕路。

只有葉開。

他找了輛車，卻找不到趕車的人。

可是他不在乎，他就躺在這輛載煤的大板車上，任憑拉車的驢子沿著大路往前走。

車上的煤碴子，刺得他全身都在發痛，可是他也不在乎。

拉車的驢子走得居然不慢，後面沒有人用鞭子抽它，它走得反而比平時更帶勁。

驢子本就是這種脾氣的。

奇怪的是，這世上有很多人的脾氣，也跟驢子完全一樣。

葉開居然去買了包花生，躺在車上慢慢地剝著，剝一顆拋起來，才用嘴接住，慢慢地咀嚼。

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在甚麼時候養成的習慣，也許他還沒有忘記那個在殺人前，一定要吃幾顆花生的路小佳。

只可惜沒有酒，他忘了買酒。

大醉之後，第二天能喝幾杯「還魂酒」，人立刻就會覺得舒服些。

他想到酒的時候，就看見一角青布酒旗，從前面路旁的枯林裏斜斜挑出。

就算在大年初二，也並不是絕對沒有人想賺錢的。

葉開笑了，喃喃自語：「看來我的運氣已漸漸變好了。」

想喝酒的時候，立刻就可以有酒，這種運氣確實不錯。

他跳起來，將驢車趕入了道旁，慢慢地走入那積雪的棗樹林。

樹林中果然有個小小的酒亭，還有七八個人動也不動地站在酒亭外，直著眼睛，張著嘴，就好像一堆泥人。

其中有一個人，頭上用白布包住，一看見葉開走了過來，臉上就露出了驚駭之色。

葉開卻笑了。

他認得這個人，就是昨天晚上一定要找他拼刀的土流氓。

「土豹子，土大哥。」

葉開忽然想起了別人稱呼他的名字，微笑著走過去，道：「土大哥，你的酒也醒了？」

土豹子臉色發青，想點點頭，可是脖子卻似已發硬，整個人都好像硬得像乾泥巴。

不但是他，其他的六七個人也一樣。

葉開微笑道：「挨揍的人沒有害怕，揍人的人為甚麼反而害怕了？是不是我的骨頭太硬，把各位的手打痛了？那就實在抱歉得很。」

他沒有猜錯，這些人的手果然都又青又腫。

一個人的武功若是能練到葉開這樣子，縱然在爛醉如泥的時候，也一樣有防身自衛的本能。

葉開笑道：「可是各位用不著害怕，我並不是來找你們麻煩的，能在垃圾堆上睡一晚上，也是蠻有趣的事，我正想好好的謝謝你們。」

他拍了拍土豹子的肩，道：「來，讓我請你們喝兩杯。」

土豹子臉上的表情卻更恐懼。

葉開道：「你還怕甚麼？」

土豹子終於道：「老大，我們已知道你有種，只不過我們怕的倒不是你。」

葉開怔住。

弄了半天，人家怕的原來並不是他。

葉開苦笑道：「你們怕的是甚麼？」

土豹子道：「我們只怕你把我們頭上的東西碰下來，我們就真的是死路一條了。」

葉開這才發現，這些人的頭頂上，全部端端正正的擺著一枚銅錢。

銅錢在太陽下閃著光，就像是黃金一樣。

「金錢幫。」

土豹子吐出口氣，道：「你既然也知金錢幫的規矩，我就放心了。」

葉開眨了眨眼，道：「甚麼規矩？」

其實他當然知道金錢幫的規矩。

這枚銅錢，就是他們的信符，他們若是把銅錢放在你頭上，你就連一動都不能動了。

土豹子道：「你真的不知道？只要你把我們頭上的銅錢碰下來，我們就得死，你也得死，我們大家就全都是死路一條。」

葉開又笑了，搖著頭，笑道：「哪有這麼大的規矩？我不信。」

他忽然伸出手，把土豹子頭上的銅錢拿了下來，喃喃道：「這一文錢不知道能不能買杯酒喝。」

土豹子卻已駭傻了，就像是忽然被人抽了一鞭子，兩條腿都已發軟，忽然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葉開卻好像沒看見，又道：「一文錢想必不夠買酒的，還好這裏還有。」

他身子忽然掠起，落下來時，六七個人頭上的銅錢，就全已都到了他手裏。

這些人都駭傻了，他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看見過這麼快的身手。

土豹子忽然跪在地上大叫：「這是他幹的，完全不關我們的事。」

葉開微笑：「這本來就不關你們的事。」

他拈起顆花生，放在土豹子手裏：「你知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

土豹子當然不知道。

葉開道：「這意思就是說，你們現在已可以站起來去喝酒了，隨便到哪裏去都行，金錢幫的人若敢去找你們的麻煩，就叫他們來找花生幫的幫主，就說花生幫的幫主，已接下了這檔子事。」

土豹子忍不住問道：「花──花生幫的幫主是誰？」

葉開指著自己的鼻子，道：「就是我。」

土豹子也怔住了。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很好，那麼我們現在要找的就是你。」

冷冰冰的聲音，冷冰冰的口氣。

這個人也是冷冰冰的，蠟黃的臉，鷂眼鷹鼻，臉上有條很深的刀疤，使得他看來更是滿臉殺氣。

葉開卻沒有去看他的臉──葉開注意的，只不過是他的衣裳。

一身很扎眼的黃衣裳，在陽光下看來，也像是黃金一樣。

他就在酒亭的石階上，還有三個人站在他身旁，穿的也都是同樣的衣裳。

葉開又在笑，道：「你們身上這套衣裳倒不錯，不知道能不能脫下來給我，我正好拿去給我那條驢子穿上。」

黃衣人瞪著他，瞳孔已收縮，居然還能沉得住氣，冷冷道：「你知不知道本幫的規矩？」

葉開道：「剛才聽說。」

黃衣人道：「四十年來，江湖中從來也沒有人敢觸犯過本幫的規矩，你知不知道是為了甚麼？」

葉開道：「你說為甚麼？」

黃衣人道：「只因為無論誰敢觸犯本幫的規矩，就必死無疑。」

另一個黃衣人冷笑道：「無論你是花生幫的幫主也好，是爪子幫的幫主也好，都一樣必死無疑。」

葉開嘆了口氣，道：「可是無論甚麼規矩，遲早總是要人犯一犯的，也就好像處女遲早得嫁男人一樣。」

黃衣人對望了一眼，沉著臉，一步步走下台階，走過來。

四個人的腳步都很沉穩，尤其是那臉帶刀疤的大漢，兩旁太陽穴隱隱凸起，一雙手青筋暴現，顯然是內功很深的武林高手。

葉開看著他的手，忽然道：「閣下莫非是練過大鷹爪功的？」黃衣人冷笑。

葉開道：「看閣下臉上這條刀疤，莫非就是淮西的『鐵面鷹』？」

黃衣人冷笑道：「你的眼力倒不錯。」

葉開忽然沉下臉，道：「你知不知道郭定是甚麼人？」

鐵面鷹道：「好像聽說過。」

葉開道：「他是我的朋友。」

鐵面鷹道：「是你的朋友又如何？」

葉開道：「你知不知道花生幫的規矩？」

鐵面鷹道：「甚麼規矩？」

葉開道：「花生幫的規矩，就是不許別人殺我的朋友，否則──」

鐵面鷹道：「否則怎麼樣？」

葉開道：「就是這樣！」

他忽然出手，揮拳痛擊鐵面鷹的臉。

鐵面鷹並不是無名之輩，也不是無能之輩，他不但在淮西一帶的名頭極響，在江湖中也可以算是一等一的好手。

因為他的確有真功夫。

他的鷹爪功，的確得過「鷹爪王」門下的真傳，昔年在兵器譜上列名的「淮西大刀」，雖然一刀砍在他臉上，居然沒有砍死他，淮西大刀反而死在他的鷹爪功下，「鐵面鷹」這名字，也正是因此而來。

鷹爪快，鷹眼也快。可是等他看到葉開揮拳，拳頭已痛擊在他鼻樑正中。

他並不覺得痛。要能感覺到痛苦，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現在他只覺得眼前忽然一陣黑暗，忽然有無數顆金星，從眼前擴張。

他並沒有立刻倒下去，直等到已飛出去一丈多遠，撞在酒亭的門框上，他才倒下去。

他也沒有聽見自己臉上骨頭碎裂的聲音，可是別的人卻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葉開看著他碎裂的臉，淡淡道：「原來他並不是真的鐵面，原來他的臉也一樣可以打爛的。」

另外的三個黃衣人咬著牙，連看都沒回頭去看他們的同伴。

寒光閃動著，三個人已同時亮出了兵刃，一把刀，一口劍，一對判官筆。

三個人四件兵刃，忽然間已全都向葉開身上招呼了過去。

兩招過後，葉開已發現這些人中武功最好的，並不是鐵面鷹，也不是用判官筆的老者，而是個使劍的年輕人。

他的劍法迅急而犀利，變化很多，他用的劍也是精品。

十三招過後，葉開還是沒有出手。

他一出手就絕不落空。

現在他已出手，只聽一聲驚呼，一陣肋骨折斷聲，接著「格」的一響。用判官筆的老者已被點住穴道，使刀的大漢手抱肋骨，倒在地上，一柄刀已被折斷成兩段。

只有使劍的年輕人沒有倒下，但臉上卻已駭得全無血色。

葉開隨手將兩截斷刀甩掉，忽然問這年輕人：「你知不知道我為甚麼要折斷他的刀？」

年輕人搖頭。

葉開淡淡道：「因他出手太陰毒，像他這種人，根本不配用刀。」

年輕人緊握他的劍，忍不住問道：「你也用刀？」

葉開點點頭。

世上也許沒有人比他更懂得用刀，也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刀的價值。

「我對刀一向很尊敬。」葉開道：「你若不尊敬你的刀，就根本不配用刀，你若尊敬你的刀，用的時候就應該特別謹慎。」

年輕人看著他，眼睛裏不禁露出驚異之色。

他已看出葉開不是個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絕對說不出這種道理。

他忍不住問：「你究竟是誰？」

「我姓葉，叫葉開。」

年輕人臉色又變了：「葉開！」

「不錯，樹葉的葉，開心的開。」

年輕人突然一個大翻身，凌空掠起，往亭外竄了出去。

可是他的腳剛點地，就忽然聽見急風一響，刀光一閃。

閃電般的刀光，已從他頭頂飛過，飛出五六丈，餘勢未歇，「奪」的一聲釘在一棵樹上，刀鋒入木，直沒至柄。

年輕人一驚，停步，頭髮已被散下來，束髮的金環，已被削斷。

他全身卻已僵硬。

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快的刀。

飛刀！

刀柄猶在震顫。

葉開走過去，拔出來，手腕一翻，刀已不見。

年輕人這才長長吐出口氣：「你真的是葉開？」

「我本來就是葉開。」

年輕人苦笑道：「你為甚麼不早說？」

葉開笑了笑，忽然反問：「你是不是金壇段先生的門下？」

年輕人又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的？」

葉開微笑道：「鐵面鷹剛才豈非也說過，我的眼力一向不錯。」

年輕人承認：「閣下實在是好眼力。」

葉開又問：「你是段先生第幾個弟子？」

「第三個。」

「你姓甚麼？」

「姓時，時銘。」

「你有沒有趕過驢車？」

「沒有。」

「我也知道你沒有。」

葉開淡淡地笑道：「可是無論甚麼事，都有第一次的。」

「帶我去見你們上官幫主，無論她在哪裏，都得帶我找到她。」

葉開又坐上了那載煤的驢車，躺下去，甚至連眼睛都已閉起。

他知道這年輕人不會想逃走，也不會不聽話的，無論誰看見了他的飛刀，都絕不會再做出愚蠢的事來。

時銘果然已在趕著驢車上路，這的確是他平生第一次。

有人在後面鞭策，驢子反而走得比剛才慢了。

葉開又剝了顆花生，拋起，等花生落進他的嘴，他忽然道：「聽說金壇段先生，是個最講究飲食衣著的人。」

時銘道：「嗯！」

葉開道：「聽說他收的弟子，也全都是出身很好的世家子。」

時銘道：「嗯！」

葉開道：「你也是？」

時銘道：「嗯！」

他顯然不願談論這個話題，葉開卻偏偏要談下去。

「你不願我提起這件事，是不是也覺得不好意思？」

時銘終於忍不住道：「為甚麼不好意思？」

葉開道：「因為你也知道，以你的師門和家世，本不該在金錢幫裏做奴才的。」

時銘的臉又漲紅，道：「我不是奴才。」

葉開道：「我也知道你投入金錢幫，本是為了想擺脫你的家世，自己做一番事業出來，每個年輕人大都會這麼想的。」

他笑了笑，淡淡地接著道：「可是你現在做的，卻是奴才做的事。」

時銘紅著臉道：「這是因為你。」

葉開道：「不錯，這是我叫你做的，但是往別人頭上擺銅錢，難道這不是奴才做的事？」

時銘閉上了嘴。

葉開道：「何況，我叫你做這種事，只因為你本已是金錢幫的奴才，否則我情願爬在地上做驢子，讓你騎在我身上。」

時銘的臉更紅，目中卻已不禁露出痛苦之色。

葉開忽然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剛才為甚麼要發出那一刀？」

時銘遲疑著，慢慢道：「我也聽說過，你的刀不是殺人的，而是救人的。」

葉開道：「不錯，我發出那一刀，就是要讓你知道，你在金錢幫裏，也一樣做不出大事來的。」

時銘咬著牙，道：「那只因為我的武功──」

葉開打斷了他的話，道：「一個人是不是受人尊敬，和他的武功並沒有關係，你做的若是光明正大的事，就絕沒有人會看不起你，我的刀也絕不會飛到你頭上去。」

他嘆了口氣，又道：「否則我縱然不殺你，遲早也一定有別人會殺你的。」

時銘又閉上了嘴。

現在他已明白葉開的意思，葉開也知道他不是個愚蠢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讓我失望的。」

葉開又剝了顆花生，拋起來，等著它落下。

他知道這顆花生既然已拋起，就一定會落下來的。

驢車已馳入了街道，──和長安城裏完全同樣的一條街道。

只不過這條街的鴻賓客棧，並沒有被燒成一片瓦礫。

看著鴻賓客棧的金字牌在太陽下閃著光，葉開心裏又不禁有了種異樣的感覺，就好像看見一個死人又復活了一樣。事實上，他的確也看見過死人復活。

人生中有些事，的確就像是夢境，是真是假，本就很少有人能分得清。

葉開心裏在嘆息，臉上卻帶著微笑，他知道街上的人都在看著他。

現在正是中午，街上的人並不多，也正如長安城裏的情況一樣，大多數人都留在家裏吃飯。

可是在街上走動的人，每個人的表情都很嚴肅，看來都很緊張，就像是已知道有甚麼大事要發生，心裏都有了種說不出的預兆。

葉開也知道這裏就要有件大事發生了，他還知道這件大事就是他造成的。

現在他已到了這裏，他已不準備像上次那樣，平平安安地走出去。

驢車又在鴻賓客棧外停下，葉開一走進去，就看見上官小仙正坐在櫃檯裏，正在翻著本帳簿。

她看來的確像是個老闆娘的樣子，只不過比大多數老闆娘都漂亮得多。

聽見了葉開的腳步聲，她立刻抬起頭來嫣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的，我正在等著你。」

葉開站在櫃檯前，看著她，也不知為了甚麼，心裏忽然又覺得一陣刺痛。

無論她是真是假，她對他總算不錯。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那幾天，也是他永遠都忘不了的。他實在不希望他們會變成仇敵，無論怎麼看，上官小仙都絕不像是他的仇敵。

她笑得溫柔而嫵媚，就像是個剛看見老闆回來的老闆娘：「我已替你準備了幾樣你喜歡吃的菜，現在想必就快開飯了。」

葉開冷冷道：「我不是來吃飯的。」

上官小仙嫣然道：「可是無論誰都要吃飯的，你也一樣不能例外。」

葉開並不想跟她爭辯，也沒爭辯，他忽然問道：「你在算帳？」

「嗯。」

「是不是在算你昨天晚上殺了多少人？」

上官小仙又笑了：「我就算殺了人，也不會記在帳簿上。」

「帳簿記的是甚麼？」

「這是本禮簿。」上官小仙道：「上面記著很多奇怪的人，送了很多奇怪的禮。」

葉開道：「送給你的？」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我還沒有這麼好的福氣。」

她忽然又笑道：「你要不要我把上面記的唸給你聽聽？」

葉開沒有拒絕。

上官小仙道：「崔玉真，送的是一隻老母雞，一斤燕窩；南宮浪，送的是一幅畫；葉開，送的是活人一個。」

葉開臉色變了，他當然已知道這是誰的禮簿。

上官小仙吃吃地笑著道：「崔玉真為甚麼要送雞呢？難道她以為新郎官是你，想讓你煮一鍋雞粥，在洞房裏吃宵夜？」

她不讓葉開說話，又笑道：「這上面最奇怪的一份禮，恐怕就是你送的了，可是最貴重的一份禮，你一定猜不出是誰送的。」

葉開忍不住問：「是誰？」

「是四個人。」

上官小仙慢慢地唸出了四個名字：「牒兒布，多爾甲，布達拉，班察巴那。」

葉開臉色又變了：「他們送的是甚麼？」

「是一袋珠寶，裏面還有一塊玉牌。」

上官小仙又道：「就是這塊玉牌。」

她已從櫃檯裏將那上面刻著四個天魔的玉牌拿了出來。她顯然也早就準備讓葉開看的，玉牌晶瑩而美麗，上面刻著的天魔，卻令葉開觸目驚心。

上官小仙又在問：「你知不知道這玉牌是甚麼意思？」

葉開不知道。

「這是復仇玉牌。」上官小仙道：「魔教的四大天王復仇時，一定會有這種玉牌出現。」

葉開緊握雙拳：「他們是不是為玉簫道人復仇？」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那袋珠寶，就是他們買命的錢。」

「為甚麼是買命的錢？」

「四大天王在殺人之前，一定要先將那些人的命買過來，因為他們不願欠來生的債。」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他們送的珠寶實在不少，殺的人也實在不少。」

葉開忍不住問道：「殺人的難道是他們？」

上官小仙又嘆了口氣，道：「你就算是呆子，也該看出殺人的是誰了。」

葉開道：「但收屍的卻是你。」

上官小仙淡淡道：「殺人是壞事，收屍卻是做的好事。」

葉開道：「你為甚麼要替他們收屍？」

上官小仙道：「因為我想查出一件事來。」

葉開追問：「甚麼事？」

上官小仙道：「我要查出多爾甲和布達拉究竟是甚麼人。」

葉開冷冷道：「只可惜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你收了他們的屍也沒有用。」

上官小仙道：「有用。」

葉開道：「有用？」

上官小仙道：「我算準他們當時一定也在那喜堂裏。」

葉開承認，他們若不在那喜堂裏，又怎麼能出手殺人。

上官小仙道：「所以當時喜堂裏若有一百個人，死的一定只有九十八個。」

葉開道：「沒有死的兩個，一定就是多爾甲和布達拉。」

上官小仙嫣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並不是呆子。」

葉開道：「所以你就將死屍全收回來，看看死的是些甚麼人？死了多少人？」

上官小仙道：「不錯。」

葉開道：「但你卻還是查不出，那沒有死的兩個人是誰？」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就把禮簿也拿來了，看看送禮的是些甚麼人。」

葉開道：「送禮的人並不一定會去喝喜酒，去喝喜酒的人，並不一定送了禮。」

上官小仙道：「我至少總可以看出一點頭緒來，我也不是呆子。」

葉開道：「你看出來了？」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你一來，我的心就亂了，怎麼還看得下去？」

她站起來，走出櫃檯，忽然又道：「我還有句話要問你。」

葉開只好讓她問。

上官小仙道：「人是不是都要吃飯的？」葉開也只好承認。

上官小仙道：「你是不是人？」

葉開也只有承認。

上官小仙拉起他的手，嫣然道：「那我們現在就該吃飯去。」

※※※

葉開在吃飯。他自己一到了上官小仙面前，就好像忽然真的變成了個呆子。

可是他肚子實在很空，走了半天路，胃口也開了，不坐下吃飯倒也沒甚麼，一坐下來，拿起了筷子，就很難再放下來。

何況這些菜也的確都對他的口味，尤其是一樣又酸又辣的豆腐乳，不但開胃，而且醒酒。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沒有替你準備酒，因為我知道你肚子是空的，吃完了飯，我再陪你喝。」

無論誰來看，無論怎麼樣看，她都是個又溫柔、又體貼的女人，一個男人若是遇著了這種女人，應該怎麼辦呢？葉開已拿定了主意──不理她，就算她能變出一朵花來，也不理她。

上官小仙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在怨我，不該把你留在這裏，否則丁姑娘就絕不會嫁給郭定的，她若不嫁給郭定，也就不會在那天晚上有那些事發生了。」

這正是葉開心裏想說的話，自己還沒有說，上官小仙反而先替他說了出來。

「但是你也應替我想想，我也是個女人，並不是妖怪。」她幽幽地接著道：「女人喜歡上一個男人時，總會忍不住想要留住他的，無論甚麼樣的女人都一樣。」

葉開在冷笑，但是他心裏也不能不承認，她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愛並沒有錯，也不是罪惡。

一個女人愛上了一個男人，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一點錯都沒有。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時，當然就絕不會希望他趕快走的。這一點也沒有人能說她錯了。

葉開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又已被她打動，立刻站起來，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上官小仙道：「還沒有。」

葉開道：「我的飯卻已吃完了。」

上官小仙道：「你不想喝酒？」

葉開道：「不想。」

上官小仙道：「你也不想查出多爾甲和布達拉是甚麼人？」

葉開道：「我自己會去找。」

上官小仙道：「你就算真的能找出來，又怎麼樣？難道你一個人就能對付整個魔教？」

她又嘆了口氣，道：「你知不知道魔教中有多少門人子弟？你知不知道他們有多大力量？」

葉開知道魔教的可怕，很少有人能比他知道得更清楚。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也應該知道，要對付魔教只有一種法子。」

葉開忍不住問：「甚麼法子？」

上官小仙臉上溫柔的笑容已消失，美麗的眼睛裏，忽然閃出一種逼人的光彩。

現在她已不再是個溫柔而體貼的老闆娘，而是威震江湖的金錢幫幫主。

她凝視著葉開，緩緩道：「放眼天下，能和魔教對抗的，只有我們金錢幫。」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經過多年來的籌劃準備，現在金錢幫無論人力物力，都已達到巔峰。」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少林、武當、崑崙、點蒼、華山，每一個門派中，現在都已有我們的人──」

葉開打斷了她的話道：「所以你現在又想收買我？」

「不是收買。」上官小仙道：「只不過你若要對付魔教，就只有和金錢幫聯手。」

葉開冷笑道：「你是不是又要我做你們金錢幫的護法？」

上官小仙道：「只要你願意，我甚至可以將幫主讓給你做。」

葉開道：「你為甚麼要如此犧牲？」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眼波又變得春水般溫柔，輕輕道：「一個女人為了她真正喜歡的男人，本來就不惜犧牲一切的，何況──」

葉開道：「何況魔教本來就是你們的對頭？」

上官小仙道：「非但是我們的對頭，而且是誓不兩立的對頭，尤其是最近──」

葉開道：「最近怎麼樣？」

上官小仙道：「最近我就算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我。」

葉開知道這不是謊話，金錢幫和魔教最近都準備重振聲威，稱霸江湖，他們之間的衝突，當然會越來越尖銳。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實在是他的好機會，他雖然並不想做漁翁，但至少可以乘這個機會，做很多他早已想做、也早已該做的事。

上官小仙又道：「你的情況也一樣，現在四大天王中，已有兩個人到了長安，為的絕不止是要對付金錢幫，也是為了要對付你。」

葉開道：「所以就算我不去找他們，他們也一樣不會放過我的。」

上官小仙道：「他們是你的對頭，我至少還是你的朋友，所以你應該和我們聯合起來的。」

葉開已坐下。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心裏也許會認為我是想利用你。」

葉開道：「你不是？」

上官小仙道：「就算我是在利用你，你豈非也可以同樣利用我，乘這個機會，將魔教消滅？」

葉開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實在是個很會說話的女人。」

上官小仙道：「我是不是已經說動了你？」

葉開苦笑道：「好像是的。」

上官小仙又笑了，笑容又變得溫柔而嫵媚：「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已應該喝杯酒？」

葉開嘆道：「現在我只奇怪一件事。」

上官小仙眨著眼，道：「甚麼事？」

葉開道：「你要我做的事，我為甚麼總是沒法子拒絕？」

# 第二十六章 風流寡婦

酒已擺上來，醉人的卻不是酒，而是上官小仙。

她的溫柔，她的體貼，她的眼淚，她的每一樣都足以令男人沉醉。

葉開是不是又醉了？他畢竟也是個男人，而且並不是他自己想像中那麼無情的男人。他甚至已經在懷疑自己，是不是早已被她的溫柔沉醉？她不但是個女人，而且是個女人中的女人，這種女人本就是男人無法抗拒的。

她也許沒有丁靈琳的明艷，也沒有崔玉真的嬌弱，可是她遠比她們更瞭解男人，更懂得捉住一個男人的心。葉開的心是不是已被她捉住？

「你醉了沒有？」

「現在雖然還沒有醉，遲早總是會醉的。」

「你準備醉？」

「只要一開始喝，就準備醉。」

「所以我若有話說，就得乘你還沒有醉的時候說。」

「一點也不錯。」

「這帳簿你已看過？」

「看過。」

「你看出了甚麼？」

「我只看出金錢幫的出手，好像還沒有魔教大方。」

上官小仙笑了：「金錢幫不想買別人的命，所以也用不著送太重的禮。」

葉開凝視著杯中的酒，緩緩道：「也許你早已看出來，無論送多重的禮，他們都收不到的。」

上官小仙道：「我若真的能看出來，也許就會多送些了。」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我無論送了多少，現在都已收回來。」

葉開也笑了：「你看出了甚麼？」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輕輕道：「我看出你實在是個很多情的人。」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絕不會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魔教中全都是無情人。」

葉開苦笑道：「這一點你現在才看出來？」

上官小仙嫣然道：「現在看出來還不遲。」

葉開道：「你以前難道懷疑我？」

上官小仙承認，道：「因為夠資格做魔教天王的人實在不多。」

葉開道：「除了我之外，長安城裏還有幾個人夠資格？」

上官小仙道：「最多四五個。」

葉開道：「第一個當然是呂迪。」

上官小仙道：「不錯！」

葉開道：「韓貞當然也算一個。」

上官小仙道：「當然。」

葉開道：「還有呢？」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難道已忘了你那個老朋友？」

葉開道：「楊天？」

上官小仙笑道：「不會飛的狐狸已經夠可怕了。何況會飛的。」

葉開道：「他豈非是你的親信？」

上官小仙道：「我沒有親信。」

她抬起頭，凝視著葉開：「我唯一信任的人就是你，只可惜──」

葉開笑了笑，道：「只可惜我卻不信任你，也許我唯一不能信任的人就是你。」

上官小仙輕輕嘆息，道：「我並不怪你，可是總有一天，你會知道自己錯了的。」

葉開沒有爭辯，微笑著改變話題，道：「呂迪、韓貞、楊天，加起來只有三個。」

上官小仙道：「還有一個人也很可疑。」

葉開道：「誰？」

上官小仙道：「一個昨天才到長安的人。」

葉開道：「你認得他？」

上官小仙道：「不認得。」

葉開道：「你知道他是誰？」

上官小仙道：「不知道。」

葉開又笑了。

上官小仙的表情卻很嚴肅。道：「但我卻知道他一定有資格做魔教的天王。」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因為我派出去打聽他行蹤來歷的人，都已不見了。」

葉開不懂：「不見了是甚麼意思？」

上官小仙道：「不見了的意思，就是那些人出去之後，就沒有再回來過，甚至連消息都沒有，我再派人出去找，我的人也沒有回來。」

葉開道：「你一共派出去多少人？」

上官小仙道：「一共三次，第一次兩個，第二次四個，第三次六個。」

葉開道：「加起來一共是十二個。」

上官小仙道：「而且是十二個好手，最後一次那六個，更是好手中的好手。」

葉開道：「這些好手全都不見了？」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十二個人出去了之後，就立刻無影無蹤，就好像忽然從地上消失了一樣。」

葉開道：「他們就算是十二個木頭人，要找個地方把他們藏起來，也不是件容易事。」

上官小仙嘆道：「所以我才認為那個人很可能比呂迪他們更可怕。」

葉開的表情也變得很嚴肅，道：「直到現在，你還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上官小仙道：「我只知道他是昨天才出現的，在這麼冷的天氣裏，他身上穿得卻很單薄，頭上居然還帶著頂大草帽。」

葉開道：「還有呢？」

上官小仙道：「沒有了。」

葉開道：「你難道連他是從哪裏來的都不知道？」

上官小仙道：「不知道。」

她嘆了口氣，苦笑道：「就因為我不知道，所以才派人去打聽。」

葉開也嘆了口氣，道：「看來你知道的事也並不太多。」上官小仙道：「你知道的難道比我多？」

葉開道：「只多一點。」

「你還知道甚麼？」

葉開道：「我至少已有點線索，可以找得到布達拉。」

上官小仙道：「孤峰天王？」

葉開點點頭。

上官小仙道：「你已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葉開道：「他的手上功夫厲害，而且已受了重傷。」

上官小仙眼睛亮了，道：「手上功夫最厲害的是呂迪，卻不知道他是不是已受了重傷？」

葉開道：「要查出這一點並不難。」

上官小仙道：「你準備去找他？」

葉開道：「你反對？」

上官小仙搖搖頭，道：「我只不過──」

葉開笑了笑，替她說了下去：「只不過怕我也像那些人一樣忽然不見。」

上官小仙也笑了，看著他甜甜地笑著道：「這次我絕不會讓你又不見了，我──」

這次葉開沒有替她說下去，也沒有讓她說下去，忽然起來，道：「所以我最好還是乘沒有醉的時候趕快走。」

上官小仙道：「你現在就要去？」

葉開道：「我要找的人，不止呂迪一個，楊天和韓貞的手上功夫也不錯。」

上官小仙道：「莫忘記還有那個冬天戴草帽的人。」

葉開道：「這個人在哪裏？」

上官小仙道：「你知不知道大相國寺後面，還有個十方竹林寺？」

葉開點點頭，道：「聽說那裏的素齋很不錯。」

上官小仙道：「他昨天晚上就住在那裏。」

葉開道：「楊天呢？」

上官小仙道：「你要先去找他？」

葉開笑了笑，道：「莫忘記他是我的老朋友。」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道：「你既然是他的老朋友，就該知道他最喜歡的是甚麼。」

葉開道：「女人。」

上官小仙道：「哪種女人？」

葉開道：「寡婦。」

上官小仙微笑道：「這條街跟長安城裏的那條街完全一樣。」

葉開道：「這條街上也有個王寡婦豆腐店？」

上官小仙笑道：「這條街上的王寡婦也是個很風流的寡婦。」

葉開故意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楊天已經先去了。」

上官小仙嫣然道：「所以你現在趕著去也沒有用，為甚麼不先到隔壁的茶館裏去看看？」

葉開道：「茶館裏有甚麼好看的？」

上官小仙道：「有個很好看的錐子。」

葉開微笑著走出去，道：「我只希望這錐子莫要把我錐出個大洞來。」

無論多好看的錐子，若是錐到你身上時，你就不會覺得它好看了。

韓貞既不是個很好看的錐子，也不能算是個很好看的人，無論誰的鼻子被人打扁了之後，都不會很好看的。可是他今天氣色看來倒不錯，不但紅光滿面，而且精神抖擻。無論誰都看出他絕不像是個受了重傷的人。

他看見葉開，立刻就站起來，微笑著招呼：「坐下來喝杯茶如何？」

葉開搖搖頭。

韓貞道：「來喝杯酒？」

葉開又搖搖頭。

韓貞道：「這裏的點心也不錯，你想不想吃點甚麼？」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現在我唯一想吃的，只有豆腐。」

王寡婦豆腐店賣的並不是生豆腐，是那種一塊塊煮熟了的，煮得上面已有了一個個蜂窩般小洞的老豆腐，王寡婦卻不老，豆腐是煮老了的好吃，人卻是半老的風流。

半老的徐娘，賣熟透了的老豆腐，生意當然不錯。只可惜這裏並不是長安城，王寡婦穿著一身黑緞子的小棉襖，滿頭黑漆漆的頭髮，鬆鬆地挽了個髻，更顯得一張清水鴨蛋臉白裏透紅，紅裏透白，她看來一點也不老，簡直比嫩豆腐還要嫩得多。

最要命的，卻還是她那雙眼睛，小小的，彎彎的，笑起來的時候就像是一彎新月，又像是個鉤子，好像一下子就會把你的魂勾走。

現在她這雙眼睛正上下瞟著葉開，嫣然道：「客官的豆腐上要用甚麼作料？」

葉開道：「我不吃豆腐。」

王寡婦道：「這豆腐不好？」

葉開道：「這豆腐好極了，我也很想吃兩塊，只可惜我不敢。」

王寡婦笑得更媚，道：「這麼大一個大男人，連豆腐都不敢吃？」

葉開嘆了口氣，道：「別人的豆腐我敢吃，你的豆腐我卻不敢吃。」

王寡婦忽然不笑了，冷冷道：「你是來找楊天的？」

葉開點點頭，道：「他在不在？」

王寡婦用一根水蔥般的手指往後面點了點，好像連看都懶得再看葉開一眼。

有很多女人只喜歡有野心的男人，你若對她沒有野心，她對你也不會有興趣。

葉開笑了，他微笑著走進去，忽又回過頭，笑道：「其實我的膽子也並不是一直都這麼小的。」

王寡婦又瞪了他一眼，咬著嘴唇道：「今天你的膽子為甚麼特別小？」

葉開恨恨道：「因為我不想被狐狸咬一口。」

楊天看來並不像是條會咬人的狐狸，無論多可怕的人，在洗澡的時候，都會變得和善些的。楊天正在洗澡，他泡在一大盆熱水裏，盡量放鬆了四肢，看來有點像是條懶洋洋的水獺。他的皮膚也像是水獺般光滑，全身上下連一點傷痕都沒有，葉開忍不住嘆了口氣。

楊天看著他，微笑道：「好朋友見面，你為甚麼要嘆氣？」

葉開道：「因為你沒有受傷。」

楊天道：「我受傷了，你才高興？」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因為我想吃豆腐。」

楊天大笑，道：「現在我正在洗澡，豈非正是你的好機會？」

葉開道：「是甚麼好機會？」

楊天道：「現在隨便你在外面幹甚麼，我總不能赤條條地跑出去。」

葉開道：「只可惜朋友妻，不可戲。」

楊天道：「要戲朋友妻，要等朋友死後戲。」

葉開嘆道：「只可惜你還沒有死。」

楊天道：「那麼我們現在是朋友？」

葉開道：「本來不是的，現在又是了。」

楊天盯著他，眼睛裏漸漸發出了光，刀鋒般的光。冷冷道：「你也來下水？」

葉開道：「你想不到？」

楊天道：「你為甚麼要下水？」

葉開笑了笑，道：「你不該問我的，你自己豈非也泡在水裏？」

楊天道：「那只因為我已出不去。」

葉開道：「若有人來拉你一把呢？」

楊天道：「誰肯拉我？」

葉開道：「我。」

他果然伸出了手。

楊天卻沒有接過去，淡淡道：「出去太冷，還是水裏暖和。」

葉開道：「無論多暖和的水，總有冷的時候。」

楊天道：「那麼你就該乘早跳出去。」

葉開又笑了笑道：「你是在勸我，還是在趕我走？」

楊天道：「你看呢？」

葉開道：「你是不是嫌水裏的人已太多，太擠？」

楊天冷笑，道：「走不走都隨便你，只不過我們總算還是朋友，有句話我不能不說。」

葉開道：「你說。」

楊天道：「千萬不要去找那個戴草帽的人。」

葉開道：「為甚麼？」

楊天閉上了眼睛，不再開口。

葉開又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要去找他？」

楊天還是不開口，水很熱，熱氣騰騰，就好像是霧一樣。

葉開忽然又笑了笑，道：「你的確還是泡在水裏的好，從這麼熱的水裏出來，一定會著涼。」

葉開已走了。

楊天卻還是閉著眼睛泡在水裏，等到水的熱氣消散時，才看出他的臉色慘白，就好像真的已沒有力氣站起來，可是，水已快涼了，他已不能不站起來，水從他的肩頭流下，水裏竟帶著血絲，血是從哪裏來的？王寡婦已悄悄地走進來，看著他，眼睛裏充滿了憐惜。

楊天站起來時，慘白的臉竟已因痛苦而扭曲，嘎聲道：「外面會不會有人闖進來？」

王寡婦搖搖頭，忽然問道：「你究竟是怎麼受的傷？為甚麼怕人看見？」

楊天咬咬牙，沒有回答這句話，卻從肩頭上撕下一層皮。一層和他皮膚同樣顏色的薄皮，他撕下來，鮮血就流滿了他的胸膛──

一輛大車停在路口，上官小仙倚在輪上等著。她看見葉開走過來時，被陽光曬得發紅的笑臉更美如春花。你只要看見她，就會覺得春天已不遠了。

葉開心裏在嘆息，因為他忽然想起了以前別人描述林仙兒的話。

──個仙子般美麗的女人，卻專門引誘男人下地獄。

這句話若用來形容上官小仙，是不是也同樣恰當？

上官小仙正等著問：「你已找到了他們？」

「嗯。」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受傷？」

「沒有。」

葉開嘆了口氣道：「至少我看不出。」

「所以他們都不會是孤峰。」

葉開點點頭。他的確沒有看出楊天的傷口，貼在楊天肩上的那層皮在水中看來，就跟肉色完全一樣，他也想不到一個受了傷的人，還會泡在水裏。

上官小仙道：「只不過，就算他們沒有受傷，也並不能證明他們不是魔教中的人。」

葉開道：「不錯。」

上官小仙道：「但你卻已不準備再追查下去？」

葉開道：「他們是你的人，要追查下去，也是你的事。」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已準備走？」

葉開笑了笑，道：「你豈非也早就替我準備好一輛馬車？」

上官小仙也笑了，笑得卻有些幽怨：「那只因為我也知道我是留不住你的。」

葉開跳上馬車，忽然又道：「楊天剛才勸了我一句話。」

上官小仙道：「甚麼話？」

葉開道：「他勸我千萬不要去找那個戴草帽的人。」

上官小仙道：「那麼你現在準備到哪裏去？」

葉開道：「去找那個戴草帽的人。」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別人勸你的話，你為甚麼從來都不聽？」

葉開閉上車門，卻又從窗子裏伸出頭，微笑道：「因為我這人一向都有種病。」

上官小仙道：「甚麼病？」

葉開道：「笨病。」

馬車揚起了一片沙塵。車已遠，上官小仙臉上卻還帶著甜蜜的微笑。因為葉開的頭還伸在窗子外面，看著她。她微笑著，揚起手裏的絲巾。就在她的手臂抬起時，她的笑容忽然消失，被陽光曬得發紅的臉，也突然變得慘白，只可惜這時葉開已轉過山坳，看不見了。

# 第二十七章 寒夜黑星

禪院裏清靜而幽雅，因為院子裏有竹。

竹林。

有竹林的院子，總是會令人覺得分外幽雅的。

尤其是在黃昏時，風吹著竹葉，聲音聽來就彷彿是海浪。

葉開正徘徊在竹林前。

「我若早知道長安城裏還有個這麼幽靜的地方，我也會住在這裏的。」

他嘆息著道：「這地方的人好像是不太多。」

他並不是一個人在自言自語，這句話他是對苦竹說的。

苦竹就是十方竹林寺的知客僧。

他人如其名，清瘦如竹，雖無肉，卻不俗，他正在微笑著爭辯：「小寺的施主雖不多，也不太少。」

葉開笑了。

從外面到這裏，他還沒有看見一個進香隨喜的人，院子裏的禪房也寂無人聲。

苦竹道：「這七間禪房都是客房，本來並不是空的。」

葉開道：「哦？」

苦竹道：「昨天晚上之前，還有幾位施主住在這裏，都是很風雅的人。」

葉開道：「現在呢？」

苦竹嘆了口氣，道：「現在都已到了大相國寺。」

葉開道：「他們都是昨天晚上走的？」

苦竹點點頭，道：「那位戴草帽的白施主一來，別的人就全都走了。」

葉開道：「是他趕走的？」

苦竹苦笑道：「他並沒有趕人走，可是他一來，別人就沒法子再住下去。」

葉開道：「為甚麼？」

苦竹又嘆了口氣，清臞的臉上，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

他並沒有直接回答葉開的話，卻沉吟著道：「我帶你到他房裏去看看，你就會明白。」

禪房裏四壁蕭然，甚麼都沒有，既沒有桌椅，也沒有床。

這麼大一間禪房裏，只有兩根釘子，一根釘在左面的牆上，一根釘在對面。

葉開又不禁在笑。

現在他的確已明白，別人為甚麼沒法子在這裏住下去了。

「就連我也一樣住不下去。」

他微笑著道：「我不是蒼蠅，也不是蜻蜓，總不能睡在一根釘子上。」

苦竹道：「這裏有兩根釘子。」

葉開道：「兩根釘子和一根釘子好像也沒有甚麼分別。」

苦竹道：「有分別。」

葉開道：「我卻看不出分別在哪裏？」

苦竹道：「但你卻應該想得到的。」

葉開道：「哦？」

苦竹道：「兩根釘子，就可以掛條繩子。」

葉開還是不懂：「繩子有甚麼用？」

苦竹道：「繩子上可以掛衣服，也可以睡人。」

葉開道：「那位戴草帽的白施主，晚上就睡在繩子上？」

苦竹道：「而且是條很細的繩子。」

葉開怔住。

一個人若是喜歡睡在繩了上，那不但脾氣古怪，武功也一定很古怪。

苦竹道：「這屋子裏本來不是空的。」

葉開道：「哦？」

苦竹道：「這裏本來不但有桌有床，還有很多壁虎。」

葉開道：「桌椅是他要搬出去的？」

苦竹道：「不錯。」

葉開道：「壁虎呢？」

苦竹臉上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道：「壁虎全都被他吃了。」

葉開又怔住。

這個人不但喜歡在冬天戴草帽，喜歡睡在繩子上，還喜歡吃壁虎。

這麼古怪的人，連葉開都從未看見過。

他臉上也不禁露出和苦竹同樣的表情，苦笑道：「看來他的食量好像並不大，吃幾條壁虎，居然就能吃飽了。」

苦竹道：「除了壁虎外，他當然還吃別的。」

葉開道：「吃甚麼？」

苦竹道：「住在這裏的施主們，一到晚上，通常都很少出去走動。」

葉開道：「哦？」

苦竹道：「因為外面有蛇，毒蛇。」

葉開愕然道：「蛇也被他吃光了？」

苦竹道：「除了蛇之外，還有蜈蚣。」

葉開苦笑道：「原來他的食量並不小。」

苦竹道：「所以我已經開始在擔心一件事。」

葉開道：「甚麼事？」

苦竹嘆了口氣，道：「這裏的壁虎和毒蛇若是全部被他吃光了，那時他吃甚麼？」

葉開忍不住笑道：「你難道怕他吃你？」

苦竹嘆息著，還沒有開口，突聽一個人冷冷道：「人，有時我也吃，卻很少吃和尚。」

風在吹，日已沉，黃昏時的禪院，豈非總是會顯得分外寂寞寒冷。

這禪院裏非但寒冷，而且還彷彿有種說不出的肅殺詭異之意。

因為院子裏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戴草帽的人。

在這種酷寒的天氣裏，他居然還穿著件很單薄的白葛麻衣，頭上的草帽形狀更奇怪，看來就像是個捕魚的竹簍子。

他戴得很低，幾乎已將臉全都掩住，只露出一張薄薄的嘴。不說話的時候總是閉得很緊，就像是刀刻成的。

葉開忽然笑了。

越是別人笑不出的時候，他反而是偏偏要笑。

他微笑著道：「你是很少吃和尚？還是從來不吃？」

戴草帽的白衣人冷冷道：「我通常只吃一種人。」

葉開道：「哪種人？」

白衣人道：「該死的人。」

葉開苦笑道：「這世上的確有種人就像毒蛇一樣，你若不想被他吃掉，就要先把他吃下去。」

「可是真正該死的人並不多。」

「的確不多。」

葉開道：「那麼你為甚麼不也像別人一樣，吃些比較容易找到的東西？」

白衣人道：「你吃甚麼？」

葉開道：「我吃豬肉，也吃牛肉，尤其是紅燒肉，小蔥炒牛肉絲也不錯。」

白衣人忽道：「張三是個惡毒狡猾的小人，李四是個誠實刻苦的君子，這兩人若是一定要你殺一個，你殺誰？」

葉開道：「張三。」

白衣人道：「現在你殺的卻是李四。」

葉開道：「我已殺了李四？」

白衣人點點頭。

葉開苦笑道：「只可惜我連他的人在哪裏都不知道。」

白衣人道：「你應該知道，他就在你的肚子裏。」

葉開不懂，這白衣人說的話，實在有點顛三倒四，莫名其妙。

白衣人冷笑道：「毒的是蛇，不是牛，你殺的卻是牛，殺了它後，還將它的屍骸葬在肚子裏。」

葉開只覺得胃裏發酵，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他肚子裏的確還有牛肉，今天中午他吃的牛肉一定還沒有完全消化。

可是下次假如再有人請他吃牛肉時，他一定難嚥下去了。

白衣人的眼睛在草帽裏盯著他，道：「現在你是不是已明白了我的意思？」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你的話聽來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白衣人道：「這道理你從來沒有聽過？」

葉開笑道：「我連想都沒有想到過。」

──把牛的屍骸葬在肚裏，這種話真虧他怎麼想得出來。

白衣人道：「看來你雖然不是誠實刻苦的君子，卻也不是惡毒卑鄙的小人。」

葉開道：「你看得出？」

白衣人道：「就因為我看得出，所以你現在還活著。」

葉開道：「你呢？你是個甚麼樣的人？」

白衣人道：「你看不出？」

葉開笑了笑，道：「你當然並不是真的姓白。」白衣人承認。

葉開道：「你是從青城來的。」

白衣人也沒有否認。

葉開盯著他，慢慢道：「據說青城山裏，有位高人，名字叫墨九星。」

白衣人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你知道的事好像還不少。」

葉開微笑道：「雖然不太多，倒也不太少。」

白衣人道：「只可惜應該知道的事，你反而不知道。」

葉開道：「哦？」

白衣人道：「你知不知道多爾甲是誰？」

葉開道：「不知道。」

白衣人道：「你知不知道布達拉是誰？」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看來我知道的事確實也不算多。」白衣人道：「你想不想見見他們？」

葉開道：「我能見得到他們？」

白衣人道：「只要你願意在這裏等，就一定能見得到。」

葉開的眼睛亮了。

他當然願意在這裏等：「就算要我等三天三夜，我也願意。」

白衣人道：「你用不著等三天三夜，你來得正巧。」

葉開精神一振，道：「難道他們今天也會到這裏來？」

白衣人冷冷道：「你既然願意等，就不必多問，你若不願等，也沒有人留你。」

葉開立刻閉上了嘴，眼睛卻張得更大了。

他本來就不是多嘴的人。

白衣人忽然道：「和尚本不該多嘴的。」

苦竹垂下了頭。

白衣人道：「你這和尚說的話卻太多。」

苦竹也閉上了嘴，連一個字都不敢多說。

白衣人道：「和尚不但要懂得應該在甚麼時候閉上嘴，也該懂得在甚麼時候閉上眼睛。」

苦竹立刻閉上眼睛，摸索著走出去。

葉開忍不住笑道：「看來他的確是個懂事的和尚。」

白衣人道：「真正不懂事的和尚只有一種。」

葉開道：「哪種？」

白衣人道：「該死的和尚。」

葉開又笑了，道：「從你眼裏看來，天下的人好像一共只有兩種。」

白衣人道：「本來就只有兩種，一種不該死，一種該死。」

葉開道：「今天晚上要來的是哪種人？」

白衣人道：「該死的一種。」

夜。

白衣人用一個很小的木瓶子，在地上灑了一層銀色的粉未，就像是灰塵一樣。

可是等到星光升起的時候，這些灰塵也開始在閃動著銀光。

葉開笑道：「今天晚上你是不是準備將這院子吃下去，所以先在上面灑點胡椒？」

白衣人冷冷道：「你的話說得太多。」

葉開道：「哦？」

白衣人道：「你也笑得太多。」

葉開笑道：「那只因我已看出了一件事。」

白衣人道：「甚麼事？」

葉開道：「我看得出你並不是個冷酷的人，有時你心裏也想笑一笑，只不過總勉強忍住而已。」

白衣人道：「我為甚麼要勉強忍住？」

葉開道：「因為你想叫人怕你。」

白衣人轉過身，推開了窗戶，過了很久，才慢慢道：「你還看出了甚麼？」

葉開笑道：「你若肯讓我看看你的臉，我一定還可以看出很多事來的。」

白衣人霍然回頭，掀起了草帽。

他的臉本來也跟別人沒甚麼不同，但卻比別人多了九顆星。

九顆漆黑的星。

在冬天的晚上看來，天上的疏星總是分外遙遠，分外明亮。

這白衣人臉上的星卻更黑冷，更亮。

九顆星在他臉上排列成一種奇異而詭秘的圖案，每顆星都釘子般地釘在肉裏。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這是在自己懲罰自己？」

白衣人居然點點頭，道：「每個人都有罪。」

葉開道：「你也不例外？」

白衣人道：「我也是人。」

葉開道：「你的罪是甚麼？」

白衣人道：「我只恨不能殺盡這世上惡毒卑鄙的小人。」

葉開嘆道：「這並不能算是你的罪，你受的懲罰未免太重了些。」

白衣人道：「若是遇見罪更重的人，這九顆星就是殺人的利器。」

葉開道：「殺人的利器？」

白衣人道：「你看不出？」

葉開搖搖頭，苦笑道：「我也連想都沒有想到。」

白衣人又用草帽掩住了臉，冷冷道：「能看到我這張臉的人就不多，能活著的更少。」

葉開道：「你臉上本來是不是只有五顆星？」

白衣人道：「因為世上的罪人越來越多，我的罪也越來越重。」

葉開道：「所以墨五星變成了墨九星。」

白衣人道：「現在已沒有墨五星，只有墨九星。」

葉開道：「這就難怪她會弄錯了。」

墨九星道：「她是甚麼人？」

葉開笑了笑，道：「你猜不出？」

墨九星道：「是不是上官小仙？」

葉開道：「你也知道她？」

墨九星冷笑。

葉開道：「你知道她是個甚麼樣的人？」

墨九星道：「這次我是來殺人的，殺三個人。」

葉開道：「她也是其中之一？」

墨九星道：「她本來是的。」

葉開道：「現在呢？」

墨九星道：「現在我才發現，這世上比她更該死的人還有很多。」

葉開道：「最該死的是哪幾個？」

墨九星道：「多爾甲和布達拉。」

葉開又嘆了口氣，道：「要殺這兩個人，只怕很不容易。」

墨九星道：「我本就沒有打算活著回去。」他慢慢地接著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只要還有一個活在世上，我就絕不回青城。」

葉開道：「可是你就是殺了他們兩個，也還有兩個活著。」

墨九星道：「沒有了。」

葉開道：「怎麼沒有了？」

墨九星道：「班察巴那已死在郭定手裏。」

葉開道：「牒兒布呢？」

墨九星忽然從身上拿出塊玉牌，拋給了葉開。晶瑩無瑕的玉牌上，刻著個手執智慧之磐的魔神。

「這就是牒兒布的護身符，他活著的時候，總是隨身帶著的。」

「現在怎全會到了你身上？」

墨九星冷冷道：「因為他已是個死人。」

葉開動容道：「是你殺了他？」

墨九星點點頭。

葉開道：「你在哪裏遇見他的？」

墨九星道：「長安城外。」

葉開道：「他也下了魔山？」

墨九星道：「他們的魔山本就在虛無縹緲間，他們的人在哪裏，哪裏就是他們的魔山。」

葉開道：「所以現在他們的魔山就在長安城？」

墨九星道：「他們的人若不死，九九八十一天之內，這長安城就要變成座魔城。」

葉開失聲道：「魔城？」

墨九星道：「魔城中也有兩種人。」

葉開道：「哪兩種人？」

墨九星道：「一種是他們魔教的弟子，還有一種是死人。」

葉開吐出口氣，道：「幸好他們的秘密已被你發現了。」

墨九星傲然道：「對我說來，這世上根本沒有秘密。」

葉開嘆道：「你知道的事確實不少。」

墨九星承認。

葉開道：「我只奇怪，你怎麼知道這麼多事的，你本是個不出山的隱士。」

墨九星道：「你錯了。」

葉開道：「哦？」

墨九星道：「墨家的精神並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為了急人之難，墨家子弟一向不惜摩頂放踵，刀斧加身。」

葉開看著他，眼睛裏露出尊敬之色。這個人看來雖冷酷古怪，其實卻有一顆善良的心。這世上真正能為別人犧牲自己的人並不多，葉開一向最尊敬這種人。

禪房裏沒有燃燈。墨九星的草帽裏，一直在閃閃的發光，卻不知道是他的眼睛，還是那殺人的星。

他盯著葉開，忽然道：「我也早就知道你。」

葉開道：「哦？」

墨九星道：「你姓葉，叫葉開。」

葉開微笑道：「樹葉的葉，開心的開。」

墨九星道：「你總是很開心？」

葉開道：「因為我很少去想那些不開心的事。」

墨九星道：「據說你的飛刀，現在可算是當世第一。」

葉開苦笑道：「我也聽人這樣說過，所以我的麻煩也總是天下第一。」

若論麻煩之多，倒的確很少人能比得上他。

墨九星沉默著，過了很久，才緩緩道：「總有一天我會知道的。」

葉開道：「知道甚麼？」

墨九星道：「你的飛刀究竟是不是天下第一。」

葉開嘆道：「你若真的想知道，我的麻煩就又多了一件。」

墨九星道：「你不想看看我的星究竟是不是能殺人？」

葉開道：「我不想。」

墨九星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我們已經是朋友。」

墨九星冷笑道：「你的朋友只怕太多了。」

葉開道：「朋友多些，總比沒有朋友好。」

墨九星道：「也許就因為你的朋友比別人多，所以麻煩也比別人多。」

葉開道：「麻煩多些，也比沒有麻煩好。」

墨九星道：「哦？」

葉開道：「因為真正沒有麻煩的，也只有一種人。」

墨九星道：「死人？」

葉開微笑著點點頭。突然「轟」的一響，院子裏的短牆被撞破了個大洞，一個人背負著雙手，施施然走了進來。

# 第二十八章 身外化身

寒星在天。

冷清清的星光，照在這人臉上。

他的臉也在發著光。

青光！

沒有人的臉上會發出這種青光的，除非他臉上戴著個青銅面具。

這人的臉上就戴著青銅面具，在星光下看來，顯得更猙獰而怪異。

他身上穿著的，卻是件美麗的繡花長袍，腰帶上斜插著三柄彎刀。

慘碧色的刀鞘上，綴滿了明珠美玉。

「來了，果然來了。」

葉開輕輕吐出口氣，道：「來的是多爾甲，還是布達拉？」

「你看不出？」

葉開已看出來，這人長袍上繡著的，是象徵權法的魔杖。

「多爾甲，也許他還不是多爾甲。」

「還不是？」

「多爾甲的身外化身還有三個。」

甚麼叫身外化身？

葉開還沒有問，已看見了一個人。

一陣風吹過，一個人隨著風從外飄了進來，繡花的長袍，猙獰的面具，腰帶上也斜插著三柄綴滿珠玉的彎刀。

幾乎就在同一瞬間，竹林後和屋簷下也出現了兩個人。

完全同樣的兩個人。

葉開怔住。

他實在分不出誰才是真正的多爾甲天王。

「你就算能殺了他們三個，那真的一個還是一樣可能會逃走。」

墨九星冷笑。

「他既然來了，就休想再走。」

「你怎麼知道他真的來了，你看得出？」

「我看得出。」墨九星冷冷道：「我只知道他非來不可。」

「為甚麼？」

「因為我在這裏。」

葉開沒有再問下去，也不能再問下去，他已看見一個人踏著星光走過來。

銀粉也在發著光。

他每走一步，地上就多了個淺淺的腳印。

只憑這腳印，難道就能分得出他是不是真的多爾甲？

葉開又不禁嘆息，至少他是分不出的。

這個人背負著雙手在禪院中漫步，一個人背負著雙手走過來。

他們不但裝束打扮完全相同，連走路的姿態都完全一樣。

墨九星憑甚麼能分辨出他們的表情？

多爾甲終於道：「青城墨九星？」

墨九星點點頭。

多爾甲道：「現在我已來了。」

墨九星忽然道：「滾出去。」

多爾甲冷笑道：「我既然已來了，要我走只怕就很不容易。」

墨九星道：「你一定要死在這裏？」

多爾甲的手已握住了刀柄。

墨九星道：「你本來不配我出手，可是現在──」

多爾甲道：「現在你不出手，就死。」

刀光一閃，他的刀已出鞘，慘碧色的彎刀，眨眼間已劈出三刀。

墨九星沒有動，連指尖都沒有動。

他已看出這三刀都是虛招。

多爾甲手腕一翻，第四刀劈下去，已不是虛招。

刀光削破墨九星頭上的草帽，擦著墨九星的鼻尖削下，只差半寸，墨九星的臉就要被這一刀削成兩半。

只可惜他還是差了半寸。

墨九星居然還沒有出手，卻皺了皺眉。

突然間，一點寒星飛出，打在多爾甲頭上。

多爾甲並不是沒有閃避，只可惜這一點寒星來得太快，太意外。

他看見寒星飛出時，想閃避已來不及了，突然咬了咬牙，反手一刀，刺在自己肚子上。

血光飛濺，他人已倒下。

墨九星還是沒有動，連指尖都沒有動，可是眉心之間的一點寒星，已不見了。

這種暗器竟用不著動手，就可以發出來，他只要皺一皺眉就可以制人於死地。葉開嘆了口氣，道：「果然是殺人的利器，一點不假。」

墨九星道：「這個多爾甲卻是假的。」

葉開道：「你看得出？」

墨九星點點頭，冷笑道：「這人的死，也是假的。」

葉開笑道：「這就連我也看得出來。」

墨九星道：「哦？」

葉開道：「這種刀鋒可以縮回去的魔刀，我已看過不止一次，卻連一次都沒有騙過我。」

墨九星淡淡道：「要騙過你，的確也不容易。」

倒在血泊中的「多爾甲」果然「復活」了，突然抽出了另一柄刀，翻身站起。

可是他這一刀並沒有劈過來，又是一點寒星飛來，釘入了他的咽喉。

他人又倒下。

葉開嘆道：「看來這次已不是假的。」

墨九星冷冷道：「他本來不必來送死。」

葉開道：「他也不配你出手。」

墨九星道：「我並沒有出手。」

他的確連指尖都沒有動過，無論誰也看不見這種暗器會在甚麼時候發出，當然更沒法閃避。

葉開又嘆道：「看來上官小仙果然沒有說錯。」

墨九星道：「她說甚麼？」

葉開道：「她說你是世上最可怕的三個人之一，甚至就是最可怕的一個。」

墨九星冷冷笑道：「的確沒有說錯。」

院子裏有人在冷笑，卻不知是誰在冷笑。

三個同樣的人，全部背負著雙手，站在星光下。

墨九星刀鋒般的目光在他們腳下一轉，忽然停留在一個人的臉上，冷冷道：「你不必再要別人送死了。」

這人道：「我？」

墨九星道：「就是你。」他眼睛在草帽裏發著光，這人的眼睛也在青銅面具裏發著光。

兩個人的目光相遇，就像是刀劍相擊。

風也冷如刀鋒。

這人突然大笑，笑聲比刀鋒更冷，更尖銳：「好！好眼力！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墨九星道：「你們的人可以作假，腳下的腳印卻是假不了的。」

「你有多深的功夫，就會留下多深的腳印，功夫越深，腳印越淺，這的確是假不了的。」

葉開這才明白墨九星為甚麼要在院子裏遍灑銀粉的用意。

多爾甲也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你對本門的功夫也很熟悉。」

墨九星道：「天魔十三大法，在我眼裏看來，根本不值一文。」

多爾甲冷笑道：「好，很好。」

他揮了揮手，另外的兩個人就退了下去。

葉開忽然發現他的手在星光下看來，也像是刀鋒般冷厲。

他的手顯然也是種殺人利器。

能殺人的，就是武器。

要命的武器。

他們身上都有絕對致命的武器，這種武器竟已成為他們身體的一部分。

沒有人能奪走他們的武器，他們的武器已經與生命結合。

你最多也不過能奪走他們的生命。

這就是他們最可怕之處。

生命的力量，豈非就是世上最可怕的力量。

葉開嘆了口氣。

他雖然知道這一戰必將改變江湖中很多人的命運，對這一戰的結局，他也同樣關心。

可是他幾乎已不忍看下去。

因為他也知道，要製成一件這種武器，也不知要流多少汗，多少血，多少淚。

他實在不忍看著它被毀滅。

毀滅之前，總是分外安靜平和。

院子裏更靜，殺氣豈非也是看不見、聽不見的。

能感覺這種殺氣的，他本身的感覺也一定比別人敏銳。

葉開忽然覺得很冷。

一縷刺骨的寒意，就像是刀鋒般刺入了他的骨髓。

這就是殺氣。

草帽已破裂，卻還沒有摘下來，葉開還是看不清墨九星的臉。

但是他可以看見多爾甲的眼睛。

多爾甲的瞳孔在收縮，忽然道：「現在已只剩一個人。」

另外的兩個人，的確已退出禪院。

多爾甲道：「你們有兩個人。」

葉開搶著道：「出手的卻只有一人。」多爾甲道：「你雖不出手，也已威脅到我。」

葉開道：「為甚麼？」

多爾甲道：「因為你的刀。」

葉開道：「我的刀並不是用來暗算別人的。」

多爾甲道：「可是只要有刀在，就已威脅到我。」

葉開道：「你要我走？」

多爾甲道：「你也不能走。」

葉開道：「為甚麼？」

多爾甲冷冷道：「我們三個人既然都已來了，至少就得有兩個人死在這裏。」

葉開笑道：「你殺了他，還要殺我？」

多爾甲道：「所以你不能走。」

葉開笑道：「難道你要我先交出我的刀，然後坐在這裏等死？」

多爾甲道：「我只要你答應一件事。」

葉開道：「你說。」

多爾甲道：「你已說過，你們絕不會兩人同時出手。」

葉開道：「不錯。」

多爾甲道：「你說的話我相信，你並不是言而無信的小人。」

葉開微笑道：「多謝。」

多爾甲道：「所以他活著時，你的刀就絕不能出手。」

葉開道：「他若死了呢？」

多爾甲道：「只要看見我一招得手，就可以發你的刀。」

葉開道：「怎麼樣才叫做一招得手？」

多爾甲道：「只要我的手已打在他身上，就叫做一招得手。」

葉開道：「只要你的手打在他身上，他就已必死無疑？」

多爾甲傲然道：「我的手本就是武器，能一招殺人的才能算做武器。」

葉開道：「現在我明白了。」

多爾甲道：「你答應？」

葉開看著他，眼睛裏帶著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答應，因為我欠你的情。」

多爾甲盯著他，過了很久，才緩緩道：「你幾時欠我的情？」

葉開笑了笑道：「那次的事我既然沒有忘記，你當然也不會忘記。」

多爾甲道：「我欠不欠你的？」

葉開搖搖頭道：「所以你這次若殺了我，我絕不怪你。」

多爾甲道：「很好，這句話我絕不會忘記。」

他忽然轉身，盯著墨九星，冷冷道：「只不過第一個要死的還是你。」

墨九星冷笑道：「你好像還是忘記了一件事。」

多爾甲道：「哦？」

墨九星道：「我若沒有把握殺你，怎麼會特地約你來？」

多爾甲道：「也許你本來的確有幾分把握，只可惜你也忘記了一件事。」

墨九星道：「甚麼事？」

多爾甲道：「你不應該洩露了你的秘密。」

墨九星又問道：「甚麼秘密？」

多爾甲道：「殺人的秘密。」

墨九星在冷笑，卻不由自主看了地上的死人一眼。

多爾甲道：「你不該用這種法子殺他的，你本該留著這一招來對付我。」

墨九星冷笑道：「我不用這法子，也可以殺你。」

多爾甲大笑。

無論誰在笑的時候，精神難免鬆弛，戒備都難免疏忽。

他一開始笑，葉開已發現他露出了空門。

「空門」的意思，就是死。

就在這一瞬間，墨九星已撲過去。

他的身法輕靈如煙霧，敏捷如燕子，他的出手卻銳如鷹啄，猛烈如雷電。

他已看準了多爾甲的空門。

多爾甲還在笑。

可是等到墨九星撲過去時，他的空門已不見了。

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他的空門已奇蹟般不見了。

他的手已在那裏。

別人的手，只不過是一隻手，但他的手卻是種致命的武器。

墨九星一招擊出，忽然發現這一招打的不是空門，而是他的手。

──是多爾甲的手，只不過是一隻手。

沒有人能用一隻手去硬拚一件致命的武器。

墨九星想收回這一招，已來不及了。

他這一擊，已用出了全力。

他的手接近多爾甲的手時，就可以感覺到一種冰冷的殺氣。

就像是劍鋒上發出的劍氣一樣。

多爾甲冷笑。

葉開卻不禁嘆息。

他知道無論誰的手打在多爾甲這隻手上，都是悲劇。

他幾乎已可想像到墨九星這隻手粉碎的情況。

只聽「啪」的一聲，雙手拍擊。

墨九星的手沒有碎。

他竟在這一剎那間，將手上的力量完全消洩了出去。他竟已能將自己全身的力量，收放自如。

這用力的一擊，竟變成了輕輕一拍，輕得幾乎就像是撫摸。

撫摸是絕不會傷人的，既不會傷害別人，也不會傷害自己。

只要你用的力量夠輕，就算去撫摸一柄利劍，也不會傷害了你。

多爾甲怔住。

這輕輕的一拍，竟似比重逾泰山的一擊更令他吃驚。

他從來也沒有接過這麼輕的一招。

高手較技，往往只不過是一招之爭。

這一招卻是千變萬化，無奇不有的。

墨九星這一招的奇妙，並不在他的變化快，出手重。他一招能制敵，只不過因為他的出手夠輕。

葉開也不禁嘆為觀止。

直到現在才明白，武功中的變化奧妙，的確是不可思議，永無止境的。

多爾甲一怔間，墨九星的手已沿著他的手背滑過去，扣住了他的脈門。

他又一驚，雖驚而不亂。

他的另一隻手突然從下翻出，猛切墨九星的肘。

可是他又忘了一件事。

一個人的脈門若是被扣住，縱然有千斤神力，也使不出來了。

葉開已聽見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不是墨九星的骨頭，是多爾甲的。

多爾甲失聲高呼：「你──」

他只說出一個字。

「你！」

這就是他這一生中，說出的最後一個字。

一顆寒星已打入了他的咽喉！

一顆殺人的星！

沒有聲音，一點聲音都沒有。

甚至連風都已靜止。

多爾甲倒在血泊中，他一倒下去，他的人就似已在乾癟收縮。

他活著時無論是英雄也好，是魔王也好，現在卻已只不過是個死人。

死人就是死人。

就算是世上最可怕的人，死了後看來也跟別的人沒甚麼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手。

他的手還是在夜空下閃著光，彷彿是在向墨九星示威。

「你雖然殺了我，毀滅了我這個人，卻還是沒有毀滅我這雙手！」

「我這雙手還是天下無雙的武器！」

※※※

還沒有燃燈。

墨九星站在星空下，動也不動地站著。

激戰過後，縱然是勝利者，也難免會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空虛與寂寞。

他是不是也不例外？

過了很久，他才轉過頭。

葉開正走過來。

墨九星看著他，忽然道：「你不想揭開他的面具來看看？」

葉開嘆息道：「不必。」

墨九星道：「你已知道他是誰？」

葉開道：「我認得這雙手。」

手還在發著光。

葉開看著這雙手，又不禁嘆道：「這的確是天下無雙的武器。」

世上的確永遠再找不出這一雙手。

墨九星淡淡道：「只可惜無論多可怕的武器，本身都不能殺人的。」

葉開明白。

殺人的並不是武器，殺人的是人。

墨九星道：「一件武器是否可怕，主要得看它是在甚麼人手裏。」

這道理葉開當然也明白。

墨九星道：「我那一招若是出手重了些，我的手很可能被他毀了。」

葉開點點頭，道：「很可能。」

墨九星道：「可是我那一招出手夠輕，這就是勝負的關鍵。」

葉開苦笑道：「那一招的確妙得很。」

墨九星道：「高手相鬥，勝負的關鍵，往往就在這一招間。」

葉開沉默著，忽然俯下身，去揭「多爾甲」臉上的面具。

墨九星道：「你既然已知道他是甚麼人，現在還想再看看他？」

葉開道：「嗯。」

墨九星道：「死人並沒有甚麼好看的。」

葉開道：「但我卻想看看，他臨死前是不是也已明白這道理。」

# 第二十九章 魔教血書

青銅的面具，在星空下發著青光。

呂迪的臉色也是鐵青的，卻已扭曲，一雙凸出的眼睛裏，充滿了恐懼和不信。

他至死也不能相信一件事。

一件甚麼事呢？

葉開嘆道：「他好像至死也不相信你能殺了他。」

墨九星冷冷道：「就因為他不信，所以他才會死。」

葉開嘆息著，徐徐道：「有些事的確是一個人至死也不會明白的──」

葉開也有件事還不明白。

「多爾甲」既然是呂迪，那麼「布達拉」孤峰天王是誰呢？

死人已搬走，屋子裏卻還沒有燃燈。

葉開道：「晚上你自己從不點燈？」

墨九星反問道：「為甚麼要點燈？」

這句話問得很妙，葉開竟被問得怔了怔，苦笑道：「每個人到了晚上都要點燈的，點起燈來，才可以看清很多事。」

墨九星道：「不點燈我也一樣可以看得很清楚。」

葉開道：「我看不清楚。」

墨九星冷冷道：「你隨時都可以走，我並沒有留你。」

葉開又笑了，道：「可是你也沒有趕我走。」

墨九星道：「我不必。」

葉開道：「不必？」

墨九星道：「該走的時候，你總是要走的。」

葉開道：「甚麼時候才是該走的時候？」

墨九星道：「找到孤峰的時候。」

葉開眼睛亮了，立刻追問道：「你也知道孤峰是誰？」

墨九星沒有回答，卻又反問道：「你一定認為呂迪是孤峰？」

葉開不能否認，苦笑道：「因為他的確是孤高驕傲的人。」

墨九星道：「現在你已能確定他不是孤峰？」

葉開道：「孤峰已受了傷，呂迪卻沒有。」

他已仔細看過，呂迪身上唯一的傷痕，就是墨九星留下的。

墨九星道：「你能確定孤峰已受傷？」

葉開道：「有人親眼看見的。」

墨九星道：「是甚麼人親眼看見的？」

葉開道：「一個我絕對信任的人。」

墨九星冷笑，道：「你信任的人也好像不少。」

葉開嘆道：「我也知道這是我的大毛病，只可惜我總是改不了。」

墨九星不再說話。

草帽雖然已破了，卻還是恰好能遮住他的臉，誰也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

也許他臉上根本就沒有表情。

葉開忍不住又道：「你為甚麼還是戴著這草帽？」

墨九星道：「因為外面有狗在叫。」

葉開怔了怔，道：「外面有狗叫，跟你戴草帽又有甚麼關係？」

墨九星冷冷道：「我戴不戴草帽，跟你又有甚麼關係？」

葉開笑了。

他忽然發現這人看來雖沉默寡言，其實卻是個很會說話的人，說出來的話，往往能一下子就封住別人的嘴，令人非但無法辯論，也無法再問下去。

葉開卻偏偏有些事要問，而且非問不可。

墨九星在釘子上掛起了條長繩，竟真的躺在繩子上，而且還像是很舒服的樣子似的。

他睡覺的時候還是戴著那頂草帽。

禪房裏連凳子都沒有，葉開只有站著，搭訕著道：「據說青城是道家的三十六洞天之一，洞天福地，風物美不勝收。」

墨九星不理他。

葉開道：「你們隱居的那個地方，一定更是個世外桃源，卻不知我是不是有福氣去看一看？」

墨九星還是不理他。

葉開道：「那地方據說從來也沒有外人去過，你們也從來不跟外面的人來往，可是你一出山就找到了多爾甲，你的本事倒不小。」

墨九星閉上眼睛，似已睡著。

葉開卻還不死心，又問道：「你怎麼會知道多爾甲就是呂迪？你怎麼找到他的？」

墨九星忽然翻了個身，從繩子上跳下來，大步走了出去。

葉開當然也從後面跟著，道：「你要到哪裏去？」

墨九星道：「去找樣東西。」

葉開道：「去找甚麼？是不是找布達拉？你能找得到他？」

墨九星道：「找我的東西，你若想要，我可以分一半給你。」

葉開道：「你想到哪裏去找？」

墨九星道：「就在這裏。」

葉開道：「這裏有甚麼好找的？」

墨九星不再回答，卻又從身上拿出個木瓶，瓶子裏裝的也是粉末，卻是黃色的。

他將瓶裏的粉末灑在地上，灑成個圓圈，卻又留下個缺口，然後他就站在旁邊，等著。

葉開看不懂：「你這是幹甚麼？」

墨九星道：「我在做飯。」

葉開道：「做飯？」

他更不懂。

墨九星道：「每個人都是吃飯的人，我也是人。」

葉開還想再問，忽然看見院子裏出現了一點燈光，一個瘦瘦長長的和尚，左手提著一盞燈籠，右手端著個木盤，從前面走入了院子，臉上還帶著三分恐懼，三分猶疑，想過來，又不敢。

這和尚正是苦竹。

墨九星道：「你來幹甚麼？」

苦竹道：「我是送東西來的。」

墨九星道：「送甚麼？」

苦竹舉了舉手裏的木盤，道：「屍身我已收殮，這是我從他們身上找到的東西，全都在這裏。」

墨九星冷冷道：「你這和尚倒還老實。」

苦竹苦笑道：「和尚有時雖然也貪財，卻還不至於吞沒死人身上的東西。」

他走過來，放下木盤，立刻就溜了。

和尚總是怕麻煩的，更不想多管閒事。

葉開道：「看來一個人只要做了和尚，想不老實也不行了。」

墨九星道：「所以你也應該去做和尚，做了和尚，你至少可以活得久些。」

盤子裏有五柄彎刀，一塊玉牌，七八顆珍珠，還有封開了口的信。

玉牌上刻著的果然是根權杖，魔教中的四大天王，每個人身上好像都有塊這樣的玉牌的。

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封信。

信是用血寫的，只有十幾個字：「初三下午入長安，會於延平門，請相信。」

下面沒有具名，卻畫了座山峰。

孤峰。

葉開長長吐出了口氣道：「這一定是孤峰寫給多爾甲的，要多爾甲在延平門等他。」

墨九星道：「初三就是明天。」

葉開道：「明天他真的會來？」

墨九星道：「當然會來，他並不知道多爾甲已是個死人。」

葉開道：「現在他在甚麼地方？那地方難道沒有筆墨？他為甚麼要用血來寫信？」

墨九星道：「血書通常只有兩種意思。」

葉開道：「哪兩種？」

墨九星道：「一種是臨危時的絕筆，一種是表示情況的危急嚴重。」

葉開忽然笑了笑，道：「也許這只不過因為他已受了傷，本就有血要流出來。」

墨九星道：「魔教中人寫血書，通常都不是用自己的血。」

葉開道：「你認為這封信是真的？」

墨九星道：「絕對不假。」

葉開道：「你怎麼能確定？」

墨九星又閉上了嘴。

就在這時，竹林裏忽然響起了一陣奇異的聲音，一種無法形容、不可思議的聲音。

無論誰聽見這種聲音，都一定毛骨悚然，甚至會忍不住嘔吐。

葉開看見的事，卻比這聲音更可怕。

他忽然看見，也不知有多少條大大小小的毒蛇、壁虎、蜈蚣蠕動著，從竹林裏爬了出來，爬入墨九星用粉末灑成的圓圈。

葉開只覺得胃在收縮，勉強忍耐住，道：「這就是你的晚飯？」

墨九星點點頭，喃喃道：「我一個人吃已夠了，兩個人吃就還少了些。」

葉開駭然道：「兩個人吃？還有誰要來？」

墨九星淡淡道：「沒有別人了，我一向很少請客。」

葉開道：「現在你只有一個人。」

墨九星道：「你不是人？」

葉開倒抽了口涼氣，苦笑道：「這麼好的東西，還是留給你一個人享受吧，我不敢奉陪。」

墨九星冷冷道：「你不肯賞光？」

葉開道：「我──我還有約會，我要到外面去吃飯，吃完了我就回來。」

話還沒有說完，他已溜之大吉。

他這一生，從來也沒有被人駭得逃走過，可是現在卻逃得比一隻中了箭的兔子還快。

墨九星忽然大笑道：「你若在外面吃不飽，不妨再回來吃點心，我可以留兩條最肥的蜈蚣給你。」

葉開已越牆而出，連頭都不敢回。

這是他第一次聽見墨九星的笑聲，也是最後一次。

這飯鋪很小，卻很乾淨。

現在已過了吃飯的時候，除了他之外，飯鋪裏已沒有別的客人。

葉開要了兩樣菜，一壺酒。

他本不想喝酒的。

酒入愁腸，化做相思淚。

也許只要一杯酒，就能勾起他的傷心事。

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他就算要傷心，也得等到這件事過去以後。

只可惜一個人越是想勉強控制自己不喝酒的時候，反而忍不住要去喝兩杯的。

「我只喝兩杯。」

他在心裏警告自己，絕不能多喝，夜還很長，明天一定是非常艱苦的一天，可是兩杯酒喝下去以後，他覺得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沒有剛才想的那麼嚴重了。

所以他又喝了兩杯。

他忽然想起了丁靈琳若是在這裏，一定也會陪他喝兩杯的。

他們常常坐在這種小店裏，喝兩杯酒，剝幾顆花生，過一個平靜的晚上。

當時他總是覺得這種生活太單調，太平靜，可是現在他已知道自己錯了。

現在他才知道，平靜就是幸福。

──人們為甚麼總是要等到幸福已失去了時，才能真正明白幸福是甚麼？

風很冷，很冷。

夜也很冷。

在如此寒冷的冬夜裏，一個寂寞的浪子，又怎麼能不心酸？

寂寞，刀一樣的寂寞。

對一個幸福的人來說，寂寞並不可怕，有時甚至反而是種享受。

可是等到他的幸福已失去時，他就會瞭解寂寞是件多麼可怕的事了。

有時那甚至比刀鋒更尖銳，一下子就能刺入你的心底深處。

葉開的心在刺痛。

若不是外面突然傳來一聲慘呼，他一定會心酸的。

他已無法控制自己。

可是就在他第七次舉杯的時候，寒風中忽然傳來一聲慘呼。

呼聲是從十方竹林寺那處傳來的。

這小店舖就在竹林寺後。

慘呼聲響起，他人已箭一般竄了出去。

然後他就看見了兩個人。

兩個死人，像麻袋般搭在禪院外的短牆上，繡花長袍，青銅面具，正是多爾甲的身外化身。

葉開鬆了口氣。

他並不是個沒有同情心的人，可是對這兩個人的死，他實在並不太同情。

他們既然已走了，為甚麼還要回來送死？

他們既然要回來，墨九星當然就不會讓他們再活著走出去。

這也不值得吃驚。

葉開只不過嘆了口氣而已，等到他看見墨九星時，才真的吃了一驚。

他實在想不到墨九星竟也已是個死人。

院子裏還是沒燃燈。

墨九星就倒在院子裏，整個人都扭曲收縮，就像是個縮了水的布娃娃。

葉開怔住。

他知道牆頭上的兩個人是死在墨九星手裏的，但他卻想不出墨九星是怎麼死的。

他看見過墨九星的武功。

一個人若已能將自己的功力練得收放自如，別人要殺他，就很不容易。

何況墨九星的沉著和冷靜，也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

是誰殺了他，有誰能殺他？

葉開俯下身。

草帽還在墨九星頭上，可是現在他已不能再拒絕別人摘下來。

葉開摘下這頂草帽，就看見了一張慘碧色的、已扭曲變形的臉。

他是中毒而死的。

是誰下的毒？

葉開動也不動地站著，刀鋒般的冷風一陣陣刺在他臉上。

他終於明白墨九星是怎麼死的了。

但他卻還是不明白，墨九星為甚麼總是要將這頂草帽戴在頭上。

這頂草帽沒有特別的地方。

墨九星的臉上，也並沒有甚麼地方是葉開看不得的。

除了臉上的寒星外，他也是個很平凡的人，只不過比葉開想像中蒼老些。

一個很平凡的人，一頂很平凡的草帽，這其中難道還有甚麼不平凡的秘密？

葉開慢慢地放下草帽，蓋住了墨九星的臉，苦笑著道：「你為甚麼不也像別人一樣吃牛肉呢？至少牛肉總是毒不死人的。」

※※※

墨九星的屍身也已收殮。

苦竹雙掌合十，嘆息著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佛慈悲阿彌陀佛。」

他嘴裏雖然在念著佛號，臉上卻連一點悲傷的樣子都沒有。

對墨九星的死，他顯然也並不大同情。

葉開笑了笑，道：「出家人不該幸災樂禍的。」

苦竹道：「誰幸災樂禍？」

葉開道：「你。」

苦竹苦笑道：「人應該有好生之德，可是，他死了我的確不太難受。」

葉開道：「你這和尚雖然多話，說的倒好像都是老實話。」

苦竹嘆了口氣，道：「老實說，若不是因為我有多話的毛病，現在我早已當了大相國寺的主持。」

葉開笑了，他覺得這和尚非但不俗，而且很有趣。

苦竹又開始在唸經，超度墨九星的亡魂。

葉開忍不住又打斷了他的經文，道：「這裏做法事的只有你一個人？」

苦竹道：「別的和尚都已睡著，這雖然是個廟，可是到這裏來做法事的人並不多，到這裏來的施主們，大多數都是為了吃素齋，看風景的。」

他嘆息著又道：「老實說，這個廟簡直就跟飯館客棧差不多。」

這的確又是老實話。

葉開又笑了笑，忽然問道：「你知不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苦竹搖頭。

葉開道：「就是因為你太多話，所以他才會死。」

苦竹臉色變了變，勉強笑道：「施主一定是在開玩笑。」

葉開道：「我從不在死人面前開玩笑。」

苦竹道：「施主難道還看不出他是被毒死的？」

葉開道：「你看得出？」

苦竹道：「這裏的蛇人多數都有毒，有毒的毒蛇也毒不死他。」

他又道：「可是除了他自己抓的那些毒蟲外，他並沒有吃別的。」

葉開道：「那些毒蟲既然是他自己抓的，怎麼能毒得死他？」

苦竹怔了怔，喃喃道：「看來這件事倒的確有點古怪。」

葉開卻又笑道：「其實這件事並不古怪。」

苦竹不懂。

葉開道：「他的確是被那些毒蟲毒死的，只因為那些毒蟲身上，又被人下了種他受不了的毒。」

苦竹道：「是誰下的？」

葉開道：「死在牆頭上的那兩個人。」

苦竹鬆了口氣，道：「這跟我多話又有甚麼關係？」

葉開道：「有關係。」

苦竹道：「哦？」

葉開道：「若不是你多話，別人怎麼會知道他吃的是五毒？」

──別人若不知道他吃的是五毒，又怎麼會在那些毒蟲身上下毒？苦竹說不出話來了。

葉開道：「下毒的人想看看他是不是已經被毒死，想不到他臨死之前，還能把他們殺了報仇。」

這解釋的確合情合理。

葉開道：「像他這種人，無論誰對他不起，他無論死活，都一定不會放過的。」

苦竹喃喃道：「活著時是兇人，死了也一定是惡鬼。」

葉開道：「所以你千萬要小心些。」

苦竹變色道：「我──我小心甚麼？」

葉開盯著他，緩緩道：「小心他忽然從棺材裏跑出來，割下你的舌頭，讓你以後再沒法子說話。」

苦竹臉色變得更難看，忽然道：「我的頭疼得很，我也要去睡了。」

葉開道：「你不能走。」

苦竹彷彿又吃了一驚，道：「為甚麼？」

葉開道：「你若走了誰來超度他的亡魂？」

苦竹道：「他用不著別人超度，這種人反正一定要下地獄的。」

星光閃爍。大殿裏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陰森詭秘之意，黑暗中彷彿真的有些含冤而死的惡鬼，在等著割人的舌頭。苦竹簡直連片刻也待不下去了，連手裏敲木魚的棒槌都來不及放下，掉頭就走，走過門檻時，幾乎被絆了個觔斗。葉開看到他走出去，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出家人本不該怕鬼的，除非他做了些見不得人的虧心事，他做了甚麼虧心事？他真的怕鬼，還是怕別的？

※※※

五口嶄新的棺材，並排擺在殿裏。

葉開還沒有走，他不怕鬼，他沒有做過虧心事。

他站在冷風中，看著這五口嶄新的棺材，喃喃道：「這廟裏雖然很少做法事，準備的棺材倒不少，難道這裏的和尚都能未卜先知，早已知道今天晚上會死很多人？」

他說的聲音很輕，因為他知道這些問題誰也不能答覆，他本是說給自己聽的。

就在這時，苦竹忽然又從外面衝了進來，張大了嘴，伸出了舌頭，彷彿想叫，卻叫不出聲音來。

葉開忽然發現他不但臉色變了，頭的顏色也變了，變成種可怕的死黑色，他指著自己的舌頭好像要對葉開說甚麼，卻又說不出。

葉開衝過去，才發現他舌頭上有兩個牙印，竟顯然是毒蛇的牙印。

他的舌頭在嘴裏，毒蛇怎麼會咬到他的舌頭上去的，莫非這裏真有惡鬼要封住他的嘴？

苦竹忽然說出了一個字：「刀！」

「你要我用刀割下你的舌頭？」這句話說出，葉開也不禁激靈靈打了個寒噤。

只見苦竹的舌頭越腫越大，呼吸越來越急促，突然用盡全身力氣一咬。一截舌頭被他自己咬了下來，血濺出，血也是黑的。

苦竹終於發出了一聲慘呼，叫聲突然停頓時，他人也已倒下，臨死之前，竟還是咬下了自己的舌頭。

這多嘴的和尚，無論死活都已不能多嘴。

# 第三十章 久別重逢

風很冷。

葉開迎著風走出去，身上的冷汗被風一吹，就像是一粒粒冰珠一樣。

他實在也不敢在那大殿中待下去。

他不怕鬼。

可是那大殿裏卻像是隱藏著一些比鬼更可怕的事。

遠處傳來更鼓。

三更已過。

這古老的城市裏，燈火已寥落。無論走到哪裏，都是一片黑暗。

若是在夏天，也許還可以找到一兩處喝酒吃宵夜的地方。

只可惜現在還是春天。

也許就因為現在絕對找不到酒喝，所以葉開忽然覺得很想喝兩杯。

他嘆了口氣，走出橫巷，實在不知道該到哪裏去，今天晚上他甚至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

就在這時候，突聽有人帶著笑道：「我知這一個地方還有酒喝，你跟不跟我走？」

雖然有星光，巷子裏卻還是黑暗的，一個人大袖飄飄，在前面走。

葉開在後面跟著。

前面的人一直沒有回頭，葉開也一直沒有問，更沒有趕上去。

前面的人走得並不快，但是對這裏的街道巷弄卻很熟悉。

葉開跟著他七轉八轉，連方向都已幾乎無法分辨，只見前面一道高牆，裏面的庭院彷彿很深，這人長袖一拂，居然輕鬆地越過高牆。

這人輕功極高，身法也極美妙，連葉開都很少見到輕功這麼高的人。

高牆內也是一片黑暗，冷風中浮動著一陣陣沁人心脾的暗香。

星光下疏枝橫影，盡是梅花。

葉開跟著越牆而入，才發現這地方就是他初到長安時來過的冷香園。

經過了那次詭秘慘厲的惡戰後，這昔日的長安第一名園中，竟已荒無人跡。

連燈光都沒有，只有寒風吹著花枝，發出一陣陣彷彿嘆息一般的聲音。

是誰在嘆息，在為誰嘆息？

是不是為了那些屈死在這裏的鬼魂？

冷香園，曲徑通幽。

前面的人對這裏的地勢竟似也很熟悉，葉開又跟著他七轉八轉，穿過一道門，來到一重小院。

院子裏也沒有人，沒有燈光，沒有聲音。

門是開著的，這人走過去推開了門，自己卻閃到旁邊，道：「請進。」

葉開沒有進去。

這人道：「你不進去？」

葉開道：「我為甚麼要進去？」

這人道：「裏面有人在等你。」

葉開道：「誰？」

這人道：「你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葉開道：「你不進去？」

這人道：「人家等的是你，不是我。」

他的聲音很奇怪，臉上蒙著塊和衣服同樣顏色的絲巾。

葉開盯著他，忽然笑了，微笑著道：「你明明知道我能認得出來，為甚麼偏偏不肯見我？」

這人彷彿吃了一驚，失聲道：「你──你認得出我？」

葉開嘆了口氣，道：「我若認不出，就不僅是個瞎子，而且還是個呆子。」

這人垂下頭，輕輕地問：「為甚麼？」

葉開道：「你不知道？」

這人聲音更輕，道：「是不是因為你心裏已有了我？」葉開沒有回答，眼睛裏的表情忽然又變得很奇怪。

無論這種表情是甚麼意思，至少不是在否認。

這人終於抬起頭，掀開了臉上的絲巾，星光就照在她臉上。

如此靜夜，如此星光，她的臉看來美麗得就像是梅花的精靈，天上的仙子。

她的眼睛更美，卻又彷彿帶著種無法向人敘說的幽怨和感傷。

她凝視著葉開，輕輕道：「我的確應該知道你能認得出我來的，因為，你就算化成了灰，我也認得出你。」

她的聲音也美，美得就像是春天傍晚吹過大地的柔風。

如此美麗的眼睛，如此美麗的聲音，除了上官小仙還有誰？

葉開也在凝視著她，道：「但是你卻希望我認不出你？」

上官小仙點點頭。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遲疑著，道：「你進去看看，就知道是為甚麼了。」

葉開道：「你不進去？」

上官小仙道：「我可以外面等著。」

葉開道：「為甚麼要在外面等？」

上官小仙笑了笑道：「因為你進去了之後，一定也希望我在外面等著。」

她笑得不但很淒涼，而且很神秘。

她實在是個神秘的女人，總是會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葉開沒有再問。

因為他瞭解她，她不肯說的事，無論誰也問不出來的。

門開著，被風吹得「吱吱」的響。

葉開終於走了進去，走入了黑暗中──

外面還有星光，屋子裏更黑暗。

葉開甚麼也看不見，卻聽到一陣陣很輕很輕的呼吸聲。

屋子裏果然有人。

「是誰？」

沒有人回應，連呼吸聲都似已停止。

這個人既然是在屋子裏等葉開，為甚麼又不肯回答葉開的話？

上官小仙帶葉開來的時候，為甚麼不肯以真面目跟他相見？

假如是別人，說不定早已退了出去。

可是葉開沒有。

他心裏忽然有了種連他自己都無法解釋的奇異感覺。

一陣風吹過，「砰」的一聲，門忽然關了起來。

現在他就算想走，也沒法子走了。

屋子裏更暗，的確已伸手不見五指，但那呼吸聲卻又響了起來。

呼吸聲本來是在前面的，現在已退入了屋角。

他為甚麼要退？

是不是因為他也在害怕？

葉開沉住了氣，道：「不管你是誰，你既然在等我，就該知道我是誰。」

沒有回答。

葉開道：「我並不是個兇惡的人，所以你根本不必怕我。」

他一面在說話，一面已走過去。

他走得很慢。

突然間，一陣冷風迎面向他吹過來。

他甚麼都沒有看見，但是他可以感覺到，只有刀風才會這麼冷。

這柄刀他卻也看不見。

──看不見的刀，才是殺人的刀。

這人是誰，為甚麼要殺他？

刀風不但冷，而且急。

葉開身形一閃，突然閃電般出手，扣住了這人的手，手冰冷。

這隻手他當然也看不見，可是他卻能感覺得到，所以能抓住。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有種奇異的、無法解釋的感覺，就像是野獸的本能一樣。

這人的手在發抖，卻還是不肯開口。

葉開的手也突然發抖，因為他已隱約猜出了這個人是誰。

他嗅到了這人身上的氣息。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特殊的氣息，這個人的氣息他永遼也不會忘記。

死也不會忘記。

就在這一瞬間，這個人已擺脫了他的手，又退入了屋角。

這次葉開並沒有再逼過去，事實上，他整個人都已僵硬，就像是塊木頭般怔住。

他想不到這個人會在這裏，更想不到這個人會殺他。

冷汗已開始從他額上流下。

「我是小葉。」他盡力控制自己：「難道你聽不出我的聲音？」

還是沒有回應，呼吸聲卻很急促，彷彿充滿恐懼。

葉開咬了咬牙，非但沒有再往前走，反而一步步向後退，退到門口，突然轉身，用力拉門。

門居然一拉就開了。

他衝出去，上官小仙居然真的還是在院子裏等著。

看到了他的表情，她的眼睛裏充滿了同情和關切，迎上來問道：「你已知道屋子裏的人是誰？」葉開點點頭，握緊雙拳，道：「你為甚麼不點起燈來？」

上官小仙道：「我又不在屋子裏。」

葉開道：「你沒有火熠子？」

上官小仙道：「我有。」

葉開道：「既然有，為甚麼剛才不給我？」

上官小仙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是默默的將火熠子交給了他。

葉開立刻又衝進去，打亮了火熠子。

一個人癡癡地站在屋角，赫然竟是丁靈琳。

葉開終於看見了她，終於找到了她。

沒有人能形容他此刻的感覺，也沒有人能想像。

可是丁靈琳卻突然瘋狂般大叫了起來，指著他手裏的火熠子，大叫道：「火──火──」

看見了火光，她就像是突然變成了一隻受驚負傷的野獸，她整個人都縮成了一團，不停地發抖，美麗的臉也已因驚駭而變了形，一直不停地大叫：「火──火──」

她只看見了火，卻沒有看見葉開。她竟似已不認得葉開。火光立刻熄滅，屋子裏又是一片黑暗。

葉開的心也沉入了黑暗裏，無邊無際的黑暗。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又悄悄地退了出去，無言的將火熠子還給了上官小仙。

上官小仙苦笑道：「你現在是不是已明白，剛才我為甚麼不肯給你火熠子？」

葉開無語。

上官小仙嘆道：「她是從火窟中逃出來的，她受的驚駭太大，可是──可是我實在想不到，她竟已連你都不認得。」

葉開黯然，過了很久才問道：「你是在哪裏找到她的？」

上官小仙道：「就在這裏。」

葉開道：「幾時找到的？」

上官小仙道：「她逃出火窟後，想必就已躲到這裏來。可是我直到今天晚上才找到她。」

她垂下頭，又道：「我知道你看見她這樣子，一定會很難受，可是我又不能不帶你來。」

葉開道：「你──」

上官小仙打斷了他的話，道：「我本不想讓你知道是我帶你來的，因為──因為──」

葉開道：「因為甚麼？」

上官小仙垂著頭，沉默良久，才淒然道：「我也不知道究竟為了甚麼，也許是因為我不願讓你為了這件事而感激我，也許是因為我害怕。」

葉開道：「害怕？」

上官小仙神情更悲傷，道：「她變成這樣子，我也有責任，我怕你怪我，恨我──我更怕你見了她之後，會從此不理我。」

葉開道：「但你還是帶我來了。」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做甚麼？」

星光照在她臉上，她淚已流下，無論誰都應該能看得出，她心裏是多麼矛盾，多麼痛苦。

葉開卻好像看不見，忽然走到院子中央，翻了三個跟斗，站起來，站得筆直，長長吸了口氣，拉平了身上的衣服，地上的積雪未溶，一枝梅花也不知被誰折斷，落在積雪上。

他拾起來，摘下一朵，插在衣襟上，然後再走回來，忽然對上官小仙笑了笑，道：「你猜我現在想幹甚麼？」

上官小仙吃驚地看著他，似已看得發怔。

葉開道：「我想去找個地方睡一覺。」

上官小仙更吃驚，道：「現在你想去睡覺？」

葉開點點頭，道：「明天中午我還有事，我一定要養足精神。」

上官小仙道：「你──你睡得著？」

葉開道：「我為甚麼睡不著？」

上官小仙道：「可是丁靈琳──」

葉開道：「不管怎麼樣，我們現在總算已找到了她，別的事可以等到以後再說。」

上官小仙道：「她這樣子你能放心得下？」

葉開微笑道：「有金錢幫的幫主在這裏保護她，我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上官小仙看著他，就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像他這種人，這種人實在少見得很。無論誰遇見這種事，都一定會很懊惱憂慮，可是他翻了三個跟斗，就忽然將一切憂慮全部遠遠地拋開了。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就算有天大的煩惱，你也能一下子就拋開。」

葉開道：「這世上本沒有甚麼值得煩惱的事。」

上官小仙嘆道：「你實在是個很有福氣的人。」

葉開居然沒有否認。

上官小仙忍不住又問道：「明天中午，你有甚麼事要做？」

葉開道：「我有個約會。」

上官小仙道：「甚麼約會？」

葉開道：「孤峰和多爾甲約好了明天中午在延平門相見。」

上官小仙皺眉道：「這是他們的約會，你──」

葉開打斷了她的話，道：「現在多爾甲既然已死了，這約會就變成我的。」

上官小仙道：「你想乘此機會，找出孤峰來？」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每天正午，出入延平門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你怎麼知道誰是孤峰？」

葉開道：「我總有法子找到的。」

上官小仙道：「甚麼法子？」

葉開又笑了笑，道：「現在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到時候我就能想出來。」

他微笑著，又道：「這世上本沒有甚麼不能解決的事，對不對？」

上官小仙只有苦笑。

冷香園裏可以睡覺的地方當然很多，葉開居然真的說走就走。

上官小仙看著他走出去，又忍不住大聲問道：「你自己去睡覺，卻要我替你在這裏保護她？」

葉開微笑著揮了揮手，已走得人影不見。

上官小仙不禁嘆了口氣，苦笑著道：「現在我才知道他為甚麼總是沒有煩惱了，因為他總是能將他自己的煩惱送給別人的。」

這的確是葉開的本事，他若沒有這種本事，現在只怕早已一頭撞死。

※※※

初三上午。

葉開大步走進了院子，他身上穿的衣服又髒又皺，至少已有好幾天沒洗澡，他的髮髻蓬亂，衣襟上的花也已枯了。

最近他遇見的事，若換了別人早已活不下去。可是他走進院子來的時候，卻顯得容光煥發，精神抖擻，就像是剛發了財，又中了狀元，要想再找個比他神氣的人卻很難。

上官小仙正倚著窗戶，看著他臉上的表情也不知是想哭，還是想笑。

葉開大步走過去，微笑道：「早！」

上官小仙咬著嘴唇道：「現在好像已不早了。」

葉開道：「雖然不早，也不太晚。」

上官小仙道：「看來你一定睡得很熟。」

葉開笑道：「睡得簡直就像死人一樣。」

上官小仙苦笑道：「我實在想不到你居然真的能睡著。」

葉開道：「我想睡時，就算天塌下來，我也照睡不誤。」

丁靈琳也睡著了，也睡得很沉，手裏卻還是握著把刀。

葉開道：「她甚麼時候睡的？」

上官小仙道：「天亮了才睡。」

桌上有個湯碗，是空的。

葉開道：「看來她好像也吃了點東西。」

上官小仙道：「吃了一碗燉雞麵，吃完了才肯睡。」

她苦笑著，又道：「幸好她總算睡了，否則我連門都進不來。」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道：「無論誰一走進來，她就拿著刀要殺人。」

葉開笑道：「不管怎麼樣，能吃得下，睡得著，總是好事。」

上官小仙嘆道：「只可惜我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著，我實在沒有你們這麼好的福氣。」

她眼珠子轉了轉，忽又問道：「你想出法子來沒有？」

葉開道：「我還沒有開始想。」

上官小仙道：「你準備甚麼時候開始想？」

葉開道：「到了城門再想。」

上官小仙苦笑道：「你倒是一點也不著急。」

葉開道：「船到橋頭自然直，這句話我一直都很相信。」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想幹甚麼？」

葉開道：「想吃一大碗滾燙的燉雞麵。」

# 第三十一章 漫天要價

陽光普照，今天居然又是好天氣。

葉開大步走出了冷香園，看來更神氣十足，因為一大碗滾燙的燉雞麵已下了肚。

麵是在冷香園裏吃的。

今天一大早，上官小仙就叫人在廚房裏開了伙。

──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幫無論做甚麼事，都像比別人快得多。

而且那碗燉雞麵的滋味，竟比葉開所吃過的任何一碗麵都要好得多。

這並不是因為他肚子特別餓，而是因為做麵的師傅，竟是特地從杭州奎元館找來的。

──金錢幫裏無論做甚麼事的，都絕對是第一流的人才。

看來這並不是吹噓。

葉開吃光了那碗麵，心裏卻不太舒服。

他越來越看不透金錢幫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他甚至無法想像。

轉過幾條街，就是很熱鬧的太平坊。

葉開花了三十文錢買了一大包花生，又花了五十文錢買了兩根長竹竿。

他已學會了在緊張的時候剝花生。

手裏有件事做，總可以使人的神經鬆弛些。

可是他買竹竿幹甚麼呢？

延平門在城南。

穿過豐澤坊和待賢坊，就是延平門。

──每天中午，也不知有多少人出入延平門。

這句話也不假。

站在待賢坊的街頭看過去，城門內外，人群熙來攘往，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你還是一樣看不出孤峰是誰。

葉開的確看不出。

他先坐在茶館裏喝了壺茶，問夥計要了根繩子，又要了張紅紙。

然後他就用櫃上的筆墨，在紅紙上寫了八個大字。

「高價出售，貨賣識家。」

雖然已有很久未曾提筆，這八個字居然寫得還不錯。

葉開用兩根竹竿將這張紅紙張起來，放在城門口，又看了兩遍，對自己覺得很滿意。

可是他要「高價出售」的究竟是甚麼？

難道是他自己？

※※※

葉開當然不會出賣自己。

日色漸高，已近正午。

他忽然從懷裏拿出了青銅面具和一塊玉牌，用繩子繫起來，挑在竹竿上。

這正是多爾甲的遺物。

猙獰的青銅面具，在太陽下閃閃發著青光，玉牌卻晶瑩圓潤，珍貴可愛。

進出城門的人，都不免要多看他兩眼，卻沒有人來問津。

這面具實在太可怕，誰也不願買這麼樣個面具帶回去。

葉開當然也不會著急。

這面具只不過是他的魚餌，他要釣的是條大魚。

──一條會吃人的大魚。忽然間，一輛黑漆大車在前面停住。

這輛車是從城外來的，本要馳過去，停得很突然。

一個服飾很華麗、白面微鬚的中年人伸出頭盯著竹竿上的面具和玉牌看了兩眼，就推開車門走下來。

終於有生意上門了。

葉開卻還是很沉得住氣。

要想釣大魚，就一定要沉得住氣。

這中年人背負著雙手走過來，一雙看來很精明、很銳利的眼睛，始終盯在竹竿上，忽然問道：「這是不是要賣的？」

葉開點點頭。

指了指紅紙上的八個字。

中年人淡淡道：「這塊玉倒是漢玉，只可惜雕工差了點。」

葉開道：「非但雕工差了些，玉也不好。」

中年人面上露出笑容，道：「你這人做生意倒還很老實。」

葉開道：「我這人本來就老實。」

中年人道：「卻不知你想賣甚麼價錢？」

葉開道：「高價。」

中年人道：「高價是多少？」

葉開道：「你不妨先出個價錢。」

中年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幾眼，又看了一眼竹竿上的玉牌，道：「三十兩怎麼樣？」

葉開笑了。

中年人也笑了，道：「這價錢我雖已出得太高了些。可是君子一言，我也不想再殺你的價。」

葉開道：「三十兩？」

中年人道：「十足十的紋銀三十兩。」

葉開道：「你是想買哪一樣？」

中年人道：「當然是這塊玉牌。」

葉開道：「三十兩卻只能買這根竹竿。」

中年人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就看不見了，沉下了臉，道：「你想要多少？」

葉開道：「三萬兩。」

中年人幾乎叫了起來：「三萬兩？」

葉開道：「十足十的紋銀三萬兩。」

中年人吃驚地看著他，就好像在看瘋子。

葉開悠然道：「這塊玉牌的玉質雖然不太好，雕工也很差，可是你若要買，就得出三萬兩，少一文我都不賣。」

中年人一句話都不再說，掉頭就走。

葉開又笑了，在旁邊看熱鬧的人也在笑。

「一塊玉牌就想賣三萬兩，這小子莫非是窮瘋了？」

「這種價錢，也只有瘋子才會來買。」

當然已沒熱鬧可看，那輛黑漆大車已轉過街角，看熱鬧的人也已準備走。

誰知街角後突然又傳來馬嘶聲，那輛黑漆大車忽然又趕了回來，來時竟比去時還快。

趕車的馬鞭高舉，呼哨一聲，馬車又在前面停下。

那中年人又推門走了下來，一張白白淨淨的臉上，帶著種很奇怪的表情，大步走到葉開面前，道：「你剛才要三萬兩？」

葉開點點頭。

中年人忽然從身上拿出一疊銀票，數了又數，正是三十張。「拿去。」

他居然將這三十張銀票全都遞過去給葉開。

葉開卻沒有伸手接，反而皺了眉，問道：「這是甚麼？」

中年人道：「這是銀票，全是京城四大恆出來的，保證十足兌現。」

葉開道：「保證十足兌現？」

中年人道：「我姓宋，城西那家專賣玉器古玩的『十寶齋』就是我開的，這裏的街坊鄰居們，想必也有人認得我。」

「十寶齋」是多年的金字招牌，宋老闆也是城裏有數的富翁。

人叢中的確有人認得他。

可是，做生意一向最精的宋老闆，怎麼肯花三萬兩銀子買塊玉牌？莫非他也瘋了？

葉開卻偏偏不肯伸手去接，又問道：「這銀票是多少？」

宋老闆道：「當然是三萬兩，這是一千兩一張的銀票，一共三十張，你不妨先點點數。」

葉開道：「不必點了，我信得過你。」

宋老闆終於鬆了口氣，道：「現在我是不是已可將這塊玉牌拿走？」

葉開道：「不行。」

宋老闆怔了怔，道：「為甚麼還不行？」

葉開道：「因為價錢不對。」

宋老闆的白臉已變黃了，失聲道：「你剛才豈非說好的三萬兩？」

葉開道：「那是剛才的價錢。」

宋老闆道：「現在呢？」

葉開道：「現在要三十萬兩。」

「三十萬兩？」

宋老闆終於叫了起來，臉上的表情，就好像一條忽然被人踩住了尾巴的貓。

旁邊看熱鬧的人，表情也跟他差不了多少。

葉開臉上卻連一點表情也沒有，悠然道：「這塊玉並不好，雕工也差，可是現在無論誰要買，都得三十萬兩，少一文也不賣。」

宋老闆跺了跺腳，扭頭就走，走得很快，可是走到馬車前，腳步反而慢了下來，臉上又露出那種奇怪的表情，竟像是在恐懼。

他恐懼的是甚麼？

他自己的馬車裏，有甚麼能令他恐懼的事？

最奇怪的一點，還是三萬兩這價錢明明已將他氣走了，他為甚麼去而又復返？

葉開的眼睛裏在發著光，一直盯著馬車的窗子，只可惜車廂裏太暗，從外面的陽光下看過去，甚麼也看不見。

宋老闆已準備去拉車門，但卻也不知道為了甚麼，剛伸出手，又收了回來。

車廂裏卻像是有個人輕輕說了句話，誰也聽不見他說的甚麼。

宋老闆卻聽見了，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忽然又被人踢了一腳。

是誰在車廂裏？

為甚麼一直躲在裏面不露面？他在說甚麼？

宋老闆聽了這句話，為甚麼會如此吃驚？

葉開眼睛裏光芒閃動，竟好像已找出了些問題的答案。

──現在要買這塊玉牌的，並不是宋老闆，而是躲在車廂裏的這個人。

──他自己不肯出面，就逼著宋老闆來買。

宋老闆顯然被他威脅住了，想不買都不行。

──這人是用甚麼手段威脅宋老闆的？為甚麼一定要買到這塊玉牌？

除了魔教中的人外，還有誰肯出這麼高的價錢來買一塊玉牌？

──難道這人就是孤峰？

寒冬時的陽光，當然不會太強烈，風吹在人身上，還是冷得很。

可是宋老闆卻已滿頭大汗。

他站在車門前發著怔，一雙手抖個不停，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又轉身走了回來，臉上的表情看來又像是個被人綁上法場的死刑犯。

葉開看著他走過來，悠悠道：「你現在已肯出三十萬兩？」

宋老闆緊握了雙拳，居然真的點了點頭，滿頭大汗淋漓而落，咬著牙恨恨道：「三十萬就三十萬。」

葉開笑了。

宋老闆吃驚地看著他，道：「你笑甚麼？」

葉開道：「我在笑你。」

宋老闆道：「笑我？」

葉開道：「我在笑你剛才為甚麼不買。」

宋老闆道：「現在──」

葉開道：「現在的價錢跟剛才又不一樣了，現在要三百萬兩，少一文都不賣。」

宋老闆跳了起來：「三百萬兩？」

這氣派很大的大老闆，現在竟像是個孩子般大叫大跳：「你──你──你簡直是個強盜，你好黑的心。」

葉開淡淡道：「你若認為這價錢太高，可以不買，我並沒有勉強你。」

宋老闆狠狠地瞪著他，就像是恨不得咬他一口，張大了嘴想說甚麼，一口氣卻已接不上，忽然一跤跌倒在地上，竟被氣得昏了過去。

看熱鬧的人也在瞪著葉開，大家都覺得這個人不但是個強盜，簡直比強盜的心還黑。

葉開卻一點也不在乎，忽然對著那輛馬車笑道：「閣下既然想要這東西，為甚麼自己不來買？」

馬車裏沒有動靜。

葉開道：「閣下若肯自己出面，我也許一文都不要，就奉送給閣下。」

一直全無動靜的馬車裏，忽然有人發出了一聲刀鋒般的冷笑。

「真的？」

葉開微笑著道：「我是個老實人，我從不說假話。」

「好！」

這個字剛說出來，突聽「突」的一聲大震，嶄新的黑漆車廂，突然被撞得四分五裂。

趕車的幾乎一個跟斗跌下，拉車的馬昂首驚嘶──

車廂裏已出現一個人。

一個鐵塔般的巨人，赤著上身，穿著條大紅的紮腳褲，腰上繫著一條比巴掌還寬的金板帶，一雙銅鈴般的眼睛，狠狠地瞪著葉開，看來活活像是個剛脫樊籠的妖魔惡怪。

人群大亂。

這巨人已握緊了雙比醋甕還大的拳頭，一步步向葉開走過來。

無論是人是馬，突然受到驚駭之後，第一個反應通常都是同樣的：

──跑。

跑得越快越好，越遠越好。

可是現在拉車的兩匹馬都沒有跑出去。

只不過驚嘶著，人立而起。

因為這巨人反手一拉車轅，兩匹馬就已連一步都跑不出去。

人群雖亂，卻沒有跑，因為大家都想看看這件事的結局。

不管怎麼樣，這都可以算是件百年難遇的怪事。

大家看著這個用一隻手就可以力挽奔馬的巨人，再看著葉開，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得出，倒霉的一定是葉開。

看來這巨人只要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葉開的腦袋敲扁。

葉開卻笑了。

他微笑著，忽然問道：「你有多高？」

這種時候，這句話雖然問得奇怪，巨人還是回答道：「九尺半。」

葉開道：「九尺半的確已不能算矮。」

巨人傲然道：「比我再高的人，這世上只怕還沒有幾個。」

葉開道：「兵器是講究一寸長，一寸強，你若是桿槍，一定是桿好槍。」

巨人道：「我不是槍。」

葉開道：「還有很多別的東西，也是以長短來分貴賤的，譬如說，長的竹竿就比短的貴，所以你若是根竹竿，一定也很值錢。」

他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也不是竹竿。」

巨人道：「我是人。」

葉開道：「就因為你是人，所以實在可惜得很。」

巨人瞪起眼，道：「有甚麼可惜？」

葉開淡淡道：「只有人是從不以長短輕重來分貴賤的，一個人的四肢若是發達，頭腦就往往會很簡單，所以越長的人，往往反而越不值錢。」

巨人怒吼一聲，就像是隻大象般衝過來，看來他根本用不著出手，就可以把葉開活活撞死。

就算是棵大樹，也受不了他這一撞的。

只可惜葉開也不是棵樹。

這巨人當然撞不倒他──沒有人能一下子撞倒他。

可是就在這巨人撞過來的時候，本來已氣得暈倒了的宋老闆，卻忽然從地上竄了起來，就像是一根箭射出了弦。他不但出手快得要命，出手的時候更要命。

可惜他並沒有要了葉開的命。

巨人從前面撲過來，宋老闆從反面發出了這致命的一擊。

葉開人已到了竹竿上。

沒有人能想到宋老闆會突然出手，更沒有人想得到葉開能閃避開。

他竟似被風吹上竹竿的，竟似已變成了片飛雲，一片落葉。

宋老闆吃了一驚。

──這明明已是十拿九穩的一擊，怎麼會忽然落空的？

他的左肘點地，右手已抽出柄刀，刀光一閃，直削竹竿。

巨人已張開了一雙蒲扇般大的手掌，在下面等著。

竹竿一斷，竹竿上的人就要跌下來。

只要葉開一跌下來，就得落入這巨人的掌握，無論誰落入了他的掌握，都無疑是件很悲慘的事。

他要捏碎一個人的頭顱，簡直比孩子捏碎泥娃娃的頭還簡單。

「格」的一聲，竹竿折斷。

有的人甚至已不由自主發出了驚呼──葉開果然已向這巨人的手掌落下。

只聽又是「砰」的一響，一個人倒了下去，兩個人飛了起來。

倒下去的竟是那巨人，飛起來的卻是葉開和宋老闆。

葉開剛落下來，突然反肘一撞，膝蓋和右肘同時撞在巨人身上。

巨人倒下時，他已借勢飛起。

宋老闆也已跟著飛起，刀光如長虹經天，急削葉開的腰。

誰知葉開的腰突又水蛇般一擺，左手己扣住了宋老闆的右腕。

刀落下，斜插在馬車上。

他們人也落在馬車上，馬車的車廂雖然已碎裂，底盤卻沒有裂。

兩個人同時跌在上面，拉車的馬又一驚，驚嘶著狂奔出去。

這次沒有人再拉它們，也沒有人能拉得住它們了。

車伕早已嚇得不知去向，兩匹受了驚嚇的健馬，一輛沒有人趕的馬車，在街道上狂奔，除了瘋子外，還有誰會去擋住它的路，街上的人紛紛閃避。

宋老闆在車上打了個滾，還想跳起來，可是一隻拳頭已在眼前等著他。

他剛跳起來，就看見這隻拳頭，接著，就看見了無數顆金星，這次他真的暈了過去。

葉開輕輕吐出口氣，不管這個宋老闆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卻是個很不簡單的人，能叫他躺下來，也並不是件容易事。

健馬還在往前奔，葉開並沒有拉住它的意思，反而坐上前面車伕的座位，打馬前行。

他要去追一個人。

現在已過了正午，葉開並沒有找到布達拉，他要追的人是誰？

# 第三十二章 飛狐歸天

古老的城市，古老的街道。這條街是用青石板鋪成的，狹窄而傾斜。

前面有輛驢車，車上堆滿了雞籠，籠子裏裝滿了雞，顯然是從城外送雞進城來賣的。

趕車的是個老頭子，餵雞的是個老太婆，兩個人頭髮都白了。老太婆蹲在驢車上餵雞，連腰都直不起來，老頭子坐在前面趕車，連鞭子都揚不起。

每個城市裏都有人吃雞，天天都有人吃雞。

既有人吃雞，就有人賣雞，這本是很平常的事。

這老頭子和老太婆看來更沒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但葉開追的好像就是他們。

看見他們在前面，葉開打馬更急。

老頭子回頭看了他一眼，一雙昏花的老眼裏，突然發出了光。

老太婆忽然提起個雞籠，吆喝一聲，把籠子裏的雞全都倒出來。

大大小小的十幾隻，有的飛，有的叫，有的跳，路旁的野狗也衝了出來，又叫又跳。

雞飛狗跳，街上又亂成了一團。

拉車的馬又驚嘶著人立而起，等到葉開再打馬衝過去時，前面的驢車已經轉過街角。

葉開冷笑，突然躍起，掠上屋脊。

他已下了決心，絕不讓那老頭子溜走。

他為甚麼一定要追他們？

他們為甚麼要逃？

驢車還在跑，雞還在叫，車上的人卻已不見了。

這是條很窄的橫巷，稍為大一點的車子，根本就走不進來。

巷子裏居然連一個人都沒有，兩旁的門都關著，院子裏也沒有人。

那老頭子和老太婆怎麼會忽然不見了？

他們躲進了哪個院子裏？

葉開並沒有一家家去我，他還是去追那輛沒有人的驢車。

穿過橫巷，有個斜坡。

驢車雖然沒有人駕馭，居然還是轉了個彎，才沿著斜坡衝下去。

葉開突然一掠四丈，凌空翻身，落下來時，正好落在驢子背上。

過了斜坡，驢車就慢了下來。

葉開還是四平八穩地坐在上面，忽然笑了笑，道：「我本來認不出你的，只可惜你來的時候太巧。」

他是在跟誰說話？

車上沒有別的人，只有雞和驢子，一個正常的人，是絕不會跟驢子說話的。

但是他居然又接著說了下去：「你們進城的時候，正是最亂的時候，我本來也不會看見你們，可惜那時我恰巧站在竹竿上，那時候進城來的人，也不止你們兩個，本來我就算看見你們，也絕不會疑心，可惜你們的樣子卻跟別的人都不一樣。」

他說到這裏，驢車下面忽然有人嘆了口氣，道：「我們的樣子有哪點跟別人不一樣？」

葉開又冷笑：「你自己不知道？」

「一點也不知道。」

驢車下面的人道：「我覺得我們的樣子連一點特別的地方都沒有。」

葉開微笑道：「也就因為你們的樣子連一點特別的地方都沒有，所以才特別。」

這句話非但驢車下面的人聽不懂，除了他自己外，能聽懂的人只怕還不多。

所以他又解釋著道：「因為那時候別人的樣子都很特別──」

那時每個人都很吃驚，很緊張，很興奮，就算剛進城來的，也不禁要瞪大了眼睛，吃驚地去看葉開和那巨人。

可是這老頭子和老太婆卻好像甚麼都沒看見，甚至連頭都沒有回。

葉開道：「你們連看都不看一眼，只因為你們早就知道那地方會發生那件事，只因為那件事原來就是你們安排的，好掩護你們進城。」

驢車下又沒有聲音了。

葉開也不再開口，趕著驢子，慢慢地往前走。

也不知過了多久，下面的人冷笑著道：「我看錯了你，我想不到你竟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葉開道：「我是怎麼樣個人？」

「是個該死的人。」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驢子突然驚嘶，跳了起來，葉開也跟著跳了起來。

就在這同一剎那間，兩個人從驢車下竄出，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兩個人的身法都極快，赫然正是那兩個腰都直不起來的老頭子和老太婆。

葉開追的是老頭子。

老頭子輕功本極高，本來也未必能追得上的。

但是現在他身手卻像是有些不便，顯然受了很重的傷。

難道他就是傷在葛病傘下的孤峰？

※※※

葉開並沒有用他的刀。

不到萬不得已時，他絕不用他的刀，他的刀並不是用來殺人的。

可是他本人就像是一柄刀。

飛刀！

三個起落後，他已追上了這老頭子，再凌空一翻，已擋住了這老頭子的去路。

老頭子還想撲上去，身子卻突然一陣抽縮，就像是突然有條看不見的鞭子，重重地抽在他身上。

他的臉是經過易容改扮的，當然絕不會有任何表情。

可是他眼裏卻充滿了痛苦、憤怒和怨毒，正刀鋒般盯著葉開。

這次葉開居然沒有笑。

他也許想笑。

卻笑不出口，因為他已認出這個人。

「若不是你受了傷，我本來追不上你的。」他嘆息著道：「你的輕功，果然是天下無雙的輕功。」老頭子握緊雙拳，道：「你已認出了我？」

葉開點點頭，黯然道：「莫忘記我們本來是朋友，老朋友。」

老頭冷笑道：「我沒有你這種朋友。」

他還想用力抱起拳，抱著胸，只可惜他人已萎縮。

就連他眼睛的光芒都已消失。

現在這雙眼睛就算還像是一把刀，也已是把生了銹的刀。

葉開道：「你的傷很重。」

老人咬緊牙，不開口。

葉開嘆道：「你既然受了重傷，就不該泡在熱水裏的。」

他果然已認出了這個人。

──除了「飛狐」楊天外，還有誰的輕功能令葉開佩服。

──一個人若想隱瞞自己的傷勢，還有甚麼地方能比水盆裏更好？

葉開道：「可是江湖中的事，無論誰都難免受傷的，這並不是見不得人的事，你為甚麼要瞞我？」

楊天道：「因為──」

他沒有說下去。

這是不是因為他根本沒法子解釋？根本沒法子說下去？

葉開道：「你要瞞著我，只因為你算準我一定已知道孤峰受了傷，你要瞞著我，是因為你就是魔教中的『布達拉天王』。」

楊天的身子在顫抖，卻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這是不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是否認不了的？

葉開長長嘆息，道：「你的聰明我也一直都很佩服，所以我實在想不通，像你這麼樣一個人，為甚麼要入魔教？」

楊天終於發出了聲音。

一種無論甚麼人都沒法子形容的笑聲。

他「咯咯」地笑著，聲音越來越大，可是他的身體卻越來越小。

他竟真的在萎縮。

在這一瞬間，他似乎已真的變成了個老人。

突然笑聲斷絕。

他倒了下去。

※※※

陽光依舊輝煌，可是葉開已感覺不到它的溫暖。

楊天當然更感覺不到。

他是帶著笑而死的，一個人臨死時還能笑，並不是件容易事。

可是他本來就沒有理由笑。

一個人的秘密若被揭穿，無論他是死是活，都一定笑不出。

他為甚麼要笑？為甚麼能笑？

葉開的手冰冷，額上卻在流著汗，冷汗。

他聽得出楊天的笑聲中，彷彿帶著種奇怪的譏誚之意。

但他猜不出那究竟是甚麼意思？

無論那是甚麼意思，現在都已變得沒有意義，人死之後，他擁有的一切就都已隨著生命消失。

死人唯一能帶走的，只有一樣：

秘密──楊天是不是也帶走了甚麼秘密？

──死人有時候也能說話的，只不過說話的方式不同而已。

──他是不是還能將這秘密說出來？

用他的傷口。

傷口潰爛，流出來的血都是烏黑的，可是傷口並不大。

葉開若不是親眼看見，實在很難相信這針孔般大的一點傷口，就能要了「飛狐」楊天的命。

風冷如刀，豈非也總是沒有聲音的。

葉開聽見的聲音，是一個人的腳步聲，他沒有回頭，因為他知道來的人是誰。

來的是剛才從另一方向逃走的老太婆。

現在她身上穿的，當然已不是那套緊身的黑緞子小棉襖。

她那張白生生的清水鴨蛋臉，現在當然已變了樣子。

變不了的，是她的眼睛，那雙小小的、彎彎的，笑起來時像鉤子般的眼睛。

楊天就在她面前，她卻連看都沒有看一眼。

她在盯著葉開，好像一下子就想把葉開的魂勾走。

葉開捲起死者的衣襟，站起來，過了很久，才說出三個字：「他死了。」

「我看得出。」

「他是你的男人？」

「他活著時是的。」

「自己的男人死了，無論甚麼樣的女人都會有點難受的。」葉開也在盯著她：「但我卻看不出你有一點難受的樣子。」

「我本就是寡婦。他並不是我第一個男人，我看見過的死人，也不止他一個。」

王寡婦道：「無論甚麼事，只要習慣了，也就不會難受了。」

她顯然在嘆息，可是無論誰都聽得出，她的嘆息聲中並沒有甚麼悲傷之意。

葉開無話可說。

她說的至少是真話，真話總是令人無法反駁的。

王寡婦忽然又問道：「是你殺了他？」

葉開道：「你應該知道他早已受了傷。」

王寡婦道：「可是他剛才還是活生生的一個人，為甚麼現在忽然死了？」

葉開道：「因為他受的傷並不重，中的毒卻很重。」

王寡婦道：「哦？」

葉開道：「他雖然用藥物勉強壓制住毒性，可是一奔跑用力，毒勢就發作了。」

王寡婦忽又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葉開當然知道。

王寡婦道：「你知不知道『飛狐』楊天不但輕功高，而且還有很多別的本事？」

葉開道：「治傷療毒，也是他的專長之一。」

王寡婦道：「但是你現在卻還要說他是被毒死的？」

葉開道：「世上只要有一種他不能解的毒，他就可能被毒死。」

王寡婦道：「真的不是你殺了他？」

葉開道：「我從不殺朋友。」

王寡婦道：「他真的是你的朋友？」

葉開長長嘆息，黯然道：「只要他做過我一天朋友，就永遠是我的朋友。」

王寡婦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了笑，道：「我也聽說過你是他的朋友。」

葉開道：「哦？」

王寡婦道：「我還聽過一句話。」

葉開道：「甚麼話？」

王寡婦道：「朋友妻，不可戲，要戲朋友妻，要等朋友死後戲。」

她笑時眼睛媚如新月：「這句話我好像也聽你說過。」

葉開苦笑。

王寡婦道：「現在他已死了，我還活著，你──」

她沒有說下去。

他知道她的意思，只要是男人，都應該明白的。

葉開看著他，忽然道：「你見過韓貞沒有？」

王寡婦當然見過。

她帶著笑道：「那小子本來也在打我的主意，可惜我一看見他就想吐。」

葉開道：「為甚麼？」

王寡婦道：「因為他的鼻子。」

葉開也笑了。

王寡婦道：「他那鼻子看起來簡直就像是爛茄子。」

葉開微笑著，問道：「你知不知道他那鼻子怎麼會變成那樣子的？」

王寡婦道：「是不是被人打的？」

葉開道：「對了。」

王寡婦道：「你知道是被誰打的？」

葉開笑道：「我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得比誰都清楚。」

王寡婦也知道了，笑道：「一定就是被你打的，對不對？」

葉開道：「對。」

他慢慢地接著道：「所以你現在最好趕快走，帶著你的男人走，好好的替他埋葬。」

王寡婦很意外：「你要我走，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現在我的手很癢，你若再不走，我保證你的鼻子很快就會變得跟韓貞一樣。」

王寡婦沒有再說話，連一個字都沒有再說。

她至少還算很識相。

等她把楊天的屍體載上驢車，葉開才沿著原來的路走回去，他走得很慢。

走出橫巷，走上大街，前面圍著一堆人，圍著一輛破馬車。

宋老闆已死在馬車上，身上只有一點針孔般大的傷口。

傷口在他的眉心。

葉開擠進人叢，看了看，又擠出來，臉上居然並沒有吃驚的樣子。

這件事竟似早已在他意料之中。

他又走回延平門，那巨人也死了，也同樣只有一點傷口。

一點比針孔大不了多少的傷口，卻已將鐵塔般的巨人置之於死地。

圍著他看的人更多。

葉開正想悄悄地溜走，忽然間，一個人揪住了他的衣襟，冷冷道：「你走不了的。」

※※※

一個人無論有沒有做虧心事，若是忽然被個官差一把揪住了衣襟，都難免要嚇一跳。

掀住葉開衣襟的這個人，正是個戴著紅纓帽、提著短棍的捕快。

旁邊已有人在叫：「剛才跟宋老闆打架的就是他。」

「我知道是他。」

這捕快又扣住了葉開的手腕，用的居然是小擒拿手。

他冷笑著道：「你傷了兩條人命，居然還敢露面，你的膽子倒不小。」

葉開當然很容易就能甩脫這隻手，對「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他至少有一百四十四種破法。可是他並沒有這麼樣做。

他並不是怕這個捕快，而是尊敬。

不管這捕快是個甚麼樣的人，他都同樣尊敬。

因為他尊敬的並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人所代表的法律。

他甚至連分辯都沒有分辯。

這種事本來就不是這種捕快能瞭解的，他根本沒法子分辯。

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地方。

這捕快已押著他上了輛馬車，厲聲道：「人命關天，王法如爐，你就算有天大的膽子，我也不怕你不招。」

葉開就跟著他上了馬車，等到車子開始走，才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想把我怎麼樣？」

捕快道：「不管怎麼樣，先關起來再說。」

葉開道：「然後呢？」

捕快道：「然後再用上好的人參燉一隻雞，做四五樣精緻的下酒菜，燙幾壺陳年的竹葉青，請你連酒菜一起吃下去。」

「他」的眼睛忽然充滿笑意，聲音也變得春風般溫柔。

葉開嘆了口氣，苦笑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原來你想脹死我。」

# 第三十三章 情深似海

用人參燉的雞，還在冒著熱氣。

幾樣下酒菜是一小碟炒豬頭肉，一碟蜜炙火腿，一碟油爆鮮蝦，一碟新切冬筍，一碟鳳雞拌魚，一碟乾爆鰭鱔。

竹葉青也溫得恰到好處。

北方人喝酒也得有很多講究，不但黃酒、花彫溫熱了喝，白乾、竹葉青也一樣。

葉開已三杯下肚，深夜中的激戰，傷口中的濃血，彷彿都已離他很遠了。

上官小仙正在看著他，抿著嘴笑道：「要脹死你，好像並不容易。」

葉開沒有開口，他的嘴沒空。

上官小仙道：「你的菜雖然吃得很快，酒卻喝得太少。」

葉開用眼睛瞟了她一眼，道：「你究竟是想脹死我，還是想灌醉我？」

上官小仙道：「我本來是想嚇死你的。」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你明明知道那附近的人全都看見你跟宋老闆交手，居然還敢在那裏溜來溜去，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些。」

葉開道：「你怕我被人認出來，捉將官裏去？」

上官小仙道：「不管怎麼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何必去惹那種麻煩。」

葉開道：「你怕甚麼？」

上官小仙道：「怕遇見真捕快。」

葉開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世上居然也有能使上官幫主害怕的事。」

上官小仙也嘆了口氣，道：「我害怕的事又何止這一件。」

葉開道：「你還怕甚麼？」

上官小仙道：「還怕葉幫主。」

葉開道：「葉幫主？」

上官小仙嫣然道：「花生幫的葉幫主是誰，難道連你自己都忘了？」

葉開大笑。

他大笑著舉杯，一飲而盡，忽然問道：「以你看，是花生好，還是金錢好？」

上官小仙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文錢就可以買一大堆花生。」

葉開道：「可是花生至少有一點比金錢強。」

上官小仙道：「哪一點？」

葉開道：「花生可以吃。」

他剝了顆花生，拋起來，用嘴接住，慢慢咀嚼，又喝了口酒，道：「你若能用你的金錢來下酒，我才真的算你有本事。」

上官小仙微笑著道：「你說的話好像總是很有道理。」

葉開道：「當然。」

上官小仙道：「可惜你忘了一點。」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沒有錢，酒也沒有了，花生也沒有了。」

葉開想了想，終於承認：「你說的話好像也不是沒有道理。」

上官小仙笑道：「當然。」

葉開道：「可惜你也忘了一點。只有錢還是不夠的，金錢並不能真的使人快樂。」

上官小仙道：「哦？」

上官小仙連想都沒有想就已承認：「所以我一直都在找。」

葉開道：「找甚麼？」

上官小仙看著他，美麗的眼睛溫柔如春水：「找一樣真正能讓我快樂的東西。」

葉開冷冷道：「除了『金錢』之外，這世上還有甚麼能讓你快樂？」

上官小仙道：「只有一樣。」

葉開道：「一樣什麼？」

上官小仙道：「花生。」葉開笑了。

他又剝了顆花生，笑道：「你又忘了一點。」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金錢和花生並不是好搭檔。」

上官小仙道：「釘子與釘錘也不是好搭檔。」

葉開同意。

上官小仙道：「可是它們在一起的時候，彼此都很快樂。」

葉開道：「彼此都很快樂？」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因為沒有釘錘，釘子就完全沒有用，沒有釘子，釘錘也不能發揮所長。」

她微笑著道：「一個人若不能發揮所長，就等於是個廢物，廢物是絕不會快樂的。」

葉開也同意。

上官小仙道：「所以它們只有在一起，才能得到快樂。」

她凝視著葉開，葉開卻避開了她的目光。

他在逃避？

上官小仙慢慢道：「我知道你一定也明白，我說的話絕對有道理。」

葉開不能否認。

上官小仙道：「現在多爾甲、布達拉和班察巴那都已死了，四大天王已去其三，魔教縱然還沒有完全被毀滅，也已一蹶不振。」

她春水般的眼波，又變得釘子般尖銳。

但她卻不是釘子，她是釘錘。

「魔教一倒，放眼天下，還有哪一幫、哪一派能和我們爭一日之短長？」

「我們？」

葉開沒有笑。

「我們。」上官小仙也沒有笑：「現在金錢加上花生，所代表的意思已不止是快樂而已。」

葉開在咀嚼著花生。

花生是被咀嚼的，釘子是被敲打的。

可是，若沒有人咀嚼，花生也一樣會腐爛，若沒有人敲打，釘子也一樣會生銹。

生命的價值是甚麼？

花生豈非一定要經人咀嚼，釘子豈非一定要被人敲打，然後它們的生命才有價值。

葉開似乎已被打動了。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認為我想要你做釘子。」

葉開道：「你不是？」

上官小仙道：「你應該看得出，我並不是個很可怕的釘錘。」

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

她的手柔軟如絲緞。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的確不是，只可惜──」

上官小仙道：「只可惜花生和金錢之間，還有個鈴鐺？」

葉開苦笑。

上官小仙道：「丁靈琳的確是個很好的女孩子，我若是男人，我也會喜歡她的。」

葉開道：「你不是男人。」

上官小仙道：「我至少並不討厭她。」

葉開道：「真的？」

上官小仙道：「我若討厭她，為甚麼要帶你來跟她見面。」

葉開盯著她，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因為我現在已明白，像你這樣的男人，絕不是一個女人能完全佔有的，我已沒有這種奢望。」

她凝視著葉開，眼睛更溫柔：「金錢可以打造成鈴鐺，鈴鐺也可以鑄成錢，我跟她為甚麼不能變成一個人呢？」

葉開又避開了她的目光。

上官小仙道：「假如你也能把我跟她看成一個人，我們就一定都很快樂，否則──」

葉開忍不住問道：「否則怎麼樣？」

上官小仙嘆道：「否則金錢、花生和鈴鐺，說不定全都會痛苦終生。」

葉開終於回過頭，看著她。

※※※

又是黃昏。

夕陽正照在窗戶上，艷麗如春霞，屋子裏燃著火，也溫暖如春天。

她的眼睛卻比夕陽更艷麗，更溫暖。

也許春天就是她帶來的。

一個能將春天帶來的女人，豈非已是男人們的最大夢想？

上官小仙咬著嘴唇，道：「你好像從來也沒有這麼樣看過我。」

葉開道：「我──」

上官小仙道：「你很少看我，所以你根本沒有看清我是個甚麼樣的女人，就因為你根本不知道我是個甚麼樣的女人，所以才很少看我。」

葉開承認。

上官小仙的眼波中又露出幽怨，道：「我知道你一定會認為我是個很隨便的女人，有過很多男人，其實──其實你以後就會知道──」

葉開道：「知道甚麼？」

上官小仙垂下頭，輕輕道：「你以後就會知道，你不但是我第一個男人，也是我最後一個。」

這絕不是說謊。

聰明的女人，絕不會說這種隨時都可能被揭穿的謊話。

她當然是個絕頂聰明的女人。

葉開的心似已溶化，情不自禁反握住她的手，柔聲道：「用不著等到以後，我現在就已相信。」

上官小仙的眼睛亮了，忽然跳起來，道：「走，我們去找鈴鐺去。」

葉開道：「她──」

上官小仙道：「她既然還知道躲到這裏來，神智一定還沒有完全喪失，只要我們好好照顧她，她一定很快就會復原的。」

葉開目中露出感激之色，看來他的確一直都沒有認錯她。

上官小仙道：「剛才我出去的時候，她已睡覺了，我就叫韓貞在那裏看著她。」

葉開道：「錐子？」

上官小仙嫣然道：「只要你會用，錐子的用處很大。」

葉開道：「你已能信任他？」

上官小仙道：「他並不是個好人，可是我已經看出來，他絕不敢做背叛我的事。」

他們喝酒的地方，當然就在冷香園。

穿過角門，就是丁靈琳的小院。

暮色已深了。

院子裏和平而安靜，門是虛掩的，屋裏還沒有燃燈。

他們穿過寂靜的小院，走到門口，上官小仙就放開葉開的手。

她不但溫柔，而且體貼。

女人的體貼，總是能令男人感動的。

「她一定還在睡。」

「能睡得著總是福氣。」

上官小仙微笑著，輕輕推開了門，葉開跟在她身後，還沒有走進門，忽然發覺她整個人都已僵硬。

屋子裏也是和平而安靜的，夕陽的溫暖還留在屋角，可是人已不見了。

丁靈琳不見了，韓貞也不見了。

上官小仙吃驚地看著空床，眼淚都已急得流了下來。

葉開反而比較鎮靜，先燃起了燈，才問道：「你是叫韓貞守在這裏的？」

上官小仙點點頭。

葉開道：「他會不會離開？」

上官小仙道：「絕不會，我吩咐過他，沒有我的命令，他絕不能離開半步。」

葉開道：「你有把握？」

上官小仙道：「他絕不敢不聽我的話，他還不想死。」

葉開道：「可是現在他人並不在這裏。」

上官小仙臉色蒼白，道：「我想這一定有原因，一定有──」

葉開道：「你想他是為了甚麼走的？」

上官小仙沒有回答，也不能回答。

葉開道：「他不但自己走了，還把丁靈琳也帶走了，他──」

上官小仙打斷了他的話，道：「丁靈琳絕不是他帶走的！」

葉開道：「你能確定？」

上官小仙點點頭，她並不是輕易下判斷的人，她的判斷通常都很準確：「她受的驚駭太大，所以一直都很緊張，絕不能再受到一點刺激。」

葉開道：「你認為這裏又有甚麼事，讓她受了驚，所以她忽然逃了出去？」

上官小仙道：「一定是的。」

葉開道：「她逃走了，韓貞當然要追。」

上官小仙道：「所以他們兩個人都不在。」

葉開道：「他去追的時候，為甚麼不留下點標記，讓我們知道他們的去向？」

上官小仙道：「她的逃走一定很突然，倉猝之間，他來不及。」

葉開嘆了口氣，沒有再說甚麼。

他一向不是那種一著急就會六神無主的人，他一向很沉得住氣。受到的壓力越大，他反而越能沉得住氣。

上官小仙咬著嘴唇，道：「他既然已去追了，不管追不追得上，都一定會有消息回來的。」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現在我就算要去找，也沒法子找。」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看著他，忍不住又道：「你好像並不著急。」

葉開道：「著急有沒有用？」

上官小仙道：「沒有。」

葉開道：「既然沒有用，我為甚麼要著急？」

他說得雖從容，臉色還是很難看，慢慢地坐下來，坐在床上。

──既然有地方坐，為甚麼不躺下去？

他索性躺了下去。

上官小仙卻急得連坐都坐不住了，皺著眉道：「這地方太冷，我們不如──」

燈光照在他臉上。他的臉看來也像是被人砍了一刀。

上官小仙從來也沒有看見他如此驚駭過，忍不住問道：「甚麼事？」

葉開沒有開口。他竟似連喉頭的肌肉都已僵硬，連聲音都已發不出。

上官小仙走過去，走到床頭，一張美麗的臉，忽然也變了顏色。

她忽然嗅到一種很奇特的氣味，一種令人作嘔、又令人戰慄的氣味。

血的氣味。他們並沒有流血，血腥氣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床下來的。

床下面怎麼會有血腥氣，難道床下會有個死人？死的是甚麼人？

床並不重，一伸手就可以掀起來，這些問題立刻就可以得到答案。

可是葉開沒有伸手。他的手已僵硬，連手指都已僵硬，他實在沒有勇氣掀起這張床。

──假如真有人死在床下，死的不是丁靈琳是誰？

上官小仙卻已伸出了手，床下果然是個死人，剛死了不久，身上的血漬還沒有乾透。

死的卻不是丁靈琳。是韓貞。

# 第三十四章 雙重身份

葉開怔住，上官小仙更吃驚。死的怎麼會是韓貞？葉開想不到，上官小仙更覺得意外。韓貞既然已死在這裏，丁靈琳呢？

上官小仙輕輕地放下床，慢慢地轉過身，走到窗前，推開了窗戶。

窗外一片黑暗，夜色無情，忽然又已來臨。

她面對著這無情的夜色，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吐出口氣，道：「原來她先殺了韓貞才走的。」

葉開道：「你認為是她殺了韓貞？」

上官小仙道：「你認為不是？」

葉開道：「絕不是。」

上官小仙道：「你能確定？」

葉開道：「武功也有很多種，最可怕、最有效的卻只有一種。」

上官小仙道：「哪一種？」

葉開道：「只有殺人的武功，才是真正有效的武功。」

上官小仙同意。她也知道有很多人的武功雖高，卻不能殺人，也不敢殺人。

葉開道：「殺人的武功，丁靈琳絕對比不上韓貞。」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斷定韓貞絕不是死在她手裏的？」

葉開道：「絕不是。」

上官小仙道：「可是現在丁靈琳已走了，韓貞卻已死在這裏。」

這是事實，事實是誰都不能反駁的。

上官小仙道：「若不是丁靈琳殺了他？是誰殺了他？」

能殺韓貞的人也不多，何況，這屋子裏除了他和丁靈琳外，並沒有第三人。

上官小仙道：「他若不死，絕不會讓丁靈琳走，難道有人先殺了他，再綁走了丁靈琳？」

這些問題有誰能回答？葉開也走過來，推開了另一扇窗子。窗子雖不同，窗外的夜色卻是相同的，同樣寒冷，同樣無情。他癡癡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他的眼睛就如同窗外的夜色般深沉黑暗。

上官小仙垂著頭，終於輕輕道：「我剛才不該問那些話。」

葉開沉默，上官小仙道：「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趕緊想法子去找丁靈琳，她──」

葉開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不必找了。」

上官小仙很意外，她從未想到葉開會說出這種話，忍不住轉過頭，吃驚地看著他，道：「你是說，不必去找了？」

葉開道：「嗯。」

上官小仙道：「為甚麼？」

葉開道：「既然已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又何必再去找？」

上官小仙道：「誰知道她的下落？」

葉開道：「你。」

上官小仙更吃驚，道：「你是說我知道她的下落？」

葉開淡淡道：「我已說得很清楚，你也聽得很清楚。」

上官小仙看著他，沒有動，沒有開口，像是已完全怔住。

葉開道：「魔教中的四大天王，的確已死了三個，可是孤峰並沒有死。」

上官小仙道：「楊天還沒有死？」

葉開道：「楊天不是孤峰，呂迪也不是。」

上官小仙道：「楊天沒有受傷？」

葉開道：「他受了傷，傷得很重，可是受傷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孤峰。」

──球是圓的，圓的東西並不一定就是球。

上官小仙道：「他若不是孤峰，為甚麼不敢讓人知道他受了傷？為甚麼要瞞著你？」

葉開道：「因為他以為我是你的奴才，以為我也入了金錢幫。」

上官小仙忽然嘆了口氣，道：「你說的話，我連一句也不懂。」

葉開道：「你應該懂的，也只有你才懂。」

上官小仙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出手傷他的人就是你。」

上官小仙在苦笑，道：「我若不是很瞭解你，一定以為你已醉了。」

葉開道：「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麼清醒過。」

上官小仙道：「楊天本是我的好幫手，我為甚麼要出手傷他？」

葉開道：「因為他先要殺你。」

上官小仙笑了。她的笑，就跟葉開在無可奈何時那種笑完全一樣。

葉開卻沒有笑。事實上，他臉上的表情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嚴肅過。他沉著臉道：「他久已想殺了你，卻一直沒有機會，只有冒險行刺。」

上官小仙道：「行刺？」

葉開點點頭，道：「也許他低估了你的武功，也許他在無意間發現你已受了傷，所以決定乘此機會，冒險試一試。」

上官小仙在聽著，她不再辯駁，好像覺得這件事根本不值得辯駁。

葉開道：「他決定動手的時候，想必就在初一的晚上。」

上官小仙居然笑了笑，道：「假如要暗中去刺殺一個人，大年初一的晚上的確是好時候。」

葉開道：「他去行刺時，當然是蒙著臉的。」

上官小仙道：「當然。」

無論誰要做刺客時，都絕不會以真面目示人。

葉開道：「他本來以為自己這一擊必定十拿九穩，誰知你的武功竟比他想像中還要好得多，所以他非但沒有得手，反而傷在你手下。」

上官小仙又笑了笑，道：「要殺我的確不是件容易事。」

葉開道：「可是你也低估了他。」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他的輕功極高，雖然沒有得手，卻還是逃走了。」

上官小仙道：「想要捉住一條會飛的狐狸，當然也不是件容易事。」

葉開道：「你以為他既然中了你的毒針，就算能逃走，也逃不遠的，但是他還有種專解百毒的靈藥，居然能暫時保住了他的性命。」

上官小仙道：「可是我只要查出是誰受了傷，就知道刺客是誰了。」

葉開道：「所以他才會瞞著我，不敢讓我看見他的傷口。」

上官小仙道：「他一定以為是我派你去調查刺客的。」

葉開嘆了口氣，道：「他當然想不到你早已知道刺客就是他了。」

上官小仙道：「我怎麼會知道。」

葉開道：「他以為王寡婦已死心塌地跟著他，以為王寡婦會替他保守秘密，想不到──」

上官小仙道：「想不到王寡婦卻將這秘密告訴了我。」

葉開嘆道：「無論多精明的男人，都難免會被女人出賣的。」

上官小仙又嘆了口氣，道：「這也許只因為男人總認為女人都是弱者，都是傻瓜。」

葉開同意這句話。

上官小仙道：「我既然已知道他就是刺客，為甚麼不殺了他？」

葉開道：「因為你殺人時總喜歡借別人的刀。」

上官小仙道：「能借別人的刀，去殺自己想殺的人，倒的確是件很愉快的事。」

葉開道：「你愉快，我就不愉快了。」

上官小仙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這次你想借的，是我的刀。」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孤峰受了傷，我在找孤峰，楊天又恰巧受了傷，而且不敢把受傷的事說出來，這件事就好像一加一，再加一，必定是三。」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認為你只要找到楊天，就一定會以為他就是孤峰。」

葉開苦笑道：「我本來幾乎以為他是的。」

上官小仙道：「你的解釋聽來好像很合理，只可惜你又忘了一點。」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殺人都有動機，要殺我，更一定要有很好的理由，因為無論誰都應該知道那絕不是件容易事。」

葉開承認。

上官小仙道：「楊天很瞭解我，我對他並不壞，他為甚麼要冒險殺我？」

葉開道：「我也很瞭解他，他是個野心很大的人，所以才會入金錢幫。」

這點上官小仙也同意。

葉開道：「他越深入，越瞭解金錢幫勢力的龐大，野心就越大。」

上官小仙道：「難道他還想做金錢幫的幫主？」

葉開道：「他一定想得要命，只可惜──」

上官小仙道：「可惜只要我活著，他就永遠沒有這一天。」

葉開道：「所以他無論冒多大的險，也要殺了你。」

野心就像是洪水，一旦發作起來，就沒有人能控制，連他自己都不能。所以野心不但能毀滅別人，也同樣能毀滅自己，而且往往在毀滅別人之前，就已先毀了自己。可是一個人假如完全沒有野心，活著豈非也很乏味？這豈非也是人類的悲哀之一？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現在你的推測好像已漸漸變得完整些了。」

葉開道：「還不算完整。」

上官小仙笑道：「你自己也知道？」

葉開道：「我知道的事，也許比你想像中要多些。」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楊天一直不敢對你下手，為甚麼忽然有了勇氣？」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一點。」

葉開道：「我等的本是孤峰，他為甚麼也恰巧在那時入城？」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二點。」

葉開道：「楊天若不是孤峰？誰才是孤峰？」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三點。」

葉開道：「孤峰若沒有和多爾甲約好在延平門相見，多爾甲身上怎麼會有那張血書？」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四點。」

葉開道：「墨九星本是個隱士，為甚麼一到長安，就能找出多爾甲的下落？」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五點。」

葉開道：「墨九星既然終年常食五毒，怎麼會那麼容易就被毒死？」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六點。」

葉開道：「苦竹本是個局外人，為甚麼也會忽然慘死？」

上官小仙笑道：「現在你的推測好像已有了六點漏洞。」

葉開道：「只有六點。」

上官小仙道：「無論誰的推測，若是有了六點漏洞，這推測根本不能成立。」

葉開道：「可是我這推測一定能成立。」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因為這六點漏洞，我都能解釋。」

上官小仙道：「你說。」

葉開道：「漏洞雖然有六點，解釋卻只有一個，只要用兩句話就能說出來。」

上官小仙道：「我在聽。」

葉開道：「孤峰就是你，墨九星也是你！」

上官小仙又笑了。

──你若很喜歡一個人，常常和這個人見面，他的毛病，你也一定會傳染上的，上官小仙顯然已學會了葉開的毛病，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遇著了困難危險的事，她也會笑，只不過她笑得比葉開更甜。

葉開道：「就因為你是孤峰，所以楊天才敢下手，因為他發現你已受了傷。」

上官小仙道：「這是第一個解釋，好像還很合理。」

葉開道：「就因為你是孤峰，所以才要楊天做你的替罪羔羊。」

上官小仙道：「這也有理。」

葉開道：「只有你才知道呂迪是多爾甲，也只有你才能約他到十方竹林寺去。」

上官小仙道：「所以墨九星也是我？」

葉開道：「你故意在臉上嵌起九顆寒星，始終不肯摘下那頂草帽，只因為你的易容術雖精妙，還是怕我認出你來。」

上官小仙道：「可是我為甚麼要扮成墨九星呢？」

葉開道：「因為你要殺多爾甲。」

上官小仙道：「我要殺他？為甚麼要你去？」

葉開道：「因為你要讓我親眼看見多爾甲的死，是死在墨九星手裏的。」他接著又道：「多爾甲很可能也知道墨九星是你，所以他那最後一著殺手並沒有真的使出來，想不到你卻乘機殺了他。」

上官小仙在聽著。

葉開道：「那本是故意演給我看的一齣戲，多爾甲也是串通好了演戲的，就連你們說的那些話，也像是齣戲。」

上官小仙道：「他為甚麼要來演這齣戲？」

葉開道：「因為你們演這齣戲本是為了要殺我，所以他再三跟我約定，不許我的飛刀出手，好讓你有機會殺我。」

上官小仙道：「我並沒有殺你。」

葉開道：「你沒有，因為你真正要殺的並不是我，而是多爾甲，他至死也想不到那齣戲最後的結局竟會忽然變了。」

想到多爾甲臨死時眼睛裏的驚訝和痛苦，葉開也不禁嘆了口氣，道：「他死得實在很冤枉。」

上官小仙道：「你同情他？」

葉開道：「我只同情他的死。」

上官小仙淡淡道：「每個人都要死的，他死得冤枉，只因為他本就是個愚蠢的人。」

葉開道：「他愚蠢？」

上官小仙道：「愚蠢也有很多種，傲慢自大豈非也是其中的一種。」

葉開無法辯駁。傲慢自大的確是種愚蠢，而且很可能就是最嚴重的一種。

上官小仙道：「但是我並不愚蠢，現在我總算已明白你的意思了。」

葉開道：「你應該明白。」

上官小仙道：「你說我扮成了墨九星，再將呂迪找去，計劃殺你，到最後卻反而殺了他。」

葉開道：「聽起來這的確是件很荒謬的事，可是這計劃卻絕對有效。」

上官小仙道：「也許就因為它不可思議，所以才有效。」

葉開道：「那封血書當然也是這計劃的一部分。」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楊天自己當然也知道他的秘密遲早會被你發現，已決定逃走。」

上官小仙道：「金錢幫的勢力遍佈天下，他能逃到哪裏去？」

葉開道：「他已受過這一次教訓，這次的行動，當然特別小心，所以他選來選去，才選了個你料想不到的地方。」

上官小仙道：「甚麼地方？」

葉開道：「長安城。」

上官小仙道：「這裏就是長安。」

葉開道：「他算準你一定會認為他已逃到了很遠的地方去，所以就偏偏選了個最近的地方。」

上官小仙也承認這地方的確選得不錯。

葉開道：「只可惜他又將這計劃告訴了王寡婦。」

上官小仙道：「他不能不告訴她，一個受了重傷的人要脫逃，一定要人幫忙的。」

葉開道：「他告訴了王寡婦，就等於告訴了你。」

上官小仙道：「我知道他逃亡的計劃後，就偽造了那封血書？」

葉開道：「你算準我看到那封血書後，就一定會在延平門等著的。」

上官小仙道：「這封血書又怎麼會到了呂迪身上？」

葉開道：「血書本不在呂迪身上，是苦竹特地送來的。」

上官小仙道：「苦竹也是這件事的同謀？」

葉開道：「所以他才會被你殺了滅口，所有跟這件事有關的人，都已被你殺了滅口。」

上官小仙道：「宋老闆和那巨人呢？」

葉開道：「他們是楊天的朋友，看見我在延平門，也故意演了齣戲，好掩護楊天入城，楊天是怎麼受了傷，他們當然知道。」

上官小仙道：「這秘密當然不能讓你知道，所以我就將他們也殺了滅口？」

葉開道：「我早已算準你有這一著，所以他死了，我並不意外。」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這麼樣一來，我殺的人倒真不少。」

葉開疲乏地說：「的確不少。」

上官小仙道：「我甚至還會自己殺自己。」

她又嘆了口氣，道：「假如我就是墨九星，豈非自己殺了自己？」

葉開道：「死的墨九星並不是你。」

上官小仙道：「不是？」

葉開道：「你知道我一定不會有那麼好的胃口陪你吃那粗飯，所以早已準備了替死鬼，等我一走，你就毒殺了他。」

上官小仙道：「因為墨九星一死，這件事就死無對證了。這本就是個極周密的計劃，也是個很好聽的故事。」

葉開道：「我也希望這只不過是個故事。」

上官小仙彷彿很吃驚，道：「難道這不是故事？」

葉開道：「這件事的巧合太多，只有真實的事才會有這麼多巧合。」

上官小仙道：「難道真實的事比故事還離奇？」

葉開道：「通常都是這樣的。」

上官小仙嫣然道：「聽你這麼說，連我自己都有點相信這件事是真的了。」

她笑得還是那麼純真甜美：「可是，我的計劃既然極周密，怎麼會被你看破的？」

葉開道：「無論多周密的計劃，都難免有漏洞。」

上官小仙道：「這計劃也有？」

葉開道：「我推測中的那些漏洞，也正是你計劃的漏洞。」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因為你若不是孤峰，就絕不能有這麼多巧合。」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已完全確定了？」

葉開道：「直等到我看到他們的傷口後，才完全確定的。」

上官小仙道：「他們是些甚麼人？」

葉開道：「楊天、宋老闆、巨人和苦竹，他們本是各不相關的人，本不可能死在同一個人手裏，可是他們致命的傷口卻完全一樣。」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這實在巧得很。」

葉開道：「巧合也就是漏洞。」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不但是金錢幫的幫主，也是魔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葉開道：「是孤峰。」

上官小仙道：「莫忘記金錢幫和魔教本是勢不兩立的對頭。」

葉開道：「我沒有忘記。」

葉開接著道：「那麼金錢幫的幫主是聰明人，他知道將敵人消滅並不是最好的法子。」

上官小仙道：「甚麼法子才是最好的法子？」

葉開道：「收服他，利用他，將敵人的力量，變成自己的武器。」

上官小仙道：「這法子的確不錯。」

葉開道：「可是魔教的組織太秘密，力量太龐大，要想收服他，也只有一個法子。」

上官小仙道：「甚麼法子？」

葉開道：「做魔教的教主。」

上官小仙道：「要想做魔教的教主，就一定要入魔教。」

葉開道：「所以你入了魔教。」

上官小仙道：「魔教自從老教主去世後，權力就被四大天王分走了，誰也不願再選新的教主，把自己已得到的權力再交回去。」

葉開道：「四大天王若是已死了三個呢？」

上官小仙嫣然道：「那麼剩下的一個，就算想不做教主，只怕都困難得很。」

葉開道：「只可惜像多爾甲他們那種人，是絕不會死得太快的。」

上官小仙道：「當然不會。」

葉開道：「你當然也不能親自出面對付他們。」

上官小仙道：「我做事一向不願太冒險。」

葉開道：「他們也許至死都不知道金錢幫的幫主就是你。」

上官小仙道：「他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葉開道：「所以你只有用一種法子才能殺得了他們。」

上官小仙道：「你說用甚麼法子最好？」

葉開道：「借別人的刀。」

上官小仙撫掌道：「對了，要殺他們那樣的人，一定要借別人的刀，而且還要借一把特別的刀。」

葉開道：「可是你也知道，我的刀雖快，卻很少殺人。」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才費了那麼多的心思，繞了那麼多圈子。」

葉開道：「你一定也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還是有個人看穿了你的秘密。」

上官小仙盯著他，過了很久，嘆道：「你既然甚麼事都能看得穿，為甚麼看不穿我的心？」

葉開道：「我──」

上官小仙道：「我對你是真是假，你難道一點也看不出？」

她美麗的眼睛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幽怨和悲傷，這究竟是真是假？

# 第三十五章 一決勝負

葉開再次轉過頭，避開了她的目光。

無論是真的也好，是假的也好，現在都已不重要了。

葉開也不禁長長嘆息，道：「我來的時候，還不想揭穿這件事的。」

上官小仙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

上官小仙道：「是不是因為你還有點不忍？」

葉開苦笑。

他不能否認，也並不是真的完全看不出她對他的感情。

上官小仙道：「你非但不忍，也不敢。」

葉開道：「不敢？」

上官小仙道：「因為你根本連一點證據都沒有，只憑推測，是不能定人罪的。」

葉開也不能否認。

上官小仙道：「可是丁靈琳出了事，你就立刻不顧一切了。」

她眼睛裏的悲傷，忽然又變成了妒恨：「她究竟為你做了些甚麼事，能讓你這麼死心塌地對她？我又有哪點比不上她？」

葉開沉默。

上官小仙道：「她到處闖禍生事，到處惹麻煩，還幾乎一刀把你殺死，你不在的時候，她連半天都等不得，就急著要嫁人，嫁一次人還不夠，一夜間她就嫁給了兩個男人，像這樣一個女人，有哪點值得你為她如此犧牲？」

葉開道：「我也想不通。」

上官小仙道：「那麼你──」

葉開打斷了她的話，道：「我只知道，就算她再殺我十次，再嫁給十個男人，我還是一樣會這麼樣對她的。」

上官小仙道：「為甚麼？」

葉開道：「因為我知道她對我是真心的，我信任她。」

上官小仙霍然站起來，又慢慢地坐下。

她坐下時，已不再是個情感激動的女人。

她站起來時，情感彷彿要崩潰，可是等到她坐下時，她已變成了冷酷如冰山、銳利如刀鋒的金錢幫幫主。

也許女人本就是多變的，她只不過變得比任何人都快而已。

也許她根本沒有變，變的只不過是她的偽裝。

葉開道：「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上官小仙道：「沒有了。」

葉開道：「但我卻還有一點不能不說。」

上官小仙道：「哦？」

葉開道：「我的確連一點證據都沒有，這些事你本不必承認的。」

上官小仙道：「我也不必否認。」

葉開道：「為甚麼？」

上官小仙冷冷道：「因為我不但是金錢幫的幫主，還是魔教的教主，我不但掌握了天下最可怕的兩大幫派，還掌握了丁靈琳的性命，我無論是承認也好，是否認也好，你都只有聽著。」

葉開怔住。

他忽然發現自己的確沒法子對付她，連一點法子都沒有。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還有甚麼話說？」

葉開的確已無話可說。

上官小仙道：「那麼我說的話，你就要聽著，每個字都仔細聽著。」

葉開沒有聽。

因為他忽然聽見了另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她說的話，你連一個字都不必聽，因為，她根本就是在放屁。」

聲音是從床下發出來的。

床下面明明只有一個人，一個死人，死人怎麼能說話？

上官小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葉開也是的，但卻連他們也想不通這是怎麼回事？

一件事若連他們都想不通，這世上還有誰能想得通呢？

床下面明明只有一個死人，他們剛才還抬起這張床來看過。

現在這張床又被抬了起來，──被人從下面往上抬。

上官小仙的心卻在往下沉。

──剛才說話的人，竟是丁靈琳，她聽得出丁靈琳的聲音。

可是丁靈琳怎麼會在床下的？死了的韓貞怎麼會變成活的丁靈琳？

上官小仙就想不通了。

葉開也想不通。

──一件事若連他們也想不通，世上還有誰能想得通？

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就是丁靈琳自己。

丁靈琳並沒有真瘋。

這世上會裝癡的並不止上官小仙一個人，丁靈琳也會。

你會的事，我都會。

她從床下走出來，看著上官小仙，眼睛裏發著光：「你會騙人，我也會，你會殺人，我也會，而且絕不比你差。」

「你要韓貞來殺我，再想法子讓小葉以為我是發瘋而死的。」

「你一定想不到我反而殺了他。」

「你會在我的燉雞麵裏下迷藥，我也會在他喝的茶裏下迷藥。」

「他當然不會提防一個已發了瘋的女人，就好像我們以前沒有提防你一樣，這法子本是我從你那裏學來的。」

──死了的韓貞還在床下，這次他無疑是真的死了。

「我將他的屍體送到床下去的時候，才發現床下面有個地窖，是藏酒的地方。原來冷香園的酒都是藏在這種地窖裏的，所以那天我們在外面連一瓶酒都找不到。我知道你們一定會來，所以我就藏入地窖裏，卻將屍體擺在外面。我算準你看到韓貞死了後，一定會大吃一驚，絕不會再注意到下面還有個地窖。」

「我還想聽聽你們在上面說些甚麼，看他是不是會被你騙走。」

她看著葉開，眼睛裏充滿了幸福的光輝，柔聲道：「其實我也知道你這次絕不會再上她當的，你果然沒有讓我失望。」

她說得很簡單。

無論多曲折離奇的事，一說穿了，你就會發現它並不像你想像中那麼複雜。

世上本就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上官小仙一直在聽著，蒼白美麗的臉上，居然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等到丁靈琳說完了，她才慢慢地抬起手，放在桌上。

她那雙纖柔秀氣的手，竟忽然變得金屬般堅硬。

燈也在桌上。

她的手在燈下發著光──並不是她的手在發光，是一雙金屬般銳利、卻又像冰一般透明的手套。

那天晚上，在鴻賓客棧的後牆外，丁靈琳看見的就是這雙手。

崔玉真在短牆頭遠遠看見的也是這雙手。

上官小仙道：「這就是傳說中的金剛不壞，大搜神手。」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這手本是準備用來對付呂迪和郭定的。」

葉開道：「我看得出。」

上官小仙道：「可惜他們卻讓我失望了。」

他們根本沒有給她機會，讓她用出這種武器。

她攤開手，掌心有一枚比繡花針還細的針：「這是我的上天入地，大搜魂針。」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楊天他們四個人，就是死在我這種針下的。」

葉開道：「我也看得出。」

上官小仙道：「昔年梅花盜的梅花針，已令天下武林中人喪膽。」

葉開道：「我聽說過。」

上官小仙道：「但是我可以保證，我這種針遠比梅花針更可怕。」

葉開嘆了口氣，道：「你這種針想必是準備用來對付我的。」

上官小仙承認。

盯著葉開，忽又問道：「你的刀呢？」

葉開道：「刀在。」

上官小仙道：「在哪裏？」

葉開沒有回答。

天上地下，從來也沒有人知道他的「飛刀」在哪裏，也沒有人知道刀是怎麼發出來的。

刀未出手前，誰也想像不到它的速度和力量。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刀一定在它應該在的地方。

上官小仙慢慢道：「我也知道你的刀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至的。」

葉開並沒有謙虛。

因為刀雖然是他的，雖然在他身上，可是這種刀的神髓，卻還是別人。

一個偉大的人。

天上地下，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人能代替他。

若不能瞭解他那種偉大的精神，就絕不能發出那種可以驚天動地的刀。

飛刀！

※※※

飛刀還未在手，可是刀的精神已在。

那並不是殺氣，但卻比殺氣更令人膽怯。

上官小仙的瞳孔已在收縮，道：「你的刀無所不在，無所不至，我的針也一樣。」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你也永遠無法想像，我的針會從甚麼地方發出來，更無法想像它是怎麼發出來的。」

葉開道：「我不會去想，也不必想。」

上官小仙冷笑，道：「你若認為你能封住我的出手，你就錯了。」

葉開沉默，上官小仙道：「我的針如恆河沙數，你的刀卻有限。」

葉開道：「我的刀只要一柄就已足夠。」

上官小仙連眼角都在收縮，過了很久，忽然長長嘆息，道：「也許這就是命運。」

葉開道：「命運？」

上官小仙道：「也許我命中注定，遲早總要和你一決勝負的。」

她眼中又露出一抹悲傷：「正如昔年的上官幫主，是命中注定了要和小李探花一決勝負一樣。」

葉開也不禁嘆息，道：「昔年的上官幫主，的確不愧為一世之雄，只可惜現在──。」

上官小仙沒有讓他說下去，冷冷道：「昔年的上官幫主雖已不在，今日的上官幫主卻還在。」

葉開道：「飛刀也在。」

上官小仙道：「昔年他們那一戰，雖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卻沒有人能親眼看到。」

丁靈琳忍不住道：「今日你們這一戰，卻一定會有人親眼看到。」

上官小仙道：「沒有。」

丁靈琳道：「有。」

上官小仙霍然轉頭，盯著她，冷冷道：「你想看？」

丁靈琳道：「我一定能看得到。」

上官小仙冷笑道：「你若在這裏，我的飛針出手，第一個要對付的就是你，他若為你分心他就只有死。」

丁靈琳怔住。

上官小仙既沒有再說一句話，也沒有再看她一眼，她卻只有走出去。

她走出去時，全身都冰冷。

※※※

門關起，把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全都關在門外。

門裏剩下的只有死？

死的是誰？丁靈琳的腰彎下，幾乎已忍不住要嘔吐。

她又有了那種無可奈何的感覺，這種感覺才真的能讓她發瘋。

可是發瘋也沒有用。

昔年那一戰，她雖然沒有見到，卻聽說過。

就連小李探花自己也承認，上官金虹的確有很多機會可以殺他，甚至還可以令他無法還手。

上官金虹故意將那些機會全都錯過了，只因為他始終想賭一賭。

──賭他是不是能躲得過小李探花那「例不虛發」的出手一刀。

這次上官小仙自然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丁靈琳嘴裏在流著苦水。

葉開也許正在這扇門裏，受著死的折磨，她卻只有在門外等著。

就像孫小紅和阿飛在等李尋歡時一樣。

可是他們還有兩個人。

在上官金虹的密室外，那扇門是鐵鑄的，無論誰也撞不開。

現在她面前的這扇門，她隨時都可以闖進去，卻偏偏不敢闖進去。

她絕不能讓葉開分心。

她實在希望面前的這扇門，也是扇撞不開的鐵門，那樣她至少不必再忍受這種「控制自己」的痛苦。

沒有親自經歷過的人，絕對想像不到這種痛苦有多麼可怕。

她簡直恨不能將自己的一雙腳用釘子釘起來。

※※※

夜已深了。

丁靈琳還在等，整個人都已因「等待」而崩潰，悲哀的是，她竟不知道自己是在等甚麼？

她等的也許只不過是葉開的死。

想到上官小仙的機智和武功，她實在不知道葉開能有幾分機會活著走出去。

所以這扇門打開的那一瞬間，她幾乎連心跳都已停止。

直到她又看到葉開。

葉開看來很疲倦，但卻是活著的。

活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丁靈琳看著他，眼淚終於慢慢地流了下來──當然是歡喜的淚。

歡喜時也和悲哀時一樣，除了流淚外，甚麼話都說不出，甚麼事都不能做，甚至連動都不能動。

「上官小仙呢？」

過了很久，她才能問出這句話。

回答只有三個字：「她敗了。」

※※※

她敗了。

這是多麼簡單的三個字。

決定勝負，也只不過是一剎那間的事。

但是又有誰能想像，這一剎那間的緊張和刺激。

這一剎那對江湖的影響，又是何等深巨。

一剎那！

一刀！

那一閃的刀光，又是何等驚心，何等壯麗！

你甚至不必親眼去看，只要去想一想，你的呼吸都不禁要停頓。

可是丁靈琳並沒有想。

所有的一切事，對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葉開還活著。

只要葉開還活著，她就已心滿意足了。

門裏還有哭泣聲，死人是不會哭的。

難道上官小仙還沒有死？

葉開的刀，本不是殺人的刀。

他讓她活下去，是不是因為他知道她以後已不會再是和以前同樣的一個上官小仙了！

──寬恕遠比報復更偉大。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這句話對葉開是不適用的。

他用的是小李飛刀。

這種刀的力量是愛，不是恨。

上官小仙是不是也能懂得這道理？

丁靈琳也沒有再問，因為現在她心裏只有愛，沒有恨，她正在看著葉開的眼睛──

生命如此美好，愛情如此奇妙，一個人若還不能忘記仇恨，豈非愚蠢得很？

（全書完）